

尊者舍利弗的一生

The Life of Sāriputta

英文原著編者：向智尊者（Nyanaponika Thera，編譯自巴利語文本）

版權宣告

英文原著版權宣告：

Copyright ©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7)

BPS Online Edition © (2008)

Digital Transcription Source: BPS Transcription Project

For free distribution. This work may be republished, reformatted, reprinted and redistributed in any medium. However, any such republi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s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 a free and unrestricted basis, and translations and other derivative works are to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版權所有 © 康提，佛教出版社（1987年）

BPS 線上版權 ©（2008年）

數位轉錄來源：BPS 轉錄計劃

免費發行。本作品可以在任何媒體中再版、重新格式化、重印和重新與大眾結緣。但是，任何此類再版和重新結緣都應以**免費且無限制的方式提供給公眾**，並且翻譯和其他衍生作品中應明確標記此版權宣告。

目次

序言.....	1
第一部 從出生到證得阿羅漢果.....	3
第二部 內觀的成熟.....	10
友誼.....	10
助人為樂者.....	13
成就.....	16
轉法輪者.....	18
尊者的親人.....	24
沒有怨恨的人.....	26
第三部 彼岸.....	31
償還最後的債.....	31
《純陀經》.....	37
《支羅經》.....	39
第四部 與舍利弗有關的經典.....	41
《中部》(Majjhima Nikaya).....	41
No. 3《法嗣經》(Dhammadayada Sutta).....	41
No. 5《無穢經》(Anangana Sutta).....	41
No. 9《正見經》(Samma-ditthi Sutta).....	41
No. 28《象跡喻大經》(Maha-Hatthipadopama Sutta).....	41
No. 43《有明大經》(Mahavedalla Sutta).....	42
No. 69《瞿尼師經》(Gulissani Sutta).....	42
No. 97《陀然經》(Dhananjani Sutta).....	42
No. 114《應習不應習經》(Sevitabbasevitabba Sutta).....	42
No. 143《教給孤獨經》(AnathapindikovAda Sutta).....	42
《長部》(Digha Nikaya).....	43
No. 28《淨信經》(Sampasadaniya Sutta).....	43
No. 33《等誦經》(Saṅgīti Sutta)以及 No. 34《十上經》(Dasuttara Sutta).....	43
《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	43
《相應部》(Saṃyutta Nikaya).....	45
因緣相應 (Nidana Saṃyutta).....	45
蘊相應 (Khandha Saṃyutta).....	46
舍利弗相應 (Sāriputta Saṃyutta).....	46
六處相應 (Salayatana Saṃyutta).....	47
閻浮車相應 (Jambukhadaka Saṃyutta).....	47
根相應 (Indriya Saṃyutta).....	47
預流相應 (Sotapatti Saṃyutta).....	47
第五部 《本生經》中的舍利弗.....	48
附錄.....	51

1. 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的聖骨略記.....	51
2. 與舍利弗有關的經集 Sutta-nipāta.....	54
3. 向智尊者略傳.....	58
參考資訊.....	66
本書參考經典.....	68
《中部》(Majjhima Nikaya)	68
中部·法繼承經、法嗣經 (MN 3 Dhammadāyāda Sutta).....	68
中部·無穢經 (MN 5 Anaṅgaṇa Sutta).....	70
中部·布喻經 (MN 7 Vatthasutta, The Simile of the Cloth).....	75
中部·正見經 (MN 9 Sammādiṭṭhi Sutta).....	78
中部·傳車經、引導車經、接替馬車經 (MN 24 Rathavinīta Sutta).....	87
中部·象跡喻大經、如象足跡大經、大象跡喻經 (MN 28 Mahāhatthipadopama Sutta).....	90
中部·牛角林大經、牛角大經、大牛角經 (MN 32 Mahāgosiṅga Sutta).....	95
中部·大廣解經、有明大經、毘陀羅大經 (MN 43 Mahāvedalla Sutta).....	99
中部·遮堵瑪經、遮偷摩經、車頭聚落經 (MN 67 Cātuma Sutta).....	104
中部·瞿尼師經、枸哩亞尼經 (MN 69 Goliyāni Sutta).....	107
中部·長爪經、長甲經 (MN 74 Dīghanakha Sutta).....	109
中部·陀然經、達那若尼經 (MN 97 Dhanañjāni Sutta).....	112
中部·逐步經、逐一經、不斷經 (MN 111 Anupada Sutta).....	116
中部·應習不應習經、應行不應行經 (MN 114 Sevittabbāsevitabba Sutta).....	118
中部·諦分別經 (MN 141 Saccavibhaṅgasutta Sutta).....	123
中部·教化給孤獨長者經、教誡給孤獨經 (MN 143 Anāthapiṇḍikovāda Sutta).....	126
中部·化食清淨經、施食遍純淨經 (MN 151 Piṇḍapātapārisuddhi Sutta).....	129
《長部》(Dīgha Nikaya)	130
長部·三明經 (DN 13 Tevijja Sutta).....	130
長部·大般涅槃經 (DN 16 Mahāparinibbāna Sutta).....	132
長部·淨信經、能淨信經 (DN 28 Sampasādanīya Sutta).....	138
長部·教授尸伽羅越經、辛額勒經、教化仙伽邏經 (DN 31 Singālasutta).....	144
長部·等誦經、合誦經、結集經 (DN 33 Saṅgīti Sutta).....	150
長部·十增經、增十經、十上經 (DN 34 Dasuttara Sutta).....	173
《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	190
2 集.....	190
增支部·等心經、結 (Samacitta Sutta) AN 2:37.....	190
增支部·發願之一 AN 2:129 (or AN 2:131).....	191
3 集.....	191
增支部·阿那律陀之二、阿那律經第二 (AN 3:128 Duttiya-anuruddha Sutta).....	191
4 集.....	192
增支部·四集·第 167 經，目犍連、大目犍連經 (AN 4:167 Mahāmoggallāna Sutta).....	192
增支部·四集，第 172 經·分析經、解析經 (AN 4:172 Vibhatti Sutta).....	193
5 集.....	193
增支部·跟隨轉動、隨轉輪經第二 (AN 5:132 Duttiyacakkānuvattana Sutta).....	193

7 集.....	194
增支部·打瞌睡經 (AN 7:61 (AN 7:58) Pacalāyamāna Sutta).....	194
10 集.....	195
增支部·舍利弗經 (AN 10:7 Sāriputta Sutta).....	195
《相應部》(Saṃyutta Nikaya)	196
2. 天子相應.....	196
相應部·須深天子、蘇尸摩經、須尸摩經(SN 2:29 Susima Sutta).....	196
5. 比丘尼相應 (Bhikkhuni Saṃyutta)	198
相應部·遮羅經 (SN 5:6 Cālā Sutta).....	198
相應部·優波遮羅經 (SN 5:7 Upacālā Sutta).....	199
相應部·尸蘇波遮羅經 (SN 5:8 Sīsupacālā Sutta).....	200
8. 婆耆舍相應、鵬耆舍相應、婆耆沙長老相應 (Vaṅgīsaṃyuttam).....	201
相應部·自恣經、自恣日(SN 8:7 Pavāraṇā Sutta).....	201
12. 因緣相應 (Nidana Saṃyutta)	202
相應部·伽拉羅經、黑齒經、迦邏羅 (SN 12:32 Kaḷāra Sutta).....	202
22. 蘊相應 (Khandha Saṃyutta)	205
相應部·天臂經、天湖鎮 (SN 22:2/S III 5 Devadaha Sutta).....	205
28. 舍利弗相應 (Sāriputta Saṃyutta)	207
相應部·離而生經 ~ 滅等至經 (SN 28:1 ~ SN 28:9 Vivekaja Suttaṃ ~ Nirodhasamāpatti Sutta).....	207
35. 六處相應 (Salayatana Saṃyutta)	210
相應部·燃燒經、已燃燒經 (SN 35:28 Āditta Sutta).....	210
相應部·優波先那-毒蛇經、優波舍那 (SN 35:69 Upasena-āsīvisa Sutta).....	211
38. 閻浮車相應 Jambukhādaka Saṃyutta)	212
相應部·涅槃~ 不易做到 (SN 38:1 ~ SN 38:16 Nibbānapañhā Sutta~ Dukkarapañhā Sutta).....	212
45 道相應 (Magga Saṃyutta)	216
相應部·一半經 (SN 45:2 /S V 2 Upaḍḍhasuttam).....	216
47 念處相應.....	217
相應部·純陀經 (SN 47:13 Cunda Sutta).....	217
相應部·支羅經、郁伽支羅村、烏迦支羅經 (SN 47:14 Ukkacela Sutta).....	218
48. 根相應 (Indriya Saṃyutta)	219
相應部·東門屋經 (SN 48:44 Pubbakotṭhaka Sutta).....	219
相應部·東園第四~信 (SN 48:48 Catutthapubbārāma Sutta ~ SN 48:50 Āpaṇa Sutta).....	220
預流相應、入流相應 (Sotapatti Saṃyutta)	223
相應部·入流果經 (SN 55:55 Sotāpattiphala Sutta).....	223
《小部》(Nikaya)	223
經集 Sutta-nipāta.....	223
第二品 小品.....	223
《船經 Snp 2:8 Nāvā Sutta》第八章 船經 (禪世界版)	223
《自說經》.....	225
自說經·第四品·彌醯品 (Udana 4:4).....	225
自說經·第七品 小品 「一」 Udana 7:1.....	225

本生經 Jātaka.....	226
鷓鴣本生經 (Jāt 37 Tittira Jātaka) (夏丕尊 譯).....	226
無私心本生經 (Jāt. 156 Alinacitta) 元亨寺.....	228
版權宣告.....	231

序言

在斯里蘭卡的許多寺院中，您會發現，佛像的兩側各有一尊比丘雕像。他們的袈裟披在肩上，雙手合十，恭敬地站立。他們的腳下，常常有一些虔誠的信徒所供養的花朵。

如果你問他們是誰，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是覺者的兩位首席弟子，即阿羅漢舍利弗（Sāriputta）和摩訶目犍連（Mahā Moggallāna）。他們站在自己生前的位置上；舍利弗站在佛陀的右邊，摩訶目犍連站在佛陀的左邊。上世紀中葉，桑奇大舍利塔被打開，人們發現舍利室裏有兩個石製容器，分別是：北邊的一處，供奉著摩訶目犍連的舍利；南邊的那一處，則裝有舍利弗的舍利子。就這樣，幾個世紀過去了，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演了人生無常的劇碼。他們卻一直靜靜地躺在那裡。羅馬帝國起起落落，古希臘的輝煌已成為遙遠的記憶；新興的宗教在地球的變遷中，書寫著自己的名字；常常是用血和火，最後，卻與底比斯和巴比倫的傳說融為一體；商業的浪潮逐漸將偉大的文明中心，從東方轉移到了西方；而從未聽聞佛法的世代代生起又滅去。然而，在聖人的骨灰安放在生養他們的土地上，而不被打擾、遺忘的這段時間裡；無論佛陀的教義傳播到哪裡，人們都對他們帶著深切的懷念，他們的生平記錄代代相傳。先是口耳相傳，然後，寫成了佛教的三藏經典；這是所有宗教中篇幅最長、內容最詳盡的經典。在上座部佛教國家中，除了覺者本人之外，他的這兩位弟子，是受到佛教徒尊崇的最高人物。他們的名字與佛陀本人的名字一樣，在佛教史上密不可分。如果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生平傳統中，編織了許多傳奇故事；那也不過是，人們對他們的虔誠之心的自然結果。

這種崇高的評價是完全有道理的。很少有宗教導師能像佛陀那樣，其弟子對其如此推崇備至。當你閱讀這幾頁時，你就會發現這一點；因為這幾頁講述的是，其中最偉大的兩位弟子之一，舍利弗的故事。舍利弗在理解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傳授解脫道的能力上僅次於佛陀。三藏中沒有關於他生平的連貫記載，但可以從散見於經典文本，和註釋中的各種事件中，拼湊出他的生平。其中有些事件，不僅僅是偶然事件；因為他的生活，與佛陀的生活和傳教密切相關。他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許多場合，舍利弗本人扮演了主要角色——熟練的導師和模範、作為仁慈和體貼的朋友、作為他所負責的比丘之福祉守護者、作為佛陀教誨的忠實傳承者；因此被尊稱為佛法大將（Dhamma-senāpati）的稱號。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本色，他的耐心和堅定是獨一無二的，他的思想、言語和行為、都是謙虛而正直的。他是一個只要受人點滴之恩，就會終生銘感五內的人。即使在阿羅漢中，從一切貪欲與愚癡煩惱，解脫出來的聖人中，他也像星空中的滿月一樣熠熠生輝。

這就是他，一位具有深邃智慧和崇高天性的人、一位偉大導師的真正弟子；我們在接下來的篇幅中，將盡我們所能，講述他的故事。如果讀者朋友們，能從這些不完美的記錄中，了解到一位完美的人、一位完全解脫並提升到最高境界的人的某些品質；了解到這樣一個人如何言行舉止，如何對待他的同伴。如果閱讀這些紀錄能給你力量和信心，讓你確信，人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那麼，我們的工作就是有價值的，是完全值得的。

第一部 從出生到證得阿羅漢果

故事要從印度的兩個婆羅門村落說起，這兩個村子分別叫做優波提舍村 (Upatissa) 和拘律陀村 (Kolita)；它們離王舍城 (Rājagaha) 不遠。在佛陀出世之前，住在優波提舍村¹的一位，名叫舍利 (Sāri) 的婆羅門女士懷了孕。同一天，在拘律陀村，另一位名叫目犍利 (Moggalli) 的婆羅門女士也懷了孕。這兩家人關係密切，七代以來都是朋友。從懷孕的第一天起，兩家人就給予了準媽媽應有的照顧；十個月後，兩位婦女在同一天生下了男孩。在命名日那天，婆羅門夫人舍利的孩子，被命名為優婆提舍 (Upatissa)；因為他是村裡最顯赫家族的兒子。出於同樣的原因，目犍利的兒子被命名為拘律陀。

這兩個男孩長大後接受了教育，掌握了所有的科學知識。他們每個人都有五百婆羅門青年隨從，當他們到河邊或公園去運動和娛樂時，優波提舍常常帶著五百頂轎子去，拘律陀則帶著五百輛馬車去。

在當時，王舍城有一個名為山頂節的年度盛會，為兩位年輕人安排了座位；他們坐在一起觀看慶祝活動。有歡笑的時候，他們就大笑；有激動人心的場面他們就興奮；有額外的節目，他們就掏錢觀看。就這樣，他們享受了第二天的慶典。但到了第三天，他們的領悟力被喚醒了；他們再也笑不出來，也不再興奮；也不願意像頭幾天那樣，掏錢觀看額外的表演了。他們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想法：“這裡有什麼好看的？這些人還沒到一百歲就都死了。我們應該做的是尋求解脫的教誨。”

帶著這樣的想法，他們在慶典上就座。然後拘律陀對優波提舍說：「親愛的優波提舍，這是怎麼回事？你不像前些天那麼開心和快樂了。你現在似乎心懷不滿，你在想什麼呢？」

「親愛的拘律陀，在這裡看這些東西毫無益處！我應該為自己尋求解脫的教誨。我的拘律陀，我坐在這裡就是這麼想的。但你，拘律陀，似乎也很不滿。」

當時，在王舍城住著一位流浪者 (paribbajaka) 教派的苦行僧，名叫刪闍耶 (Saṅjaya)，他的弟子眾多。優婆提舍和拘律陀決定拜他為師。於是帶著各自的五百名婆羅門青年前往那裡，全部拜刪闍耶為師。從他們在刪闍耶門下受戒開始，刪闍耶的聲望和支持都大大增加了。

在很短的時間內，這兩位朋友就學會了刪闍耶的全部教義，他們問刪闍耶：「老師，您的教義只到這裡嗎？還是還有其它更加高超的真理？」

刪闍耶回答道：「到此為止，你們已經全部明白了。」

他們聽後心想：「如果是這樣的話，在他的指導下繼續修道就沒有用了。我們出家尋求解脫的教法，在他的指導下我們找不到。但印度幅員遼闊。如果我們走遍村莊、鄉鎮和城市，一定會找到一位，能向我們傳授解脫之道的老師。」從那以後，每當他們聽聞，只要是有智慧的苦行僧或婆羅門；不管是在此地或它方，他們就會前去和他們討論。但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回答他們的問題；而他們卻能夠，回答那些向他們提問的人。

就這樣，他們走遍了整個印度，最後又回到了他們的老地方，他們之間約定，誰先證得“無死之境”，誰就通知對方。這是一個兄弟之約，緣於兩個年輕人之間深厚的友誼。

在他們達成協議後的一段時間裡，佛陀世尊來到王舍城。當他在伽耶山頂（Gaya Peak）開示《燃燒經》（SN 35:28）時，他想起了成道前，對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的承諾：當他達到目標後，他將再次來到王舍城。因此，世尊從伽耶山輾轉前往王舍城，接受頻婆娑羅王供養的竹林精舍（Veḷuvana），並在那裡住下。

在世尊派出，向世人弘揚三寶功德的六十一位阿羅漢（聖者）中；有一位阿說示長老（Elder Assaji）。他是在佛陀悟道前，追隨修行的五位苦行僧之一；後來成為佛陀首批弟子。阿說示尊者遊方後，回到王舍城。一天早上，當他在城裡托鉢時，被正前往遊行僧寺院的優婆提舍看到了。優婆提舍為阿說示端莊安詳的外表所震撼，心想：「我從未見過這麼莊嚴的比丘，他一定是阿羅漢，或正在走向阿羅漢道的人，我是不是應該向前問他：『你在誰的座下出家？你的老師是誰？你信奉誰的教法呢？』」

但是，他轉念一想：「現在不適合問他這些問題，因為他正在街上托鉢化緣；最好依照托鉢者的方式跟在他後面。」於是他就這麼跟了上去。

然後，尊者托鉢結束；優婆提舍看他走到另一個地方，打算坐下用餐時；優婆提舍就以自己隨身攜帶的坐具鋪設妥當，請尊者坐下。阿說示尊者開始用餐。吃完之後，優婆提舍端上自己水壺的水給尊者，並以弟子對老師之禮對待阿說示尊者。

他們按照習俗那樣，禮貌地寒暄之後；優婆提舍說：「朋友！您的面容十分安詳，膚色純淨且明亮。朋友！您是從誰出家為沙門？您的老師是誰？您信奉誰的教義？」

阿說示尊者回答：「朋友！有位釋迦族的後裔，從釋迦族出家的大沙門，我就是在世尊的指導下出家，那位世尊是我的老師，我信奉的是他的教法。」

優婆提舍問：「您尊貴的師父教了什麼？他弘揚什麼法？」

被問及此，阿說示長老心想：「這些遊行者是反對佛陀法門的，我應該讓他知道，這法有多麼深奧。」於是，他說：「朋友！我才開始修行，我出家不久，剛接受此一訓練，最近才接觸這教法與戒律，我無法向你詳細地解說佛法。」

這位遊行者回答：「朋友！我叫優婆提舍。請您依您的能力告訴我，或多或少都可以，如果要用千百種方法，來了解它的意義；那就是我的事了。」他補充說：

「無論您能告訴我的是少還是多，
請只要告訴我它的含意。
知道它的意義，是我唯一的願望，
再說很多話，對我來說也沒有用。」

阿說示以偈頌回答：

「諸法從因生，如來說其因；諸法滅亦然，是大沙門說。」²

聽完前兩句，優婆提舍即證了入流道；而聽完後兩句，他就成為了入流者（證入初果）。「當他證入初果，而還沒達到更高境界之前，他心想：「這裡是可以找到解脫法的！」，因而問長老：「尊者！不用詳細解說佛法了，這就足夠了。但是我們的導師住在哪裡呢？」

阿說示尊者回答：「遊行者！在竹林精舍。」

優婆提舍說：「那麼請尊者繼續前行吧！我有一個朋友，我和他約定，誰先達到『不死法』，就要告訴對方，我要去通知他，然後，我們將一起沿著您走的路，前往晉見佛陀。」優婆提舍接著頂禮長老的雙足，向他致敬並告辭後回到遊行僧的園林。

拘律陀見他走來，心想：「今日我朋友容貌大變，想必他已找到了“無死之境”！」

當他問起這件事時，優婆提舍回答說：「是的，朋友，我找到了“無死之境”！」他為他朗誦了，他所聽到的偈語。在偈頌結束時，拘律陀證得入流果他問道：「親愛的，世尊住在哪裡？」

「我從老師阿說示長老那裡得知，他住在竹林精舍。」

拘律陀說：「那麼，優波提舍，我們就去見世尊吧。」

但舍利弗一向尊師重道，因此他對朋友說：「首先，親愛的，我們要去找我們的老師——遊方者刪闍耶，告訴他，我們已經找到了“無死之法”。如果他領悟的話，他就會深入真理。即使他不懂，出於對我們的信任，他也會和我們一起去見大師；聽了佛陀的教法，他就會通達大道和果位。」

於是他們兩人去見刪闍耶，並說：「噢，我們的老師！您在做什麼？佛陀已經出現在世間了！他的教法得到了很好的傳播，他的僧眾們也過著正派的生活。讓我們去見具足十力的天人師吧！」

「我親愛的弟子，你們在說什麼？」刪闍耶驚呼道。他拒絕和他們一起去，並對他們說，如果他們願意分享他的老師的位置，他們就能獲得利益和名聲。

但他們卻說：「哦，我們並不介意一直做學生！但是老師啊，您必須要決定，究竟是去還是不去！」

然後刪闍耶想：「如果他們知道這麼多，他們就不會聽我的話了。」意識到這一點，他回答說：「那麼你們可以去，但我不行。」

「老師啊，為什麼不行呢？」

「我是許多人的老師，如果我回到弟子的狀態，就好像一個大水缸，變成了一個小水壺。我現在不能過學生的生活。」

「老師啊，不要這樣想！」他們勸說道。

「就這樣吧，親愛的。你可以走，但我不能走。」

「哦，老師！當佛出現在這個世界上時，人們會成群結隊地，捧著香和鮮花去朝拜他。我們也要去那裡，然後你會怎樣呢？」

刪闍耶回答說：「我的學生們，你們怎麼看：這個世界上是愚人多，還是智者多？」

「老師啊，愚人多，智者少。」

「如果是這樣，我的朋友們，那麼智者，會去找智者喬達摩；而愚者就來找我這個愚者。你們現在可以走了，但我不會去。」

於是兩位朋友就離開了，說道：「老師，你會明白自己的錯誤的！」他們走後，刪闍耶的學生發生了分裂，他的寺院幾乎空無一人。看著空空如也的寺

院，刪闍耶吐血不止。他的五百名弟子，與優婆提舍和拘律陀一起離開，其中兩百五十人，回到了刪闍耶身邊。優婆提舍和拘律陀這兩位朋友，帶著剩下的兩百五十名弟子，和他們自己的隨從，來到了竹林精舍。

在那裡，世尊坐在四眾弟子³當中，正在說法。當世尊看到這兩人來的時候，他對比丘們說道：「現在來的這兩位朋友，優婆提舍和拘律陀，未來將成為我的兩位傑出弟子，很尊貴的一對。」

朋友們走近後，恭敬地向世尊頂禮，並在一旁坐下。坐定後，他們對世尊說：「願我們都能在世尊座下出家，願我們都得受具戒！」

世尊說：「來吧，比丘們！佛法已得到宣揚；現在就過清淨的生活，以止息苦吧！」佛陀就此為這些尊者授了戒。

然後，佛陀就依聽者的性行（根機）⁴繼續說法；除兩位大弟子外，其餘皆證阿羅漢果。但是，這兩位大弟子，未能證得其他更高的三種果位；是因為他們兩人，需要一段長時期的準備訓練，以具足聲聞波羅蜜智（*sāvaka-pāramiñña*）的緣故。

優婆提舍成為佛陀弟子後，法名為舍利弗（*Sāriputta*）；而拘律陀則為摩訶目犍連（*Mahā Moggallāna*）。

摩訶目犍連尊者前往摩揭陀國（*Magadha*）的卡拉瓦拉（*Kallavāla*）村莊居住，並在此托鉢行化。出家後的第七天，當他禪修時，疲憊與倦意襲上心頭但在世尊激勵下⁵，他消除疲憊，恢復精神；並且在聆聽世尊講解“界業處”（*dhātukammaṭṭhāna*）禪修法後，就證得其他三果，達到修行最高境界——聲聞波羅蜜（*Sāvaka-pāramī*）。

但舍利弗尊者繼續留在世尊身邊，住在附近的一個名為「野豬窟」（*sūkarakhāta-leṇa*）的洞穴中，而到王舍城托鉢。在他受戒半個月後，世尊為舍利弗尊者的侄子—長爪（*Dīghanakha*）梵志解說「觀受念處」時⁶。尊者舍利弗站在世尊身後，為他搨風。當他隨著世尊的開示思維時，就好像分享，為別人準備的食物一般，他當下便成就了，最高的聲聞波羅蜜，證阿羅漢（*arahant*）果，並獲得四無礙解智（*paṭisambhidā-ñāṇa*）⁷。他的侄子也在聽完開示後，證得初果。⁸或許有人會問：「舍利弗尊者不是比較有智慧嗎？若是如此，為什麼比摩訶目犍連尊者，較慢證得阿羅漢呢？」答案是，因為他所需準備的工作較多。這就像窮人想去任何地方時，他們可以立即就動身；但若換成國王出門，就必須大費周章地準備，比如大象、戰車等等，準備妥當了才可。這問題，也是同樣的情形。

就在當天，夜幕低垂時，世尊便召集弟子們，將『上首弟子』階位授與兩位尊者。對此，有些比丘感到不滿而竊竊私語：「世尊應該將上首弟子位，授與那些最早出家的五位比丘；如果不是給他們，也應該是以耶舍(Yasa)為首的二百五十位比丘；或賢胄部(bhaddavaggiya)的三十位比丘聖眾；或給迦葉(Kassapa)三兄弟。但世尊卻略過這些大長老，而授予這兩個後生晚輩。」

世尊詢問他們談話的主題。當他被告知時，說道：「我並沒有偏愛誰，而是依照各人過去的發願而授與罷了！例如，智者憍陳如(Kondañña)，前世的某個收穫季，即布施了九次，但他並不想成為大弟子，他所期望的是，成為證得阿羅漢的第一人，因而他得受此果報。但是，許多劫以前，在最高智見佛(Anomadassī)時，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曾經生為婆羅門青年薩拉達(Sarada)，與地主西里瓦答卡(Sirivaddhaka)，他們發願成為首席弟子。比丘們啊，這就是我這兩位弟子當時的心願。因此，我只是根據他們過去的發願而授與，並非出自我個人的偏愛。」

關於舍利弗尊者早年的故事，是取自《增支部註釋》；其中一些段落，摘自《法句經註釋》的相似偈頌的註釋。⁹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舍利弗尊者性格的一些主要特徵。當他還是一個在奢侈和享樂中長大的世俗青年時，他就表現出了，深厚而恆久的友情，這種友情在他出家後，仍一如往昔般地保留這種特質。當他第一次領悟佛法時，在繼續深入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朋友拘律陀，和他們共同發過的誓言。他從簡單的幾句話中迅速領會了佛陀教法的精髓，這充分體現了他敏銳的洞察力。更難得的是，他將這種智慧與謙虛，和柔和的天性結合在一起，而以感恩與禮敬之心對待每一個人；即使是對誤導他，追求名利的刪闍耶，也不例外。因此，難怪他終其一生都對阿說示尊者充滿敬意，因為，他是從阿說示尊者那裡，了解佛陀教法的。(《經集》中之)《船經》的註釋和《法句經》第392節的註釋提到，每當舍利弗尊者與阿說示長老，住在同一寺院時，他總是在禮拜世尊之後，立即去拜見阿說示長老。他這樣做是懷著恭敬心，心想：「這位尊者是我的第一位老師，由於他的引導，我才得以認識佛陀的法的。」當阿說示長老住在另一座寺院時，舍利弗尊者常常面朝阿說示長老所住的方向，以五體(頭、手、腳)投地的方式禮拜。並合掌致敬。

但這種行為卻招來誤解，因為其他比丘看到後都說：「舍利弗成為首席弟子後，仍然崇拜天界、禮拜四方！即使至今，他也無法放棄婆羅門的想法！」世尊聽了這些話，說：「比丘們！事實不是這樣的。舍利弗並不是在禮拜四方，而是在禮敬，引介他進入佛法者，他向此人禮敬、禮拜並尊其為師。舍利弗是位虔誠尊敬師長的人。」就在那時，世尊向聚集的比丘宣講《船經》¹⁰，經文的開頭是這樣的：

「就像諸神向因陀羅致敬一樣，一個人也應該禮敬，引導他學習佛法的人。」

舍利弗尊者感恩的另一個例子是羅陀長老（Radha Thera）的故事。《法句經》第七十六頌的註釋提到，在舍衛城有一位貧窮的婆羅門住在寺院裡。在那裡，他做一些除草、掃地等之類的小工，僧侶們則提供他食物；然而，卻不想為他剃度。有一天，世尊在禪定中，看見此人證阿羅漢的時機已成熟。世尊問聚會的比丘，是否有人記得曾經得到過這位窮婆羅門的幫助。舍利弗尊者說，他記得有一次，當他去王舍城托鉢時，這個窮婆羅門曾將自己托鉢的食物，舀滿滿一勺給他。於是世尊請舍利弗為此人剃度，並取法名為「羅陀」（Radha）。舍利弗尊者多次勸告他應該怎麼做，羅陀總是欣然接受他的勸告，毫無怨言。就這樣，他按照長老的教導修習，他很快就證得了阿羅漢。

這次，比丘們談到了舍利弗的感恩心，他們說，一位欣然接受教誨的人也能得到像他一樣的弟子。佛陀對此評論說：「舍利弗不僅當時，他在久遠前已對任何給予自己善行的人，表示感恩並銘記於心。」由此因緣，世尊講述了《無私心本生經》（Jātaka 156），這是有關一頭大象感恩的故事。¹¹

第二部 內觀的成熟

友誼

如果舍利弗尊者，除了以常懷感恩心著稱於世外，他也十分重視友誼。他與年輕時的朋友和同伴—摩訶目犍連保持密切的交往，他們就佛法進行了許多對話。其中有一段對話特別有意思，它說明了舍利弗尊者的證悟過程；這段對話記錄在《增支部》四集第一六七經（AN 4:167）中。經中記載，有一次，摩訶目犍連尊者去見舍利弗尊者，並對他說：

「舍利弗兄弟！有四種進步的方式：遲緩通達的苦行道、快速通達的苦行道、遲緩通達的樂行道、快速通達的樂行道。」

「兄弟，這四種進步方式中，你的心靈是透過哪一種方式，從沒有殘餘執著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說：「兄弟，是四種方式中的，快速通達的樂行道。」

這段經文的意思是：在安止或內觀發生之前，如果鎮伏煩惱沒有太大的困難，就稱為「樂行道」（sukha-patipada）；反之則稱為「苦行道」（dukkha-patipada）。如果煩惱鎮伏後，內觀的目標「道」很快地顯現，這與「道」相應的直接智，就被稱為「快速通達智」（khippabhinna）；反之就稱為「遲緩通達智」（dandha-bhinna）。在這經典中，舍利弗尊者所說的是，他個人證得阿羅漢果的情況。然而，根據上述經文的註釋，舍利弗是以「遲緩通達的樂行道」的方式，證得前三道果。

通過這種方式，這兩位朋友交流了各自對佛法的體驗和理解。他們也經常一起處理僧伽的事務。例如，他們聯手勸回一些，被提婆達多導入歧途的比丘。關於此事，有一段有趣的插曲¹²；在提婆達多引起僧團分裂之前，舍利弗尊者曾大力地讚揚提婆達多成就，沒想到這讚歎，日後卻讓尊者有點尷尬。據說，當佛陀請舍利弗到王舍城宣布，提婆達多的言行與佛陀、佛法及僧團無關時，舍利弗尊者說：「我從前在王舍城稱讚，提婆達多的神通廣大。我現在怎能宣布，提婆達多做事不如法呢？」佛陀問：「舍利弗，你讚歎提婆達多神通時，你說的不是真心話嗎？」長老回答：「不！世尊！是真心話。」佛陀說：「因此，舍利弗，當你宣布提婆達多的事情時，你也只是說實話實說而已。」¹³因此，在獲得僧團的正式批准後，舍利弗尊者與許多僧侶，一起前往王舍城，宣布有關提婆達多的事。

當提婆達多宣布，他將單獨進行僧伽的活動，從而正式分裂僧團時；他帶著五百名因無知，而成為了他的追隨者的年輕比丘，一起去了靈鷲峰。為了讓他們回心轉意，佛陀派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前往靈鷲峰；當時提婆達多正在休息，兩位首席弟子就向比丘們說法，使他們證得初果，並回到世尊的門下。¹⁴

另一次，舍利弗尊者與摩訶目犍連尊者合力恢復僧團秩序。當時住在枳吒山（Kitagiri），由阿說示（Assaji，非前面所說的阿說示尊者）和富那婆娑（Punna-bbasu，六群比丘之一），所率領的一群比丘行為不端。儘管一再勸誡，這些比丘仍不肯改過；因此兩位首席弟子，被派去對那些不遵守戒律者，做「驅出羯磨」（pabbajaniya-kamma）的處分。¹⁵

然而，舍利弗尊者的友誼並非獨鍾於一人；因為根據《牛角林大經》(MN 32) 的註釋記載，他和阿難長老也相互敬重。因為舍利弗認為：「他正在侍奉世尊，這也是我應該履行的職責」；而阿難敬重他，則是因為佛陀宣布舍利弗為他的第一大弟子。當阿難為年輕弟子授沙彌戒時，他會帶他們到舍利弗尊者那兒受比丘戒。而舍利弗也如此對待阿難，因此他們有五百位共同的弟子。

每當阿難尊者收到精選的袈裟或其他必需品時，他就會供養舍利弗，而舍利弗也同樣會將別人任何特別的供養轉送給阿難。有一次，阿難從一位婆羅門那裡得到了一件非常珍貴的袈裟；在世尊的許可下，他將它保留了十天，等待舍利弗回來後供養他。此經的「義疏」說：後世論師們對此評論道：「或許有人會說：『我們可以理解，當時阿難在尚未證得阿羅漢果，會有這樣的感情。但舍利弗是一位已是無漏的阿羅漢，怎麼會這麼做呢？』對此，我們回答是：『舍利弗的情感不是世俗的執著，而是敬愛阿難的德行（guna-bhatti）。』」

有一次佛陀問阿難尊者：「你也認同舍利弗嗎？」阿難答：「世尊，除非他是幼稚、墮落、愚昧或心智顛倒的人，否則誰會不認同舍利弗呢！世尊，舍利弗尊者博學多聞；具有廣大、清明、敏捷、敏銳和通達的智慧。他少欲知足喜寂靜隱居，不喜交際，精力充沛，辯才具足，樂於傾聽，也是譴責邪惡的勸諫者。」¹⁶

在《長老偈》(Theragatha, v. 1034f) 中，阿難尊者描述，當舍利弗入滅時他的心情。他說：「當尊貴的朋友（舍利弗）入滅後，對我來說，整個世界陷入了黑暗。」當舍利弗離去，而世尊也般涅槃之後，他又說：「沒有其他朋友，能像覺知的心念，引導身體一般地指引我了。」在得知舍利弗尊者入滅後的消息時，阿難的悲傷也在《純陀經》(SN 47:13) 中，有非常動人地描述。¹⁷

舍利弗尊者真正地符合了「朋友」兩字的最高意義。他深知如何引導別人的長處；在這樣做的同時，他有時會毫不猶豫地直言批評，就像佛陀描述的理

想朋友一般，指出朋友的缺點。依這種方式，他幫助阿那律（Anuruddha）尊者，最終突破最後關卡，證得阿羅漢果；正如《增支部》三集，第128經(AN 3:128)中所記載的那樣：

有一次，阿那律尊者去見舍利弗尊者。他們互相寒暄；坐定之後，他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好友！我以清淨天眼，超越人眼，能看見大千世界。而且我精進不懈，心念警覺而不迷惑，身體寧靜，不受干擾；我的注意力集中且專一。然而我的心卻還是無法從煩惱和執著中解脫！」

舍利弗尊者回答說：「阿那律好友！當你想到你的天眼時，慢心就生起了；當你想到自己堅定精進不懈，心念警覺而不迷惑，身體寧靜，不受干擾，專注一處的心時，掉舉就產生了；當你想到你的心，還沒有從煩惱解脫時，這讓你感到擔憂（悔）¹⁸。如果阿那律尊者能夠捨棄這三種心境，不理會它們，就能將心引向『不死界』（Deathless Element），那確實是好事。」

後來，阿那律尊者捨棄了這三種心境，不再理會它們，而將心轉向「不死界」。然後阿那律尊者，以堅毅之心退隱獨居，精進、專注，不久，就在此生中，親自驗證了梵行的最高目標；也就是聖弟子們，捨家出家的目標。他知道「此生已盡，梵行已立，所做已辦，不受後有。」因此，阿那律尊者成為阿羅漢之一。

舍利弗是位善於激勵別人的善知識，因此許多人常去找他。可以從《牛角林大經》(MN 32)所描述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理解；究竟是什麼吸引了這麼多，不同性情的人向他聚集，與他談話。有天傍晚，尊者摩訶目犍連、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那律、尊者離婆多與尊者阿難等等多位長老，一起到舍利弗的住處聽聞佛法。舍利弗尊者歡迎他們後，就說：

「這個由娑羅樹，組成的牛角林，是如此美麗動人；今晚有月光，娑羅樹花，都盛開了，似乎有天香在四處飄散。阿難，你認為，什麼樣的比丘，能增添這牛角娑羅樹林的光彩呢？」

他也問了其他人同樣的問題，而每人都依據他們個人的性格來回答。最後，舍利弗說出自己的看法：

「有位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受制於心的比丘¹⁹，早上，只要他想住於任何心境或定境，他當下就能住於該境界；中午，只要他想住於任何心境或定境，當下就能住於該境界；晚上，只要他想住於任何心境或定境，當下就能住於該境界。這有如國王或大臣的衣櫃，裝滿了各色的衣服，無論在早上、中午或晚上，他能在任何時間隨意地穿衣。同樣地，一位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受制於心的比丘，無論早上、中午或晚上，他想住於何種心境或定境，就能隨意地在任

何時間如此進行。目犍連好友！像這樣的比丘，就可以為這片牛角娑羅樹林增添光彩。」

然後，他們一起去見佛陀，佛陀認可了每個人的答案，並補充了他自己的答案。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舍利弗雖然智力超群，而且在僧團中地位崇高；但他絕非那種試圖將個人觀點強加於人的威權型之人。他深知如何以自然且使人歡喜的方式，來鼓勵同伴表達自己，透過美妙的景致將沈思的心傳達給他們。他自己敏銳的天性對此美景有所感覺，也引領他的朋友們去體驗它。

經典中有許多這種，舍利弗與其他比丘之間的對話記錄，不僅是摩訶目犍連尊者、阿難尊者和阿那律尊者，還有大拘絺羅（Maha Kotthita）、優婆摩那（Upavana）、三彌提（Samiddhi）、沙威撒（Savittha）、浮彌（Bhumija）等人，不勝枚舉。佛陀本人似乎也很喜歡與舍利弗交談，因為他經常這樣做；而且他的許多開示就是對他的「法將」（佛陀給舍利弗的封號）所說的。

有一次，舍利弗重複了，佛陀在另一個場合，對阿難說過的話：「高尚的友誼、高尚的陪伴、高尚的交往，這就是梵行生活（brahmacariya）的全部。」²⁰

再也沒有比這位大弟子本身的生活典範，更能體現佛陀的這個教義了！

助人為樂者

在比丘眾中，舍利弗是一位傑出的助人為樂者。我們在《天臂經》(SN 22:2)中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記載。²¹

有些來訪的比丘準備返回自己的住處，向佛陀正式告假。然後，佛陀建議他們也向舍利弗尊者告假，佛陀並對他們說：「比丘們，舍利弗是智者，他是同儕比丘們的幫手。」註釋在解釋這些話時說：「舍利弗以兩方面幫助人：一是物質上的資助（amisanuggaha），二是法的資助（dhammanuggaha）。」

據說，長老並沒有像其他比丘那樣，在一大早就出去托鉢。反而是，當他們都出去之後，他走遍寺院各處，看到哪裡有沒有掃過的地方，他就清掃；沒清除的垃圾，他就清除；床、椅子、陶器等家具，沒有擺放整齊的，他就將它們擺整齊。他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其他非佛教的修行者到寺院參訪時，可能會看到一些雜亂無章的地方，而有蔑視比丘的言辭。

然後，他常常會去病患的寮房安慰病人，詢問他們的需要。為了取得病人的必需品，他會帶著年輕的沙彌，以傳統的托鉢方式，或去某些合適的地方尋找藥品。拿到藥後，他便會交給沙彌，說：「好兄弟！照顧病人，是世尊所稱讚的！去吧！注意安全！」打發他們回寺院後，他會繼續托鉢，或到信眾家中用餐。這是當他在寺院時的習慣。

但當他與世尊步行遊化時，他並沒有與最先出發的比丘們走在一起，穿著涼鞋，手裡拿著雨傘，心裡想：「我是首席弟子。」反倒是，讓年輕的沙彌們拿著他的鉢和袈裟，要他們跟其他人走在前面，他自己則先照顧那些年老的、年幼的或身體不適的人，幫他們在身上任何的傷口塗上油。然後，在當日晚些時候，或是第二天，他才跟著他們一起離開。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長老因為這個原因，特別晚才到達，其他人休息的地方，那晚他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過夜；就自己坐在，用袈裟搭成的帳篷下。世尊看到這情形後，隔天就召集比丘們，給他們講了大象、猴子、鷓鴣的故事，它們在決定長幼順序後，以尊重長者的態度，生活在一起。²²於是佛陀訂下戒律：「住處，必須按照長幼次序，按輩分配住宿」的規定。²³

舍利弗尊者就是以這種方式提供他人物質上的幫助。

有時，他也會同時給予物質與法的幫助；比如當他到醫務室探視，患有癲瘋病的薩美提具陀（Samitigutta）長老時。《長老偈》的註釋告訴我們，他對薩美提具陀說：「朋友，朋友，只要有五取蘊，所有的感受最終都是呈現苦。只有當五蘊不再存在時，才不再有痛苦。」然後教他以受念住作為禪修的業處後，舍利弗尊者才離開。薩美提具陀遵照長老的教導，發展了觀智，並成為證得六神通（chalabhinna）的阿羅漢。²⁴

還有一次，當給孤獨長者臥病在床臨終時，舍利弗尊者由阿難陪同去探視他。舍利弗向這為臨終者，說了不要執著的道理，給孤獨長者聽後，深受感動²⁵

長老對給孤獨長者，另一次在病床上的開示，是記載在《預流相應》(SN 55:26)。在此開示中，尊者提醒給孤獨長者，在他的生命中，那些會導致投生惡趣的因素，已經去除；而且他具備四預流支（sotapattiyanga）和八正道支：只要思念這些功德，他的痛苦就會消退。結果，給孤獨長者的痛苦，果真減輕了。

有一次，闍陀（Channa）尊者十分痛苦地臥病在床。尊者舍利弗和摩訶純陀尊者（Maha Cunda），一起去看望他。見到這位生病比丘痛苦的樣子，舍利弗立刻提出，要去為他尋找藥物和合適的食物。但闍陀告訴他們，他已決定要

了結此生；當他們離開後，闍陀就這麼做了。之後，佛陀解釋說，闍陀尊者的行為並沒有過失，也無須責怪他；因為他在臨終時，已證得阿羅漢果。這段故事記載於《教闍陀經》(MN 144)中。

據說，每當舍利弗勸諫人時，他都會表現出無限的耐心。他會告誡、指導百遍、千遍，直到他的弟子證得入流果。然後他才放手轉而教導別人。在接受他的教誨並忠實遵循之後，證得阿羅漢果的人數非常多。在《諦分別經》(MN 141)中，佛陀說：「舍利弗就像是孕育後代的母親，而目犍連就像是照顧嬰兒的乳母；舍利弗教導他的學生，證得入流果；而目犍連則訓練他們，達到最高目標。」

在解釋這段經文時，註釋說：「當舍利弗接受學生並加以教導時，無論他們是不是，在他門下出家，他都會給予他們物質，與精神上的幫助；在他們生病時照顧他們；給予他們禪修的業處。」而最後當知道，他們已證得入流果，超越了下界的危險時；他很有自信地知道：「現在，他們可以憑藉，自己大丈夫的力量，達到聖道更高的境界了」。才讓他們離去。然後，就不再掛念他們的未來，轉而指導一群新的學生。但摩訶目犍連尊者，雖是以同樣的方式培養學生，但要到他們證得阿羅漢果，才不再關心他們。這是因為他覺得，正如世尊所說：「即使是一點糞便，都帶有惡臭，哪怕是最短暫存在，哪怕是彈指間，我也不能讚歎它。」

然而，儘管《中部》註釋說，舍利弗過去只帶領他正式的弟子到入流的境界，但在個別情況下，他也會幫一些僧眾證得更高的階位。例如，《自說經》(Udana)的註釋就說，「當時，處於較高學處 (sekha) 的比丘常找舍利弗尊者，請他指導，能幫助他們得到三種更高聖道的業處。」那時已是入流者的尊者，侏儒跋提 (Lakuntika Bhaddiya) 長老，就是在得到舍利弗的指導之後，而證得阿羅漢果²⁶。還有前面說過的，阿那律尊者也是如此。

舍利弗尊者就是以此方式，給予人佛法上的幫助。他是人們偉大的領導者，也是傑出的心靈輔導者。就心靈輔導而言，他不只對人類思想，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還對他人，有著熱情的人文關懷；這對那些受他引導的人來說，必定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他是多麼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慷慨的讚揚。此外，他也勤於會見有德的比丘，特別是那些，受到世尊讚美的，例如滿願子尊者 (PunnNa Mantaniputta)。當舍利弗得知他來訪時，就趕去拜見他，在沒有表示身分的情況下，聆聽滿願子偉大的教示——《傳車經》(MN 24)，且在結束之後，給予極高的評價。

舍利弗為他監護下的比丘，提供生理與心靈上的各種需求；既以慈悲的勸諫來約束他們，也以他們應有的讚美，來鼓勵他們；引導他們走上正道。他所做的行為中，都表現出至關重要的同情心，而將學生身上的優點引發出來。舍利弗兼具完美教師，與友人的特質；他隨時樂於助人，無論是大事或小事。他

本身充滿著，清淨梵行的美德。他可以很快地看出，他人的優點；並善於開發別人身中，潛在的美德；而當這美德開花結果時，他又是第一個讚歎的人。他的完美，絕不是冷漠無情的；而是精神提升，與人類最善、最令人鍾愛的特質，最豐富的交融。

成就

《長老偈》第九九五、九九六偈中，舍利弗尊者親口講述了，他證得阿羅漢果的過程；在當中他告訴我們：

「世尊正在向另一個人說法；我則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專心地聆聽佛法的開示。努力不會徒勞無功，因為我去除了一切煩惱，證得了解脫。」

在接下來的兩偈詩頌（996-97）中，長老表示他無心發展五神通（abhinna）。然而，《無礙解道》（Patisambhida Magga）的〈神通類論〉（Iddhividha-Katha）卻認為，它具有「定遍滿神變」（samadhi-vipphara-iddhi）這種很強的禪定，它能夠干預一些正常的生理過程，或其他自然現象。《清淨道論》第十二品所記載的軼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當舍利弗尊者與摩訶目犍連長老，住在卡波塔堪達拉（Kapota-kandara）時，有一次舍利弗剛剃過頭，坐在空曠的地方禪修；突然，他的頭部被惡作劇的夜叉，狠狠地打了一下。雖然打得很重，但當時「長老正安止於禪定；因此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這個故事的來源是《自說經》（Udana 4.4），其中繼續敘述如下：

摩訶目犍連尊者看到了這件事，便走近舍利弗尊者，詢問他的情況如何。他問道：「兄弟，你舒服嗎？你還好嗎？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舍利弗尊者說：「我很好，目犍連兄弟！只是我的頭，有點不舒服。」

於是，摩訶目犍連尊者說道：「哦，舍利弗兄弟，這是多麼奇妙啊！舍利弗兄弟！真是不可思議呀！舍利弗尊者的心力真強！舍利弗尊者的威力真大！舍利弗兄弟，剛才有個夜叉，在你頭上猛力打了一下，那是很用力的一下；這樣的一擊，可以擊倒一頭七肘或七肘半高的大象，也可以劈開一座山峰。但舍利弗尊者只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很好，目犍連兄弟！只是我的頭，有點不舒服。』」

於是，舍利弗尊者回答：「哦，目犍連兄弟，這是多麼奇妙啊！真是不可思議呀！目犍連尊者的心力真強、威力是何等大！你能看見每一個夜叉；而我，甚至連個泥鬼都沒見過！」

《逐步經》(MN 111)有一段世尊說明舍利弗成就的描述。世尊在其中宣稱，舍利弗尊者已精通了九種禪定，即四色界定、四無色界定與滅受想定。²⁷在《舍利弗相應》(SN 28:1)²⁸中，尊者在與阿難說話時，親自提到了這個事實，並補充說，他說自己在每種定境中，都沒有「我」的想法：我沒有「我正進入禪定，我已入禪定，我正從禪定中出來」的念頭。」在另一個場合，他向阿難描述了，他如何達到如此心專注的情況；以至於對於地界，他沒有「地」的概念，對於其他三界也是如此。同樣地，對於四無色定，他也沒有四無色定的概念，但他並非全然地沒有任何概念，他還有一種「涅槃是『有』的滅盡 (bhava-nirodha)」的念頭²⁹。

這種對禪定成就無執著的態度，可能是由於，舍利弗尊者修習「空性住」(sunnata-vihara)所致。我們在《化食清淨經》(MN 151)中讀到，佛陀曾注意到，舍利弗尊者容光煥發，並問這光彩是由何種心境所發出來的？³⁰

舍利弗尊者回答說，他經常修行「空性住」；佛陀針對這點而說：「這正是大丈夫的住處。」接著詳細地說明了這種修法。《自說經》記載，佛陀曾三度見到，舍利弗尊者在寺院外禪坐，並自說一些偈頌 (udana) 來讚歎堅定且平靜的心。

我們或許可以想像，舍利弗尊者在《天臂經》(SN 22:2)中，提到的涼亭下禪修的情景，經文說：「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國的天臂村，一個釋迦族的市集中……。當時，舍利弗尊者坐在，離世尊不遠的肉桂 (Eḷagalā) 樹叢下。」這段經文的註釋告訴我們：「在天臂村，肉桂灌木叢下有一個涼亭，樹叢生長的地方，有一股常年不斷的流水。人們用四根柱子搭了一個棚子，讓灌木在上面生長，形成涼亭的屋頂。亭下以磚塊堆砌成座位，並用砂子鋪在上面。白天的時候，有微風從水面吹來，所以十分地蔭涼。」佛陀看見，舍利弗深入禪定的地方，可能就是像這樣樸素的茅棚。當他稱讚他的弟子的平靜和出離時，也就是在那樣的情況。

關於他在無礙解智方面的成就，舍利弗尊者在《增支部》(四集，第 172 經 AN 4:172)中說道：

「朋友們！大約在我出家半個月後，我完全證得了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詞無礙解與辯無礙解。³¹我以多種方式來詳細解說、教授它們，建立、顯示它們，解釋並釐清它們，使得人們易於了解。如果有人有任何疑問或不確定，都可以來問我，我會詳細地解說。對我們成就瞭如指掌的世尊，就在這裡。」

從這些資料中，可以明顯看出，舍利弗尊者是完成所有成就；並到達最高內觀智慧的大師。再沒有比佛陀所說的話，能更貼切地形容他：

「如果有一個人已經精通，並圓滿了高貴的戒、定、慧以及解脫，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個人，就是舍利弗。」

「若有人能正確地說，他是世尊真正的弟子，因世尊的教誨而生，因法而生，由法所成，傳承佛法，而非傳承世俗利益，那麼，可以肯定地說，那個人，就是舍利弗。

“諸比丘，在我之後，舍利弗將正確地轉動無上法輪，正如我所做的一樣。” 《逐步經》(MN 111)

轉法輪者

舍利弗的開示，和被後人認為是屬於他的著作，形成了一套內容廣大的教法；並且在解釋的範圍和多樣性上，可以與佛陀本人的教法相媲美。舍利弗善於運用知性的激勵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啟發實踐修行的方式，來組織並清楚地呈現佛法的豐富內容。這點我們可以從，《中部》第九《正見經》(MN 9) 和第廿八《象跡喻大經》(MN 28)，這兩部傳統的經典中得到證明。

《象跡喻大經》³²是一部有條不紊地，處理問題的傑作。它首先指出四聖諦包含了一切的善法；然後指出苦聖諦，來自五蘊；接著詳細觀察，五蘊中的色蘊；其中顯示色蘊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種所組成，每一大種又可分為，內在的和外在的；接著詳細說明，身體的器官和功能，屬於內四大，而無論內四大或外四大，都不屬於「我」，也不能構成「我」；這種內觀，將導致對四大種的厭離。

經文接著說明，當外在自然界的四大，因巨大的動盪不安，而展現其無常本質時，並在此背景下強調，由渴愛所產生的渺小肉體，永遠不能被當作「我」或「我的」；也不能以「我是」的觀念來思維它。一位具有如此堅定而深刻內觀的比丘，當遇見別人辱罵、指責及惡意相向時，他能冷靜地分析情勢，並如此地控制它。他知道自己心中所生起的苦受，是由耳觸所產生的；而耳觸本身只不過是一種緣生的現象（有為法）。而他也知道，所有組成這情況的成份都是無常的，由此他同樣分辨出，觸、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在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經文以有系統的方式，與剛才提及的「觸」一起，介紹屬於心法的四蘊（受、想、行、識）。此經接著說：

「那麼，他的心就只是，將四大種作為所緣，而變得法喜、愉悅、堅定和專注；即使他被毆打和受傷時，他也會想：「色身本來就有這樣，易於受傷的特質。」

於是，他想起世尊所說的「鋸喻」；而決心遵行佛陀的勸諫：無論受到什麼傷害，都要耐心地承受所有的痛苦。

然而經文接著說：但是如果，那時憶念了佛、法、僧，這比丘還是無法保持平靜，他就會被緊迫感所擾亂；並且會因為儘管憶念了三寶，仍然不能保持平靜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假如他能持續保持平靜，就會體驗到快樂的滋味。經文說：「儘管只到這種程度，這比丘，已有了相當的成就。」

此經以同樣的方式，探討了四大種。結論的段落，首先將色身及其組成部分，以不同材料所組成的房屋作譬喻；之後解說六識的緣生，當中提到五根（眼、耳、鼻、舌、身）和五塵（色、聲、香、味、觸），是五識生起的基本條件；在此藉由色身明顯的部分，來介紹所產生的色身，而完成了對色蘊的討論。隨著識的生起，所有的五蘊也就產生，而以這樣的方式就能理解，它們的結合以及它們的緣起。在這關係上，舍利弗引述世尊的話：

「了解緣起的人了解法；懂得佛法的人，也懂得緣起法。」（見緣起者，彼即見法；又見法者，彼即見緣起。）對五蘊的貪欲、傾向和執著，是痛苦的根源（苦集）；去除慾望、愛染和執著，就是痛苦的止息（苦滅）。」

了解這點的比丘，經文說：「儘管只到這種程度，這比丘已有了相當的成就！」而這說明就以四聖諦圓滿結束。這開示就像一部結構複雜、優美的樂章，以莊嚴且神聖的和弦結束。

舍利弗長老的另一部典範論著是《正見經》³³。這是一部卓越的教學之作，同時也提供了進一步闡釋的框架，就像對它所做的廣泛注解，所展現的那樣。注解中提到：「在五部尼柯耶所匯編的佛語中，除了《正見經》外，沒有其它經典中，闡述了四聖諦三十二次；阿羅漢的境界，也被論述了三十二次。」同一經文還提供了，對緣起的獨創性解釋；雖然略有不同，但非常具啟發性。每一緣起的要素，以及本經的其他章節，都被用來闡明四聖諦的正見；因此使人對四聖諦，有更深、更廣的理解。從古至今，這部經典一直被廣泛地用作教學材料。

舍利弗長老另一個著名的講經是《等心經》³⁴；這是向「等心天」講授的。該經主要討論，聖道的前三階段：初果（入流者）、二果（一來者）和三果（不還者）。其目的在於，澄清他們（在欲界、色界、無色界）輪迴轉生的問題；即依據他們修行的方式，以及仍然存在的結使而定。儘管這是一篇非常簡短的經文，但據說許多天神，在天神的大會中，聽完這部經文後，證得了阿羅漢果；還有無數天神達到了入流果的境界。這部經文被認為是，舍利弗對天界有情，產生深遠影響的少數經典之一；雖然它內容簡短，而且如果沒有注釋解釋的話，它可能顯得相當隱晦，但在後世仍然享有崇高的聲譽。阿羅漢摩哞陀（Mahinda）在他抵達錫蘭的那個晚上，所說的就是這部經文，而錫蘭著名的編年史《大史》記載，當晚也有許多天神聽法，並領悟了佛法。

這部經典所受到的崇敬，以及產生的強大影響，歸功於它有助於修行者，明確自己的立場；亦即，他們還將期待什麼樣的轉世。因為發展較高層次的天神，有時會認為，他們的地位是終極的，而不期望投生到五識界。長老的講解，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評估自己地位的準則。對於仍在聖道之外的凡夫來說，這部經文也為他們的努力方向，提供了寶貴的指引。

《等誦經》和《十上經》是，舍利弗長老開示的另外兩部經典；也是《長部》的最後兩部經文。這兩部經文，都是佛法名相的匯編。其中將大量主題分為從一到十的類別；之所以只編到“十”，可能是因為，佛法名相很少超過“十”這個數字；即使有超過，也應該是人人知道且容易記住的。《等誦經》是在佛陀面前講的，並在結束時得到了佛陀的明確認可。

在《等誦經》中，佛法名相僅以“一”到“十”的數字排列；然而，在《十上經》中，每個數字再分為十個子項，用來顯示這些分類的實質意義，例如：一法（一）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要培養的；（三）應該要完全了解；（四）必須捨棄；（五）有墮落的意義；（六）有進步的意味；（七）難以深入了解；（八）應該使之生起；（九）應該要直接地了解；（十）應該要體證的。具有重要性的一法是什麼？於諸善法中不放逸……

這些經典可能是，在佛陀和舍利弗長老相當晚年時才編輯的；當時已經存在大量的教義，和經過精心傳遞的開示內容，需要加以整理以便隨時使用。這些具有顯著特色的佛法文集，對廣泛學習教法也很有幫助。《等誦經》是在尼乾子（Nigantha nataputta）逝世時講授的；對於他逝世的確切日期，學者們意見不一。事實上，這個事件確實引發了，這部經文的講授；因為經文提到了，在耆那教教主尼乾子（又號“大雄”Mahavira）去世後，教徒之間立即發生的爭端、分裂，和教義解釋不一的現象。尊者舍利弗長老以此為鑒；並在這個開示中強調：這段經文「應全體一致沒有異議地持誦，如此梵行才能長存，為人天帶來福祉及安樂。」注釋家們說，《等誦經》的目的是，在教法中傳達“和合味”（samaggi-rasa）；並藉由對教義的精通來強化它。修習《十上經》的目的，可以從舍利弗長老的引言詩偈中看出：「我說十上法，是為證涅槃，終止諸苦痛，解脫諸繫縛。」³⁵

這兩篇經文，很可能是作為特定教法的索引；對於那些，無法背誦大量經文的僧侶來說，這兩篇經文可能也很有用；對於他們來說，這兩篇經文之所以有助益，是因為它們，以易於記憶和理解的形式，呈現了教法的多個層面。這兩篇經文也充分說明了，舍利弗尊者對佛法傳承的關注，以及他確保佛法，以系統化的方式完整傳承的方法。為此，他提供了這些經典，以及其他像《義釋經》（Niddesa）這樣的「學習工具書」。

本書末尾還收錄了舍利弗尊者，解說其他經文的摘要。現在，我們將轉而探討，歸屬於他的、更大部的經典。

首先是《義釋經》；它屬於《小部》(Khuddaka Nikaya)，是南傳三藏中唯一具有註釋特性的作品。它包含兩個部分：《大義釋》(Maha Niddeśa)是對《經集》中《義品》(Atthaka-vagga)的註釋；而《小義釋》(Cula Niddeśa)則是對，同樣屬《經集》的《彼岸道品》(Parayana Vagga)和《犀角經》(Khaggavisana Sutta)的註釋。

《義品》和《彼岸道品》，是《經集》的最後兩部經典；它們不僅是《經集》中最古老的部分，毫無疑問地，也是整個「經藏」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即使在早期的僧團和居士中，這兩部經典也備受推崇；這可從《自說經》中載有尊者蘇那(Sona Thera)念誦《義品》，以及《增支部》中載有，女居士難陀摩陀(Nandamata)念誦《彼岸道品》的事實，得到證明。佛陀本人至少在五個場合上，曾解釋《經集》中，這兩部經典所包含的詩句。這兩部經典不僅受到極高的尊敬，而且包含了大量古語和簡短的格言。為了使它們易於理解，早期就有人為其作注解；這些注解，後來也被收錄在經典中。傳統上一直認為，這兩部經典，是由舍利弗尊者所著；這是極為合理的³⁶。

與大長老對比丘們有條不紊的教導，十分相似的是，《義釋經》不僅包含對字詞的解釋、上下文的說明、引用佛陀的話來證明等等；還包含，明顯用於教導語言的材料，例如，對所解釋的字詞，附有許多同義詞。關於這一點，湯瑪士教授(E. J. Thomas)有以下的描述³⁷：

《義釋經》最大的特徵是，對於所註的字，有一同義字表。這些同義字表，並不是用來解釋，特定文句中某個詞的意義；而是只要此字出現，這同義字表，就以相同的形式重複出現；而且它們就像現代的字典(kosha)般，明顯地，有要人學起來的意味。在阿毗達磨論書中，也可以找到非常多類似的例子。不過在《義釋經》中，倒是普遍地應用於，不是馬上就需要去解釋的章節裡。它顯示了，一種學習經典詞彙和解釋古文的系統；但是，除了某些特定的詞彙，如不變化詞等的敘述以外，《義釋經》並沒有進一步地教授文法。

在《義釋經》中，我們因而得到了直接的證明，它是適用於，某一特定作品之一套普遍的教學系統；其中包括了解釋、法義的教導和文法初階的字句說明。阿毗達磨論典及其相關作品，如《無礙解道》(Patisambhida Magga)等，也可以看到此系統存在的跡象。在《義釋經》(I, 234)以及其他地方，所明顯被引用的系統，似乎是義無礙(attha)、法無礙(dhamma)、詞無礙

(nirutti)與辯無礙(patibhāna)這四無礙解。《義釋經》中的語詞，就是那種，我們認為存在於巴利語，還是活的語言時的語詞。而所需要的詞無礙解，只是一種，對已過時的經典用詞的了解；並且以現代的表達方式，來解釋不常見的

文法形式。我們可以從它不同的形式和文章中，看出它已經有所變化和增補，而就一部一直作為教學指導的作品而言，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舍利弗尊者曾說，在他出家後兩星期，也就是證得阿羅漢果時，就得到了四無礙解。³⁸這個事實以及在《義釋經》中，詞無礙解（也就是文法分析）的廣泛應用，使得舍利弗更有可能是《義釋經》和《無礙解道》的作者。

《大義釋》還包含了對《義品》的最後一章，也就是《舍利弗經》(Sāriputta Sutta 也稱作《長老問經》Therapanha Sutta)的註解。此經最前面的部分，是讚歎世尊的偈頌以及向世尊提出的問題；這些都被認為是舍利弗所著的。《大義釋》在解釋最初的偈頌時，提到佛陀在忉利天，宣說阿毗達磨後回來的情景。除此之外，就只記載了舍利弗的問題，而本經主要的內容，就是佛陀對問題的回答。

《無礙解道》有高階佛學研習手冊的形式，它所涵蓋的範圍，與其著名作者的心智一樣地廣博。

本書一開始先討論七十二種正智 (ñāṇa)，與各種錯誤的見解 (ditthi)，這兩者都顯示出，舍利弗尊者有條不紊且具有洞察力的心靈。在〈智論〉以及該作品的其他章節中，可以發現許多首度出現的名相；而且只在《無礙解道》才找得到。它還包含了經藏中較古老的典籍，所約略提到的，名相與教法的精要說明。

除此之外，它還包含許多，具有極大實用價值的禪修資料，例如安般念³⁹、「慈的修習」(metta-bhavana)和許多內觀的法門。另外還有不同於本經的主題，而讚頌如來大慈悲的唯妙篇章。錫蘭的大名長老 (Mahanama Thera) 著有《正法顯示》一書 (Saddhammappakasini)，為《無礙解道》的註釋。他很有信心地認為此經是舍利弗尊者所著，因而在序言的詩偈中，對尊者有感人的讚美。而在《無礙解道》本文中，舍利弗曾被提到兩次，一次是在〈神通類論〉說他有定遍滿神變，另一次則是在〈十六慧義釋〉(Solasa-panna-niddesa)的〈大慧論〉(Maha-panna-katha)中說：「凡是智慧有如舍利弗者，他就擁有佛智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來談談，舍利弗尊者對佛教教義最重要的貢獻。根據傳說（例如在《殊勝義論》Atthasalini中的記載），佛陀在忉利天，向已轉世為忉利天神的母親摩耶 (Maya) 皇后說阿毗達磨。在佛陀說法的三個月內，每天返回人間進餐時，他將當天所講的阿毗達磨「方法 (naya)」告訴了舍利弗尊者。《殊勝義論》說：「因此，這種方法傳授給具有無礙解智的大弟子，就像佛陀站在岸邊，張開他的手，指出海洋的方向一樣；對尊者而言，佛陀以百千種方法，所教導的教義，也因此變得非常清楚。」後來，尊者將他所學傳給了他的五百弟子。《殊勝義論》進一步說：「阿毗達磨論典的順序，是舍利弗尊者所創的

而《發趣論》(Patthana) 中數字的順序，也是他決定的。這樣，尊者在不破壞獨特教義的前提下，建立了數字的次序，使得佛法易於學習、記憶、研究和弘傳。」

《殊勝義論》是《法集論》(Dhamma-sangani) 的註釋，並將以下阿毗達磨的貢獻，歸功於舍利弗：

一、「論的論母」(Abhidhamma Mātikā) 與，其後之「經的論母」(Suttanta Mātikā) 的四十二「對法」(duka)；二者皆為七部阿毗達磨論的序言。而在《法集論》中對經母四十二對法的解釋，同樣也可能是尊者所作。

第二、《法集論》的第四章，也是該論最後一章的〈義釋品〉(Aṭṭhakathākaṇḍa) (義書概說)。⁴⁰

第三、阿毗達磨誦讀順序的安排 (vacanamagga)。

第四、《發趣論》中數字的章節 (ganaṇācāra)。⁴¹

在《不斷經》⁴²中，佛陀親自談到，舍利弗尊者對於禪心，乃至於其主要心所的分析；都是尊者從每一禪順序出定後，從他自己的經驗說起的。這分析很可能是《法集論》中，詳細分析禪心的前身或摘要。

對於舍利弗尊者精通佛法，並善於解釋之事；佛陀有以下的開示：

「比丘們啊！舍利弗對法界 (dhammadhatu) 的精髓已瞭如指掌，假如我整天用不同的字句問他，舍利弗同樣能整天用不同的字句來回答；假若我整夜一天一夜或兩天兩夜，甚至七天七夜問他，舍利弗也能在相同的時間內，用不同的字句來解釋問題。——《因緣相應第三十二》(SN 12:32)

在另一個場合，世尊說了這個譬喻：「比丘啊！假如有人具有五種特質，而且又是轉輪聖王的長子，公正地推轉其父所轉的主權之輪；而這主權之輪就不會被怨敵所推翻，這五種特質是什麼呢？轉輪王的長子知道什麼是有益的；知道法則；知道正確的行事方法；知道正確的時機以及他必須面對的群眾。

同樣地，諸比丘啊！舍利弗也具備五種特質，正確地轉無上法輪，就如同我所轉的一般，而且這法輪不會被苦行者、祭司、天神或梵天，乃至世界中的任何人所推翻，這五種特質是什麼呢？

比丘啊！舍利弗知道什麼是有益的；知道教法；知道正確的行事方法；知道正確的時機及他要教化的群眾。——《增支部》AN 5:132

其他長老們也對舍利弗的表現頗為敬重。婆耆舍尊者(Vangisa)在《長老偈》(Theragatha, vv. 1231-3) 中讚美舍利弗：「他的教導簡潔而詳盡」。同一部著作中，其他大長老如摩訶迦葉(1082-5)和摩訶目犍連(1158, 1176-7 & 1182) 也對他給予極高的讚譽。

摩訶目犍連尊者在聽完舍利弗尊者講解「無穢」的教義後⁴³，對他的摯友的說法讚嘆不已：「對那些德高且精進的比丘們，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需要飲食法語那樣為他們說法。他善於引導同輩比丘遠離惡行，傾心於善。」

佛陀也在教導中闡述這兩位大弟子在教學上相互支持的關係：「比丘們啊！要常與舍利弗及目犍連聯繫，要與他們為伴，他們是有智慧的比丘，也是同修者的善知識。舍利弗有如孕育後代的母親，而目犍連則如照顧嬰兒的保姆；舍利弗教導他的學生證得入流果，目犍連則訓練他們達到最高的目標。舍利弗能夠詳細地解說四聖諦，他能教導四聖諦並使它們易於理解，他宣講、開顯、說明四聖諦，並使得它們更加清晰易懂。」——《諦分別經》(MN 141)

在《增支部》(AN 2:129)⁴⁴中也是如此：「有信心的比丘應該懷抱這正確的志向：『啊！希望我能像舍利弗與目犍連一般！』因為舍利弗與目犍連是我比丘僧中，弟子的榜樣與標準。」

舍利弗尊者作為「法師」的偉大聲譽，使得他的名聲長存，成為後來佛教徒的傳統，這可由三百年後成書的《彌蘭陀王所問經》(Milinda-panna)的結論中得到證明。在這部經典中，彌蘭陀王將那先(Nagasena)長老比作舍利弗尊者，說：「在佛陀的律法中，除了『法將』舍利弗尊者外，沒有其他人能像您一樣地解答疑惑。」

這偉大的盛譽至今猶在，並一直被大弟子珍貴的教示所支持，他的開示被保存、珍藏在佛教最古老的典籍中，就在他老師(佛陀)言語的旁邊。

尊者的親人

如前所述，舍利弗尊者出生於王舍城附近的優婆提舍村(Upatissa, 或納拉迦 Nalaka 村)的一個婆羅門家庭，他的父親名叫瓦干達(Vaganta)，母親名叫舍利(Sari)。他有三個兄弟：純陀(Cunda)、優波先那(Upasena)和離婆多(Revata)；還有三個姊妹叫遮羅(Cala)、優波遮羅(Upacala)和尸須波遮羅(Sisupacala)。這六人都出家，並且都成就了阿羅漢果。

純陀在成為比丘後仍以「純陀沙彌」的名稱為人所知，這是為了區別他與摩訶純陀長老(Maha Cunda)的原因。當舍利弗入滅時，純陀是他的侍者，也是向佛陀報告舍利弗入滅並將舍利弗的舍利帶給佛陀的人。這個故事記載在《純陀經》(SN 47:13)中，後文會對此經的大綱進行說明。

優波先那以「瓦干達弗」(Vagantaputta)的名稱為人所知，即瓦干達的兒子，就如同「舍利弗」即是「舍利的兒子」一般。佛陀讚揚他是普端嚴者(samantappasadika)。《六處相應第七品、第七經》(SN 35:69/s iv 41)記載了他被蛇咬死的故事。

離婆多是舍利弗最小的弟弟，他們的母親為了阻止他出家，在他還很年幼時催促他結婚。但在結婚的當天，他看到未婚妻一百二十歲高齡的祖母，看到她各種老邁的模樣後，當下對世俗生活感到厭惡。他找到逃離婚禮隊伍的機會逃到一座寺院，並在那裡受了戒。數年後，他前往尋找佛陀的途中，在堅木林停留了下來，在那裡度過雨季並證得阿羅漢果。從那時起，他以「堅木林的離婆多」(Revata Khadiravaniya)而聞名，佛陀讚揚他是最優秀的「林中住」者。

遮羅、優波遮羅和尸須波遮羅三姊妹希望效法他們的兄弟，在婚後都出家為尼。她們每人在婚後都生了一個兒子，都以母親遮羅或遮利(Cala or Cali)為名。這三個兒子後來也都出家，被「堅木林的離婆多」收為沙彌。當舍利弗尊者探望他最小的弟弟時，遇到了這三人，舍利弗尊者對他們的良好行為讚揚有加，這在《長老偈》第四十二頌的註釋中有所記載。

據說遮羅、優波遮羅和尸須波遮羅出家為尼時，魔王(Mara)曾以嘲諷和誘惑的難題考問她們，而她們都回以絕佳的答案。這些都記載在《長老尼偈》和《比丘尼相應》兩部經典中。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舍利弗的母親是一位頑固的婆羅門，對佛陀的教法和佛教徒懷有敵意。在《法句經》第400頌的註釋中提到：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一大群比丘來到故鄉優婆提舍村，沿途托鉢到他母親的房子前，他母親給他一個座位並送上食物，但她在這樣做時罵罵咧咧地說：「噢，你這吃別人剩菜剩飯的傢伙！當你要不到吃剩的酸米粥時，你就挨家挨戶地去舔陌生人飯勺背後的殘渣！你就是為了這個而放棄了八億的財富去當比丘！你毀了我！現在去吃飯吧！」

同樣地，當她送食物給僧眾時，她說：「那麼！你們就是把我兒子變成你們侍童的人！快吃吧！」

她就這樣持續地辱罵他們，但舍利弗尊者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拿起食物，吃完後默默地回到寺院。佛陀從當時也在場的羅睺羅尊者那兒得知此事。只要聽過這件事的比丘都十分驚歎於尊者堅忍的功夫，佛陀在集會時，說了以下的詩句來讚美他：

「沒有憤怒的他，忠實地盡自己的義務，
持守戒律的他，無有貪欲，

調服了自己的他，頂戴著最後的色身，
他就是我所說的婆羅門（brahmin）。」

直到舍利弗入滅時，他才能夠改變母親的信仰；這個故事我們會在後面講述。然而，這裡所敘述的事情引導我們思考這位偉大尊者最令人喜愛的特質：他的謙遜、耐心和寬容。

沒有怨恨的人

這故事發生在佛陀居住的祇園附近，一群人聚在一起談論舍利弗尊者高尚的品格。他們說：「我們崇高的尊者擁有極為堅忍的修為，即使被人罵辱、打擊，他也毫無一絲絲的憤怒。」

一位持有邪見的婆羅門詢問：「你們所謂從不憤怒的人是誰？」當他們告訴他「就是我們的舍利弗尊者」時，婆羅門反駁說：「那一定是因為沒有人曾經激怒他！」

他們回答說：「不是這樣的，婆羅門！」婆羅門說：「既然如此，我就來激怒他。」他們回答說：「你行，你就去激怒他！」那婆羅門說：「看我的吧我知道該怎麼對付他。」

舍利弗尊者進城托鉢，那個婆羅門從後面走近，狠狠地打了他的後背一下。舍利弗尊者問：「發生了什麼事？」他看也不看，繼續前行。

懊悔之火在婆羅門身上熊熊燃燒，他跪伏在尊者腳下請求寬恕。尊者和藹地問他：「為什麼呢？」懊悔的婆羅門回答道：「為了試驗您的忍耐力，所以我打了您。」舍利弗說：「好吧，我原諒你。」

婆羅門說：「尊者！如果您願意原諒我，請從現在開始只在我家用餐。」說罷，他接過尊者的鉢，尊者也樂意交給他，婆羅門就帶尊者回家並供養食物。

然而，那些看到這次襲擊事件的人群激憤不已；他們手持棍棒和石塊聚集在婆羅門家前，打算要加害他。當舍利弗尊者和帶著鉢的婆羅門現身時，他們高聲呼喊：「尊者！叫這婆羅門站到這邊來！」

尊者問：「在家弟子們，為什麼呢？」他們答道：「這人打了您，我們要給他應有的懲罰！」

舍利弗說：「但你們的意思是什麼呢？他打的究竟是你們？還是我？」他們回答：「是您，尊者。」舍利弗回答：「好吧，如果他打的是我，他已經向我道歉（而我也原諒他了），你們回去吧！」就這樣，他遣散了眾人，同時准許婆羅門回家，然後平靜地回到僧院。

這件事記載在《法句經》的註釋中，是佛陀說出《法句經》第 389 和 390 偈的契機，這些偈語中包含佛陀對於何謂婆羅門的定義，即行為正直而非出身或社會地位。

「別讓人毆打婆羅門，也別讓婆羅門反擊。毆打婆羅門的人多麼可恥，反擊的婆羅門更加可恥！婆羅門克制自己的心，遠離可愛之物；他的收穫實在不小；想傷害人的念頭消失得有多快，痛苦的消退就有多快。」——《法句經》第 389, 390 頌

舍利弗尊者的謙虛程度與他的忍辱功夫一樣偉大。他願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正，不僅是順從，而且心存感激。在《天子相應·須尸摩經》(SN 2:29)的註釋中載有一個故事：有一次，由於一時的疏忽，尊者袈裟的一角垂了下來，一位七歲的沙彌看見後指給他看。舍利弗尊者立刻站到一旁整理袈裟，以符合戒律上要求的正確規範，整理好袈裟；然後雙手合掌站在沙彌面前說：「老師，現在正確了！」⁴⁵

在《彌蘭陀王所問經》中也提到這件事，這些偈頌被歸屬於舍利弗尊者：

「七歲的小孩，今日才出家—若他願教我，我低頭接受，只要看見他，熱切尊敬他，一次又一次，敬奉為老師。」

有一次，佛陀以和藹的方式責備了舍利弗，因為他未能完全傳達佛陀的教誨。有一位垂危的婆羅門，名為「陀然闍尼」(Dhananjani)，躺在病床上，舍利弗尊者前來探視。尊者考量到婆羅門一心一意想達到梵我合一的境界，於是透過梵住(Brahma-vihara)的修行來教導他。結果，據說這位婆羅門後來確實轉生於梵天界。

當舍利弗尊者回來時，世尊問他：「舍利弗！在你還能做更多的事情時，為什麼教導陀然闍尼婆羅門憶念較劣等的梵天界，然後從座起身離開他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說：「因為我想：『這些婆羅門都是一心在梵天界』，難道我不應該指引陀然闍尼婆羅門與梵天合一嗎？」

這個故事收錄在《陀然經》中（《中部》第 97 經，MN 79），它很有意思地說明了，對於具有完全止息輪迴能力的人，投生於劣等梵天界是不適當的情況。雖然佛陀本人有時指引通往梵天之路，例如在《三明經》(DN 13)中提到的；但在這次，世尊很可能看出陀然闍尼適合接受更高層次的佛法，而舍利弗尊者缺乏洞察他人內心的能力(lokiya-abhinna)，因此無法辨識出這個事實。結果

是，陀然闍尼必須在梵天界住上無法計數的時間，而必須再次轉生為人才能達到最終目標。

舍利弗尊者受到的另一次溫和責備是，當他問佛陀為何過去某些佛的聖教（Sasana）不能長久時。佛陀回答說，這是因為那些正覺者並未廣宣佛法，沒有為弟子制定學處，也沒有誦出波羅提木叉。舍利弗說：「現在正是世尊制定學處和誦出波羅提木叉的時候，這樣佛法的慧命才能長存。」佛陀說：「隨它去吧，舍利弗！如來知道這麼做的適當時機，除非僧團出現腐敗的現象，否則世尊不會為弟子制定學處，或是誦出波羅提木叉。⁴⁶」

弟子對於聖教是否能長久住世的關切，是舍利弗的特質，同時也是佛陀的特質；只是佛陀不希望制定學處，除非是到了絕對必要的時候。佛陀接著解釋說，當時僧團中最淺學的成員已是一位預流者（或許舍利弗尊者並不知道這個事實），因此還不需要為比丘的生活制定規範。

《車頭聚落經》(MN 67)⁴⁷記載了另一次尊者受到佛陀訓誡的事件。據經文註釋，一大群由舍利弗尊者和摩訶目犍連尊者授戒的新比丘，由這兩位尊者帶領，首次前來頂禮佛陀。抵達後，他們獲分配住處，並開始與車頭聚落的住眾交談，引起了嘈雜聲。佛陀聽到喧鬧聲後，召集當地的僧眾詢問情況，他們回答說，是新到的比丘引起的騷動。雖然經文沒有說這些來訪的比丘是否在現場但他們應該是在場的，因為佛陀對他們說：「出去！比丘們！你們走吧！你們不該留在我身邊。」

這些新出家的比丘們就離開了，但有些人為他們求情，使他們獲准回來。那時，佛陀問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當我打發那群比丘走時，你怎麼想？」

舍利弗尊者回答說：「我想：『世尊希望保持無牽掛，並在此時此地快樂的境界中安住，所以我們也應該保持無牽掛，並在此時此地快樂的境界中安住。』」

佛陀說：「好了，舍利弗！千萬不要再有這樣的想法！」然後轉向摩訶目犍連，問他同樣的問題。

摩訶目犍連回答：「當世尊遣散那些比丘時，我想到：『世尊希望保持無牽掛，並在此時此地快樂的境界中安住。那麼我和舍利弗尊者，應該照顧比丘僧團。』」

佛陀讚揚說：「說得好，目犍連！說得好！如果不是我，就是舍利弗或目犍連，應該照顧比丘僧團。」

這個經文的敘述，缺少一些能讓故事更容易理解的細節，因此難以完全理解所有含意。但由於被遣散的比丘，是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的弟子，舍利弗尊者很可能是要表示對他們的不悅，並以他的冷漠來指出他們行為失當之處。

有一次，佛陀住在祇園時，舍利弗尊者成為一宗誣陷案的受害者。恰巧是在雨季結束後，尊者向佛陀告假，帶領一行比丘外出遊方。許多比丘也向舍利弗告假，離開時，舍利弗會對那些以個人姓名和家族姓氏聞名的僧人直呼其名。其中有一位比丘，因為並不為人熟知，所以，尊者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一股強烈的欲望在他心中升起，他認為大弟子在離開時，應該要叫他的名字。

然而，在眾多比丘中，舍利弗尊者並未給他這個殊榮，這個比丘感到很委屈。他想到：「他沒有像招呼別的比丘一樣招呼我」，於是起了對舍利弗尊者的怨恨之念。就在此時，尊者的袈裟邊緣恰巧擦到他，這讓他更加不滿。他到佛陀面前抱怨道：「世尊！那舍利弗尊者一定自以為是地認為：『我是大弟子。』他打了我一記，差點毀了我的耳朵；而且打了我之後，連道個歉也沒有就出去遊方了。」

佛陀召喚舍利弗到他面前。與此同時，摩訶目犍連尊者和阿難尊者知道，這誣陷的事將要被揭露，於是召集了所有比丘，喊道：「比丘們！來啊！當舍利弗尊者見到世尊時，將作獅子吼！」⁴⁸

然後事情就這樣發生了。當世尊詢問大長老時，他並未否認這項指控，而是說：「哦！佛陀！一個人如果不能堅固地專注於觀察身體，使身心和諧共處這樣的人可能會傷害到同修的比丘，而且不道歉就離去。」

接著，舍利弗尊者作獅子吼。他將自己的無瞋無恨，比作大地的忍耐；大地接納一切事物，無論潔淨與否；他平靜的心，就如去角的水牛、謙卑的旃陀羅（Candala）青年；又如水、如火、如風；亦如污穢的去除；他將自己色身所感受到的苦惱，比作是蛇和屍體的苦惱，而維持色身就如維持贅肉一樣。他用九種譬喻說明自己的德行，而大地因他真實的言語而震動了九次，所有的會眾都因他雄渾的話語而感動。

當尊者宣說他的德行時，那個不公正地毀謗他的比丘感到極為懊悔。他立即跪在世尊跟前，承認他的中傷並懺悔認錯。於是佛陀說：「舍利弗，原諒這愚癡的人，以免他的頭裂成七塊。」舍利弗回答：「尊貴的佛陀，我完全原諒這位可敬的比丘。」而且，他雙掌合十地說：「假如我有冒犯之處，也希望這位可敬的比丘能原諒我。」

他們就這樣和解了，其他的比丘們充滿了敬佩地說：「兄弟們！看尊者多麼卓越的善行！他對這說謊、中傷他的比丘既不高興，也不憎恨，反而謙卑地向他屈膝，恭敬地伸出雙手，並請求他的原諒。」

佛陀則評論說：「諸比丘！要舍利弗或像他這樣的人，心懷瞋恨是不可能的，舍利弗的心就像大地；就像門柱般安穩；就像一池靜水。」

無瞋似大地，安穩如門柱，心似靜池水，如是德高人，不再受輪迴。⁴⁹

早期僧團中的另一個類似事件，並未有如此美好的結局，因為中傷者拒絕承認自己的過錯。他是一位名叫拘迦利迦（Kokalika）的比丘，他向佛陀散布謠言中傷兩位大弟子說：「世尊！舍利弗和目犍連有不良的意圖，他們被邪惡的野心所支配了。」

佛陀回答說：「不要這麼說，拘迦利迦！不要這麼說！對舍利弗和目犍連要有友善和信任的想法！他們品行端正，而且值得親近！」

但這誤入歧途的拘迦利迦，對佛陀的話並沒有聽進去。他堅持自己的誣告，不久之後，他整個身體長滿了膿瘡，不停地潰爛直到因此死亡。

這個事件廣為人知，並記載於《梵天相應第十經》(SN 6:10)、《經集·小品》第十 (Maha vagga, No.10)、《增支部》(AN 5:170) 和《陀伽利耶青年本生經》(Takkariya Jātaka, No. 481)。比較以上的兩個事件，顯示出懺悔的重要性。無論是舍利弗或摩訶目犍連尊者，對於拘迦利迦的敵意都沒有絲毫的惡念。就算他向他們兩位道歉，對這兩大弟子的態度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犯錯的比丘的道歉會使他自己受益；可以使得他避免受到惡業所招來的惡果。以邪惡對付清白的人將受到邪惡的反擊，所以拘迦利迦因他自己的行為，而被自己審判及懲罰。

第三部 彼岸

償還最後的債

現在我們講述佛陀涅槃的那一年。如來在毘舍離附近的橡樹村⁵⁰度過了雨季；當安居結束後，他離開那個地方，順著他來時的路，逐步返回舍衛城的祇園精舍。

「法將」舍利弗禮拜佛陀後，回到自己的茅篷。當他的弟子向他致敬離開後，他就灑掃、敷座，洗腳後盤腿坐下，進入阿羅漢的果定中。

在他預定的時間，他從禪定中起來，這個想法浮現在他心中：「開悟者先入涅槃，還是大弟子先入涅槃？」然後他發現是大弟子先入涅槃。於是，他思考自己的生命，發現只剩下一個星期了。

然後，他想：「我應該在哪裡入滅呢？羅睺羅在三十三天中入滅，智者憍陳如長老在六牙湖⁵¹圓寂，那麼我入滅的地方應該在哪裡呢？」

當尊者反覆思考這個問題時，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並且想到：「儘管她是七位阿羅漢的母親⁵²，但她對佛、法、僧三寶還未生起信心。不知道她有沒有可以生起信心的因緣？」

在調查這個問題後，尊者發現她有初果的因緣，因此他自問：「要透過誰的教導，她才能夠洞察真理呢？」

接著他了解到唯有自己教導母親佛法，才能成就這件事。他進而想到：「如果我現在還是漠不關心，人們將會說：『舍利弗一向樂於助人，譬如他在為等心天說法時，有許多天神證了阿羅漢果，而且還有更多人證得初果、二果和三果。而在其他的場合也有許多人證入初果，並且有數以千計的家庭在聽了舍利弗尊者說法後，對三寶生起歡喜的信心，而往生諸天中。但雖然如此，他就無法去除自己母親的邪見嗎？』人們會這樣地說我。因此，我必須幫助母親從邪見中解脫，並且就在我出生的房間中入滅。」

下定決心後，他想：「今天就應該去請求佛陀的允許，然後再前往那羅卡村。」他把侍者純陀長老召喚過來，告訴他：「我友純陀！請您告訴我們那五

百位比丘，請他們帶著衣鉢，因為我想去那羅卡村。」純陀尊者就照著他的吩咐去做。

比丘們將住處收拾妥當之後，帶著衣鉢來到舍利弗尊者跟前。舍利弗把每天所用的地方清掃乾淨，整理好房間後站在門口；回頭看看自己的房間，心裡想著：「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它，不會再回來了。」

然後，尊者就和五百比丘到佛陀那裡，向佛陀禮拜後，尊者說道：「世尊，請您允許，世尊！請您同意，
我入滅的時刻已經來臨，我已捨棄了生命力，
世尊，至聖者！
不久我將從生命中解脫，
不再有去來，
這是我最後一次禮拜您；
我只剩下短暫的壽命，
從現在起只有七天，
我將會放下色身，
並捨棄重擔。
同意吧！世尊！允許吧！世尊！
涅槃的時刻終於降臨，
我已捨棄了存留的念頭。」

據經典記載，如果佛陀回答：「你可以入滅。」那外道就會說佛陀讚美死亡；而如果佛陀回答：「你不要入滅。」外道又會說佛陀讚美生死輪迴的延續因此，佛陀並沒有依上述兩種方式回答，而是問道：「你將在那裡入滅？」

舍利弗尊者回答說：「在摩揭陀國的那羅卡村，我出生時的小屋中入滅。」

佛陀說：「舍利弗！就以你所想的適當時機去做吧！但僧團中的兄弟們，將不再有機會見到像你這樣的比丘，請再次對他們開示法義吧！」

尊者大長老於是向眾人開示，展現他所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從最勝義諦說到世俗諦，又再從世俗諦說到第一義諦，他直接地解釋法義，或是用譬喻來闡述。當他的開示結束後，尊者頂禮佛陀的雙足，說道：

「經歷一大阿僧祇劫和無量百千萬劫，我才圓滿了波羅蜜，所以我應該頂禮佛的雙足。我的心願已了，從此以後我們將不再相遇，親密的關係現在已斷絕。不老、不滅、安祥、無上喜悅、清涼又安穩的涅槃——數以百千計的諸佛所共證的涅槃；現在我也將去了。」

「如果我過去的言語和行為，有讓您不悅的地方，希望您能原諒我！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

以前，佛陀也曾回應過這種情況，他說：「舍利弗！你並沒有任何言語或行為應受到我的呵責，因為你博學，有大智慧，有廣大、清明、敏銳、敏捷且通達的智慧。」⁵³

於是，佛陀現在依同樣的方式來回答道：「舍利弗！我原諒你。但你沒有任何一句話或行為使我生氣。去吧！舍利弗！在你覺得適當的時機就去做吧！」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在某些情況下，佛陀似乎會責備他的大弟子，但那並不是因為佛陀對他有任何的不滿，而是要對某種情況指出另一種途徑；另一種看問題的角度。

就在佛陀允許了舍利弗，而尊者頂禮佛足之後；大地隨之哭泣，極大的震動直達海邊。大地彷彿想說：「雖然我能擔負須彌山、鐵圍山和雪山等山脈，今天卻無法承受這麼巨大的功德累積。」同時巨大的雷將天劈開，烏雲密佈，大雨也傾盆而下。

那時佛陀想：「我現在應該允許『法將』離開了！」佛陀就從法座起身，走到他的馨香房（Perfumed Cell）中，並站在金剛座（Jewel Slab）上。舍利弗尊者右邊小屋三匝，並在四個地方禮拜，心裡想：「一大阿僧祇劫和無量百千劫前，當我頂禮高見佛（Anomadassi）的雙足時，發願能見到您，我這個願望已經實現了，我也見到了您。第一次集會是我初次見到您，現在是最後一次，將來不再有機會了。」尊者合掌作禮，之後就向後退去，直到看不到世尊為止大地再一次感到無以承受而起大震動；岸邊土石崩落，浪濤翻騰。

隨後，佛陀對圍繞在身邊的比丘說：「比丘們！去吧！陪陪你們的師兄長老。」聽到這話後，所有四眾弟子馬上離開祇園，只留下佛陀一人。舍衛城的居民在聽到這消息後也走出城來，川流不息的人潮手上拿著花和香，並頂著濕透的頭髮（表示哀悼），他們悲歎、哭泣地跟隨著尊者。

舍利弗尊者隨後勸告眾人，他說：「這是誰都不能避免的路。」並且要大家回去。又對伴隨著他的比丘們說：「您們可以回去了！不要忽視了佛陀！」

舍利弗要大家離開後，就只有他的弟子跟著繼續往前走；但仍然有些人追隨他，悲歎地說：「以前我們的尊者遊方後都會回來，但這次卻是沒有歸程的旅行！」尊者就對他們說：「請注意啊！朋友們！一切緣起法的本質，確實就是如此啊！」然後尊者又請他們回家。

旅途中，舍利弗尊者在每個停留的地方過一夜，讓許多人得以見他最後一面；因而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到達那羅卡村時已是傍晚。他站在村莊入口的一棵榕樹旁，恰巧尊者的姪子優婆離婆多（Uparevata）走出村莊，看到舍利弗尊者在那兒。他走向尊者，禮敬後站在一旁。

尊者問他：「你孀婆（按：指舍利弗的母親）在家嗎？他回答：「在！尊者！」尊者就說：「麻煩你告訴她我們來了；如果她問我為什麼來，就說我將在村裡住一天，請她準備我出生時的小房間，並提供住處給五百位比丘。」

優婆離婆多就到他孀婆那兒，說：孀婆，我叔叔來了。她問：他現在在那裡？在村口。她又問：他一個人還是和其他的人一起來的？他和五百比丘一起來的。她又問起：「他為什麼來？」他依照尊者所說的而回答。然後她思索著：「為什麼他要我準備這麼多人的住處？他年輕時就出家了，難道在晚年想還俗嗎？」但她還是為尊者安排了出生時的小房間，以及比丘們的住處；然後燃起火炬，派人去請尊者。

舍利弗尊者在比丘們陪伴下踏進家門，並進入他出生時的房中。尊者坐定後，便請比丘們回各自的房間去。比丘們還沒走，尊者就嚴重地下瀉，而且覺得非常疼痛。當一個桶子提進房內時，另一個就被提出去。身為母親的婆羅門女心想：「我兒子的情況似乎不是很好！」而倚靠著自己的房門站著。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經典告訴我們，此時四大天王自問：「『法將』現在住在那裡？」然後他們發現尊者住在那羅卡村，他出生時的小房間裡，躺在床上等著入滅。他們說：「我們去見他最後一面吧！」

當他們到達這出生的小房間時，向尊者致敬後站在一旁。尊者問：「你們是誰？」四大天王回答：「尊者！我們是四大天王。」尊者問：「為什麼來這兒？」四大天王回答：「我們想在您生病時照顧您。」舍利弗尊者說：「就這樣吧！我已經有一位侍者在這裡，你們可以走了。」

當他們離去後，諸天之王的帝釋也同樣地來了，在帝釋之後，大梵天也來了，而尊者也同樣地請他們回去。

這婆羅門女（按：指舍利弗的母親）看見這些來來去去的天神，她自忖道：「他們會是誰呢？是誰來向我兒子致意又離開呢？」然後她走到尊者的房門，詢問純陀尊者有關舍利弗尊者的情況，純陀向舍利弗尊者轉達這一詢問，並告訴他：「大優婆夷來了。」

舍利弗尊者問她：「為什麼您在這不尋常的時刻來這裡？」她回答：「親愛的！我來看你。告訴我，剛才最先來見你的是誰？」

舍利弗尊者說：「優婆夷！是四大天王。」她問道：「那你比四大天王偉大嗎？」尊者說：「他們就像寺院的護法。自從佛陀誕生以來，他們就手持寶劍守護佛陀。」她問道：「親愛的！他們走後接著來的是誰？」尊者說：「是諸天之王的帝釋。」

她再問道：「親愛的！那麼你比諸天之王還偉大嗎？」尊者回答：「帝釋像是幫比丘攜帶物品的沙彌，當佛陀從三十三天回來時，他就拿著佛陀的衣鉢和佛陀一起回到地面來。」

她又問道：「當帝釋走後，隨後而來，光芒照滿房間的是誰？」尊者說：「優婆夷，那是您所信仰的主神——大梵天。」

她又問道：「我兒！所以你甚至比我的主神大梵天更偉大？」尊者說：「是的，優婆夷！據說在我們佛陀出生的那天，四大梵天就以金網迎接這位偉人。」

聽到這些話後，這位婆羅門女心想：「如果我兒子的力量是如此大，那我兒子的老師的神力又將如何呢？」當她如此想時，頓時生起五種喜悅，遍佈全身。

尊者心想：「母親已生喜樂，現在是對她說法的時候了！」於是他說：「優婆夷！您在想什麼？」

她回答：「我正在想：如果我兒子有這般的功德，那他的老師又將具足怎樣的功德呢？」

舍利弗尊者回答說：「我的師父在出生、出家、證悟及初轉法輪時，大千世界都大震動，沒有人能在戒、定、慧、解脫及解脫知見上與之匹敵。」然後他詳細地向她解釋了禮敬的語詞：「這就是那位：阿羅漢、正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禦丈夫、天人師、佛、世尊。（Iti pi so Bhagava...）」，就這樣，他又根據世尊的德行，向她闡釋了佛法。

當她親愛的兒子說完法義後，這婆羅門女證得了初果。她說：「我親愛的優婆提舍啊！你為何這樣做呢？為什麼在這些年裡都不教我這甘露味（Ambrosia，不死的智慧）呢？」

舍利弗尊者想到：「現在我已經報答我的母親——魯芭舍利（Rupa-Sāri）婆羅門女的養育之恩了，這應該足夠了。」然後他就請她離開，說：「優婆夷您現在可以走了。」

當他母親走後，尊者問：「純陀！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純陀回答：尊者！現在是黎明時分。」

尊者說：「請集合比丘們。」當比丘聚集後，他對純陀說：「扶我坐起來，純陀。」純陀照著做了。

然後尊者就對比丘們說：「兄弟們！我與你們共住、遊行四十四年；如果我的任何行為和言語有觸犯你們，請原諒我。」

他們回答說：「尊者！您一點也沒有觸惱我們，我們一直是形影不離地跟隨您，倒是請尊者寬恕我們！」

之後，尊者攤了攤大袈裟包裹著身體，遮蓋臉龐，右脅而臥。接著，他按照佛陀在大般涅槃時所做的，依順、逆順序進入九個禪定；再從初禪到第四禪就在他進入第四禪的瞬間，如同旭日的曙光出現在地平線上一樣，他完全進入了無執取的涅槃境界。

當時是迦底迦月（Kattika），即陽曆十月到十一月的滿月日。

婆羅門夫人在她的房間想著：「我兒子怎麼樣了？他什麼都沒有說。」然後她起身進入尊者的房間，按摩著他的雙腳；卻發現尊者已經入滅。她跪伏在他的腳前，大聲悲歎道：「我的愛子啊！在此之前，我們並不知道你的德行，因此我們沒有福氣坐在這房間，也沒有福氣供養許多比丘；更沒有福氣建立許多的寺院。」她一直哀嘆到太陽升起。

太陽一升起，她就派人找來金匠，打開藏寶室，將滿滿一甕甕的金子放在大秤上稱重。然後拿黃金請金匠打造葬禮用的裝飾品。村子裡豎立了許多圓柱和拱門；她還在村中心蓋了一個用樹木心材建造的大亭子，在亭子中央建立了一個人字形的結構，用黃金的拱門和圓柱做成四周的欄杆。接著，舉行了由天神和人類共同參與的神聖葬禮。

在大眾進行整整一週的神聖儀式後，他們用多種香木堆成火葬用的柴堆；然後將舍利弗尊者的遺體放在柴堆上，用一束香根草（Usīra）點燃木材。整個火葬之夜，大眾都在聆聽佛法的開示。之後，阿那律（Anuruddha）尊者用香氣充滿的水熄滅柴堆上的火焰；純陀尊者則撿拾遺骨放在一塊濾布中。

當時，尊者純陀長老想到：「我不能再在這裡耽擱了；我必須向佛陀報告我兄長——法將舍利弗尊者的入滅之事。」因此，他帶著裝有遺骨的布包和舍利弗尊者的衣鉢，前往舍衛城，在旅程的每一站僅住一晚。

這些都是《念處相應·純陀經》註釋中記載的內容，並且加上《大般涅槃經》(DN 16)註釋中對應的部分進行了補充。接下來的《純陀經》(SN 47:13)將繼續敘述此事。

《純陀經》⁵⁴

有一次，世尊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當時，舍利弗尊者正在摩揭陀國的那羅卡村，患病得很嚴重，而且痛苦難忍。純陀沙彌⁵⁵是他的侍者。

後來，舍利弗尊者最終因病入滅。然後，純陀沙彌拿著舍利弗尊者的鉢和袈裟，前往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去見尊者阿難。他向尊者禮敬後坐在一旁然後告訴阿難尊者：「尊者！舍利弗尊者已經入滅，這是他的鉢和袈裟。」

阿難尊者說：「純陀，關於這事，我們應當去見世尊。純陀朋友，我們一起去見佛陀吧！見到他之後，再向世尊報告這個事實。」

純陀回答說：「好的，尊者。」

他們一同去見佛陀。抵達後，向佛陀致敬後坐在一旁，然後阿難尊者向佛陀報告說：

「世尊！純陀沙彌告訴我：『舍利弗尊者已經入滅，這是他的鉢和袈裟。』世尊！當我聽說舍利弗尊者入滅的消息時，我的身體變得像蔓草一樣虛弱，四周的事物變得模糊，對我來說不再清晰。」

佛陀說：「阿難！這是怎麼回事？當舍利弗入滅時，他是否帶走你一部分的戒、定、慧、解脫和解脫智見嗎？」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不是的，當舍利弗尊者入滅時，他並未帶走我任何的戒德、定力、慧命、解脫，以及解脫的知識和視野。然而，世尊，舍利弗尊者對我來說是一位善知識、良師及指導者；激勵、啟發並使學生喜悅，他不辭勞苦地宣講佛法，是同道比丘的幫助者。我們記得他的佛法解釋是多麼生動有趣和實用。」

佛陀說：「阿難，我以前不是教導過你嗎？我們與至親和喜愛的事物都會分離是不可避免的，對各種生起、停留、眾緣和合的事物，都會有分散的苦，怎麼可能說它不應該離去呢？那的確是不可能的。阿難，就像一根堅硬大樹的大枝從樹上折斷，舍利弗現在也從這個龐大而堅實的比丘僧團中入滅了。實際上，阿難，凡是生起、停留、眾緣和合的事物，都會有分散的時候，怎麼能說它不會離去呢？這確實是不可能的。」

「因此，阿難，要以自己為島嶼，以自己為皈依，不要尋求外在的皈依；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不要尋求其他的皈依。」

註釋接著描述：佛陀伸出手，接過舍利弗的骨灰包，將它放在手掌，對比丘們說：

「比丘們啊！這些是前不久請求入滅的比丘，其色澤如貝的遺骨。就是這位比丘！他經歷一不可計數的阿僧祇劫與百千萬劫而圓滿了波羅蜜；就是這位比丘，他幫我推轉我曾初轉的法輪；就是這位比丘，他得到僅次於我的地位；就是這位比丘，在整個大千世界中，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在智慧上與之匹敵；就是這位比丘，具有偉大的、廣大、清明、敏銳以及通達的智慧；就是這位比丘，他少欲知足，喜歡獨處，不愛成群結黨，充滿活力，善於激勵同輩比丘們，而且譴責惡行；就是這位比丘，他捨家出家，拋棄了因五百世中的福德而得到的財富；就是這位比丘，他在我的律法中，堅忍有如大地；就是這位比丘，有如去角的公牛般不傷害他人；就是這位比丘，具有謙虛的心，像被遺棄的孩子（旃陀羅 Candala）。」

世尊繼續說：「看哪！諸比丘！這就是具有偉大的智慧、廣大、清明、敏捷、敏銳及通達智慧者的遺骨；是少欲知足、喜歡獨處、不愛成群結黨、充滿活力者的遺骨。看哪！這就是同輩比丘們的訓誡者，並譴責惡行者的遺骨！」

然後，佛陀說了以下的偈頌來讚揚他的大弟子：

對這位五百世中，捨家出家，拋棄心中欲樂，解脫情欲，而守護六根者，現在向入滅的舍利弗致敬！

對這位具有如大地般堅強的耐力者，他已完全調伏了自己的心，他慈悲、親切又安詳，且安穩如大地，現在向入滅的舍利弗致敬！

他，有如謙卑的賤民，進入城鎮，手中持鉢，挨家挨戶慢慢地走著，這就是舍利弗，現在向入滅的舍利弗致敬！

不論住在城中或叢林裡，他從不傷人，就像去角的公牛般，這就是舍利弗，是能主宰自己的人，現在向入滅的舍利弗致敬！

當世尊這樣地讚揚舍利弗的德行後，他要求為舍利弗的遺骨建塔。之後，世尊告訴阿難尊者想去王舍城。阿難就通知比丘們，佛陀與一大群的比丘起程前往王舍城。在佛陀到達時，摩訶目犍連尊者也已入滅，世尊以同樣地方式接受了他的遺骨，而且為他們二人建造舍利寶塔。

然後，佛陀就離開王舍城，輾轉前往恆河，而到達了支羅（Ukkacela）。在那兒，他走到恆河岸邊，與眾弟子席地而坐，然後宣說《支羅經》（Ukkacela Sutta），內容主要是說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入滅的事。

《支羅經》⁵⁶

有一次，在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剛入滅不久，佛陀曾居住在跋耆國，位於恆河岸邊的支羅村。當時，佛陀露天坐著，周圍是一群比丘。

佛陀環視了靜默的比丘們，然後對他們說：

「比丘們啊！比丘們！對我來說，在舍利弗、目犍連已般涅槃時，這個會眾好像有所欠缺似的。對於我來說，會眾並不空虛；但我也无需再操心，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的住處了。

過去所有阿羅漢、等正覺、世尊像我一樣，都有一對如同我有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一樣的上首弟子；未來所有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將會有一對優秀的上首弟子，就如同我有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一樣。

比丘們！關於那些弟子們，真是不可思議，真是奇妙啊！他們將會依佛陀的律法而行，依佛陀的言教而行；他們將得到四眾弟子的敬愛和尊重。比丘們這樣的如來真是不可思議，這樣的如來真是未曾有啊！在他這樣一對優秀的弟子入滅後，如來卻沒有一點悲傷和難過。

因為那些由生起、停留、眾緣和合而成的事物，終將歸於消散，怎能叫它不分離呢？這確實是不可能的！

因此，比丘們啊！要以自己為島嶼，以自己為皈依，不要尋求外在的皈依；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不要尋求其他的皈依。」

隨著這深奧且感人的教誡，透過佛陀的教導而一再地回響，直到佛陀般涅槃為止。年輕的優婆提舍，後來成為佛陀的大弟子，以及為人所敬愛的「法將」，他的故事也結束了。

舍利弗尊者於迦底迦月的月圓日入滅，也就是陽曆十月到十一月；半個月後，摩訶目犍連尊者在新月的布薩日也入滅了。根據傳統，半年後，則是佛陀自己的般涅槃日。

如此利益人天的三位偉人，他們這樣的組合實在令人生疑，難道純粹只是巧合？我們在《彌蘭陀王所問經》中，發現了這問題的答案⁵⁷，那先比丘說：

「在許多百千世中，舍利弗尊者是菩薩（指佛陀）的父親、祖父、伯叔、兄弟、兒子、侄子和朋友。」⁵⁸

於是，將他們連結在時間中的疲勞生死輪迴，終於到了盡頭；對他們而言，轉瞬即逝的時間變成了永恆，生死的輪迴已為「不死」所取代。在他們的最後一生，他們點燃了照亮這世界的光輝，願這光輝能長久地持續下去！

第四部 與舍利弗有關的經典

《中部》(Majjhima Nikaya)

舍利弗尊者所開示的經典涵蓋了與梵行相關的廣泛主題，從簡單的道德行為，到最深奧的法義和禪修經驗。以下列舉這些經典及各經的簡要說明。儘管《巴利三藏》的編排，並未顯示出它們的說法年代先後，但其中一些經典提及的特定事件，使我們能夠確定，它們發生在佛陀傳法的某個時期。其中一個例子是《教給孤獨經》(Anathapindika Sutta)，這是在這位偉大的在家弟子臨終之前演說的。

No. 3 《法嗣經》(Dhammadayada Sutta)

佛陀在講完「法的繼承(heirs of Dhamma)」和「物質的繼承(Heirs of Worldliness)」後，回到小僧舍。舍利弗尊者向比丘們解釋了，如何修正自己的行為，以及哪些行為應該避免。當佛陀遠離憤鬧時，比丘們也應該遠離憤鬧，放下佛陀教導他們放下的事物，並且要謙虛、樂於寂靜。最後以十六種煩惱心的害處作結語⁵⁹，並以八正道為解脫之途。

No. 5 《無穢經》(Anangana Sutta)

主要講述四種人：自知犯戒者，及不自知犯戒者；自知無犯戒者，以及不自知無犯戒者，並解釋了兩組中，前者較好的理由。這部經強調了自我省察，對於道德和精神提升的重要性。

No. 9 《正見經》(Samma-ditthi Sutta)

摘要見本書第 19 頁

No. 28 《象跡喻大經》(Maha-Hatthipadopama Sutta)

摘要見本書第 18 頁

No. 43 《有明大經》 (Mahavedalla Sutta)

敘述舍利弗尊者回答，以分析知識見長的大拘絺羅 (Maha Kotthita) 尊者，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舍利弗尊者的回答，清晰而深刻，與問題的卓越性相得益彰。這些問題和答案，從法相的分析開始，到智慧和正見的觀點，再到崇高禪修的各層面。

No. 69 《瞿尼師經》 (Gulissani Sutta)

描述林居比丘應遵守的行儀和修法。大目犍連尊者提出問題，舍利弗尊者確認，這些規矩同樣適用於，住在城鎮或村莊附近的比丘。

No. 97 《陀然經》 (Dhananjani Sutta)

舍利弗尊者為陀然闍尼婆羅門說明，在家居士多方面的責任，並強調，這些責任不能成為錯誤道德行為的藉口；即使在來生，也不能免除這些惡行的痛苦後果。

後來陀然闍尼臥病在床，臨終時希望舍利弗尊者能前來；尊者告訴他，通過梵天之住而通往梵天。佛陀以和緩的語氣責備尊者，因為尊者沒有引導陀然闍尼，達到更高的境界。

No. 114 《應習不應習經》 (Sevitabbasevitabba Sutta)

舍利弗尊者詳細解釋佛陀對於應該修持、長養及應用的事物，以及不應該修持、長養及應用的事物的簡短指示。並以心態、知見、六塵、僧眾必需品有關的身口意三業來說明。

No. 143 《教給孤獨經》 (AnathapindikovAda Sutta)

舍利弗尊者被請去見臨終前的給孤獨長者；尊者告訴他，應當如何解脫心中所有的執著。重點是要從六根開始，「長者啊！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我不應執著眼睛所見的，而我的心也就不會執著它』。長者！你應該如此訓練自己！」這樣的話，對其他五根、六塵、六識、六觸、觸所生的六受、六界、五蘊、四無色定都重複過，最終，以不執著此世、他世；不執著眼見、耳聞、舌嚐、意想；不執著遇到、尋求、追求等一切法的方式做總結。簡而言之，應該從臨終者，最關心的六根及其功能開始，在經驗的各層次中練習出離。

這種出離的呼喚，引發了更廣泛的思想共鳴；對臨終長者的心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帶來了平靜、解脫，甚至是鼓勵的作用。這顯然是舍利弗，這位經驗老道的老師的本意。實際上，他的開示確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為經文中提到，給孤獨長者被這番高深的開示，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樣深刻的開示，是他前所未聞的。不久後，給孤獨長者就離世了，並在來生中成為兜率天的天神。

《長部》(Digha Nikaya)

No. 28 《淨信經》(Sampasadaniya Sutta)

這篇經文是舍利弗讚頌佛陀的動人言辭；他讚美佛陀，宣稱佛陀的教法是無上至寶。

這既表達了舍利弗對佛陀深厚的信心，同時也證明了這一點。這篇經典可視為對舍利弗「獅子吼」的補充，該「獅子吼」出現在經文的第一部分，並在《大涅槃經》中再次出現。⁶⁰

No. 33 《等誦經》(Saṅgīti Sutta)以及 No. 34 《十上經》(Dasuttara Sutta)

見本書第 20 頁。

《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

以下之羅馬數字表示書的冊數 (nipata)，阿拉伯數字則是表示經典的號碼。《增支部》僅以數字分類經文。

II, 37 《等心經》(Samacitta Sutta)。本經說明入流 (初果)、一來 (二果) 和不還 (三果) 及前世何種「因」而決定來世出生的地方。見本書第 19 頁。

III, 21 說明聖人 (ariya-puggala) 的另一種分類：身證者 (kayasakkhi)、達到見者 (ditthipatto) 及信解脫者 (saddha-vimutto)。

IV, 79 舍利弗問佛陀：「為什麼有的人事業失敗？有的人事業成功？又有的人成就甚至超乎他們的預期？」佛陀回答：原因之一是有沒有布施；有沒有對苦行者、修道者和比丘們布施。

IV, 156 本經敘述，顯示善心存在與不存在的四種特質。當中說明：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具有這四種特質，就可肯定知道顯示善心存在與不存在的四種特質自己喪失了良善的特質，這就是佛陀所謂的「退轉善法」。這四種特質是多貪、多瞋、多癡以及對於，與智慧相關的深奧論題，缺乏知識與智慧。

從另一方面說，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有另外的四種特質，就可確定自己，沒有喪失善良的特質，這就是佛陀所謂的「不退轉善法」。這四種特質是：少貪、少瞋、少癡以及對於，與智慧相關的深奧論題，擁有知識與智慧。

IV, 167f (167 之後) 在聖道上進步的四種方法，見本書第 10 頁。

IV, 171 舍利弗詳細解說，佛陀所說的四種對（自體）後有（*attabhava*）的影響，並進一步提出問題。而佛陀對此問題的解釋，在後來的《等心經》中，舍利弗有詳細的闡釋。（見前， II, 37）

IV, 172 舍利弗在受具足戒二週後（也就是在他證得阿羅漢果時），宣稱他已證得四種無礙解智，他請求佛陀加以確認。見本書第 7 頁。

IV, 173 舍利弗與大拘絺羅討論言語解釋的侷限性。舍利弗尊者說：「兄弟啊！六觸處（*phassayatana*）能及的範圍有多大，可言說的戲論（*papanca*）範圍就有多大；而戲論所及的範圍有多大，六觸處所及的範圍就有多大。透過六觸處的完全消失和滅去，這戲論的世界也就滅去而寂靜了。」

IV, 175 本經說明，止息痛苦需智慧與修證，兩者具足（*vijjacarana*）。

IV, 179 現世中能證得或不能證得涅槃的原因。

V, 165 人們會提問的五種原因：因為愚癡與無知，因為惡意與貪心，因為想要知道，出於輕慢，以及出自這樣的想法：「如果，他正確地回答我的問題那就好；如果不行，我將說出正確的答案。」

V, 167 說明如何勸諫同輩比丘。

VI, 14-15 比丘好死與惡死之因。

VI, 41 舍利弗解釋，一位有神通力的比丘，可以依照他的想法，把樹幹看成地、水、火、風、淨或不淨（美或醜），因為所有的這些元素，都存在於樹中。

VII, 66 說明恭敬與尊重。舍利弗說恭敬、尊重佛、法、僧、戒、定、不放逸 (appamada) 以及慈愛，和有禮 (pati-santhara) 的精神，有助於克服不善心，而增長善心。而其中每一個因素，前者是後者的因。

IX, 6 本經說明關於人、衣、乞得的食物、坐臥具、村落、城鎮及國家等，有二件事必須知道：即是否應該親近、使用或依靠它們來過活；或者是不應該親近、使用或依靠它們來過活。

IX, 11 舍利弗第二次作「獅子吼」，藉著一位比丘誣告他的因緣，舍利弗在佛陀面前，用九個譬喻，說明他解脫了瞋恚，不執著色身，以及不會傷害他人。見本書第 29 頁。

IX, 13 與大拘絺羅尊者討論修梵行的目的。

IX, 14 舍利弗尊者問三彌提尊者，有關「法」的要義，並贊同三彌提尊者的答案。

IX, 26 本經說舍利弗的謹慎公正，甚至在對敵對者也一樣。他糾正一件被歸咎於提婆達多的事，該事可能是，由於提婆達多一位弟子的誤認，並向舍利弗報告（說是提婆達多所做）。後來，舍利弗向那位比丘解說，即使是最有吸引力的感官印象，也不能動搖，一個完全發展且堅定的心。

IX, 34 說明涅槃是，一種超越感受的快樂。

X, 7 舍利弗描述自己的禪定境界，在禪定中，他僅僅知覺到「涅槃是『有』的止息」。見本書第 17 頁。

X, 65 輪迴是痛苦的，不再輪迴是快樂的。

X, 66 對佛法及戒律生欣喜是快樂的；對它們不生欣喜是痛苦的。

X, 67-68 在修習善法中，導致進步或退步的原因。

X, 90 具足十力的漏盡阿羅漢，使得他有資格宣告自己的證悟。

《相應部》(Saṃyutta Nikaya)

因緣相應 (Nidana Saṃyutta)

24 舍利弗否認痛苦是由自己，或是他人所產生的兩種說法；而說苦生起的因緣，是經由（六）觸 (phassa) 而來的。

25 苦、樂兩者也是一樣（由觸而來）。

31 產生「有」的因緣，是來自貪等「食」。

32 《伽拉羅經》。(Kalara Sutta)本經由佛陀提問，舍利弗回答：使得他宣稱自己，證得阿羅漢果的智慧是；他知道「生的因已消滅，其果（即未來的生）也消滅了」，因此他可以用一句宣稱阿羅漢果的定型句來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皆辦，自知不受後有。」。然後他又回答佛陀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有關生、有的原因及起源，以及緣起的其他語詞；之後談到了感受，觀察感受，為舍利弗尊者證得阿羅漢果的起始點。他說：當了解三種受都是無常、苦時，他就不再生起任何享樂的喜悅（nandī）。

蘊相應 (Khandha Saṃyutta)

1 舍利弗詳細解釋，佛陀所說的：「即使身體病了，心也不應該生病。」

2 舍利弗教導，將去偏遠地區的比丘；如何答覆非佛教徒（外道）的問難，他告訴他們，去除對五蘊的執著是佛法的核心。

122-123 本經論述觀五蘊的重要。一個人如果持戒（或如 123 經所說的「有聞」），觀五蘊無常、苦、無我，他就可能證得入流（初果）。如果入流、一來、不還者都作如是觀，他可能會證入下一個更高的境界。阿羅漢也應如此觀，因為觀五蘊，將使他隨時隨地都很快樂，並保持正念、正知。

126 本經論述「無明」與「明」。

舍利弗相應 (Sāriputta Saṃyutta)

1-9 在這九部經中，舍利弗提到，他發展了九次第定，也就是從初禪到滅受想定；並說到，他證得這些境界後，總是遠離了任何的我慢。見本書第 16 頁。

10 一時，在王舍城，舍利弗尊者乞食後，靠近牆邊用餐，有位名叫「亮面」(Sūcimukhī)的外道女修行者走過來問道：當用餐時，他是否像有些外道修行者所做的一樣，朝某個方向吃？舍利弗否定任何一個方向，並說明以這些方式當做生計，對修行者而言是錯誤的，諸如堪輿、占星、當跑腿等。他說他並沒朝向那些錯誤的方向，而是以正當的態度去乞食，而且如法取得的食物他才會吃。「亮面」非常地感動，從此以後，她走街串巷，在各個地方大聲宣揚「沙門釋子如法地乞食！他們吃無過失的食物！請布施食物給釋迦的修行者。」⁶¹

六處相應 (Salayatana Saṃyutta)

232 六根與六塵並非束縛，對六根、六塵產生的貪愛才是網住「生有」的鎖鍊。

閻浮車相應 (Jambukhadaka Saṃyutta)

舍利弗回答他外甥閻浮車 (Jambukhadaka) 的問題，他是一位遊行者 (Paribbajaka)，也就是非佛教的外道苦行者。

1-2 舍利弗解釋涅槃和阿羅漢果就是貪、瞋、癡的息滅。

3-16 舍利弗尊者回答誰是宣揚真理的人、出家的目的、誰得到真正的安樂等問題。他說明受、無明、有漏以及己身等論題，並說明在佛陀的律法中，什麼是難以做到的。

根相應 (Indriya Saṃyutta)

44 面對佛陀的提問，舍利弗說，他不是出於對佛陀的信仰，而是出於自己的經驗，他知道信、進、念、定、慧等五根，可以導向「不死」。

48-50 討論五根（這些經典在《法輪》No. 65/66 有翻譯出來，見《智慧之路》The Way of Wisdom, pp. 47f, 49f）。

預流相應 (Sotapatti Saṃyutta)

55 說明預流支 (sotapattiyana) 的四種因緣。

第五部 《本生經》 中的舍利弗

可以預料到，舍利弗尊者經常出現在佛陀前生的故事集——《本生經》中。在這些故事裡，佛陀和舍利弗，扮演了許多不同的角色。在某些故事中，舍利弗是老師，佛陀是學生，如在《須師摩王本生經》(Susima Jātaka 163)、《小難提耶猿本生經》(Cula Nandiya Jātaka 222)、《驗德本生經》(Silavimamsa Jātaka 305)、《伽藍第雅青年本生經》(Karandiya Jātaka 356)及《大護法本生經》(Maha Dhammapala Jātaka 447)。然而，在上述最後提到的經典中，佛陀雖然是學生，卻給當老師的舍利弗上了寶貴的一課：不要無分別地為那些不想受戒的人授予五戒，也不要為不想守戒的人授戒。

在多生中，舍利弗出生為人，而佛陀則生為動物，如在《小難提耶猿本生經》、《駿馬本生經》(Bhojajaniya Jātaka 23)、《愚者本生經》(Dummedha Jātaka 122)以及《羽毛本生經》(Romaka Jātaka 277)。在《羽毛本生經》中，舍利弗是一位有智慧的苦行者，教導彼時為鷓鴣的佛陀。

在另外的故事中，角色剛好相反，如《古井本生經》(Jarudapana Jātaka 256)、《糠腹辛頭馬本生經》(Kundakakucchi Sindhava Jātaka 254)（後者，見下文），在那些經典中，舍利弗生為動物而佛陀出生為人。有時則如《羚羊本生經》所述 (Kurungamiga Jākata 206)，雙方都是動物。

接下來是《本生經》的摘要，在這些經典中顯示出舍利弗尊者前世的性格。

- 《瑞相鹿本生經》(Lakkhana Jātaka 11)：兩隻雄鹿中，聰明的舍利弗帶領他的鹿群，從危險的旅程中安全地回到山上；然而他愚笨的兄弟（提婆達多）卻失去了所有的鹿。

- 《駿馬本生經》(Bhojajaniya Jātaka 23)：佛陀是匹上乘的戰馬，而舍利弗是騎士，他奉命捉拿七位有敵意的國王。由於戰馬的耐力及犧牲精神，他完成了任務。

- 《吐毒本生經》(Visavanta Jātaka 69)：舍利弗是一條蛇，牠寧死也不願，從被咬傷者的身上吸回自己的毒。此經是在當舍利弗這位大弟子，放棄吃他最喜歡的餐餅，也從不反悔其所做的決定時說的。

- 《超千本生經》(Parosahassa Jātaka 99)：舍利弗為一位隱士的學生，他能夠了解簡短而難解的話語；這說明了，他的心智具有洞察力。

- 《愚者本生經》(Dummedha Jātaka 122)：舍利弗當時是波羅奈 (Benares) 的國王，能夠欣賞他所看到的卓越事物；佛陀那時是隻上等的白象，提婆達多則是摩揭陀 (Magadha) 的國王，他本來擁有那隻白象，後來卻因嫉妒而失去了它。
- 《王訓本生經》(Rajovada Jātaka 151)：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兩位都是有權勢國王的戰車御駕者。有一天兩人在窄道相遇，彼此都希望對方能讓路，後來他們同意以舉稱他們各自國王的德行，來決定誰該讓路；舍利弗的國王就是佛陀，舍利弗以顯示他主人的德行，優於另一位國王，而贏得這場比賽；因為他的國王不僅以德報德，也以德報怨。
- 《無私心本生經》(Alinacitta Jātaka 156)：舍利弗此世是，一隻展現其感恩德行的象。
- 《羚羊本生經》(Kurungamiga Jātaka 206)：舍利弗此世生為一隻啄木鳥，而摩訶目犍連是隻從獵人 (提婆達多) 手中救了佛陀生命的烏龜 (佛陀那時是羚羊)。後來，啄木鳥救出了被囚禁的烏龜。
- 《小難提耶猿本生經》(Cula Nandiya Jātaka 222)：舍利弗是位有智慧的婆羅門教師，他勸告學生 (提婆達多) 不要惡口、殘暴及使用暴力，但他的勸告是徒勞的。
- 《糠腹信度馬本生經》(Kundakakucchi Sindhava Jātaka 254)：舍利弗此世是匹很奇妙的馬，被生為馬商的佛陀所擁有，牠幫助了先前擁有牠的貧困老婦人。
- 《古井本生經》(Jarudapana Jātaka 256)：舍利弗是龍王，幫助當時是商人的佛陀，運送後者所發現的寶藏。
- 《虎本生經》(Vyaggha Jātaka 272)：前世生為夜叉的拘迦利迦 (Kokalika) 比丘，他無法和舍利弗，及摩訶目犍連共住，但也不能沒有他們。
- 《羽毛本生經》(Romaka Jātaka 277)：舍利弗是位有智慧的苦行僧，教導當時是鷓鴣的佛陀。
- 《正中本生經》(Abbhantara Jātaka 281) 及 • 《美翼鳥王本生經》(Supatta Jātaka 292)：這是舍利弗上一生的故事。羅睺羅的母親為一比丘尼，羅睺羅請求舍利弗尊者，去拿加糖的芒果汁，以作為其母腸胃脹氣的藥，舍利弗照著做了。在 • 《美翼鳥王本生經》中她生了另一種病，舍利弗就去取和奶油一起煮，並以紅魚 (rohita-maccha) 調味的粥。

- 《薩維哈大臣本生經》(Sayha Jātaka 310)：阿難此世是位國王，派遣一位宮中的大臣薩維哈（舍利弗）到他年青時的一位朋友（佛陀）那兒。這位朋友已經出家，國王想勸他回宮中擔任祭司，但這位朋友沒有接受。

- 《堪忍宗本生經》(Khantivadi Jātaka 313)：那時，佛陀是位有智慧的堪忍宗傳道（Khantivadi）苦行者，他被迦藍浮王（Kalabu，提婆達多）所凌虐，當時，身為該國軍隊總司令的舍利弗，曾替佛陀裹傷。

- 《肉本生經》(Mamsa Jātaka 315)：舍利弗是一位獵人，而佛陀是商人的兒子。佛陀稱獵人為友，並以慈悲的言詞贏得了他的好感，說服他放棄殘忍的職業。

- 《色高本生經》(Vannaroha Jātaka 361)：在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的最後一世，當他們獨居在僻靜之地時，有一位乞丐跟隨著他們，吃他們剩下的食物，並試圖挑撥離間，但卻未成功。兩人對乞丐的毀謗，只是一笑置之，並請他離開。本生經描述了，在前世發生的類似情況，當時那位乞丐是一隻豺狼，而舍利弗和摩訶目犍連，則分別是獅子和老虎。

- 《棉樹頂本生經》(Kotisimbali Jātaka 412)：舍利弗，在這一生中化身為金翅鳥王，卡路達斯（Garudas (supanna-raja)），他拯救了一棵樹，而這棵樹，是樹神佛陀的住所。

- 《康哈提帕耶那道士本生經》(Kanha Dipayana Jātaka 444)：舍利弗是苦行僧，木釘曼達宇耶（Ani Mandaviya），因被誣告而被國王用刺刑處死；但他知道，這是過去惡業的果報，因此平靜地承受折磨，並且毫無怨恨。當時佛陀是他的師兄，名為康哈提帕耶那（Kanha Dipayana），他在「真理之行」（真言）中承認，除了苦行的第一個星期外，他一直都是，勉強過著苦行的生活。

- 《大蓮華王子本生經》(Maha Paduma Jātaka 472)：舍利弗化身為山神，救了佛陀的性命；而當時的佛陀，是大蓮華王子。

附錄

1. 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的聖骨略記

在印度波帕爾的桑奇山上，有十座佛塔遺址，它們是印度當今現存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從建築風格和雕刻來看，它們總被認為是屬於佛教藝術全盛時期的產物，而其眾多石刻紀文的文體，則顯示出它們屬於阿育王時代，也就是西元前三世紀中葉的建築。這些遺跡有的仍然保存良好，有的則為歲月風化成石塊與土丘了。

其中的一個，即現在有名的「第三塔」，也就是亞歷山大·康寧漢先生（Alexander Cunningham）於西元 1851 年發現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的聖骨之處。大約是在同一時間，在沙塔達拉（Satadhara）的塔中，也發現了這兩位偉大阿羅漢的聖骨，這座塔距離桑奇約六英哩遠。

康寧漢從桑奇山上的塔中心部分，向下挖出了一個直立的坑道後；他發現了一塊大石板，長度超過五呎；石板呈南北走向地陳放著。

在石板之下則發現了二個灰沙岩的箱子，每一個的蓋子上都以婆羅米文（Brahmi）刻著簡短的紀文；南邊的箱子寫著「舍利弗的」（Sāriputtasa，舍利弗的遺骨），而北邊的則刻著「摩訶目犍連的」（Maha-Mogalanasa，摩訶目犍連的遺骨）。

最南端的箱子中有一個大而淺的白色滑石骨灰盒，超過六英吋寬、三英吋高。骨灰盒表面堅硬且光亮，這在車床上被製成的盒子，做工十分精美。在骨灰盒的四周有許多檀香木的碎片，相信是來自於，火葬時所用的木柴。在骨灰盒裡的聖骨旁，還發現了許多寶石。這骨灰盒保存了尊者舍利弗的一截遺骨，長度不超過一英吋。

北邊的石箱裡還放著另一個滑石骨灰盒，和舍利弗的相似，只是比較小，表面也不那麼堅硬；當中有兩截摩訶目犍連尊者的遺骨，其中較大的長度不超過半英吋。

每一個滑石骨灰盒蓋的內側都用墨水寫下一個字母：在南邊的是「Sa」，代表舍利弗；而北邊則是「Ma」，代表摩訶目犍連。

依康寧漢的描述：「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為佛陀的大弟子，且通常被稱為他的左右手。因此在他們入滅後，骨灰也依他們生前在佛陀左右邊的方向而保存下來。」⁶²從此事實也可說明佛陀習慣面向東而坐。

在沙塔達拉的塔中，康寧漢注意到的是，被當地稱為「佛陀遺跡」（Buddha Bhitā）之處。在那兒，他發現了兩個淡色斑駁的滑石匣子，如同在桑奇的一般，他們也相對地，被刻上「舍利弗的」（Sāriputtasa）和「摩訶目犍連的」（Maha-Mogallanasa）等字。這個塔有被強盜破壞過的痕跡，但遺骨並未被動過。康寧漢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考古學家，他詳細記錄了，他在這些佛塔和其他佛塔中的挖掘工作，所發現的一切；多虧了他，聖骨的真實性才得以確定無疑。

從兩座塔所出土的聖骨都運到了英國，安置在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中，但是康寧漢對石匣子的描述和實際放置聖骨的箱子間的差異，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或是某個人將桑奇的聖骨遷移到沙塔達拉的石匣中，而桑奇滑石匣子的情況到底如何，就無法確知了。

聖骨一直保留在維多利亞和亞伯特的博物館，直到 1939 年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hi Society），請求英國政府讓它們歸還印度。這請求立刻被接受，但由於那年，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於安全的考量，實際的移交作業延到 1947 年 2 月 24 日。那一天，它們在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中，交到摩訶菩提協會代表的手中，從此開始了回歸故土之旅。

不過，在回到印度之前，這些聖骨被帶到錫蘭，它們在那兒受到隆重的歡迎，人們歡欣鼓舞。1947 年的兩個半月內，它們在可倫坡博物館中展示，供公眾瞻仰；據估計，超過 200 萬人前往瞻仰。據說，人群中不只是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等，亦加入了瞻仰的行列。⁶³

聖骨回到新寺院之前的下一個旅程是去加爾各答（Calcutta）；新寺院是為了再度供奉它們而在桑奇所修建的。在那兒，也為了讓大眾瞻仰，而在摩訶菩提協會印度總部的法王寺（Dharmarajika Vihara）展出聖骨；而同樣的宗教虔誠場面盛況也在那兒出現。兩周來，每天從早到晚，絡繹不絕的人潮排著隊經過安奉聖骨的聖地。大部分的朝拜者是印度教徒，但也有很多穆斯林，人們所表現出的虔敬之情令人印象深刻。許多人從遙遠的地方來向偉大印度之子的聖骨致上敬意。

接著，緬甸也提出，將聖骨帶到該地展覽的請求，這請求被欣然地接受了。該國以古老的盛典和宗教熱情歡迎它們。為了讓緬甸的每一個人，都有瞻仰聖物的機會，他們安排了河流之旅，沿著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從曼德勒（Mandalay）一直到仰光（Rangoon）。運載聖骨的輪船伴隨著飾有緬甸傳統風格的小船，在每個沿河的城鎮上岸，並在當地主要的寺廟接受瞻仰人潮。在

此同時並舉辦法會，吸引了鄰近村落無數的群眾前來聞法及誦經，這樣的活動通常徹夜地進行著。

之後，在尼泊爾和拉達克政府（Ladakh）的請求下，聖骨也曾在該地展覽。

在聖物回到印度之後，緬甸政府要求，聖骨的一部分贈送給緬甸。摩訶菩提協會同意了這項請求，於是緬甸總理親自前往加爾各答迎接它們。1950年10月20日，聖骨正式轉送到他手上。分配給緬甸的聖骨，後來被安奉於世界和平寺（Kaba Aye Zedi）中，該寺靠近仰光，乃為第六次佛經結集所建。聖骨安座及寺院落成的典禮，從1952年3月5日一直進行到3月11日。

另外有一部分聖骨送給錫蘭，供奉在摩訶菩提協會錫蘭分會所建的新佛塔中。在筆者撰寫的這一年，它們被放在可倫坡摩訶菩提協會的寺中，等待建築完工。

為了迎接聖骨而新建的桑奇（Sanchi）支提耶山寺（Chetiyagiri-VihAra），在1952年11月30日竣工，僅存的聖骨被妥善地供奉此。這些舍利子，至今仍是每一位佛教國家的朝聖者，最深切敬仰的對象，也是奉行佛陀教誨的弟子，在達到最高果位的生命之後，留下的永恆紀念。

2. 與舍利弗有關的經集 Sutta-nipāta

第四品 八頌經品（八頌品）

- 第一章 愛欲經（愛慾經、諸感官享樂經）
- 第二章 洞窟八頌經（關於洞窟八頌經）
- 第三章 邪惡八頌經（關於有敵意的八頌經）
- 第四章 純潔八頌經（關於清靜的八頌）
- 第五章 至高八頌經（關於至高無上的八頌經）
- 第六章 衰老經（年事已高經）
- 第七章 提舍彌勒經
- 第八章 波修羅經(Pasura)
- 第九章 摩根提耶經(Magandiya)
- 第十章 毀滅以前經（破裂之前經）
- 第十一章 爭論經（諸爭吵和諸糾紛經）
- 第十二章 小集積經（部署小經(小集積經)）
- 第十二章 大集積經（部署大經(大集積經)）
- 第十二章 迅速經
- 第十二章 執仗經（執杖者經）
- 第十二章 舍利弗經

第五品 彼岸道品

- 第一章 引子（引偈(Introductory Verses)）
- 第二章 阿耆多問（阿耆多的諸問題）
- 第三章 提舍彌勒問（帝須彌勒的諸問題）
- 第四章 布那迦問（富那迦的諸問題）
- 第五章 彌德古問（梅塔古的諸問題）

第六章 陀多迦問

第七章 烏波溼婆問（烏波濕婆(Upasiva)的諸問題）

第八章 南德問（難陀(Nanda)的諸問題）

第九章 海摩迦問（海摩迦(Hemaka)的諸問題）

第十章 都提耶問（都提耶(Todeyya)的諸問題）

第十一章 迦波問（迦波(Kappa)的諸問題）

第十二章 闍多迦尼問（諸多迦尼(Jatukanni)的諸問題）

第十三章 跋陀羅弗達問（拔陀羅弗達(Ghadravudha)的諸問題）

第十四章 烏德耶問（烏德耶(Udaya)的諸問題）

第十五章 波娑羅問（波娑羅(Posala)的諸問題）

第十六章 摩伽羅闍問（摩伽羅(Mogharaja)的諸問題）

第十七章 賓吉耶問（賓吉耶(Pingiya)的諸問題）

第十八章 彼岸道經

參考：

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經集》：「四 義品」（CBETA 2023.Q4, N27, no. 12, p. 217a2）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7n0012_p0217a02

《經集》：「義品[1]」（CBETA 2023.Q4, N27, no. 12, p. 217a2）[1] 義品原文之 Atthaka-vagga，乃有「八品」之意義，或應為「八法品」或「八偈品」亦說不一定。本品之第二經為 Guhaṭṭhaka-sutta（窟八偈經）第三經為 Duṭṭhaṭṭhaka-sutta（瞋怒八偈經）、第四經為 Suddhaṭṭhaka-sutta（淨八偈經）、第五經為 Paramaṭṭhaka-sutta 第一八偈經 atthaka 者，此等諸經皆由八偈而成故，明顯為「有八」、「八偈」之意義。若依此意 Atthaka-vagga，亦可解作「八偈經之群」的意義。然除去本品由第二經至第五經之四經以外，其他十二經均非由八偈而成。故本品若全部冠以「八偈品」之名，亦並不適切。加之 Atthaka-vagga，如在梵文 Arthaka-vargīya（JRAS. 1916. P. 712）又 Artha-vargīya（Ya'somitra, Abhidharmako'sa-vyākhyā P. 33; Bodhisatva-bhūmi P. 48）皆為「義品」，於漢譯諸文獻，亦於摩訶僧祇律卷二三（大正藏二二、四一六 a）為八跋祇經以外 atthaka 並未採作八（aṣṭaka）之意義，又在大智度論卷一（大

正藏二五、六三 c) ，除阿他婆耆經之音譯外，總解為義 (artha or arthaka) 之意。

即在漢譯中其譯語當如下示：

義品：雜阿含五五一經 (大正藏二、一四四 b、c) ，義足經：義足經 (大正藏四、一七四以下) ，十六義品經：五分律卷二一 (大正藏二二、一四四 b) ，十六句義：四分律卷三九 (大正藏二二、八四五 c) ，句義經：同卷五四 (大正藏二二、九六八 b) ，說義：毘尼母經卷三 (大正藏二四、八一八 a) ，眾義經：大智度論卷一 (大正藏二五、六〇 c) ，義品：同卷一八 (大正藏二五、一九三 b) ，眾義品：大毘婆沙論卷四、卷一三七 (大正藏二七、一七 a、七〇六 a) ，義品：同卷三四、 (大正藏二七、一七六 a) ，眾義經：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二、卷一六、卷一八 (大正藏二八、一一 c、一一八 a、一一三 c) ，義品：俱舍論卷一 (大正藏二九、三 b) ，義部經：俱舍釋論卷一 (大正藏二九、一六四 a) 義品：順正理論卷二 (大正藏二九、三三七 b) ，義品：瑜伽師地論卷一九、卷三六 (大正藏三〇、三八七 b、四八九 a) 。

上列義足經之義足與四分律之句義與毘尼母經之說義，其原文或為 Artha-pada 或 Pada-arthaka 亦未可知，其他經典則總為 Arthaka-vargīya 或 Artha-vargīya 當可以推知。此可見於 V. I. P. 196; S. III, P. 9; P. 12; Ud. P. 59 等內所被引用，相當於 Arthaka-vargīya 依用，Aṭṭhaka-vaggika 之名由之可知。即由多數部派所傳之 Aṭṭhaka-vagga 是「持義集經」與「持利益集經」之意，故稱之為義品，今亦譯作義品。

此義品或可通於各部派所集之十六經，巴利文之本品、漢譯之義足經均有十六品，如左表所示，在五分律及四分律有云十六義品經、十六句義。於 Udāna P. 59 亦有 Soḷasa Aṭṭhakavaggikāni 各點，當可明瞭。與本品相似者有吳支謙譯義足經二卷。義足經與本品比較，各有十六經，但順序則稍有不同。各經彼此相似，與本品之偈相似者，在義足經中皆有。今將兩者之十六經相互比較如左：

1 Kāma-sutta 一、樂貪王經 2 Guhaṭṭhaka-sutta 二、優填王經 3
Duṭṭhaṭṭhaka-sutta 三、須陀利經 4 Suddhaṭṭhaka-sutta 四、摩竭梵志經 5
Paramaṭṭhaka-sutta 五、鏡面王經 6 Jarā-sutta 六、老少俱死經 7
Tissametteyya-sutta 七、彌勒難經 8 Pasūra-sutta 八、勇辭梵志經 9
Māgandiya-sutta 九、摩因提女經 10 Purābheda-sutta 十、子父共會經 11
Kalahavivāda-sutta 十一、異學角飛經 12 Cūḷaviyūha-sutta 十二、猛觀梵志
經 13 Mahāvīyūha-sutta 十三、法觀梵志經 14 Tuvaṭṭaka-sutta 十四、兜勒梵

志經 15 Attadaṇṭa-sutta 十五、維樓勒王經 16 Sāriputta-sutta 十六、蓮花色比丘尼經本品與義足經體裁之不同處，本品僅由偈而成，反之在義足經各經之偈前，則附有因緣故事，而在本品則在各經之註中加以說明。而巴利文註書中之因緣故事與義足經相比較，其中頗有類似者，又其內容相異而其所說之旨趣則同一者，互相印證諒必有某種關係之存在，但亦有二三經之因緣故事則完全不同。茲就彼此互相一一比較，當請參照各經之註。

如其他各部派所流行之義足經，亦附有因緣故事之義品。依中央阿細亞所發現之梵文義品三經之斷片（JRAS. 1916, PP. 711-718）及大智度論卷一八（大正藏二五、一九三b）所引用之義品一經，皆在偈文前附有因緣譚。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7n0012_p0217a02

《小部》「禪世界現代漢語完全版」

<https://blog.udn.com/milene/155801927>（2023/02/23）

《經集》是最接近原始佛教的早期佛教的經文彙編，屬於巴利語三藏《小部》，列在經藏《小尼柯耶》的第五部。它匯集了部分早期佛教經文，其中多數經文的產生年代相當古老，有的甚至是最古老的。《經集》分為五品，七十二卷，共 1149 偈誦。《經集》禪世界版參考了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元亨寺古漢語版本、郭良鑿的現代漢語版、Thanissaro Bhikkhu 和菩提比丘(2017)等的英譯版本。

經集（4. 八頌經品）（郭良鑿 譯）

http://tipitaka.online-dhamma.net/zh_TW/canon/sutta/khuddaka/suttanip%C4%81ta/a%E1%B9%AD%E1%B9%ADhakavaggo/zh_TW/%E9%83%AD%E8%89%AF%E9%8B%86

經集（5. 彼岸道品 巴漢比照對讀）（郭良鑿 譯）

http://tipitaka.online-dhamma.net/zh_TW/canon/sutta/khuddaka/suttanip%C4%81ta/p%C4%81r%C4%81yanavaggo/zh_TW/%E9%83%AD%E8%89%AF%E9%8B%86/ContrastReading

3. 向智尊者略傳

向智尊者於1901年7月21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附近的哈瑙（Hanau）。他是猶太人伊沙克（Isaak）及蘇菲·芬尼格（Sophie Feniger）夫婦的獨生子，俗名是辛格默德·芬尼格（Siegmond Feniger）。向智尊者六歲時，隨父母遷居至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工業小鎮柯尼希許特（Königshütte (Harz)）。當地經濟以煤礦及鑄鐵為主。尊者之父在那兒經營一家鞋店。

幼時的尊者在柯尼希許特求學，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及法文。父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主要致力於猶太教的倫理理念和人道價值觀。尊者從小就接受到宗教的薰習，幼時便對宗教表現出濃厚興趣。他主動報名參加希伯來語補習班並在一位拉比（rabbi，猶太教牧師）的指導下研讀猶太教經典。

尊者於十六歲完成中學教育之後，前往鄰近城鎮的一家書店當學徒，學習各種書籍買賣的技巧。尊者從小就即喜愛閱讀，雖然家境不容許他接受大學教育；但他酷愛讀書，強烈的求知慾，促使他博覽西方古典文學及哲學經典作品。他對書籍的渴求，為他開啟了一片新的知識視野；因而使得他對過去，一直不加批判地接受這些猶太教信仰，產生了疑慮。

這些疑慮激發了青年的尊者通過書籍，進行強烈的宗教探索；在這個中等規模的工業城鎮，書籍是他接觸心智啟發的唯一途徑。

在閱讀中，尊者接觸到有關東方智慧的書籍，其中包括佛教書籍及翻譯的佛經。他立即被佛教所吸引；而且鑽研得愈深，就愈為佛法所吸引。他發覺佛教向他呈現了一種平衡的教學；不僅能滿足他的智力批判需求，同時也能滿足他的心靈上對宗教之渴望。佛教明晰真確的教義，解開他對痛苦來源的疑惑；並以崇高的解脫目標和實現解脫的途徑激勵了他。儘管他必須獨自一人學習佛法，沒有老師，甚至朋友，能夠分享他的興趣；但他對佛陀教義真理的堅信，使他在二十歲時，就自認為是虔誠的佛教徒。

1922年他隨父母遷居柏林，在當地遇見了其他的佛教徒，並加入一個佛教團體；因而得以接觸更多的佛教著作；同時也是在這裡，他結識了一位日後影響他極為深遠的人，這位就是德籍比丘三界智（Nyanatiloka）尊者。三界智尊者於1903年在緬甸受戒出家，1911年於斯里蘭卡西南的一處瀉湖上建立了「隱居島」（Island Hermitage）禪修中心，以供西方僧侶修行。三界智尊者是位著作甚多的巴利佛典翻譯者；向智尊者在柏林接觸到三界智尊者的作品及譯著，這些對佛陀教法真實且清楚的翻譯，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智尊者全家於1924年遷往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Königsberg，現今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 Kaliningrad）。他在一次公開的佛法講座中，遇見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這位佛教徒將他介紹給了更多的佛教徒。尊者與友人在城內成立了一個佛學研究會，定期讀經及研討佛法，他還在父親的店內設立一個佛書借閱圖書館。透過圖書館的因緣，尊者認識了當時任教於哥尼斯堡大學，德國著名的印度學者赫爾穆特-馮-格拉森納普（Helmuth von Glasenapp）。

柏林佛學社的一位前學員康拉德-內爾（Conrad Nell）曾前往斯里蘭卡的隱居島，並在三界智尊者（Ven. Nyanatiloka）的座下出家。後來他轉赴緬甸，並在那裡捨報。這位名叫持智（Nyanadhara）的比丘，從斯里蘭卡和緬甸寫信給他在德國的朋友們，描述他在東方的出家生活。這些信，讓尊者心中一個已經隱約成形的想法變得更加清晰：也就是出家成為比丘。他現在知道，原來還有其他西方的比丘住在東方，而那兒有一位資深的西方長老可以指導他，並且有適合出家修學的環境。

然而，這個理想有一陣子無法實現。1932年，尊者的父親因宿疾病逝，他不忍心留下新寡的母親獨自一個人孤苦伶仃。1932年，母子倆搬回柏林，尊者又重新加入他第一次住柏林時結識的佛教朋友的行列。然而，地平線上卻已是烏雲滿佈了。1933年，希特勒當權，德國展開了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計劃。起初，尊者與許多人一樣盡力堅持期盼，認為迫害不會持續太久。當他因反猶太歧視政策蔓延，而失去了在圖書協會的工作時；他加入了「德國猶太人自助自救中央委員會」（Zentralausschuss der deutschen Juden für Hilfe und Aufbau,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German Jews for Help and Self-protection），這是一個保護德國猶太人切身利益的團體。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清楚地意識到，納粹掀起的仇恨、無知和暴力浪潮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他發現到他和他的母親都無法安全地留在德國。因此，1935年12月，他與母親一同離開德國，前往維也納，投靠住在那兒的親戚。

在這之前，尊者曾向母親提及他想出家的願望；母親憐憫兒子殷切的出家意願而告訴他：在他們的處境穩定後，她會允許他出家的。向智尊者也曾寫信給三界智尊者（Ven. Nyanatiloka），希望情況允許他到斯里蘭卡時，能讓他出家；而這位長老也回信表示同意。如今，母子已脫離納粹迫害的直接危險區，向智尊者覺得是實現他願望的時候了；於是他安排母親留在維也納，一個允諾照顧她的親戚家，然後，尊者就踏上了前往東方的旅程。

向智尊者從維也納前往馬賽（Marseilles），於1936年1月16日登上了一艘開往遙遠亞洲的船，預定在可倫坡的港口靠岸。輪船於1936年2月4日抵達目的地，那時一艘小艇前來相會；船上載著一位膚色較淺，身穿藏紅花袍子的莊嚴人物。他就是三界智尊者（Nyanatiloka Mahāthera），專程來可倫坡歡

迎他未來的學生。當天午餐後，一行人乘車前往隱居島附近的沿海小鎮多丹杜瓦（Dodanduwa），一場偉大的冒險就此展開。

向智尊者以優婆塞的身分在隱居島住了幾個月，為出家做準備。1936年6月4日（即布薩日 Poson Poya day），尊者與另外三位發心出家者，一起在當地受戒成為沙彌。師父為他取名為向智（Nyanaponika），意思是“傾向於知識”。在取巴利語的法名時，有時候三界智尊者會將部分的俗名巴利化，例如他認為「波尼卡」（ponika）的發音與芬尼格（Feniger）近似（f相當於巴利語的p，巴利語沒有f這個音）。次年，1937年6月29日，尊者在隱居島對岸大約三到四公里外 Ovakanda 的一所寺院（屬於暹羅部, Siam Nikaya），受具足戒而成為比丘。

在隱居島，向智比丘定期地從他的老師處，學習佛學課程和巴利語；此外，他還自學了他以前沒有學過的英語。三界智尊者的教學方法是將佛法和巴利語結合起來；他主張所有的弟子必須學習巴利語，直到對它有基礎的認識為止。他的正規教育大約進行六到九個月；之後，就讓學生自己學習、研究佛法和禪坐，而他本人則隨時準備回答他們的問題，並提供建議及指導。

1938年，由於感受到沿海地區的炎熱，向智尊者搬到了氣候溫和的北部城鎮甘波拉城（Gampola）；獨自住在稻田中，由磚窯改建的屋子內，並於鄰近村落托鉢為生。在那裡，他開始選擇《相應部》的部分經典，將巴利文譯為德文。在搬到甘波拉不久，尊者有一次去可倫坡的旅途中，結識了兩位受過英語教育的斯里蘭卡比丘——蘇摩（Soma）及克明達（Kheminda），他們兩人於1936年在緬甸出家。這三位朋友決定住在一起，並在甘波拉維拉（Gampolawela）村（位於甘波拉地區）外之馬哈維里河畔（Mahaveli River）建立了一處茅篷。不久，在居士們的協助下，他們建造了自己的「大河精舍」（Mahanadi Ashram），包括了三間茅篷及一座可以鳥瞰河邊的六角餐亭。

在那裡，三位比丘快樂地過著簡樸的修行生活；他們睡在草蓆上，使用著低矮的桌子，並以乞來的食物裹腹。從1938年底到1939年中，他們駐留在甘波拉，向智尊者認為這是他出家生涯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每天傍晚，這三位好友都會共賞河中映現的夕陽美景；而在滿月之夜，當明澈的月光灑在水面及河床的沙灘上時，他們靜靜地禪修。而尊者也繼續他的學術工作，將《念處經》及其註解譯為德文；蘇摩尊者則將相同的經典譯成英文（他早期的手稿《念住之道》，The Way of Mindfulness，於1941年初版印行）。

1938年底，納粹入侵奧地利，尊者之母只好隨同親友離開該國，向智尊者於是安排他們前來斯里蘭卡避難。一行人於1939年3月抵達可倫坡。初到之際，芬尼格夫人與一位一直護持她兒子的斯里蘭卡律師住在甘波拉。在這段期間，尊者有時會將他托鉢得來的食物分給母親，就如同佛陀允許的：比丘在必要時可以將乞得的食物分給父母。

甘波拉的田園生活與世間的一切歡樂一般，都是無常的，並沒有持續很久。1939年夏季，當地爆發了瘧疾。蘇摩比丘遭到嚴重的感染，必須住院救治；而克明達比丘隨後也感染了瘧疾。向智尊者設法要逃避這次的災難，但疫情所帶來的危險，使得甘波拉已不宜居住。

當蘇摩比丘病癒之後，三人遷往班達拉維拉（Bandarawela）。起初，他們住在一間空屋中，直到克明達比丘痊癒之後，才搬到一處廢置的製茶工廠。與此同時，尊者的母親也遷往坎地（Kandy），再從坎地搬到可倫坡，與斯里蘭卡一對傑出夫婦厄尼斯特先生（Ernest）及狄席瓦夫人（De Silva）共住，他們是隱居島的贊助人。狄席瓦夫婦為尊者的母親提供了擔保，從而使她獲得了斯里蘭卡的居留簽證。在這段期間，尊者每隔四到六週探望母親一次。在尊者為她解說佛法，並受到這對斯里蘭卡夫婦的感動之後，尊者的母親皈依了三寶並受持五戒，布薩日則持守八關齋戒。

當英國與德國開戰之後，斯里蘭卡（即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錫蘭）境內所有的德國籍男子，都被送往班達拉維拉附近，猶瓦省（Uva）的狄雅塔拉瓦（Diyatalawa）拘留所。向智尊者與他的師父三界智尊者從1939年9月起，到1940年將近一整年的時間，也被關押在該拘留營。1940年春季，因為向智尊者具有猶太血統而被暫時釋放了三週。在這短短的假釋期間，他帶蘇摩及克明達比丘前往隱居島，以便在戰爭時能照顧那裡的住所，並且陪伴界智法師（Nyanaloka），他是三界智尊者早期收的斯里蘭卡籍弟子。1940年6月，法國淪陷之後，由於英國王室認為猶太難民可能對安全構成威脅，而改變了對他們的寬容政策。

於是德藉的猶太人，包括向智尊者，在獲得三週的自由後再度被捕，又被帶回狄雅塔拉瓦的拘留所中。

日本占領新加坡後，斯里蘭卡被視為戰區，因此所有的平民拘留者都必須被遷往安全區。這些德國比丘也同樣地於1940年底，被送往北印度喜馬拉雅山麓的狄拉敦（Dehra Dun）大型平民拘留所。向智尊者在此拘留所待了五年（1941-1946），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尊者所歷經最艱苦、最考驗人的日子。然而，這段拘留的日子並未妨礙這位不屈不撓的比丘之研修工作。在狄雅塔拉瓦期間，他將《經集》（Sutta Nipata）譯為德文，稍後並為此經添加了詳細的註解；而在被送往印度時，他隨身攜帶了許多書，並且繼續他的研究與翻譯。當外面的世界烽火連天時，尊者安然地但也不總是舒適地，隱匿在狄拉敦的拘留所中，悄悄地將「論藏」首部的《法集論》（Dhammasaṅgāṇi）及其註釋《法集論注》（Dhammasaṅgāṇī-aṭṭhakathā，又名《殊勝義》Atthasālinī）都譯成了德文。在翻譯的同時，尊者還寫下了他對阿毘達磨哲學的思考及詮釋這些筆記便成為他戰後以英文寫成的《阿毘達磨研究》（Abhidhamma Studies）一書的核心內容。

此外他也用德文編撰了四念處禪觀經典的文集，其中部分修改及增註的內容，稍後都收入《佛教禪觀心要》（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一書中。

在狄拉敦期間，向智尊者發現他與另一位德國人分在同一營房中，這名比他年長幾歲的德國人同樣也沈浸在東方的佛教傳統之中，他是安納加利卡·戈文達喇嘛（Lama Anagarika Govinda）。戈文達最初住在斯里蘭卡，是一位上座部的在家行者；隨後遷居印度，並在該處開始學習和修行藏傳佛教。他們兩位很快成為了摯友；他們的友誼，隨著一同在狄拉敦的山谷中漫步（拘留所當局允許他們從事類似活動），以及對佛法的深入討論而愈來愈深；他們的討論常常是以「雖不同意見，但尊重對方」而結束。向智尊者從戈文達喇嘛那兒學習了梵文，兩位學者一同從重建的梵文中，翻譯中觀派哲人聖提婆（Āryadeva 聖天）所著《四百論》（Catusataka）的部分論述。他倆誠摯的友誼維持了許多年，他們不但定期通信，並於 1972 年在歐洲會面，一直到 1985 年年初，戈文達喇嘛去世為止。

1946 年 9 月，亦即大戰結束後一年，向智尊者與師父三界智尊者以及其他難民，從拘留所中被釋放出來。向智尊者返回斯里蘭卡，與母親在可倫坡短暫團聚後，回到了隱居島。他與三界智尊者發現，在他們離開隱居島的這段期間，明智、蘇摩及克明達法師將住所維護得相當好。尊者重新安頓在隱居島後，繼續研究阿毘達磨，並將他研究的結果寫成《阿毘達磨研究》（Abhidhamma Studies）一書。1951 年初，三界智尊者與向智尊者兩人都成為斯里蘭卡公民，他們對這個收容他們的國家，一直懷有一分珍貴的情感與感激。

1952 年 1 月，三界智尊者與向智尊者前往緬甸，參加「佛經大結集」會議的籌備諮詢工作，準備 1954 年在仰光召開上座部佛教史上的第六次會議。兩位德國僧侶受邀協助，制定在西方推廣佛教，和將巴利經典翻譯成英文的計劃。在仰光時，向智尊者曾與虔誠的佛教徒——總理吳努（U Nu）討論相關事宜。向智尊者住在，由著名禪觀大師馬哈希西亞多（Mahasi Sayadaw）所設置的內觀中心——淘哈納·耶克塔（Thauhana Yeiktha）。會議結束後，三界智尊者返回斯里蘭卡；向智尊者則停留了一段時間，接受馬哈希西亞多的禪修指導。這段禪修經驗令尊者印象十分深刻，促使他寫了一本有關這種內觀禪修系統的書，以俾益在佛教禪法中找尋明晰指導的人們。

在前往緬甸之前，向智尊者已於 1948 年，以德文寫了一本有關禪修的書——《四念處》（Satipatthana, Christiani Verlag, 1950），書中有關禪修的方法，是他從蘇摩及克明達比丘那兒得到的資料，他們兩人曾在 1937 年時於緬甸接受過禪修練習指導。這本書收錄了《念處經》的巴利原文及德文的譯本，並且附上本經的註釋及詳細的介紹。向智尊者在緬甸禪修之後，將這本書用英文重寫，並加入他在淘哈納·耶克塔接受馬哈希禪師指導的禪修經驗；這便是 1954 年在斯里蘭卡首次發行的《佛教禪觀心要》（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1962年在英國則出版了增訂本。這本書被翻譯成七種語言，經過了三十二年仍然不斷地印行，它奠定了現代佛典的地位；被一致地認為是，對四念處禪修法，用英文論述的最佳著作。

1951年，三界智尊者由隱居島遷往坎地上方的叢林小丘，烏達瓦塔凱勒（Udawattakele）保護林中的一處茅篷。當地溫和的氣候，比較適合他高齡的身體狀況，這個院落稱之為「隱居林」（Forest Hermitage），是地主 F. R. 先那那雅格（F. R. Senanayake）夫人贈與僧團的。向智尊者於 1952 年自緬甸歸來，與師父同住於新居；當地居民隨即稱此處為「德國寺」。

1954年，這兩位長老再度前往緬甸，參加第六次結集大會的開幕儀式。三界智尊者在開幕當天因為喉頭發炎，所以由向智尊者代表向大會宣讀師父的文稿。在緬甸短暫停留之後，他們返回斯里蘭卡。在大會期間，向智尊者陸續前往緬甸數次，並參加 1956 年的閉幕會議；這次因師父的健康情況不佳而由尊者獨自前往。除了早期在印度舉行的佛教大會中，曾經有希臘的僧侶出席以外這兩位尊者享有上座部佛教大會有史以來，唯一參加此會議的西方僧侶之殊榮。

1956年，尊者一直住在可倫坡的母親往生，享年八十九歲；1957年，三界智尊者也相繼捨報，享年七十九歲。

為了表達對老師的感激之情，向智尊者應師父的要求，編輯了老師的整套德文版的《增支部》，共計五冊（Die Lehreden des Buddha aus der Angereihten Sammlung, 1969, Verlag DuMont, Köln）。這套書完全由他自己重新打字排版，並編寫了 40 頁的索引。

1958年元旦，向智尊者與兩名來自坎地的佛教在家眾朋友，共同創立了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簡稱 BPS）；這是他出家生涯最大的轉捩點。向智尊者出任出版社的編輯及榮譽秘書（隨後出任第一屆社長）；其中的一位朋友理查·阿貝雅塞凱拉（Richard Abeyasekera）出任助理秘書；另一位朋友 A. S. 卡倫納拉特納（A. S. Karunaratna）出任榮譽財務主任。最初，這些創辦人只打算出版少量的各種英文的佛學小冊子，並以海外發行為主；在發行了大約 25 冊書籍之後，他們有意結束這一在出版界的冒險。然而，他們先前發行的刊物獲得了熱烈的回響，這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下去；因此佛教出版社便持續地成長，並擴增至現今這個多產的組織。

自出版社創立以來，尊者不遺餘力地為出版社付出。阿貝雅塞凱拉以無比的奉獻精神和無畏的精力參與會務行政的眾多瑣事，尊者則負責督導編輯及著作的工作。身為總編輯的他還親自審稿，力求這些文章忠實地傳達上座部佛教的精神。出版社草創之際，他不僅負責編輯的事宜，而且事必躬親一些瑣碎的事務，無論是謄打地址標籤、貼郵票、一週徒步前往印刷廠二或三次，並處理郵寄名單等等。雖然隨著不久出版社人員的擴充，很快地為他分擔了一些雜務

但多年來，他還是親自督導書籍出版的各項細節；從邀稿乃至封面設計的審查一直要到成品送到他的手中為止。

尊者親自為出版社的《法輪》叢書 (Wheel Publication) 撰寫了不少文章，並從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鼓舞、建議、忠告及建設性的批評。他投注大量的精力，使一些已故的法友的作品得以重見天日；這些付出是成品出爐時幾乎看不見的。他多次編輯、校正及增訂三界智尊者所著的《佛學字典》 (Buddhist Dictionary) 與《阿毘達磨藏導讀》 (Guide Through the Abhidhamma Piṭaka)，以及他的一些重要德文著作。向智尊者也蒐集、編輯及整理友人法蘭西斯·史托利 (Francis Story) 的零星作品，由佛教出版社出版了這位作者的三本文集。

他並編纂馬哈希西亞多的《內觀禪修方法》 (Vipassanā Meditation) 第五章，出版為《實用內觀禪修：基礎與進階》 (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 Basic and Progressive Stages)；亦翻譯了這位內觀禪修大師，以巴利文所寫的論文集《清淨智論》 (Visuddhi Ñāṇakathā，異譯：《內觀階智—高級內觀講義》)，書名為《內觀進展》 (The Progress of Insight)。他還編纂並準備出版髻智比丘 (Ñāṇamoli) 所著的《巴利經典中佛陀的一生》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ccording to the Pāli Canon) 及《思想家筆記》 (A Thinker's Notebook)。事實上，向智尊者從 1958 年到他退休為止，透過佛教出版社致力向世界傳播佛陀的教法；他個人的生平已與他一手創立的出版社歷史融為一體。

自 1968 年起，向智尊者每年前往瑞士旅行一至兩個月。他最初是應一位在「納粹德國猶太人自衛運動」 (Jewish self-defense movement in Nazi Germany) 中的老友馬克斯·克路茲伯格 (Max Kreutzberger) 博士之邀前往瑞士。向智尊者前往歐洲旅行之際，造訪了許多佛教團體，尤其是瑞士的佛教團體。因此，尊者被許多人視為歐洲上座部佛教的「精神顧問」。

在 1981 年，因尊者雙腳日漸虛弱；已不利於這種一年一度的旅行而結束。由於年事已高，體力漸衰，加上長期以來罹患青光眼，使得尊者的閱讀能力大受限制。1984 年他卸下佛教出版社總編輯的頭銜，將職務交給筆者。他繼續擔任社長一直到 1988 年；在卸下社長一職的同時，他成為佛教出版社的傑出贊助人。由於他的貢獻，他在晚年時得到了國際間和他歸化國的表彰，而這榮耀乃實至名歸。1967 年，尊者榮膺世界藝術暨科學學院榮譽會員 (the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1978 年，德國東方學會 (the German Oriental Society) 頒贈他榮譽會員證，以表彰他將客觀的學術研究，與身為比丘的宗教實踐合而為一。1987 年，斯里蘭卡佛學暨巴利語大學 (the Buddhist and Pāli University) 在首度的大會中，授予他前所未有的第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90 年，他獲頒佩萊丹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radeniya) 文學博士學位。1993 年阿摩羅普羅派 (Amarapura Nikaya)，也就是尊者五十六年前出家的地點，授予他「莊嚴聖教的阿摩羅普羅大法師」的榮譽頭銜 (Amarapura Maha Mahopadhyaya Sasana Sobhana)。

雖然，尊者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身體虛弱且視力持續惡化，但 1994 年 7 月 21 日，他仍以健康的狀態歡度 93 歲生日。這是他最後一次與友人，及佛教出版社的同事愉快地共度生日；當日適逢出版社出版他所著的《法見》（The Vision of Dhamma），這部書收集了他為佛教出版社《法輪》及《菩提葉》叢書（Bodhi Leaves）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章。然而，同年的 8 月下旬，無情的老化過程突然加速，一連串併發症接踵而至，預示尊者的來日不多。9 月底，尊者被送往一間私人診所接受治療；但一週後，在他要求下返回隱居林。三個星期之後，在一黎明前，於寂靜的森林中，尊者停止了呼吸。

10 月 23 日，向智尊者的遺體在坎地的馬海雅瓦墓園（Mahaiyawa Cemetery）火化，出席葬禮者包括宗教界人士、非宗教界要人、友人以及他的仰慕者。次年的 1 月 29 日，經過了傳統的「三月齋供」之後，尊者的骨灰安奉在多唐堵窪（Dodanduwa）的隱居島——尊者長年修行之處；與他所崇敬的師父三界智尊者、僧友髻智尊者及蘇摩尊者同眠。

整個佛教界，尤其是閱讀英文和德文的上座部佛教信徒，將永遠感念，這位一生無私地將佛陀的智慧，散播給全人類的向智比丘。

*** 本文節譯自《向智尊者告別獻禮》（[Nyanaponika: A Farewell Tribute](https://dhammatalks.net/Books7/Nyanaponika_A_Farewell_Tribute.pdf), Edited by Bhikkhu Bodhi, BPS, 1995）一書，pp. 5-17。
https://dhammatalks.net/Books7/Nyanaponika_A_Farewell_Tribute.pdf ***

參考資訊

1. 本翻譯取自英文原著：The Life of Sāriputta,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texts by Nyanaponika Ther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 The Wheel Publication No, 90/92 (1987),
https://bps.lk/olib/wh/wh090_Nyanaponika_The-Life-Of-Sariiputta.pdf
2. 舍利弗的一生, 譯者：香光書鄉編輯組; 向智尊者=Nyanaponika Thera, 出版日期：1999.04.01, 頁次 145, 出版者 香光書鄉, 出版地：嘉義市, 臺灣 [Chia-i shih, Taiwan], 資料類型：書籍=Book, 使用語言：中文=Chinese, ISBN 9789578397071 (平), 出版者網址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
舍利弗的一生(上)：<http://www.gayamagazine.org/article/detail/815>
舍利弗的一生(中)：<http://www.gayamagazine.org/article/detail/1411>
舍利弗的一生(下)：<http://www.gayamagazine.org/article/detail/800>
3. Great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Their lives, their works, their legacy, Nyanaponika Thera Himi; Helmuth Hecker;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hikkhu Bodhi, -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Inc., 2007. - p.418; 22cm. (BP 417), ISBN : 978-955-24-0301-9
https://www.bps.lk/olib/bp/bp417s_Nyanaponika-Hecker_Great-Disciples-Of-The-Buddha.pdf
4. 佛陀的聖弟子傳 1：佛法大將舍利弗·神通大師目犍連, 作者：向智長老、何慕斯·海克, 譯者：賴隆彥, 出版社：橡樹林, 語言：繁體中文, ISBN : 4717702042769
5. 莊春江工作站：<https://agama.buddhason.org/>
漢譯相應部、漢譯中部、漢譯長部、漢譯增支部、漢譯憂陀那、漢譯如是語、漢譯無礙解道、漢譯義釋、小誦、漢譯彌蘭王經、

阿含經南北傳對讀、摘記、日常的省察、雜阿含經南北傳對讀、中阿含經南北傳對讀、長阿含經南北傳對讀、增壹阿含經南北傳對讀、漢譯四部、簡易巴利經文解讀自學。

6. 志蓮淨苑（香港）<https://www.chilin.org/news/news-detail.php?id=202&type=2>

巴利文佛典翻譯：《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

研究員 蕭式球 先生

《巴利文翻譯組學報》創刊號至二十七期,志蓮淨苑出版，當中〈長部〉與〈中部〉的翻譯已經完成，〈相應部〉接近完成，〈增支部〉近一半完成,2006年至今.

https://www.chilin.org/culture/Lecturers/lecturers_detail.html?id=17&child=77

本書參考經典

《中部》(Majjhima Nikaya)

中部·法繼承經、法嗣經 (MN 3 Dhammadāyāda Sutta)

蕭式球 譯

三·法繼承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要做我法的繼承人，不要做我物質的繼承人；這是我對你們的悲憫。如果你們做我物質的繼承人而不是法的繼承人的話，人們便會對你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物質而不是繼承法。’人們也會對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物質而不是繼承法。’如果你們做我法的繼承人而不是物質的繼承人的話，人們便會對你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法而不是繼承物質。’人們也會對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法而不是繼承物質。’因此，比丘們，你們要做我法的繼承人，不要做我物質的繼承人；這是我對你們的悲憫。

“比丘們，在我吃完食物，滿足所需之後，如果我的食物還有剩餘，那些食物便需要棄置。假如這時有兩位飢餓、沒有氣力的比丘到來，我對他們說：‘比丘們，我的食物還有剩餘，需要棄置，如果你們要吃的話便可以吃；如果你們不吃的話，我現在便把它棄置到沒有草的地方或把它倒進沒有動物的水之中。’

“第一位比丘心想：‘世尊的食物有剩餘，如果我不吃，世尊便會把食物棄置。世尊曾說要做法的繼承人而不是物質的繼承人，食物是其中的一種物質；讓我不吃這些食物，飢餓、沒有氣力地度過這一天吧。’他不吃那些食物，飢餓、沒有氣力地度過那一天。

“第二位比丘心想：‘世尊的食物有剩餘，如果我不吃，世尊便會把食物棄置。讓我吃了這些食物，清除飢餓、回復氣力地度過這一天吧。’他吃了那些食物，清除飢餓、回復氣力地度過那一天。

“比丘們，雖然第二位比丘吃了那些食物，清除飢餓、回復氣力地度過那一天，但是第一位比丘更值得我尊敬和稱讚。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比丘長期具有少欲、知足、嚴謹、容易供養、精進的質素。因此，比丘們，你們要做我法的繼承人，不要做我物質的繼承人；這是我對你們的悲憫。”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住所。

世尊離去不久，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呢？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呢？”

“賢友，我們從遠處到來舍利弗尊者跟前，就是為了聽你說這個道理。”

“賢友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呢？1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繫於遠離。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長老比丘不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繫於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中比丘不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繫於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新比丘不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繫於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了。

“賢友們，這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了。

“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呢？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長老比丘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中比丘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新比丘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了。

“賢友們，這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了。

“賢友們，貪欲是惡的，瞋恚是惡的。中道可使人捨棄貪欲、捨棄瞋恚；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賢友們，忿怒和敵意是惡的，怨恨和仇恨是惡的，嫉妒和吝嗇是惡的，虛偽和奸詐是惡的，固執和執拗是惡的，我慢和自大是惡的，散漫和放逸是惡的。中道可使人捨棄忿怒和敵意，可使人捨棄怨恨和仇恨，可使人捨棄嫉妒和吝嗇，可使人捨棄虛偽和奸詐，可使人捨棄固執和執拗，可使人捨棄我慢和自大，可使人捨棄散漫和放逸；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賢友們，什麼是中道呢？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法繼承經完

1 巴利文本沒有“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呢？”這句句子，現根據文義補上。

<https://www.chilin.org/news/news-detail.php?id=202&type=2>

中部·無穢經 (MN 5 Anaṅgaṇa Sutta)

蕭式球 譯

五·無穢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一種人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一種人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一種人沒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一種人沒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

“賢友們，在兩種有垢穢的人之中，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是低的，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是高的。在兩種沒有垢穢的人之中，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是低的，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是高的。”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呢？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沒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呢？”

“賢友，一個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不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有塵埃、有污垢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不使用、不清潔它，還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有更多污漬、更多污垢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不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一個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有塵埃、有污垢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使用、清潔它，不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更潔淨、更明亮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賢友，一個沒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不使用、不清潔它，還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變成多污漬、多污垢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沒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一個沒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不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不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使用、清潔它，不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更潔淨更明亮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沒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不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不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目犍連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了。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沒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了。

“賢友，人們說‘垢穢，垢穢’。‘垢穢’所指的是什麼呢？垢穢就是指惡、不善的意欲了。

“賢友，一位犯戒的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沒有比丘知道我犯戒就好了。’當比丘知道他犯戒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¹。

“賢友，一位犯戒的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比丘在私隱的地方舉發我而不是在僧團之中舉發我就好了。’當比丘在僧團之中舉發他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犯戒的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由同輩來舉發我而不是由卑輩來舉發我就好了。’當卑輩舉發他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導師先問我而不是先問其他比丘問題然後才說法就好了。’當導師先問其他比丘問題然後才說法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比丘入村化食由我來帶頭而不是由其他比丘來帶頭就好了。’當比丘入村化食由其他比丘來帶頭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在受供的地方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取得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就好了。’當在受供的地方由其他比丘取得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在受供的地方吃完食物後，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來答謝就好了。’當在受供的地方吃完食物後由其他比丘來答謝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去園林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法就好了。’當由其他比丘去園林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法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是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受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就好了。’當其他比丘受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取得上好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就好了。’當其他比丘取得上好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垢穢就是指惡、不善的意欲了。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偏僻的森林、逐家化食、從廢物堆撿粗布來穿著，他的同修都不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就正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把蛇的屍體、狗的屍體、人的屍體放進碗內，再用另一個銅碗蓋好，然後在市集行走。人們看見之後會對他這樣說：‘喂，你帶著像是寶物的是什麼東西呢？’他掀起蓋子，打開給人看。人們在看了之後感到不悅、感到作嘔、感到厭惡。即使肚餓也不想吃，更遑論肚飽了。

“賢友，同樣地，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偏僻的森林、逐家化食、從廢物堆撿粗布來穿著，他的同修都不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村落附近、接受食物供養、受持居士所布施的衣服；他的同修都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就正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把軟滑的白飯、各種醬汁、各種咖喱放進碗內，再用另一個銅碗蓋好，然後在市集行走。人們看見之後會對他這樣說：‘喂，你帶著像是寶物的是什麼東西呢？’他掀起蓋子，打開給人看。人們在看了之後感到歡悅、感到開胃、感到想吃。即使肚飽也想吃，更遑論肚餓了。

“賢友，同樣地，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村落附近、接受食物供養、受持居士所布施的衣服，他的同修都

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有一個譬喻在我心中生起。”

“目犍連賢友，請把它說出來吧。”

“賢友，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的山洞。在上午，我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那時候，沙彌提·車匠子在鉋造車輪的輪框，以前是車匠子的槃荼邪命外道也在那裏。那時候，槃荼心裏生起一個想法：‘沙彌提在鉋造車輪的輪框，這個輪框有處不平整的地方、有處彎曲、有處缺陷；如果鉋去這處不平整的地方，鉋去這處彎曲，鉋去這處缺陷，這便成為一個完美的輪框了。’

“賢友，槃荼只是心中有這個想法，然而沙彌提正是在輪框上鉋去那處不平整的地方，鉋去那處彎曲，鉋去那處缺陷。於是槃荼很高興，他說出高興的說話：‘他像知道我的心那樣來鉋造輪框！’

“賢友，同樣地，那些沒有信，只是為了生活而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人，他們虛偽、奸詐、狡獪，內心混濁、散亂、搖擺，愛說話說話雜亂無章，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節制，沒有警覺，無心向沙門，沒有修學熱誠，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繫於遠離，懈怠、缺乏精進，失念、沒有覺知沒有定、內心迷亂，沒有智慧、內心暗昧；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的心那樣，說法來鉋去他們的缺點。

“那些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不虛偽、不奸詐、不狡獪，內心不混濁、不散亂、不搖擺，不愛說話、說話不會雜亂無章，守護根門，飲食節制，警覺，心向沙門，有修學熱誠，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勤奮、精進，有念、有覺知，有定、一心，有智慧、內心不暗昧；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需要飲食法語那樣為他們說法，那些同修聽了舍利弗尊者說法後，能很好地遠離不善行及確立善行。

“賢友，就正如喜歡裝扮的女士或少女，她洗了頭，得到一個青蓮花、婆師花或阿提牟哆花花環，她用雙手拿著這個花環，然後把它戴上頭頂。同樣地那些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不虛偽、不奸詐、不狡獪，內心不混濁、不散亂、不搖擺，不愛說話、說話不會雜亂無章守護根門，飲食節制，警覺，心向沙門，有修學熱誠，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勤奮、精進，有念、有覺知，有定、一心，有智慧、內心不暗昧；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需要飲食法語那樣為他們說法，那些同修聽了舍利弗尊者說法後，能很好地遠離不善行及確立善行。”

兩位大士互相對對方的美妙說話心感悅意。

無穢經完

1 在《中阿含經》《八十七穢經》的文義之中，垢穢一者是指“憤怒和失望”，二者是指“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犯戒”、“不想比丘在僧團中舉發自己”，以至“想自己而不是別人取得上好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等不善意欲。

中部·布喻經 (MN 7 Vatthasutta, The Simile of the Cloth)

蕭式球 譯

七·布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就如一塊污染、帶有垢漬的布，無論染師拿來染藍色、黃色、紅色或粉紅色，都不能染得美麗的顏色，不能染得純淨的顏色。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塊布不淨。同樣地，一個污染的心會帶來投生惡道。

“比丘們，就如一塊潔淨、明亮的布，無論染師拿來染藍色、黃色、紅色或粉紅色，都能染得美麗的顏色，能染得純淨的顏色。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塊布潔淨。同樣地，一個沒有污染的心會帶來投生善道。

“比丘們，什麼是污染心呢？貪欲、不正的愛欲是污染心，瞋恚是污染心，忿怒是污染心，敵意是污染心，怨恨是污染心，仇恨是污染心，嫉妒是污染心，吝嗇是污染心，虛偽是污染心，奸詐是污染心，固執是污染心，執拗是污染心，我慢是污染心，自大是污染心，散漫是污染心，放逸是污染心。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貪欲、不正的愛欲是污染心，他斷除貪欲、不正的愛欲這種污染心……瞋恚……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虛偽……奸詐……固執……執拗……我慢……自大……散漫……一位比丘知道放逸是污染心，他斷除放逸這種污染心。

“比丘們，當這位比丘知道這些污染心及斷除了這些污染心的時候，他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他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他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的污染心。

“當他想到自己對佛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對法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對僧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的污染心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比丘們，一位比丘具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的慧，即使他吃軟滑的白米、各種醬汁、各種咖喱也不會成為障礙。就正如清水使一塊污染、帶有垢漬的布變得潔淨、明亮，或鎔爐使金變得潔淨、明亮，同樣地，一位比丘具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的慧，即使他吃軟滑的白米、各種醬汁、各種咖喱也不會成為障礙。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橫向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橫向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知道什麼是低下的，什麼是高尚的；他知道怎樣超越顛倒想，怎樣從顛倒想之中出離。當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比丘們，比丘能依以上所說的來沐浴自己的內心。”

這時候，孫陀利迦·婆羅墮婆羅門坐在世尊附近。孫陀利迦·婆羅墮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去婆睺迦河沐浴吧。”

“婆羅門，為什麼要去婆睺迦河呢？去婆睺迦河有什麼用處呢？”

“喬答摩賢者，許多人視婆睺迦河為解脫，許多人視婆睺迦河為福德；婆睺迦河能洗去許多人的惡業。”

於是世尊對孫陀利迦·婆羅墮婆羅門說這偈頌：

“於婆睺迦河，
阿提迦渡口，
或於伽耶池，
孫陀利迦河，
舍羅舍提河，
波耶迦渡口，
婆睺摩提河；¹
愚人常沐浴，
以上諸水中，
不能清黑業。

若人懷怨恨，
常作污染行；
孫陀利迦河，
波耶伽渡口，
或婆睺迦河，
於此有何用？

在於齋戒日，
或於布薩日，
常清淨自心，
修習淨白業；
婆羅門汝應，
於此而沐浴。

令眾生安穩，
不說於妄語，
不惱害眾生，
不行於偷盜，
具信不吝嗇；
於此而沐浴。

不需遠道往，
伽耶池水中；
即使以井水，
足以淨身心。”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孫陀利迦·婆羅墮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喬答摩賢

者，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喬答摩賢者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孫陀利迦·婆羅墮婆羅門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孫陀利迦·婆羅墮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孫陀利迦·婆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布喻經完

1 以上的河、渡口與池是婆羅門教視為聖潔的地方。人們常到那裏沐浴，希望清洗自己的罪業。

中部·正見經 (MN 9 Sammādiṭṭhi Sutta)

蕭式球 譯

九·正見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人們說‘正見，正見’。‘正見’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正見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我們從遠處到來舍利弗尊者跟前，就是為了聽你說這個道理。”

“賢友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不善，知道什麼是不善的根源，知道什麼是善，知道什麼是善的根源；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善？什麼是不善的根源？什麼是善？什麼是善的根源呢？殺生是不善的，偷盜是不善的，邪淫是不善的，妄語是不善的，兩舌是不善的，惡口是不善的，綺語是不善的，貪欲是不善的，瞋恚是不善的，邪見是不善的。這就是稱為不善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善的根源呢？貪欲是不善的根源，瞋恚是不善的根源，愚癡是不善的根源。這就是稱為不善的根源了。

“賢友們，什麼是善呢？不殺生是善的，不偷盜是善的，不邪淫是善的，不妄語是善的，不兩舌是善的，不惡口是善的，不綺語是善的，不貪欲是善的，不瞋恚是善的，正見是善的。這就是稱為善了。

“賢友們，什麼是善的根源呢？不貪欲是善的根源，不瞋恚是善的根源，不愚癡是善的根源。這就是稱為善的根源了。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不善，知道這些是不善的根源，知道這些是善，知道這些是善的根源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食¹，知道什麼是食集，知道什麼是食滅，知道什麼是食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食？什麼是食集？什麼是食滅？什麼是食滅之道呢？”

“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

“渴愛集就是食集。

“渴愛滅就是食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食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食，知道這些是食集，知道這些是食滅，知道這些是食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苦，知道什麼是苦集，知道什麼是苦滅，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

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什麼是苦集？什麼是苦滅？什麼是苦滅之道呢？”

“生是苦的，老是苦的，病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的；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的。這就是稱為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集呢？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這就是稱為苦集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呢？對渴愛徹底無欲、滅盡、放捨、捨棄、解脫、遠離、不執著。這就是稱為苦滅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之道呢？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苦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苦，知道這些是苦集，知道這些是苦滅，知道這些是苦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老死？什麼是老死集？什麼是老死滅？什麼是老死滅之道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這就是稱為老了；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這就是稱為死了一種是老，一種是死，這就是稱為老死了。

“生集就是老死集。

“生滅就是老死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老死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老死，知道這些是老死集，知道這些是老死滅，知道這些是老死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生，知道什麼是生集，知道什麼是生滅，知道什麼是生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生？什麼是生集？什麼是生滅？什麼是生滅之道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在當中投生、入胎、成形、出生，五蘊出現，取得六處。這就是稱為生了。

“有集就是生集。

“有滅就是生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生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生，知道這些是生集，知道這些是生滅，知道這些是生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有，知道什麼是有集，知道什麼是有滅，知道什麼是有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有？什麼是有集？什麼是有滅？什麼是有滅之道呢？”

“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取集就是有集。

“取滅就是有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有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有，知道這些是有集，知道這些是有滅，知道這些是有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取，知道什麼是取集，知道什麼是取滅，知道什麼是取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取？什麼是取集？什麼是取滅？什麼是取滅之道呢？”

“有四種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

“愛集就是取集。

“愛滅就是取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取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取，知道這些是取集，知道這些是取滅，知道這些是取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愛，知道什麼是愛集，知道什麼是愛滅，知道什麼是愛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愛？什麼是愛集？什麼是愛滅？什麼是愛滅之道呢？”

“有六種愛：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

“受集就是愛集。

“受滅就是愛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愛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愛，知道這些是愛集，知道這些是愛滅，知道這些是愛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受，知道什麼是受集，知道什麼是受滅，知道什麼是受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呢？”

“有六種受：由眼觸所生的受、由耳觸所生的受、由鼻觸所生的受、由舌觸所生的受、由身觸所生的受、由意觸所生的受。

“觸集就是受集。

“觸滅就是受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受，知道這些是受集，知道這些是受滅，知道這些是受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觸，知道什麼是觸集，知道什麼是觸滅，知道什麼是觸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觸？什麼是觸集？什麼是觸滅？什麼是觸滅之道呢？”

“有六種觸：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六入集就是觸集。

“六入滅就是觸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觸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觸，知道這些是觸集，知道這些是觸滅，知道這些是觸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六入，知道什麼是六入集，知道什麼是六入滅，知道什麼是六入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六入？什麼是六入集？什麼是六入滅？什麼是六入滅之道呢？”

“有六種入處：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入處、意入處。

“名色集就是六入集。

“名色滅就是六入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六入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六入，知道這些是六入集，知道這些是六入滅，知道這些是六入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名色，知道什麼是名色集，知道什麼是名色滅，知道什麼是名色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名色？什麼是名色集？什麼是名色滅？什麼是名色滅之道呢？”

“受、想、思、觸、作意，這就是稱為名了；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來的色身，這就是稱為色了。一種是名，一種是色，這就是稱為名色了。

“識集就是名色集。

“識滅就是名色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名色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名色，知道這些是名色集，知道這些是名色滅，知道這些是名色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識，知道什麼是識集，知道什麼是識滅，知道什麼是識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識？什麼是識集？什麼是識滅？什麼是識滅之道呢？”

“有六種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行集就是識集。

“行滅就是識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識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識，知道這些是識集，知道這些是識滅，知道這些是識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行？什麼是行集？什麼是行滅？什麼是行滅之道呢？”

“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

“無明集就是行集。

“無明滅就是行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行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行，知道這些是行集，知道這些是行滅，知道這些是行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無明，知道什麼是無明集，知道什麼是無明滅，知道什麼是無明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無明？什麼是無明集？什麼是無明滅？什麼是無明滅之道呢？”

“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滅、不知苦滅之道。這就是稱為無明了。

“漏集就是無明集。

“漏滅就是無明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無明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無明，知道這些是無明集，知道這些是無明滅，知道這些是無明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

“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漏，知道什麼是漏集，知道什麼是漏滅，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漏？什麼是漏集？什麼是漏滅？什麼是漏滅之道呢？”

“有三種漏：欲漏、有漏、無明漏。

“無明集就是漏集。

“無明滅就是漏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漏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漏，知道這些是漏集，知道這些是漏滅，知道這些是漏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正見經完

1 “食” (āhāra)原本是指食物，但在法義中引申為生命賴以投生及持續的四種食糧。對四食起貪愛是導致生死流轉的原因。

中部·傳車經、引導車經、接替馬車經 (MN 24 Rathavināta Sutta)

蕭式球 譯

二十四·接替馬車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一些與世尊同族¹的比丘在迦毗羅衛雨季安居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們說：“比丘們，在同族之中，有哪位比丘同修，他自己少欲，教其他比丘少欲；自己知足，教其他比丘知足；自己遠離，教其他比丘遠離；自己不聯群結黨，教其他比丘不聯群結黨；自己作出精進，教其他比丘作出精進；自己具有戒，教其他比丘具有戒；自己具有定，教其他比丘具有定；自己具有慧，教其他比丘具有慧；自己具有解脫，教其他比丘具有解脫；自己具有解脫知見，教其他比丘具有解脫知見；他善於教導、善於指引、對人開示、對人教導、使人景仰、使人歡喜；他最受你們敬重的呢？”

“大德，有一位同族名叫富那·滿慈子尊者，他自己少欲，教其他比丘少欲……他善於教導、善於指引、對人開示、對人教導、使人景仰、使人歡喜；他最受我們敬重。”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坐在世尊附近，他心想：“富那尊者有得著，富那尊者有善得！他的智者同修在導師面前稱讚他各種優點，導師對他很滿意！如果有一天能夠遇見富那尊者，跟他一起交談就好了。”

世尊在王舍城住了一段時間後，啟程向舍衛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舍衛城，之後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富那尊者聽到世尊抵達舍衛城及住在祇樹給孤獨園的消息，便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啟程向舍衛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再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為富那尊者

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富那尊者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啟程前往盲林午休。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向他說：“舍利弗賢友，你時常提到的富那尊者剛才探望世尊，現在前往盲林午休。”

於是舍利弗尊者立即拿起坐蓆，保持能看見富那尊者頭部的距離，在後面跟隨著他。富那尊者進入盲林之後，坐在一棵樹底下午休。舍利弗尊者進入盲林之後，坐在另一棵樹底下午休。

到了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富那尊者那裏，和富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富那尊者說：“賢友，你是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你是為了戒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心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度疑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道與非道知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道跡知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知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為什麼問你是否為了戒清淨來修習梵行時，你答不是，再問你是否為了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道與非道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知見清淨來修習梵行時，你都是答不是的呢？賢友，你是為了什麼來修習梵行的呢？”

“賢友，我是為了無取涅槃，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

“賢友，戒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心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度疑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道與非道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道跡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這些法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為什麼問你戒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時，你答不是；問你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道與非道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時，你答不是；再問你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時，你都是答不是的呢？賢友，應該怎樣去理解這說話的義理呢？”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戒清淨就是無取涅槃的話，那就是把有取的事物說成無取涅槃了。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心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見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度疑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道與非道知見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道跡知見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知見清淨就是無取涅槃的話，那就是把有取的事物說成無取涅槃了。

“賢友，如果說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就是無取涅槃的話，凡夫便會證入涅槃了，因為凡夫是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這些法的。

“賢友，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賢友，假如住在舍衛城的拘薩羅王波斯匿在娑祇多有一些急事要辦，他吩咐人在舍衛城和娑祇多之間停放七輛接替馬車。之後，他登上第一輛接替馬車走出王宮大門離開舍衛城，乘第一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二輛接替馬車那裏，他捨棄了第一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二輛接替馬車；再乘第二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三輛接替馬車那裏，他捨棄了第二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三輛接替馬車……再乘第六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七輛接替馬車那裏，他捨棄了第六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七輛接替馬車，再乘第七輛接替馬車抵達娑祇多進入王宮大門。

“當他在王宮大門那裏時，親友這樣問他：‘大王，你是以這輛接替馬車從舍衛城來到這裏的嗎？’

“賢友，波斯匿王應該怎樣說才是正確的解釋呢？”

“賢友，波斯匿王應該這樣說才是正確的解釋：‘我在娑祇多有一些急事要辦，於是吩咐人在舍衛城和娑祇多之間停放七輛接替馬車。之後，我登上第一輛接替馬車走出王宮大門離開舍衛城，乘第一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二輛接替馬車那裏，我捨棄了第一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二輛接替馬車……再乘第七輛接替馬車抵達這裏。’賢友，波斯匿王應該這樣說才是正確的解釋。”

“賢友，同樣地，戒清淨能帶來心清淨，心清淨能帶來見清淨，見清淨能帶來度疑清淨，度疑清淨能帶來道與非道知見清淨，道與非道知見清淨能帶來

道跡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能帶來知見清淨，知見清淨能帶來無取涅槃。賢友，我是為了無取涅槃，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

富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尊者，你的名字是什麼呢？你的同修怎樣稱呼尊者呢？”

“賢友，我的名字是富那·滿慈子。我的同修這樣稱呼我。”

“賢友，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富那尊者能逐一解說這深入的問題，一位多聞法義的弟子這樣正確掌握導師的教導！能夠看見和侍奉富那尊者的同修有得著、有善得！同修即使戴上頭巾來頂抬富那尊者，藉此也會有一個機會能夠看見和侍奉富那尊者，因此而有得著、有善得！我現在能夠看見和侍奉富那尊者，因此我有得著、有善得！”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富那尊者對他說：“尊者，你的名字是什麼呢？你的同修怎樣稱呼尊者呢？”

“賢友，我的名字是優波帝須。我的同修稱呼我做舍利弗。”

“我剛才不知道一起切磋的竟是如導師那樣的舍利弗。如果我知道你是舍利弗的話，即使少許說話也會說不出來。賢友，真是罕見，真是少有！舍利弗尊者能逐一提問這深入的問題，一位多聞法義的弟子這樣正確掌握導師的教導能夠看見和侍奉舍利弗尊者的同修有得著、有善得！同修即使戴上頭巾來頂抬舍利弗尊者，藉此也會有一個機會能夠看見和侍奉舍利弗尊者，因此而有得著、有善得！我現在能夠看見和侍奉舍利弗尊者，因此我有得著、有善得！”

就是這樣，兩位大龍對對方的說話感到悅意。

1 “與世尊同族” (jātibhūmi) 傳統漢譯為 “生地”。生地是 “在該地出生” 的意思，尤指 “世尊在該地出生” ——即指迦毗羅衛。為了使譯文流暢，現把 “jātibhūmi” 這詞語按上文下理分別譯為 “與世尊同族”、“同族”、“迦毗羅衛”。

中部·象跡喻大經、如象足跡大經、大象跡喻經 (MN 28 Mahāhatthipadopama Sutta)

蕭式球 譯

二十八·大象跡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就如同將所有眾生的腳印一起比較時，大象的腳印是最大的，能夠涵括其餘所有腳印。同樣地，如果將所有善法一起比較時，四聖諦能夠涵括其餘所有善法。這四聖諦是什麼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賢友們，什麼是苦聖諦呢？生是苦的，老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的；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的。

“賢友們，什麼是五取蘊呢？這就是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賢友們，什麼是色取蘊呢？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來的色身。

“賢友們，什麼是四大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賢友們，什麼是地界呢？有內地界，有外地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地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堅性的組成物，如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等任何內在堅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地界。

“無論內地界或外地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地界’、‘我是地界’、‘地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地界之後，便會對地界厭離，內心對地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水界洶湧澎湃的時候，這個外地界將會毀滅。

“賢友們，即使外地界持續這麼久，可知它也是無常的，可知它也是有盡法、衰敗法、變壞法，更遑論這個短暫的身體，這個人們所渴愛和執取的身體了。所以，沒有‘我就是地界’、‘我擁有地界’、‘我在地界之中’這回事。

“一個有這種正慧的比丘，如果遭別人責罵、斥罵、辱罵、語言攻擊時，他知道：‘自己從耳觸之中生起了苦受。這種苦受是依緣而生起的，沒有緣是不會生起這苦受的。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他明白觸是無常的，明白受是無常的，明白想是無常的，明白行是無常的，明白識是無常的。他只是安住在這些界之中，內心欣然、平靜、安穩。

“如果遭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惡意襲擊，他知道：‘身體的客觀事實，就是有可能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的。’他心想：‘世尊曾說過一個鋸喻的教導，說如果一個人被盜賊用鋸逐一割截肢體，因此而生起瞋恚心的話，他就是一個不依世尊教導而行的人。我要作出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現在這個身體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了，就讓我來修習佛陀的教導吧。’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就像媳婦看見家翁時會感到羞愧那樣。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而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高興。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什麼是水界呢？有內水界，有外水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水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濕性的組成物，如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等任何內在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水界。

“無論內水界或外水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水界’、‘我是水界’、‘水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水界之後，便會對水界厭離，內心對水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水界洶湧澎湃的時候，沖毀村落，沖毀市鎮，沖毀都城，沖毀地區，沖毀國家。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的深度減退了一百由旬，減退了二百由旬，減退了三百由旬，減退了四百由旬，減退了五百由旬，減退了六百由旬，減退了七百由旬。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七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六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五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四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三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兩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一棵棕櫚樹的深度。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七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六個人的深度，只剩下五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四個人的深度，只剩下三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兩個人的深度，只剩下一個人的深度。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半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及腰的深度，只剩下及膝的深度，只剩下及腳踝的深度。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不及指節的深度。

“賢友們，即使外水界持續這麼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什麼是火界呢？有內火界，有外火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火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暖性的組成物，如體溫、體熱、飲食後的消化功能等任何內在暖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火界。

“無論內火界或外火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火界’、‘我是火界’、‘火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火界之後，便會對火界厭離，內心對火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火界洶湧澎湃的時候，燒燬村落、市鎮、都城、地區、國家，燒到林木邊、路邊、石邊、水邊或空地，燒到無可再燒才息滅下來。

“賢友們，將有一天，人們甚至要用雞毛或皮革來取火¹。

“賢友們，即使外火界持續這麼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什麼是風界呢？有內風界，有外風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風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動性的組成物，如向上出的氣體、向下出的氣體、腹中的氣體、體腔中的氣體、肢體中的氣體、呼吸等任何內在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風界。

“無論內風界或外風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風界’、‘我是風界’、‘風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風界之後，便會對風界厭離，內心對風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風界洶湧澎湃的時候，吹毀村落、市鎮、都城、地區、國家。

“賢友們，將有一天，在夏季最後的一個月裏²，即使人們想用扇子或風箱來吹風，但連樹葉也吹不動。

“賢友們，即使外風界持續這麼久，可知它也是無常的，可知它也是有盡法、衰敗法、變壞法，更遑論這個短暫的身體，這個人們所渴愛和執取的身體了。所以，沒有‘我就是風界’、‘我擁有風界’、‘我在風界之中’這回事。

“一個有這種正慧的比丘，如果遭別人責罵、斥罵、辱罵、語言攻擊時，他知道：‘自己從耳觸之中生起了苦受。這種苦受是依緣而生起的，沒有緣是不會生起這苦受的。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他明白觸是無常的，明白受是無常的，明白想是無常的，明白行是無常的，明白識是無常的。他只是安住在這些界之中，內心欣然、平靜、安穩。

“如果遭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惡意襲擊，他知道：‘身體的客觀事實，就是有可能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的。’他心想：‘世尊曾說過一個鋸喻的教導，說如果一個人被盜賊用鋸逐一割截肢體，因此而生起瞋恚心的話，他就是一個不依世尊教導而行的人。我要作出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現在這個身體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了，就讓我來修習佛陀的教導吧。’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就像媳婦看見家翁時會感到羞愧那樣。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而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高興。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就如在一個空間內，以木材為緣、以繩索為緣、以樹葉為緣、以泥土為緣而聚合成一間房屋。同樣地，在一個空間內，以骨骼為緣、以筋腱為緣、以肌肉為緣、以皮膚為緣而聚合成一個色身。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眼功能正常，但是沒有遇上外色，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眼功能正常，遇上外色，但是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眼功能正常，遇上外色，對這方面專意的話，是會有這方面的識出現的。

“賢友們，色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受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想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行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識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一個人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他知道：五取蘊是聚合物、聚集物、結合物。這是佛陀所說的：‘一個看見緣起的人，就是一個看見法的人；一個看見法的人，就是一個看見緣起的人。’

“五取蘊是依緣而起的。對五取蘊有貪著、黏著、嚮往、堅執的話，這就是苦的集起。清除對五取蘊的貪欲，捨棄對五取蘊的貪欲，這就是苦的息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耳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鼻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舌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身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意功能正常，但是沒有遇上外法，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意功能正常，遇上外法，但是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意功能正常，遇上外法，對這方面專意的話，是會有這方面的識出現的。

“賢友們，色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受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想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行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識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一個人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他知道：五取蘊是聚合物、聚集物、結合物。這是佛陀所說的：‘一個看見緣起的人，就是一個看見法的人；一個看見法的人，就是一個看見緣起的人。’

“五取蘊是依緣而起的。對五取蘊有貪著、黏著、嚮往、堅執的話，這就是苦的集起。清除對五取蘊的貪欲，捨棄對五取蘊的貪欲，這就是苦的息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1 古人用相擊燧石的方法來取火，而相擊雞毛或皮革是沒有可能取得到火的。經中“人們甚至要用雞毛或皮革來取火”是慣用語的表達方式，意指人們用盡各種方法來取火但也不能成功。

2 在印度當時，夏季最後的一個月是最炎熱的日子，所以人們千方百計想扇風乘涼。

中部·牛角林大經、牛角大經、大牛角經 (MN 32 Mahāgoṣiṅga Sutta)

蕭式球 譯

三十二·大牛角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牛角娑羅園，和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婆多尊者、阿難尊者及一些著名的長老弟子住在一起。

在黃昏的時候，大目犍連尊者離開靜處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來吧，我們一起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大迦葉尊者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好的。”於是，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陀尊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阿難尊者看見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陀尊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便前往離婆多尊者那裏，對離婆多尊者說：“離婆多賢友，那些善人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離婆多賢友，來吧，我們一起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離婆多尊者回答阿難尊者：“賢友，好的。”於是，阿難尊者和離婆多尊者也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舍利弗尊者從遠處看見離婆多尊者和阿難尊者前來，對阿難尊者這樣說：“阿難尊者，請過來。世尊的侍者、常隨世尊的阿難尊者，歡迎到來。阿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一位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的比丘，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然後以善美的文句、有條理地向四眾說法，使他們根除不善的性向。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離婆多尊者說：“離婆多賢友，阿難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離婆多尊者，離婆多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離婆多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喜歡靜處、熱衷於靜處，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1。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離婆多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阿那律陀尊者說：“阿那律陀賢友，離婆多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

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那律陀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走到大樓的頂層，觀看一千幅土地；同樣地，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阿那律陀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迦葉尊者，迦葉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

迦葉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自己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自己化食，讚嘆化食；自己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自己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自己少欲，讚嘆少欲；自己知足，讚嘆知足；自己遠離，讚嘆遠離；自己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自己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自己具有戒，讚嘆具有戒；自己具有定，讚嘆具有定；自己具有慧，讚嘆具有慧；自己具有解脫，讚嘆具有解脫；自己具有解脫知見，讚嘆具有解脫知見。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大迦葉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友，大迦葉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目犍連尊者，目犍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目犍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兩位比丘一起談論有關法義的話題。他們互相提問，互相解答，一直談論而不感疲倦。2 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大目犍連尊者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們全都是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舍利弗尊者，舍利弗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舍利弗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目犍連賢友，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就正如一位國王或一位大臣，他的衣櫃裏充滿各種顏色的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中午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晚上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同樣地，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

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尊者對尊者們說：“賢友們，我們全都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賢友們，讓我們一起前往世尊那裏，把這件事情告訴世尊，當世尊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它吧。”

尊者們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好的。”於是，尊者們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世尊說：“大德，離婆多尊者和阿難尊者前來我那裏聽法，我從遠處看見他們前來，便對阿難尊者這樣說：‘阿難尊者，請過來。世尊的侍者、常隨世尊的阿難尊者，歡迎到來。阿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一位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的比丘，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然後以善美的文句、有條理地向四眾說法，使他們根除不善的性向。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阿難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阿難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阿難尊者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然後以善美的文句、有條理地向四眾說法，使他們根除不善的性向。”

“大德，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離婆多尊者說：‘離婆多賢友，阿難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離婆多尊者，離婆多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離婆多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離婆多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喜歡靜處、熱衷於靜處，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離婆多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離婆多喜歡靜處、熱衷於靜處，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大德，離婆多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阿那律陀尊者說：‘阿那律陀賢友，離婆多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那律陀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阿那律陀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

走到大樓的頂層，觀看一千幅土地；同樣地，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阿那律陀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阿那律陀具有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能夠觀看一千個世間。”

“大德，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阿那律陀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迦葉尊者，迦葉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迦葉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大迦葉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自己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自己化食，讚嘆化食；自己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自己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自己少欲，讚嘆少欲；自己知足，讚嘆知足；自己遠離，讚嘆遠離；自己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自己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自己具有戒，讚嘆具有戒；自己具有定，讚嘆具有定；自己具有慧，讚嘆具有慧；自己具有解脫，讚嘆具有解脫；自己具有解脫知見，讚嘆具有解脫知見。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大迦葉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大迦葉自己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自己具有解脫知見，讚嘆具有解脫知見。”

“大德，大迦葉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友，

大迦葉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目犍連尊者，目犍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目犍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兩位比丘一起談論阿毗達磨。他們互相提問，互相解答，一直談論法義而不感疲倦。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大目犍連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大目犍連是一位說法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大德，我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們全都是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舍利弗尊者，舍利弗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舍利弗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我說：‘目犍連賢友，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

受之中。目犍連賢友，就正如一位國王或一位大臣，他的衣櫃裏充滿各種顏色的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中午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晚上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同樣地，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

“目犍連，十分好，十分好！如舍利弗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目犍連，舍利弗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我們誰是善說呢？”

“舍利弗，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善說。你們也聽我所說的，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舍利弗，一位比丘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心想：‘如果我的心不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我便不會起座。’ 舍利弗，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尊者們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1“居住在靜室” 的巴利文句子是 “brūhetā suññāgārānaṃ”，它也有 “生活在空靜處” 、 “在空靜處修行” 的意思。

2 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一八四·牛角娑羅林經(上)》之中，大目犍連尊者所說的內容是 “大如意足” 而不是 “談論有關法義的話題”。這裏應是巴利文本的脫漏，因為無論南傳或北傳佛教的記載，大目犍連尊者都是 “神通第一” 的大弟子。

中部·大廣解經、有明大經、毘陀羅大經 (MN 43 Mahāvedalla Sutta)

蕭式球 譯

四十三·大廣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拘絺羅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

“賢友，人們說‘劣慧，劣慧’。劣慧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不知，不知’，因此這稱為劣慧。不知什麼呢？不知什麼是苦，不知什麼是苦集，不知什麼是苦滅，不知什麼是苦滅之道。賢友，‘不知，不知’，因此這稱為劣慧。”

大拘絺羅尊者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人們說‘智慧，智慧’。智慧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知道，知道’，因此這稱為智慧。知道什麼呢？知道什麼是苦，知道什麼是苦集，知道什麼是苦滅，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賢友，‘知道，知道’，因此這稱為智慧。”

“賢友，人們說‘識，識’。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識別，識別’，因此這稱為識。識別什麼呢？識別什麼是樂，識別什麼是苦，識別什麼是不苦不樂。賢友，‘識別，識別’，因此這稱為識。”

“賢友，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還是互不相關的呢？這兩種東西能否分開而各自運作呢？”

“賢友，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兩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賢友，一個人在知道事物時，就是在識別事物；在識別事物時，就是在知道事物。因此，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兩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

“賢友，既然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那麼它們的分別是什麼呢？”

“賢友，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它們的分別就是：智慧是應要修習的，識應要遍知事物。”

“賢友，人們說‘受，受’。受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領受，領受’，因此這稱為受。領受什麼呢？領受什麼是樂，領受什麼是苦，領受什麼是不苦不樂。賢友，‘領受，領受’，因此這稱為受。”

“賢友，人們說‘想，想’。想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什麼是藍色，認知什麼是黃色，認知什麼是紅色，認知什麼是白色等等。賢友，‘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

“賢友，受、想、識這三種東西是連在一起還是互不相關的呢？這三種東西能否分開而各自運作呢？”

“賢友，受、想、識這三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三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賢友，一個人在領受事物時，就是在認知事物；在認知事物時，就是在識別事物。因此，這三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三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

“賢友，放捨五根而淨化意識，能帶來什麼？”

“賢友，放捨五根而淨化意識的話，如果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能帶來空無邊處；如果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能帶來識無邊處；如果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能帶來無所有處。”

“賢友，什麼東西能帶來知法呢？”

“賢友，慧眼能帶來知法。”

“賢友，智慧能帶來什麼利益呢？”

“賢友，智慧能帶來無比智、遍知、斷除煩惱的利益。”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令正見得到生起呢？”

“賢友，有兩種條件，可令正見得到生起：聆聽他人說法、如理思維。賢友，這兩種條件可令正見得到生起。”

“賢友，正見攝持多少東西，然後帶來心解脫的果和利益，帶來慧解脫的果和利益呢？”

“賢友，正見攝持五種東西，然後帶來心解脫的果和利益，帶來慧解脫的果和利益。賢友，正見攝持持戒、多聞、交談1、止、觀。正見攝持這五種東西，然後帶來心解脫的果和利益，帶來慧解脫的果和利益。”

“賢友，有多少種有呢？”

“賢友，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賢友，眾生為什麼會在將來投生至後有呢？”

“賢友，當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時，便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這樣便會在將來投生至後有。”

“賢友，怎樣才可不再在將來投生至後有呢？”

“賢友，對無明無欲，生起了明，息滅了渴愛，這樣便不再在將來投生至後有。”

“賢友，什麼是初禪呢？”

“賢友，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賢友，這就是稱為初禪了。”

“賢友，初禪有多少種東西在內呢？”

“賢友，初禪有五種東西在內。賢友，進入初禪的比丘，帶有覺、觀、喜、樂、一心。賢友，初禪有這五種東西在內。”

“賢友，初禪捨棄多少東西，具有多少東西呢？”

“賢友，初禪捨棄五種東西，具有五種東西。賢友，進入初禪的比丘，捨棄了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帶有覺、觀、喜、樂、一心。初禪捨棄了這五種東西，具有這五種東西。”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各有不同的對象，各別在自己的境界之中活動，不會體驗其他的對象和境界。賢友，當五根各別在自己的對象和境界之中活動時，什麼是它們的依處，以什麼來體驗各種對象和境界呢”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各有不同的對象，各別在自己的境界之中活動，不會體驗其他的對象和境界。賢友，當五根各別在自己的對象和境界之中活動時，意是它們的依處，以意來體驗各種對象和境界。”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是依什麼東西來立足的呢？”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是依壽來立足的。”

“賢友，壽是依什麼東西來立足的呢？”

“賢友，壽是依暖來立足的。”

“賢友，暖是依什麼東西來立足的呢？”

“賢友，暖是依壽來立足的。”

“賢友，現在我聽到舍利弗尊者這樣說：‘壽是依暖來立足的。’現在我也聽到舍利弗尊者這樣說：‘暖是依壽來立足的。’我怎樣理解當中的義理呢？”

“賢友，既然這樣，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賢友，就正如當油燈燃亮時，能依火焰而知道有光，能依光而知道有火焰同樣地，壽是依暖來立足的，暖也是依壽來立足的。”

“賢友，壽行和受是同樣的東西還是各異的東西呢？”

“賢友，壽行和受是不同的東西。賢友，如果壽行和受是同樣的東西，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便不能出定。因為壽行和受各異，所以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可以出定。”

“賢友，當這個身體失去了多少東西，便會遭人遺棄、遭人丟棄、長眠地下，像木頭那樣沒有心意活動呢？”

“賢友，當這個身體失去了壽、暖、識三種東西，便會遭人遺棄、遭人丟棄、長眠地下，像木頭那樣沒有心意活動。”

“賢友，一個死亡的人和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賢友，一個死亡的人，他的身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口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心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壽竭盡，暖退卻，根散壞。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他的身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口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心行息滅及猗息下來；但是壽不竭盡，暖不退卻，根清淨。這就是他們的分別。”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得不苦不樂心解脫正受呢？”

“賢友，有四種條件，可得不苦不樂心解脫正受。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2 賢友，有這四種條件，可得不苦不樂心解脫正受。”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得無相心解脫正受呢？”

“賢友，有兩種條件，可得無相心解脫正受。對所有相不作意，對無相界作意。賢友，有這兩種條件，可得無相心解脫正受。”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使無相心解脫保持下去呢？”

“賢友，有三種條件，可使無相心解脫保持下去。對所有相不作意，對無相界作意，之前作好準備。賢友，有這三種條件，可使無相心解脫保持下去。”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從無相心解脫出定呢？”

“賢友，有兩種條件，可從無相心解脫出定。對所有相作意，對無相界不作意。賢友，有這兩種條件，可從無相心解脫出定。”

“賢友，無量心解脫、無所有處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這四種東西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還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賢友，無量心解脫、無所有處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這四種東西從一方面來說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賢友，哪方面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呢？”

“賢友，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

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的內心帶著悲心……他的內心帶著喜心……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賢友，這就是稱為無量心解脫了。

“賢友，什麼是無所有處心解脫呢？”

“賢友，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賢友，這就是稱為無所有處心解脫了。

“賢友，什麼是空心解脫呢？”

“賢友，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修習，他這樣反思：‘我和我所都是空的。’賢友，這就是稱為空心解脫了。

“賢友，什麼是無相心解脫呢？”

“賢友，一位比丘對所有相不作意，進入無相心定。賢友，這就是稱為無相心解脫了。

“賢友，這方面就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

“賢友，哪方面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賢友，貪欲為內心帶來限量，瞋恚為內心帶來限量，愚癡為內心帶來限量。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量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賢友，貪欲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瞋恚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愚癡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所有處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賢友，貪欲為內心帶來各種相，瞋恚為內心帶來各種相，愚癡為內心帶來各種相。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相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賢友，這方面就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大拘絺羅尊者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1 “交談” 的巴利文是 “sākacchā”，在《增支部》的註釋《希求滿足》(Manorathapūraṇī)之中在這裏解釋為 “法的交談”。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二一一·大拘絺羅經》之中，跟這裏相應的詞語是 “真諦”。真諦的巴利文是 “sacca”，梵文是 “satya”，跟 “sākacchā” 的發音相近，這裏可能是巴利文本的文誤。

2 在經文中沒有清楚指出哪四種條件，只是複述四禪的內容。四禪有捨、(正)念、清淨三種質素在其中。此外，以捨心來超越苦樂是四禪其中的一項特點。

中部·遮堵瑪經、遮偷摩經、車頭聚落經 (MN 67 Cātuma Sutta)

蕭式球 譯

六十七·遮偷摩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遮偷摩的櫻桃李園。

這時候，以舍利弗和目犍連為首大約有五百位比丘去遮偷摩見世尊。當這些客比丘跟常住比丘交談、入住房舍、放置衣鉢的時候，發出嘈吵的聲音、很大的聲音。

世尊對阿難說：“阿難，誰發出這麼嘈雜的聲音、這麼大的聲音呢？人們以為這是漁夫在賣魚¹。”

“大德，他們是以舍利弗和目犍連為首的大約有五百位比丘，來這裏見世尊。當這些客比丘跟常住比丘交談、入住房舍、放置衣鉢的時候，發出嘈吵的聲音、很大的聲音。”

“阿難，既然這樣，用我的名義對那些比丘說：‘導師叫尊者們。’”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去到那些比丘那裏，對那些比丘說：“導師叫尊者們。”

那些比丘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之後去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那些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為什麼發出這麼嘈雜的聲音、這麼大的聲音呢？人們以為這是漁夫在賣魚。”

“大德，我們是以舍利弗和目犍連為首的大約有五百位比丘，來這裏見世尊。當我們客比丘跟常住比丘交談、入住房舍、放置衣鉢的時候，發出嘈吵的聲音、很大的聲音。”

“比丘們，我著令你們離去，不要在我跟前。”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回去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然後離去。

這時候，遮偷摩的釋迦人聚集在聚集堂裏處理一些事務，他們從遠處看見那些比丘在行走，便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去哪裏呢？”

“賢友們，世尊著令比丘僧團離去。”

“既然這樣，請尊者們坐一會兒。我們或許能夠使世尊生起歡喜心。”

那些比丘回答遮偷摩的釋迦人：“賢友們，是的。”

於是，遮偷摩的釋迦人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大德，這裏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就正如幼苗不能得到水份，它將會枯萎、枯謝。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又正如初生的小牛看不見母牛，牠將會不安、消瘦。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

這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知道世尊的心。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世尊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大德，這裏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就正如幼苗不能得到水份，它將會枯萎、枯謝。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又正如初生的小牛看不見母牛，牠將會不安、消瘦。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

遮偷摩的釋迦人和梵天·娑婆世界主以“幼苗喻”和“初生小牛喻”使世尊生起歡喜心。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對比丘說：“賢友們，起來吧，拿起大衣和鉢吧。遮偷摩的釋迦人和梵天·娑婆世界主以‘幼苗喻’和‘初生小牛喻’，使世尊生起歡喜心了。”

那些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是的。”於是起座，拿著大衣和鉢，前往世尊那裏。

那些比丘去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當我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你的內心怎麼想呢？”

“大德，當世尊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我的內心這樣想：‘世尊現在要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了。現在我也要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

“舍利弗，停止。舍利弗，停止。不應再次讓這樣的心生起。”

世尊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當我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你的內心怎麼想呢？”

“大德，當世尊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我的內心這樣想：‘世尊現在要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了。現在我和舍利弗尊主要照料比丘僧團了。’”

“目犍連，十分好，十分好！目犍連，比丘僧團應由我來照料，或由舍利弗和目犍連來照料。”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下水的人會遇到四種怖畏。這四種怖畏是什麼呢？波浪的怖畏、鱷魚的怖畏、旋渦的怖畏、短吻鱷的怖畏。這是下水的人會遇到的四種怖畏。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遇到四種怖畏。這四種怖畏是什麼呢？波浪的怖畏、鱷魚的怖畏、旋渦的怖畏、短吻鱷的怖畏。

“比丘們，什麼是波浪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一位出家人了，同修對他們作出教誡：‘應要這樣往還，應要這樣向前觀望和向周圍觀望，應要這樣屈伸身體，應要這樣穿衣持鉢。’他們心想：‘之前在家的時候，我們對他人作出教誡，現在我們受那些像兒孫那樣小的同修來教誡。’他們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波浪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波浪的怖畏是忿恨的意思。

“比丘們，什麼是鱷魚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一位出家人了，同修對他們作出教誡：‘應要吃這些東西，不應吃那些東西；應要飲這些東西，不應飲那些東西。許可吃這些東西，不許可吃那些東西；許可飲這些東西，不許可飲那些東西。適當的時間可以吃東西，不適當的時間不應吃東西；適當的時間可以飲東西，不適當的時間不應飲東西。’他們心想：‘之前在家的時候，我喜歡吃什麼就吃，不喜歡吃什麼就不吃；喜歡飲什麼就飲，不喜歡飲什麼就不飲。我許可的與不許可的都吃，許可的與不許可的都飲。我在適當的時間與不適當的時間都吃東西；在適當的時間與不適當的時間都飲東西。現在有敬信的居士在中午過後布施美味的食物時，我就像被那些同修掩蓋著我的口。’他們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鱷魚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鱷魚的怖畏是口腹之欲的意思。

“比丘們，什麼是旋渦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一位出家人了，在

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不防護身，不防護口沒有保持念，不約束六根，看見居士或居士子享受五欲，心想：‘之前在家的時候，我也享受五欲。我的家族有財富，我可以享用財富和用那些財富來修福。’ 他們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旋渦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旋渦的怖畏是五欲的意思。

“比丘們，什麼是短吻鱷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們成為一位出家人了，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不防護身，不防護口，沒有保持念，不約束六根，在看見一些衣服穿得歪斜或穿得少的婦女時，貪欲便侵蝕他們的心。他們的內心受貪欲所侵蝕，因此便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短吻鱷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短吻鱷的怖畏是對婦女的貪欲的意思。

“比丘們，有些人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遇到這四種怖畏。”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遮偷摩經完

1“漁夫在賣魚”是慣用語的表達方式，意指嘈雜。一種解釋說，漁夫打魚歸來的時候，在碼頭時是很嘈雜的。

中部·瞿尼師經、枸哩亞尼經 (MN 69 Goliyāni Sutta)

蕭式球 譯

六十九·瞿尼師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一位名叫瞿尼師的森林比丘，他行為散漫，到僧團裏處理一些事務。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因應瞿尼師比丘而對所有比丘說：“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對同修應該帶有恭敬、帶有順從。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對同修不恭敬、不順從，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對同修不恭敬、不順從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對同修應該帶有恭敬、帶有順從。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善於入座：不佔用長老比丘的座位和讓座給新比丘。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不善於入座，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

竟然會不知道正行法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善於入座。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白天入村不應過早，回來不應過遲。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白天入村過早，回來過遲，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在白天入村過早，回來過遲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白天入村不應過早，回來不應過遲。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不應在飯餐時間之前或之後到在家人那裏去。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飯餐時間之前或之後到在家人那裏去，人們便會說：‘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之前一定是經常不依時間作息，所以來到僧團之中也是這樣！’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不應在飯餐時間之前或之後到在家人那裏去。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掉舉、不忙亂。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掉舉和忙亂，人們便會說：‘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之前一定是經常掉舉和忙亂，所以來到僧團之中也是這樣！’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掉舉、不忙亂。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嘈吵、少說話。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嘈吵和多說話，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這麼嘈吵和多說話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嘈吵、少說話。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結交說善語的人和善知識。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結交說惡語的人和惡知識，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結交說惡語的人和惡知識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結交說善語的人和善知識。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守護根門。如果一位森林比丘不守護根門，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不守護根門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守護根門。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飲食知量。如果一位森林比丘飲食不知量，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飲食不知量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飲食知量。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覺醒。如果一位森林比丘不保持覺醒，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不保持覺醒的呢！’ 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覺醒。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作出精進。如果一位森林比丘懈怠，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懈怠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作出精進。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念。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失念，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失念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念。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定。如果一位森林比丘沒有定，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沒有定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定。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智慧。如果一位森林比丘是劣慧的，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是劣慧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智慧。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當一些問法者問森林比丘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時，如果森林比丘不能解答，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當被問到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時竟然會不能解答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當一些問法者問森林比丘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時，如果森林比丘不能解答，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當被問到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時竟然會不能解答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過人之法。當一些問法者問森林比丘過人之法時，如果森林比丘不能解答，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當被問到過人之法時竟然會不能解答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過人之法。”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只是森林比丘應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還是住在村落附近的比丘都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呢？”

“目犍連賢友，森林比丘應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住在村落附近的比丘也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

中部·長爪經、長甲經 (MN 74 Dīghanakha Sutta)

蕭式球 譯

七十四·長甲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靈鷲山的野豬洞。

這時候，長甲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這樣說，我持這種見解：‘什麼東西都不接受。’”

“火種，你有‘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那麼你可不是接受了‘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嗎？”

“喬答摩賢者，如果我有這種見解，都是一樣，我也是對這種見解都不接受。”

“火種，那些說‘都是一樣，都是一樣’的人當中，有很多都不捨棄這種見解，甚至還對其他見解生起取著。

“火種，那些說‘都是一樣，都是一樣’的人當中，只有很少能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

“火種，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什麼東西都接受。’

“火種，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什麼東西都不接受。’

“火種，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

“火種，持‘什麼東西都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習近貪欲，習近結縛，習近愛喜，習近愛著，習近取著。

“火種，持‘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習近無貪欲，習近無結縛，習近無愛喜，習近無愛著，習近無取著。”

當世尊說到這裏的時候，長甲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讚賞我的見的去處，喬答摩賢者讚嘆我的見的去處。”

“火種，持‘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一些東西接受’那部分習近貪欲，習近結縛，習近愛喜，習近愛著，習近取著；‘一些東西不接受’那部分習近無貪欲，習近無結縛，習近無愛喜，習近無愛著，習近無取著。

“火種，在持‘什麼東西都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當中，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我有這種見解，如果我堅取這種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便會跟持“什麼東西都不接受”和“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兩種沙門婆羅門產生爭辯，在爭辯時便會有爭執，在爭執時便會有對抗，在對抗時便會有惱害。’當他親身看到當中有爭辯、爭執、對抗、惱害後，便會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就是這樣，他捨棄這種見解，放捨這種見解。

“火種，在持‘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當中，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我有這種見解，如果我堅取這種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便會跟持“什麼東西都接受”和“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兩種沙門婆羅門產生爭辯，在爭辯時便會有爭執，在爭執時便會有對抗，在對抗時便會有惱害。’當他親身看到當中有爭辯、爭執、對抗、惱害後，便會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就是這樣，他捨棄這種見解，放捨這種見解。

“火種，在持‘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當中，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我有這種見解，如果我堅取這種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便會跟持“什麼東西都接受”和“什麼東西都不接受”兩種沙門婆羅門產生爭辯，在爭辯時便會有爭執，在爭執時便會有對抗，在對抗時便會有惱害。’當他親身看到當中有爭辯、爭執、對抗、惱害後，便會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就是這樣，他捨棄這種見解，放捨這種見解。

“火種，這個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色身，應視它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當視它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的時候，所有對色身的貪著、愛戀、戀慕都會捨棄。

“火種，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火種，一個人在領受樂受的時候，便不會領受到苦受和不苦不樂受，他只有領受樂受。一個人在領受苦受的時候，便不會領受到樂受和不苦不樂受，他只有領受苦受。一個人在領受不苦不樂受的時候，便不會領受到樂受和苦受他只有領受不苦不樂受。

“火種，樂受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苦受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火種，一位聖弟子看見這個道理，便會對樂受厭離、對苦受厭離、對不苦不樂受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火種，一位有這種心解脫的比丘，不會附和任何人，不會跟任何人爭執，他在世間宣說法義而對所說的法義沒有任何取著。”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站在世尊背後為世尊扇涼¹，他心想：“世尊通過無比智，說要捨棄這些東西。善逝通過無比智，說要捨棄這些東西。”通過這樣反思，舍利弗尊者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長甲遊方者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這時候，長甲遊方者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長甲遊方者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1 在漢譯本《雜阿含經·九六九經》之中提到，當時舍利弗尊者出了家只是半個月。見《大正藏》第二冊二四九頁下。

中部·陀然經、達那若尼經 (MN 97 Dhanañjāni Sutta)

蕭式球 譯

九十七·陀然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南山遊行說法。有一位在王舍城雨季安居的比丘前往南山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那位比丘說：“賢友，世尊健康嗎？身體好嗎？”

“賢友，世尊健康，身體好。”

“賢友，比丘僧團裏人人都健康嗎？人人都身體好嗎？”

“賢友，比丘僧團裏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身體好。”

“賢友，住在米倉城門有一個名叫陀然的婆羅門，他健康嗎？身體好嗎？”

“賢友，陀然婆羅門健康，身體好。”

“賢友，陀然婆羅門不放逸嗎？”

“賢友，陀然婆羅門怎會不放逸呢！賢友，陀然婆羅門依附王宮裏的人，欺壓婆羅門和居士；依附婆羅門和居士，欺壓王宮裏的人。他娶一位有敬信的妻子命終後，再娶了一位沒有敬信的妻子。”

“賢友，我聽見陀然婆羅門放逸的消息，我真是聽了一個壞消息！如果能夠遇見陀然婆羅門，跟他一起交談就好了。”

舍利弗尊者在南山住了一段時間後，啟程向王舍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王舍城，之後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這時候，陀然婆羅門在城外的牛棚擠牛乳。舍利弗尊者在王舍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便前往陀然婆羅門那裏。陀然婆羅門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走到舍利弗尊者那裏，對他說：“舍利弗賢者，現在還是進食的時候，飲了這些牛乳吧。”

“婆羅門，不。我今天的化食已經完成了。我會在那棵樹下午休，一會兒後你也來吧。”

陀然婆羅門回答舍利弗尊者：“賢者，是的。”於是，在吃過早飯後便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陀然婆羅門說：“陀然，你不放逸嗎？”

“舍利弗賢者，我怎會不放逸呢！我要養活父母、妻兒、僕人、工人，要為朋友親屬做很多工作，要為賓客做很多工作，要為先人做很多工作，要為天神做很多工作，要為國王做很多工作，還要照顧好自己身體。”

“陀然，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因要養活父母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他因非法和不正的行為而被地獄的獄卒拖走。他或父母對獄卒說，他只是因要養活父母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不要拖走他！他們可否這樣向獄卒求情呢？”

“舍利弗賢者，這是不可以的。即使他們哭號，獄卒還是會捉那人落地獄。”

……養活妻兒……
……養活僕人和工人……
……為朋友親屬做很多工作……
……為賓客做很多工作……
……為先人做很多工作……
……為天神做很多工作……
……為國王做很多工作……

“陀然，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因要照顧好自己身體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他因非法和不正的行為而被地獄的獄卒拖走。他或別人對獄卒說，他只是因要照顧好自己身體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不要拖走他！他們可否這樣向獄卒求情呢？”

“舍利弗賢者，這是不可以的。即使他們哭號，獄卒還是會捉那人落地獄。”

“陀然，你認為怎樣，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養活父母，或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養活父母，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養活父母比較差，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養活父母比較好。舍利弗賢者，如法和正確的行為比非法和不正的行為好。”

“陀然，有其他如法的工作能養活父母，做那些工作能避免造惡業及帶來功德。”

……養活妻兒……
……養活僕人和工人……
……為朋友親屬做很多工作……
……為賓客做很多工作……
……為先人做很多工作……
……為天神做很多工作……
……為國王做很多工作……

“陀然，你認為怎樣，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或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比較差，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比較好。舍利弗賢者，如法和正確的行為比非法和不正的行為好。”

“陀然，有其他如法的工作能照顧好自己身體，做那些工作能避免造惡業及帶來功德。”

陀然婆羅門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之後起座離去。

過了一段時間，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於是，陀然婆羅門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你這樣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舍利弗尊者雙足。你這樣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陀然婆羅門的居所就好了。’”

那位下人回答陀然婆羅門：“主人，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那位下人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對舍利弗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陀然婆羅門的居所就好了。”

舍利弗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願意探望陀然婆羅門。

於是，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陀然婆羅門的居所。舍利弗尊者抵達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陀然婆羅門說：“陀然，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同樣地，我全身發熱。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陀然，你認為怎樣，地獄或畜生，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畜生比地獄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畜生或餓鬼，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餓鬼比畜生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餓鬼或人，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人比餓鬼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人或四王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四王天比人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四王天或三十三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三十三天比四王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三十三天或夜摩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夜摩天比三十三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夜摩天或兜率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兜率天比夜摩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兜率天或化樂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化樂天比兜率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化樂天或他化自在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他化自在天比化樂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他化自在天或梵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說到梵世間了，舍利弗賢者說到梵世間了！”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心想：“婆羅門都是嚮往梵世間的。讓我為陀然婆羅門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吧。”於是對陀然婆羅門說：“陀然，我要對你說投生梵天的道路。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陀然婆羅門回答舍利弗尊者：“賢者，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陀然，什麼是投生梵天的道路呢？”

“陀然，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陀然，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陀然，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悲心……

“陀然，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喜心……

“陀然，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陀然，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舍利弗賢者，請你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你這樣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舍利弗尊者為陀然婆羅門確立了投生梵世間的道路便起座離去。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究極的道路，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1 舍利弗尊者離去不久，陀然婆羅門便命終，他投生在梵世間。

這時候，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舍利弗為陀然婆羅門確立了投生梵世間的道路便起座離去。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究極的道路，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舍利弗，你為什麼只為陀然婆羅門確立投生梵世間的道路便起座離去呢？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究極的道路，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大德，我那時心想：‘婆羅門都是嚮往梵世間的。讓我為陀然婆羅門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吧。’”

“舍利弗，陀然婆羅門命終了，他投生在梵世間。”

1 漢譯本的《中阿含經·二十七·梵志陀然經》提供多一些有關的背景資料，陀然婆羅門在舍利弗尊者出家之前兩人早已是好友，後來娶了一位名叫端

正的女士，受她唆擺而作惡。他聽了舍利弗尊者的教誨後便捨棄惡行，更在舍利弗尊者跟前皈依佛、法、僧而成為佛弟子。

在原始佛教的教義中，佛、法、僧以四聖諦、八正道為中心。所以，皈依佛、法、僧的人自然會有一個向善、向解脫的人生目標。在經中，舍利弗尊者為臨終的陀然婆羅門建立投生梵天的道路，使他得以投生梵天。一個具有四聖諦正見的人投生梵天即是得到了三果，而三果不是一個最高的果位，所以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在《梵志陀然經》的尾末，佛陀問舍利弗尊者為什麼不教陀然婆羅門比投生梵天更高的法，讓他即時如實知法。而舍利弗尊者的答覆是因應婆羅門多是愛著梵天，所以便教陀然婆羅門一條投生梵天的道路。

中部·逐步經、逐一經、不斷經 (MN 111 Anupad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一一·逐一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舍利弗是一位智者。比丘們，舍利弗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

“比丘們，舍利弗在半個月之中逐一觀察法義。比丘們，他這樣觀察，他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逐一辨識初禪中的覺、觀、喜、樂、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逐一辨識二禪中的平伏、喜、樂、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逐一辨識三禪中的捨、樂、念、覺知、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

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滅除了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逐一辨識四禪中的捨、不苦不樂受、內心沒有食糧的猗息、念、清淨、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思維各種想，他進入了空無邊處。他逐一辨識空無邊處中的空無邊處想、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他逐一辨識識無邊處中的識無邊處想、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他逐一辨識無所有處中的無所有處想、一心，也逐一辨識觸、受、想、思、心、願欲、決志、精進、念、捨、作意。他知道這些事物的生起、持續、消失；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他在這正受之中提起念，如實觀察這些事物的消逝、壞滅、改變。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還有更高的出離。他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再者，舍利弗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他在這正受之中提起念，如實觀察這些事物的消逝、壞滅、改變。他知道這些事物從沒有到出現，從有到逝去。他對這些事物沒有傾慕，沒有抗拒，沒有依賴，沒有愛著；他得到解脫，沒有結縛，內心能夠得到自在。他知道，再沒有更高的出離。他不用再勤修更高的出離。

“比丘們，如果問，誰在聖者的戒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誰在聖者的定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誰在聖者的慧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誰在聖者的解脫之中最熟練、最究極呢？正確的解說就是舍利弗了。舍利弗在聖者的戒之中最熟練

最究極，舍利弗在聖者的定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舍利弗在聖者的慧之中最熟練、最究極，舍利弗在聖者的解脫之中最熟練、最究極。

“比丘們，如果問，誰是世尊的兒子——由世尊的心胸所生，由世尊的口所生，由世尊的法所生，由法化生，是法的繼承者而不是物質的繼承者呢？正確的解說就是舍利弗了。舍利弗是世尊的兒子——由世尊的心胸所生，由世尊的口所生，由世尊的法所生，由法化生，是法的繼承者而不是物質的繼承者。

“比丘們，如來所轉動的無上法輪，舍利弗正確無誤地跟隨轉動。”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中部·應習不應習經、應行不應行經 (MN 114 Sevittabbāsevitabb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一四·應行不應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應行踐和不應行踐’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口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口行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意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意行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起心動念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起心動念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想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想的薰習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見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見的薰習是相異的。

“比丘們，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身行便不應行踐；一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身行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殺生的人，他們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一些偷盜的人，他們

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邪淫的人，他們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大德，這樣的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捨棄殺生、遠離殺生的人，他們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一些捨棄偷盜、遠離偷盜的人，他們不會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捨棄邪淫、遠離邪淫的人，他們不會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大德，這樣的身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口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口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口行便不應行踐；一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口行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問話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原因、為了他人的原因或為了少許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知道的說不知；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自己看見的說看不見。一些兩舌的人，他們說離間別人的話，使和合的帶來分裂，喜歡分裂、景仰分裂，欣樂分裂，說使人分裂的話。一些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粗魯、無禮、尖酸、苛刻、帶著忿怒、不帶來定。一些綺語的人，他們說不適時的話、不真實的話、沒有意義的話、和法無關的話、和律無關的話、沒有價值的話，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沒有道理，滔滔不絕，對人沒有益處。大德，這樣的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捨棄妄語、遠離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問話的時候，不會為自己的原因、為他人的原因或為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就說自己不知，自己知道的就說自己知道；自己看不見的就說自己看不見，自己看見的就說自己看見。一些捨棄兩舌、遠離兩舌的人，他們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一些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一些捨棄綺語、遠離綺語的人，他們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大德，這樣的口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口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口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意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意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意行在行

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意行便不應行踐；一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意行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貪欲的人，他們貪圖別人的財物，心想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心生瞋恚的人，他們惡意思維，內心常想殺害、屠殺、斬殺、摧毀眾生，常想眾生不存在。大德，這樣的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不貪欲的人，他們不會貪圖別人的財物，不會想到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不會心生瞋恚的人，他們不會惡意思維，內心只想眾生沒有憎恨，沒有苦迫，沒有顫抖，快樂地生活。大德，這樣的意行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意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意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起心動念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起心動念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起心動念便不應行踐。一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起心動念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貪欲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貪欲之中；一些瞋恚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瞋恚之中。一些惱害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惱害之中。大德，這樣的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不貪欲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不貪欲之中；一些不瞋恚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不瞋恚之中；一些不惱害的人，內心時常安住在不惱害之中。大德，這樣的起心動念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起心動念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起心動念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想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想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想的薰習便不應行踐。一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想的薰習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貪欲的人，時常安住在貪欲想之中；一些瞋恚的人，時常安住在瞋恚想之中；一些惱害的人，時常安住在惱害想之中。大德，這樣的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不貪欲的人，時常安住在不貪欲想之中；一些不瞋恚的人，時常安住在不瞋恚想之中；一些不惱害的人，時常安住在不惱害想之中。大德，這樣的想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想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想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見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見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見的薰習便不應行踐；一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見的薰習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一些人帶著這樣的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大德，這樣的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一些人帶著這樣的見解：‘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大德，這樣的見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見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見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一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便不應行踐；一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便應行踐。

“大德，哪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呢？帶來苦迫及沒有修養的個人氣質。大德，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

“大德，哪些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呢？帶來平和及有修養的個人氣質。大德，這樣的個人氣質的薰習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

“世尊說：‘比丘們，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話，你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身行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身行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佛陀重複舍利弗尊者的說話一遍)……舍利弗，我說，個人氣質的薰習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兩種個人氣質的薰習是相異的。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舍利弗，我簡略的說話應這樣理解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耳識別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鼻識別香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舌識別味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身識別觸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世尊說：‘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眼識別色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眼識別色便不應行踐；眼識別色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眼識別色便應行踐。世尊說：‘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耳識別聲……

“……鼻識別香……

“……舌識別味……

“……身識別觸……

“世尊說：‘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意識別法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意識別法便不應行踐；意識別法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意識別法便應行踐。世尊說：‘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話，你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眼識別色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佛陀重複舍利弗尊者的說話一遍)……舍利弗，我說，意識別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舍利弗，我簡略的說話，應這樣理解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受用食物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受用住處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村落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市鎮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都城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國家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世尊說：‘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受用衣服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受用衣服便不應行踐；受用衣服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受用衣服便應行踐。世尊說：‘

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受用食物……

“……受用住處……

“……依止村落……

“……依止市鎮……

“……依止都城……

“……依止國家……

“世尊說： ‘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大德，依止人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增加而善法減少的，這樣的依止人便不應行踐；依止人在行踐時會令不善法減少而善法增加的，這樣的依止人便應行踐。世尊說： ‘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 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話，你知道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我說，受用衣服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佛陀重複舍利弗尊者的說話一遍)……舍利弗，我說，依止人可分兩種：應行踐和不應行踐。這句說話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說的。舍利弗，我簡略的說話，應這樣理解這詳細的義理。

“舍利弗，任何剎帝利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任何婆羅門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任何吠舍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任何首陀羅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舍利弗，任何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任何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如果知道這簡略的說話或詳細的義理，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中部·諦分別經 (MN 141 Saccavibhaṅgasutt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四一·分析聖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什麼是四聖諦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之道聖諦。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比丘們，你們要跟舍利弗和目犍連交往，要習近舍利弗和目犍連。舍利弗和目犍連是智者，他們幫助比丘修習梵行。比丘們，舍利弗有如生母那樣，目犍連有如養母那樣：舍利弗引領人取得入流果，目犍連再為他們取得最高的利益。比丘們，舍利弗有能力詳細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什麼是四聖諦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之道聖諦。

“賢友們，什麼是苦聖諦呢？

“生是苦的，老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的；簡略來說，五蘊是苦的。

“賢友們，什麼是生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在當中投生、入胎、成形、出生，五蘊出現，取得六處。賢友們，這就是稱為生了。

“賢友們，什麼是老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老了。

“賢友們，什麼是死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死了。

“賢友們，什麼是憂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憂傷、憂愁。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憂了。

“賢友們，什麼是悲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悲傷、悲痛。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悲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呢？各種身體的苦，各種身體的不快；感受各種由身體接觸事物所帶來的苦和不快。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了。

“賢友們，什麼是惱呢？各種內心的苦，各種內心的不快；感受各種由內心接觸事物所帶來的苦和不快。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惱了。

“賢友們，什麼是哀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哀傷、哀痛。賢友們，這就是稱為哀了。

“賢友們，什麼是求不得是苦呢？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生，希望生不會到來。但是，生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求不得是苦了。

“賢友們……老是眾生的自然法則……

“賢友們……病是眾生的自然法則……

“賢友們……死是眾生的自然法則……

“賢友們，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憂、悲、苦、惱、哀，希望憂、悲、苦、惱、哀不會到來。但是，憂、悲、苦、惱、哀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求不得是苦了。

“賢友們，什麼是‘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呢？取著色蘊，取著受蘊，取著想蘊，取著行蘊，取著識蘊。這就是‘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了。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聖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集聖諦呢？

“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集聖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聖諦呢？

“對渴愛徹底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不黏著。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滅聖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之道聖諦呢？

“就是這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賢友們，什麼是正見呢？

“知苦、知苦集、知苦滅、知苦滅之道。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見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思維呢？

“出離的思維、不瞋恚的思維、不惱害的思維。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思維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語呢？

“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語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業呢？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業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命呢？

“賢友們，聖弟子捨棄不正當的謀生方式，以正當的方式來謀生活命。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命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精進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為了不讓內心生起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內心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內心生起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內心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精進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念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如實觀察心……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念了。

“賢友們，什麼是正定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

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賢友們，這就是稱為正定了。

“賢友們，這就是稱為苦滅之道聖諦了。

“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轉無上法輪——這就是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這四聖諦——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中部·教化給孤獨長者經、教誡給孤獨經 (MN 143 Anāthapiṇḍikovād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四三·教化給孤獨長者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於是，給孤獨長者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你這樣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舍利弗尊者雙足。你這樣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給孤獨長者的居所就好了。’”

那位下人回答給孤獨長者：“主人，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那位下人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對舍利弗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大德，給孤獨長者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給孤獨長者的居所就好了。”

舍利弗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願意探望給孤獨長者。

於是，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阿難尊者以後學沙門的身份隨後而行，一起前往給孤獨長者的居所。舍利弗尊者抵達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給孤獨長者說：“居士，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如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同樣地，我全身發熱。舍利弗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居士，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心識不要依賴眼；不要執取耳，心識不要依賴耳；不要執取鼻，心識不要依賴鼻；不要執取舌，心識不要依賴舌；不要執取身，心識不要依賴身；不要執取意，心識不要依賴意。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色，心識不要依賴色；不要執取聲，心識不要依賴聲；不要執取香，心識不要依賴香；不要執取味，心識不要依賴味；不要執取觸，心識不要依賴觸；不要執取法，心識不要依賴法。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識，心識不要依賴眼識；不要執取耳識，心識不要依賴耳識；不要執取鼻識，心識不要依賴鼻識；不要執取舌識，心識不要依賴舌識；不要執取身識，心識不要依賴身識；不要執取意識，心識不要依賴意識。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觸，心識不要依賴眼觸；不要執取耳觸，心識不要依賴耳觸；不要執取鼻觸，心識不要依賴鼻觸；不要執取舌觸，心識不要依賴舌觸；不要執取身觸，心識不要依賴身觸；不要執取意觸，心識不要依賴意觸。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眼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眼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耳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耳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鼻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鼻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舌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舌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身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身觸所生的受；不要執取意觸所生的受，心識不要依賴意觸所生的受。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地，心識不要依賴地；不要執取水，心識不要依賴水；不要執取火，心識不要依賴火；不要執取風，心識不要依賴風；不要執取空，心識不要依賴空；不要執取識，心識不要依賴識。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色，心識不要依賴色；不要執取受，心識不要依賴受；不要執取想，心識不要依賴想；不要執取行，心識不要依賴行；不要執取識，心識不要依賴識。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空無邊處，心識不要依賴空無邊處；不要執取識無邊處，心識不要依賴識無邊處；不要執取無所有處，心識不要依賴無所有處；不要執取非想非非想處，心識不要依賴非想非非想處。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此世，心識不要依賴此世；不要執取他世，心識不要依賴他世。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居士，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執取見、聞、覺、知、尋、意行，心識不要依賴見、聞、覺、知、尋、意行。居士，你應這樣修學。”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給孤獨長者哭泣流淚。於是阿難尊者問他：“居士，你放不下嗎？居士，你沮喪嗎？”

“阿難大德，我不是放不下，也不是沮喪，而是我長期伴隨導師和受人尊重的比丘，之前從沒有聽過這樣的法語。”

“居士，這樣的法語主要不是為穿白色衣服的在家人而說的，居士，這樣的法語主要是為出家人而說的。”

“舍利弗大德，若是這樣，請你為穿白色衣服的在家人說這樣的法語。舍利弗大德，我們當中有些眼睛少塵垢的人，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白法義的。”

舍利弗尊者和阿難尊者教化給孤獨長者之後，便起座離去。舍利弗尊者和阿難尊者離去不久，給孤獨長者身壞命終，投生在兜率天。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給孤獨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這偈頌：

“現此祇樹園，
仙人僧依止，
法王居其中，
使我心歡喜。

以明及正業，
以戒及正命，
以法清除死；
非以俗世財。

是故有智者，
為自身利益，
如理思法義，
由此得清淨。

智慧舍利弗，
具戒心止息，
其餘聖比丘，
難望其項背。”

導師認可給孤獨天子的說話。給孤獨天子知道導師認可自己的說話，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世尊在天明時把給孤獨天子前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比丘，當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那位天子一定是給孤獨長者來的。大德，給孤獨長者生平對舍利弗尊者有一份不會壞失的淨信。”

“阿難，十分好，十分好！你這推論很準確！那位天子前生就是給孤獨長者，不是別人。”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中部·化食清淨經、施食遍純淨經 (MN 151 Piṇḍapātāpārisuddhi Sutta)

蕭式球 譯

一五一·化食清淨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說：“舍利弗，你的根門清淨，膚色清淨、明晰。你現在多安住在什麼住處呢？”

“大德，我現在多安住在空的住處。”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你現在多安住在大士的住處！舍利弗，空是大士的住處。因此，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多安住在空的住處，他應這樣反思：‘我在入村化食的道路、化食的地方、返回來的道路之中，當眼識別色的時候內心有沒有貪欲、染著、瞋恚、愚癡、厭惡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那些惡不善法。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耳識別聲……

……鼻識別香……

……舌識別味……

……身識別觸……

“‘我在入村化食的道路、化食的地方、返回來的道路之中，當意識別法的時候內心有沒有貪欲、染著、瞋恚、愚癡、厭惡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那些惡不善法。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斷除五欲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五欲。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斷除五蓋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斷除五蓋。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遍知五取蘊呢？’

“舍利弗，如果他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遍知五取蘊。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修習四念處呢？’

“舍利弗，如果他不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修習四念處。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修習四正勤……

……修習四神足……

……修習五根……

……修習五力……

……修習七覺支……

……修習八正道……

……修習止和觀……

“舍利弗，再者，他應這樣反思：‘我有沒有證悟明和解脫呢？’

“舍利弗，如果他不知道沒有的話，應作出精進來證悟明和解脫。如果他知道有的話，應安住在喜心和歡悅之中，及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舍利弗，過去任何化食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的。

“舍利弗，將來任何化食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的。

“舍利弗，現在任何化食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的。

“舍利弗，因此，你應這樣修學：多作反照，然後得到化食清淨。”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長部》(Digha Nikaya)

長部·三明經 (DN 13 Tevijja Sutta)

蕭式球 譯

十三·三明經

(節錄)

40—75.“婆舍多，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七十五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守護根門、具有念和覺知、知足、清除五蓋)……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76.“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77.“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慈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78.“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悲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悲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悲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喜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喜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喜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79.“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捨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80.“婆舍多，你認為怎樣，安住在這種心境的比丘是有妻子與財物還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

“心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怨恨。”

“心有瞋恚還是沒有瞋恚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瞋恚。”

“心有污染還是沒有污染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污染。”

“有自制還是沒有自制呢？”

“喬答摩賢者，有自制。”

81.“婆舍多，聽你所說，比丘沒有妻子與財物，梵天也沒有妻子與財物。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比丘跟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是會的。”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比丘，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有可能跟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比丘沒有怨恨，梵天也沒有怨恨……

……比丘沒有瞋恚，梵天也沒有瞋恚……

……比丘沒有污染，梵天也沒有污染……

“婆舍多，聽你所說，比丘有自制，梵天也有自制。有自制的比丘跟有自制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是會的。”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有自制的比丘，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有可能跟有自制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82.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舍多和頗羅墮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長部·大般涅槃經 (DN 16 Mahāparinibbāna Sutta)

蕭式球 譯

第二誦

1. 這時候，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去拘胝村。”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世尊便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前往拘胝村。世尊住在拘胝村。

2.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因為不覺悟、不洞悉四聖諦，所以我和你們長期輪迴生死。四聖諦是什麼呢？

“比丘們，因為不覺悟、不洞悉苦聖諦，所以我和你們長期輪迴生死。

“比丘們，因為不覺悟、不洞悉苦集聖諦，所以我和你們長期輪迴生死。

“比丘們，因為不覺悟、不洞悉苦滅聖諦，所以我和你們長期輪迴生死。

“比丘們，因為不覺悟、不洞悉苦滅之道聖諦，所以我和你們長期輪迴生死。

“比丘們，因為現在我覺悟、洞悉苦聖諦，覺悟、洞悉苦集聖諦，覺悟、洞悉苦滅聖諦，覺悟、洞悉苦滅之道聖諦，所以我截斷了有愛，盡除了有因，從此不再受後有。”

3.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再說以下偈頌：

“因不如實知，

四聖諦之法；

一生又一生，

長期在漂泊。

今已得見諦，
有因已拔除，
苦根已截斷，
從此無後有。”

4. 世尊住在拘胝村的時候，常對比丘說的，是有關戒、有關定、有關慧的教法——戒成熟時便得定，是大果報、大利益；定成熟時便得慧，是大果報、大利益；慧成熟時心便能徹底解脫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

5. 世尊在拘胝村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去那提迦。”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世尊便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前往那提迦。世尊住在那提迦的磚屋。

6. 這時候，阿難尊者去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對世尊說：“大德，在那提迦有一位名叫沙蘭的比丘命終，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大德，在那提迦有一位名叫難陀的比丘尼命終，她的去向怎麼樣？她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大德，在那提迦有一位名叫須達多的優婆塞命終，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大德，在那提迦有一位名叫須闍多的優婆夷命終，她的去向怎麼樣？她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大德，在那提迦有一位名叫迦拘陀的優婆塞命終，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大德，在那提迦有一位名叫迦楞伽的優婆塞……名叫尼迦多的優婆塞……名叫迦胝沙婆的優婆塞……名叫兜哆的優婆塞……名叫散兜哆的優婆塞……名叫跋陀的優婆塞……名叫須跋陀的優婆塞命終，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7. “阿難，沙蘭比丘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阿難，難陀比丘尼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阿難，須達多優婆塞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是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

“阿難，須闍多優婆夷斷除了三結，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阿難，迦拘陀優婆塞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阿難，迦楞伽優婆塞……阿難，尼迦多優婆塞……阿難，迦胝沙婆優婆塞……阿難，兜哆優婆塞……阿難，散兜哆優婆塞……阿難，跋陀優婆塞……

阿難，須跋陀優婆塞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阿難，在那提迦有五十多位命終的優婆塞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阿難，在那提迦有九十多位命終的優婆塞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是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

“阿難，在那提迦有五百多位命終的優婆塞斷除了三結，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8. “阿難，人的命終並不是稀奇的事情，如果人人命終後你都找如來問這些問題，可真是煩擾如來。因此，我要說一個稱為‘法鏡’的法義。聖弟子如果具有這面法鏡，可以為自己授記：‘我已盡除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我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9. “阿難，什麼是法鏡的法義呢？

“阿難，聖弟子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4。’

“聖弟子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聖弟子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聖弟子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

“阿難，這就是法鏡的法義。聖弟子如果具有這面法鏡，可以為自己授記：‘我已盡除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我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10. 世尊住在那提迦磚屋的時候，常對比丘說的，是有關戒、有關定、有關慧的教法——戒成熟時便得定，是大果報、大利益；定成熟時便得慧，是大果報、大利益；慧成熟時心便能徹底解脫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

11. 世尊在那提迦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去毗舍離。”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便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前往毗舍離。世尊住在毗舍離的菴婆巴利園。

12.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

“比丘們，比丘應該保持念和覺知，這是我給你們的教法。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有念的比丘呢？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有念的比丘了。

13.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有覺知的比丘呢？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著、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著、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有覺知的比丘了。比丘們，比丘應該保持念和覺知，這是我給你們的教法。”

14. 妓女菴婆巴利聽到世尊到來毗舍離自己的芒果園的消息。她吩咐安排多部車輛，然後登上其中一部，和其他車輛一起從毗舍離出發，前往她自己的園林。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她下車徒步走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為妓女菴婆巴利說法，對她開示，對她教導，使她景仰，使她歡喜。

妓女菴婆巴利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她對世尊說：

“大德，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沈默以表示接受供養。妓女菴婆巴利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向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15. 在毗舍離的離車人聽到世尊到來毗舍離菴婆巴利園的消息。他們吩咐安排多部車輛，登上車輛後便從毗舍離出發。一些離車人藍色裝束，穿上藍色衣服和戴上藍色飾物；一些離車人黃色裝束，穿上黃色衣服和戴上黃色飾物；一些離車人紅色裝束，穿上紅色衣服和戴上紅色飾物；一些離車人白色裝束，穿上白色衣服和戴上白色飾物。

16. 這時候，妓女菴婆巴利以她的車軸碰撞離車少年的車軸，以她的車輪碰撞離車少年的車輪，以她的車軛碰撞離車少年的車軛。5

“唏，菴婆巴利，為什麼用車軸碰撞我們的車軸，用車輪碰撞我們的車輪，用車軛碰撞我們的車軛？”

“公子們，因為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唏，菴婆巴利，給你十萬，把你的供養轉讓給我們！”

“即使給我整個毗舍離的財物，我也不會將這個大供養轉讓給你們。”
離車人甩手指嘆息：“我們輸了給菴婆女，我們敗了給菴婆女！”
跟著，離車人前往菴婆巴利園。

17. 世尊從遠處看見離車人前來，便對比丘說：

“比丘們，你們當中誰沒有看過三十三天的，來看看離車眾吧，仔細看看離車眾吧！比丘們，離車眾就像三十三天眾。”

18. 離車人的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們下車徒步走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為離車人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

離車人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們對世尊說：

“大德，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們的食物。”

“離車人，我已經接受了明天妓女菴婆巴利的食物了。”

離車人甩手指嘆息：“我們輸了給菴婆女，我們敗了給菴婆女！”

跟著，離車人聽了世尊的說話後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們起座，向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19. 妓女菴婆巴利在黎明的時候，吩咐在自己的園林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世尊：“大德，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於是，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妓女菴婆巴利那裏受供養。世尊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於是，妓女菴婆巴利親手將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比丘得到滿足，使比丘掩鉢示意吃飽。

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妓女菴婆巴利以一低座坐在一邊。她對世尊說：“大德，我把這個園林布施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

世尊接受這個園林。之後世尊為妓女菴婆巴利說法，使她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然後起座離去。

20. 世尊住在毗舍離菴婆巴利園的時候，常對比丘說的，是有關戒、有關定、有關慧的教法——戒成熟時便得定，是大果報、大利益；定成熟時便得慧，是大果報、大利益；慧成熟時心便能徹底解脫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

21. 世尊在毗舍離的菴婆巴利園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去畢樓婆村。”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世尊便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前往畢樓婆村。世尊住在畢樓婆村。

22.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來吧，你們和朋友、相識、同伴分散在毗舍離過雨季。我在畢樓婆村這裏過雨季。”

“大德，是的。”比丘回答世尊後，和朋友、相識、同伴分散在毗舍離過雨季。世尊在畢樓婆村那裏過雨季。

23. 世尊過雨季的時候，得了很重的病，生起強烈的痛楚，有性命危險。世尊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這時候，世尊心想：“如果我不告訴侍者、不通知比丘僧團便入滅是不適當的，讓我以精進來克服這個病，保存性命。”

於是，世尊以精進來克服這個病，保存性命。跟著，世尊的病消退了。

24. 這時候，世尊從病中復元不久，從住所出來，坐在屋蔭下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這時候，阿難尊者去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看見世尊安穩了，我看見世尊復元了。儘管這樣，世尊的病使我現在也感到身體像失去平衡似的，我不能辨別方向，甚至連法也不在心中，但當我想到：‘如果世尊不對比丘僧團囑咐一些東西，他是不會入滅的。’這時候我的內心才稍為舒緩。”

25. “阿難，比丘僧團還期待我說些什麼呢？我已經把法詳盡地宣說了出來，如來是沒有把法保留在自己拳頭之內的。阿難，有人可能會認為我支配著僧團或僧團依靠我，所以他會認為如來應該對比丘僧團囑咐一些東西。但是，如來根本沒有‘我支配著僧團’或‘僧團依靠我’這樣想，所以如來哪有東西囑咐比丘僧團呢？

“阿難，我現在已經老了；我過了許多日子，已經到八十歲了。阿難，就像一部舊牛車需要修補才能繼續行走那樣，如來的身體也需要調理才能繼續支撐下去。有時候為了平息痛楚，如來要心離所有相，進入無相定，那時如來的身體才能得到安穩。

26. “阿難，因此，你們要做自己的島嶼⁷，做自己的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阿難，什麼是比丘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呢？

“阿難，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阿難，這樣就是比丘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了。

“阿難，無論現在或我入滅後，任何比丘如果能做自己的島嶼和皈依處，以法為島嶼和皈依處的話，他就是在有修學欲的比丘之中最高的。⁸”

第二誦完

長部·淨信經、能淨信經 (DN 28 Sampasādanīya Sutta)

蕭式球 譯

二十八·淨信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對世尊有這份淨信：無論過去、將來或現在，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覺悟。”

“舍利弗，你說出這樣重、這樣無畏的話，以堅定的語氣作出獅子吼：

‘大德，我對世尊有這份淨信：無論過去、將來或現在，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覺悟。’ 舍利弗，你曾用他心智來觀察過去所有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的心，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戒行，什麼樣的特質，什麼樣的智慧，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解脫嗎？”

“大德，沒有。”

“舍利弗，你曾用他心智來觀察將來所有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的心，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戒行，什麼樣的特質，什麼樣的智慧，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解脫嗎？”

“大德，沒有。”

“舍利弗，你曾用他心智來觀察現在的我，阿羅漢·等正覺·世尊的心，知道我是什麼樣的戒行，什麼樣的特質，什麼樣的智慧，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解脫嗎？”

“大德，沒有。”

“舍利弗，既然你沒有用他心智來觀察過去、將來、現在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的心，那你為什麼說出這樣重、這樣無畏的話，以堅定的語氣作出獅子吼呢？”

2. “大德，雖然我沒有用他心智來觀察過去、將來、現在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的心，但我能夠從推斷之中明白這個道理。大德，就如如在邊境有一座都城，都城有堅固的地基、堅固的圍牆和一道城門，有一個智慧、聰明、能幹的守門人在那裏，他阻截陌生人入城和讓熟悉的人入城。他在環繞城牆的道路巡視時，看不見城牆有任何裂縫或孔洞，即使貓兒也不能從城牆進出。守門人心想：‘所有體型大的眾生要進出這座都城，都要通過這道唯一的城門。’

“大德，同樣地，我能夠從推斷之中明白這個道理。大德，過去所有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都是要通過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善保持在四念處之中，培育七覺支，然後覺悟無上等正覺。將來所有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是要通過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善保持在四念處之中，培育七覺支，然後覺悟無上等正覺。現在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是要通過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善保持在四念處之中，培育七覺支，然後覺悟無上等正覺。

“大德，我前來世尊這裏聽法，世尊一一為我宣說優勝、細妙、黑白分明的法義。當世尊一一為我宣說優勝、細妙、黑白分明的法義時，我一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在當中我得出一種對導師的淨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僧眾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3.“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善法：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比丘從中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善法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善法。

4.“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內外六處：眼和色、耳和聲、鼻和香、舌和味、身和觸、意和法。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內外六處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內外六處。

5.“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四種入胎：第一種是沒有覺知地入胎，沒有覺知地在胎中，沒有覺知地出胎；第二種是有覺知地入胎，沒有覺知地在胎中，沒有覺知地出胎；第三種是有覺知地入胎，有覺知地在胎中，沒有覺知地出胎；第四種是有覺知地入胎，有覺知地在胎中，有覺知地出胎。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四種入胎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四種入胎。

6.“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四種讀他心：第一種是憑藉別人的外相，便能讀出他們的思想與內心，即使讀很多都不會出錯；第二種是不憑藉別人的外相，而憑藉人、非人或天的聲音，便能讀出他們的思想與內心，即使讀很多都不會出錯；第三種是不憑藉別人的外相，也不憑藉人、非人或天的聲音，而憑藉別人散發出來的覺，便能讀出他們的思想與內心，即使讀很多都不會出錯；第四種是不憑藉別人的外相，不憑藉人、非人或天的聲音，也不憑藉別人散發出來的覺，而能清楚讀出別人內心進入了無覺無觀的定境，那人的內心傾向什麼樣的意行，那人的內心將會出現什麼樣的覺，即使讀很多都不會出錯。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四種讀他心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四種讀他心。

7.“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四種帶有正見的正受：第一種是，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當他們內心有定時，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等各種不淨的東西；第二種是，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當他們內心有定時，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他們越過人的皮膚與血肉，只作白骨觀；第三種是，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當他們內心有定時，越過

人的皮膚與血肉，越過白骨觀，他們觀察識，知道識像流水那樣，不斷依此世和他世而住；第四種是，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當他們內心有定時，越過人的皮膚與血肉，越過白骨觀，他們觀察識，知道識像流水那樣，因此對此世和他世都不攀緣。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四種帶有正見的正受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四種帶有正見的正受。

8.“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七種人：俱解脫的人，慧解脫的人，身證的人，得正見的人，信解脫的人，隨法行的人，隨信行的人。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七種人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七種人。

9.“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在精勤之中的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精勤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精勤。

10.“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四通行：苦遲通行、苦速通行、樂遲通行、樂速通行。

“大德，那些苦遲通行的人，他們修行時苦和通達得慢，因此被視為是低的。

“大德，那些苦速通行的人，他們修行時苦，因此被視為是低的。

“大德，那些樂遲通行的人，他們通達得慢，因此被視為是低的。

“大德，那些樂速通行的人，他們修行時樂和通達得快，因此被視為是優勝的。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四通行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四通行。

11.“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語言正行：說話不帶妄語、不損害、不兩舌、不執拗、不好勝，通過思考而說有價值的話，在適當的時機才說話。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語言正行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語言正行。

12.“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戒正行：誠實，有敬信，不會為取得供養而虛偽、不誠實、欺騙、詐騙，守護根門，飲食知量，正行，保持覺醒，精進不懈，禪修，有念，明白事理，行為好，有決心，懂思考，不貪著欲樂，有深入的修持。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戒正行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戒正行。

13.“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四種教誡。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行踐哪一些教誡，將會斷除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行踐哪一些教誡，將會斷除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行踐哪一些教誡，將會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行踐哪一些教誡，將會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四種教誡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四種教誡。

14. “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有他人解脫智。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斷除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斷除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大德，世尊如理作意，親身知道哪一些人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世尊的他人解脫智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而有他人解脫智。

15. “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三種常見的形成。

“大德，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百生、無數千生、無數百千生——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們這樣說：‘我知過去世間的成與壞，但不知將來世間的成與壞。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這是第一種常見的形成。

“大德，再者，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個成壞劫、兩個成壞劫、三個成壞劫、十個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們這樣說：‘我知過去世間的成與壞，也知將來世間的成與壞。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這是第二種常見的形成。

“大德，再者，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十個成壞劫、二

十個成壞劫、三十個成壞劫、四十個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們這樣說：‘我知過去世間的成與壞，也知將來世間的成與壞。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這是第三種常見的形成。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三種常見的形成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三種常見的形成。

16. “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宿命智。

“大德，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大德，有些天神壽元長久得難以描述、難以計算，他們能憶記起自己過去生的各種有。不論是有色或無色的有，不論是有想、無想或非想非非想的有，他們都能憶記起當中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宿命智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宿命智。

17. “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眾生生死智。

“大德，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眾生生死智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眾生生死智。

18. “大德，世尊另一個無人能及的地方，是宣說神通。

“大德，有兩種神通：一種是有漏、有執取、非聖者的，一種是無漏、無執取、聖者的。

“大德，什麼是有漏、有執取、非聖者的神通呢？

“大德，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

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大德，這就是有漏、有執取、非聖者的神通了。

“大德，什麼是無漏、無執取、聖者的神通呢？”

“大德，一位比丘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厭惡的事物生起喜愛想，安住在喜愛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喜愛的事物生起厭惡想，安住在厭惡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厭惡的事物和使人喜愛的事物都生起喜愛想，安住在喜愛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對那些使人喜愛的事物和使人厭惡的事物都生起厭惡想，安住在厭惡想之中；如果他喜歡的話，內心將厭惡與喜愛兩者都去掉，然後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大德，這就是無漏無執取、聖者的神通了。

“大德，世尊有透徹的無比智，所說的神通是無人能及的。沒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無比智來宣說神通。

19. “大德，任何有敬信、作出精進、堅定，作出人的堅定、人的精進、人的努力、人的承擔的人，都應要證得世尊所證得的。

“大德，世尊不會追尋欲樂，這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世尊也不作自我虐待的苦行，這是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

“世尊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

“大德，如果有人問我：‘舍利弗賢友，過去有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覺悟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說：‘沒有。’

“‘舍利弗賢友，將來有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覺悟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說：‘沒有。’

“‘舍利弗賢友，現在有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有更高的覺悟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說：‘沒有。’

“大德，如果有人問我：‘舍利弗賢友，過去有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的覺悟跟世尊相等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說：‘有。’

“‘舍利弗賢友，將來有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的覺悟跟世尊相等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說：‘有。’

“‘舍利弗賢友，現在有沒有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的覺悟跟世尊相等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說：‘沒有。’

“大德，如果有人問我：‘舍利弗賢友，為什麼你一些答案說有，一些答案說沒有呢？’當被這樣問時，我會這樣解說：

“‘賢友，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過去是有阿羅漢·等正覺的覺悟跟我相等的。’”

“‘賢友，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將來是有阿羅漢·等正覺的覺悟跟我相等的。’”

“‘賢友，我曾在世尊面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在一個世界之中是沒有可能同時出現兩位阿羅漢·等正覺的。’”

“大德，當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舍利弗，你這樣解說是正確的，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20.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優陀夷尊者對他說：“大德，真是罕見！大德，真是少有！如來少欲、知足、嚴謹，如來有大威德、大力量，但從不張揚。如果外道看見自己即使只有一種善法，都會長期持著幢幡遊行，到處宣佈自己的善法。大德，真是罕見！大德，真是少有！如來少欲、知足、嚴謹，如來有大威德、大力量，但從不張揚。”

“優陀夷，你看！如來少欲、知足、嚴謹，如來有大威德、大力量，但從不張揚。如果外道看見自己即使只有一種善法，都會長期持著幢幡遊行，到處宣佈自己的善法。優陀夷，你看！如來少欲、知足、嚴謹，如來有大威德、大力量，但從不張揚。”

21. 這時候，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因此我說，你要時常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講說這段法義。對如來有疑惑和疑心的愚人，聽了這段法義之後將會斷除對如來的疑惑和疑心。”

由於舍利弗尊者在世尊面前講說淨信，因此這段法義稱為“淨信”的法義。

長部·教授尸伽羅越經、辛額勒經、教化仙伽邏經 (DN 31 Sīṅgālasutta)

蕭式球 譯

三十一·教化仙伽邏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仙伽邏居士子在天未亮的時候便起床，走到王舍城外，浸濕衣服及頭髮，然後向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各個方向合掌禮拜。

2. 這時候，世尊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看見仙伽邏居士子向各個方向合掌禮拜，便對他說：“居士子，你為什麼向各個方向合掌禮拜呢？”

“大德，我的父親在臨終時吩咐我：‘兒子，你要禮拜各方。’大德，我恭敬、尊重父親的說話，所以在天未亮的時候便起床，走到王舍城外，浸濕衣服及頭髮，然後向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各個方向合掌禮拜”

“居士子，在聖者的律之中，不是這樣禮拜六方的。”

“大德，在聖者的律之中，應怎樣禮拜六方呢？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法，解說在聖者的律之中怎樣禮拜六方就好了。”

“居士子，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仙伽邏居士子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3. 世尊說：“居士子，一位聖弟子捨棄四種污染業，不做四種惡業行為，不習近六種令財物損失的事情。當他遠離這十四種惡行時，便會成為一個能夠

照顧六方的人，他在這一世和下一世兩世都得到勝利，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居士子，什麼是四種污染業呢？殺生是污染業，偷盜是污染業，邪淫是污染業，妄語是污染業。這就是他捨棄的四種污染業了。”

4.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殺生與偷盜，
侵犯人妻婦，
妄語等行為，
智者不稱許。

5. “居士子，什麼是四種惡業行為呢？行踐貪欲歧途的人就是在做惡業，行踐瞋恚歧途的人就是在做惡業，行踐愚癡歧途的人就是在做惡業，行踐恐懼歧途的人就是在做惡業。一位聖弟子不行踐貪欲歧途，不行踐瞋恚歧途，不行踐愚癡歧途，不行踐恐懼歧途，這就是他不做的四種惡業行為了。”

6.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貪瞋癡恐懼，
若受制於此，
名聲日漸損，
如滿月漸缺。
貪瞋癡恐懼，
不受制於此，
名聲日漸增，
如新月漸圓。

7. “居士子，什麼是六種令財物損失的事情呢？沉迷飲酒、迷醉、麻痺是令財物損失的事情，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是令財物損失的事情，常到娛樂場所是令財物損失的事情，沉迷賭博是令財物損失的事情，結交損友是令財物損失的事情，懶惰是令財物損失的事情。

8. “居士子，沉迷飲酒、迷醉、麻痺有這六種過患：損失現有的金錢，引生爭吵，損害健康，帶來劣評，失儀亂性，智慧軟弱。居士子，這就是沉迷飲酒、迷醉、麻痺的六種過患了。

9. “居士子，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有這六種過患：自己沒保護，妻兒沒保護，財物沒保護，常遭人嫌疑，常遭人指責，會遇上很多苦惱的事情。居士子這就是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的六種過患了。

10. “居士子，常到娛樂場所有這六種過患：常求跳舞，常求唱歌，常求奏樂，常求擊鼓，常求視聽，常求娛樂。居士子，這就是常到娛樂場所的六種過患了。

11. “居士子，沉迷賭博有這六種過患：贏時帶來別人怨恨；輸時自己憂傷；損失現有的金錢；沒人信賴；受親友蔑視；若想成家找配偶，因賭徒難以養家而遭人嫌棄。居士子，這就是沉迷賭博的六種過患了。

12. “居士子，結交損友有這六種過患：常跟放蕩的人一起，常跟酒徒一起，常跟好飲食的人一起，常跟不忠實的人一起，常跟騙徒一起，常跟暴戾的人一起。居士子，這就是結交損友的六種過患了。

13. “居士子，懶惰有這六種過患：說太冷不工作，說太熱不工作，說太晚不工作，說太早不工作，說太餓不工作，說太飽不工作。由於太多不工作的藉口，所以賺取不到財物，已有的財物也會逐漸耗盡。居士子，這就是懶惰的六種過患了。”

14.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酒徒雖稱伴，

實不成朋友；

帶來助益者，

才是真朋友。

貪睡與邪淫，

仇怨與侵害，

惡友與吝嗇，

六處污損人。

惡友為相伴，

依惡法而行，

此世與他世，

均帶來污損。

飲酒觀歌舞，

嗜睡與耽溺，

惡友與吝嗇，

六處污損人。

飲酒觀表演，

侵犯人妻婦，

低劣不勝進，

如滿月漸缺。

賭徒難聚財，

常嗜杯中物，

欠債如溺水，

族人所離棄。

白天不起床，

晚上不睡眠，

飲酒無節制，

無能力持家。

嫌冷亦嫌熱，

嫌早亦嫌晚，

無心做工作，

白虛渡青春。

不懶惰之人，

不計著冷暖，

盡心做工作，

快樂常相隨。

15. “居士子，應知有四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取便宜的人，花言巧語的人，阿諛奉承的人，揮霍無度的人。

16.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取便宜的人：他什麼都想取去，付出少而希望多，害怕承擔責任，只為自己著想。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取便宜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17.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花言巧語的人：他說過去給人的恩惠，說將來給人的恩惠，只是空談而沒有實利，當需要付出的時候便借故推託。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花言巧語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18.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阿諛奉承的人：他稱頌惡行，不稱頌善行，當人面時讚美人，背人面時貶斥人。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阿諛奉承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19.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揮霍無度的人：他跟沉迷飲酒、迷醉、麻痺的人結伴，跟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的人結伴，跟常到娛樂場所的人結伴，跟沉迷賭博的人結伴。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揮霍無度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20.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喜愛取便宜，
常說花巧話，
阿諛與奉承，
揮霍無節制，
四者實非友。
智者認清後，
應保持遠離，
如畏兇險道。

21. “居士子，應知有四種人是善心的朋友：喜歡助人的人，能同甘共苦的人，說善利的人，有悲憫心的人。

22.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喜歡助人的人：他保護無助的人，保護無助的人的財物，是惶恐的人的皈依處，慷慨待人。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喜歡助人的人，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23.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能同甘共苦的人：他能對人說出自己的秘密，能保守別人的秘密，不會離棄不幸的人，甚至會為人而犧牲自己的性命。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能同甘共苦的人，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24.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說善利的人：他阻止人行惡，鼓勵人行善，使未聞善法的人聞法，指示天界之道。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說善利的人，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25.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有悲憫心的人：他對別人的失敗不會幸災樂禍，對別人的成就會心生歡喜，阻止人說人壞話，讚嘆人讚美他人。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有悲憫心的人，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26.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喜歡幫助人，
甘苦能與共，

對人說善利，
具有悲憫心，
四者真善友。
智者認清後，
尊敬常伴隨，
如母子相隨。
智者具戒德，
如光照暗海。
財富得增長，
如蜂勤蓄蜜；
財富得增長，
如蟻勤蓄糧。
取得財富後，
利家利族群。
財富可分四，
將此善用之：
一份供食用；
兩份供投資；
一份供積蓄，
防不時之需。

27. “居士子，什麼是一個能夠照顧六方的人呢？應知這六方：父母是東方，師長是南方，妻子是西方，親友是北方，僕人、工人、下人是下方，沙門婆羅門是上方。

28. “居士子，子女應從五方面來看待東方的父母：以供養回報養育之恩；以照顧回報照顧之恩；保存家族的美譽；繼承良好的家風；父母命終後，以他們的名義作布施。父母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子女：阻止行惡，鼓勵行善，教授知識，安排婚配，給予繼承物。

“居士子，子女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東方的父母，父母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子女，這樣的話，東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29. “居士子，弟子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南方的師長：起座禮敬，站立禮敬，順從師長，侍候師長，用心學習。師長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弟子：善於教導，善令受持，盡教不保留，助交朋友，保護與關心。

“居士子，弟子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南方的師長，師長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弟子，這樣的話，南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30. “居士子，丈夫應從五方面來看待西方的妻子：尊重，不輕蔑，不對妻子不忠，給予權力，贈送飾物。妻子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丈夫：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善待僕人，不對丈夫不忠，守護家裏的財物，勤勞與善巧地做所有工作。

“居士子，丈夫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西方的妻子，妻子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丈夫，這樣的話，西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31.“居士子，族人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北方的親友：布施，愛語，利行，同利，守信。親友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族人：保護無助的人，保護無助的人的財物，是惶恐的人的皈依處，不會離棄不幸的人，照顧族人的後裔。

“居士子，族人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北方的親友，親友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族人，這樣的話，北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32.“居士子，主人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下方的僕人、工人、下人：不使他們過勞，供給食物與薪金，照顧他們病痛，分享美食，給他們休息時間。僕人、工人、下人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主人：比主人早起，比主人遲睡，主人不給的便不取，工作妥善，傳揚主人的名聲。

“居士子，主人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下方的僕人、工人、下人，僕人、工人、下人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主人，這樣的話，下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33.“居士子，族人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上方的沙門婆羅門：慈心作身業來對他們，慈心作口業來對他們，慈心作意業來對他們，不拒諸門外，提供物質所需。沙門婆羅門亦應從六方面來看待族人：阻止行惡，鼓勵行善，善意悲憫，使未聞教導的人得聞，使已聞教導的人淨化，指示天界之道。

“居士子，族人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上方的沙門婆羅門，沙門婆羅門亦應從這六方面來看待族人，這樣的話，上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34.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父母是東方，
師長是南方，
妻子是西方，
親友是北方，
僕人是下方，
沙門是上方。
禮拜此六方，
族群獲大益。
智者具戒德，
柔和明事理，
謙虛不自私，
此人得名聲；
勤奮不懶惰，
不懼遇困境，
智慧不缺漏，
此人得名聲；
善友廣交結，
大方不吝嗇，
眾人之領導，
此人得名聲。
布施與愛語，

利行與同利，
世間具此法，
得攝持不散。
如軸攝車輪，
常轉得往還。
若世無此法，
無父慈母愛，
無子女敬孝，
無尊重供養。
因世有此法，
智者得通達，
能帶來大利，
受世人稱頌。”

35.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仙伽邏居士子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長部·等誦經、合誦經、結集經 (DN 33 Saṅgīti Sutta)

蕭式球 譯

三十三·合誦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摩利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波婆的市鎮，之後住在純陀·鐵匠子的芒果園。

2. 這時候，摩利的波婆人剛剛建成了一所名叫優波陀的新聚集堂，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他們聽到世尊和大比丘僧團住在純陀·鐵匠子的芒果園這個消息，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剛剛建成了一所新聚集堂，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大德，讓世尊首先使用它。世尊首先使用它，這將為波婆人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3. 波婆人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起座向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前往聚集堂。他們去到聚集堂後，鋪蓋整個聚集堂的地面，擺設坐具，放置水瓶，掛起油燈，之後前往世尊那裏。他們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聚集堂的地已經鋪好，坐具已經擺好，水瓶已經放好，油燈已經掛好了。如果世尊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4. 於是，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聚集堂。世尊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中央的柱，面向東方坐下來。比丘僧團洗足後進入

聚集堂，靠在西面的牆，面向東方坐下來，向著世尊坐。波婆人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東面的牆，面向西方坐下來，向著世尊坐。

世尊整夜為波婆人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之後著他們離去。世尊說：“婆舍多 1，夜快過了。如果你們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波婆人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他們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5. 波婆人離去不久，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比丘僧團沒有昏睡，為比丘講說法語吧。我背痛，需要休息伸展。”

舍利弗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把大衣摺為四疊，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

6. 這時候，尼乾陀·若提子剛在波婆命終。在尼乾陀·若提子命終後，尼乾子分裂成兩派，他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你不知這些法和律，我知這些法和律，你怎會知這些法和律呢！你的方法錯誤，我的方法正確。我有條理，你沒有條理。應在之前說的，你之後才說；應在之後說的，你之前便說。你改變想法了，你被駁倒了，你被斥責了。如果可以的話，去解困吧，去弄清楚吧！”

這情形就像尼乾子互相殺戮那樣，尼乾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弟子開始厭惡、不喜歡、背離那些尼乾子。

由於那是解說得不好、宣講得不好的法和律，不能帶來出離，不能帶來平息，不是由等正覺所宣講出來的法義，因此導致尼乾陀·若提子的紀念塔崩壞令弟子失去皈依處。

7. 於是，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賢友們，尼乾陀·若提子剛在波婆命終。在尼乾陀·若提子命終後，尼乾子分裂成兩派，他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賢友們，那是解說得不好、宣講得不好的法和律，不能帶來出離，不能帶來平息，不是由等正覺所宣講出來的法義。

“賢友們，我們這些法義是世尊解說得好、宣講得好的法義；我們這些法義能帶來出離，帶來平息；我們這些法義是由等正覺所宣講出來的法義。賢友們，我們所有人應一起合誦這些法義，不要爭執，這樣的話梵行便會長久延續下去，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能悲憫世間，為天和人帶來福祉、利益和快樂。

“賢友們，世尊解說的法義是什麼呢？”

8.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一法有關的法義。我們所有人應一起合誦這些法義，不要爭執，這樣的話梵行便會長久延續下去，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能悲憫世間，為天和人帶來福祉、利益和快樂。什麼是跟一法有關的法義呢？”

“所有眾生都依‘食’而得到持續。

“所有眾生都依‘行’而得到持續。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一法有關的法義。我們所有人應一起合誦這些法義，不要爭執，這樣的話梵行便會長久延續下去，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能悲憫世間，為天和人帶來福祉、利益和快樂。什麼是跟一法有關的法義呢？”

久延續下去，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能悲憫世間，為天和人類帶來福祉、利益和快樂。

9.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二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二法有關的法義呢？

“名和色。

“無明和有愛。

“有見和無有見。

“沒有慚和沒有愧。

“慚和愧。

“難受教的人和惡知識。

“易受教的人和善知識。

“善知犯戒和出罪。

“善知正受和出正受。

“善知十八界和如理思維。

“善知十二處和十二緣起。

“善知什麼是有可能的事和沒有可能的事。

“正直和謙虛。

“安忍和柔和。

“和順和善意。

“不惱害和惻隱心。

“失念和沒有覺知。

“念和覺知。

“不守護根門和飲食不知量。

“守護根門和飲食知量。

“思考力和修力。

“念力和定力。

“止和觀。

“止相和精勤相。

“精勤和不散亂。

“戒成就和見成就。

“戒錯失和見錯失。

“戒清淨和見清淨。

“見清淨和跟著這種見而精勤。

“對生死怖畏的地方生厭離和作出如理的精勤。

“在善法之中不自滿和精勤不退。

“明和解脫。

“漏盡智和無生智。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二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10.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三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三法有關的法義呢？

- “三不善根：貪欲、瞋恚、愚癡。
- “三善根：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
- “三不善行：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
- “三善行：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
- “三不善覺：貪欲覺、瞋恚覺、惱害覺。
- “三善覺：出離覺、不瞋恚覺、不惱害覺。
- “三不善思維：貪欲的思維、瞋恚的思維、惱害的思維。
- “三善思維：出離的思維、不瞋恚的思維、不惱害的思維。
- “三不善想：貪欲想、瞋恚想、惱害想。
- “三善想：出離想、不瞋恚想、不惱害想。
- “三不善界：貪欲界、瞋恚界、惱害界。
- “三善界：出離界、不瞋恚界、不惱害界。
- “另有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 “另有三界：色界、無色界、滅界。
- “另有三界：低劣界、中等界、優勝界。
- “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
- “另有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
- “另有三愛：色愛、無色愛、滅愛。
- “三結：身見、疑惑、戒取。
- “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
-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 “三尋求：欲尋求、有尋求、梵行尋求。
- “三分別心：我高於人、我跟人相等、我低於人。
- “三時：過去時、未來時、現在時。
- “三方面：自身方面、自身集方面、自身滅方面。
- “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 “三苦：苦苦、行苦、壞苦。
- “三積集：邪的積集、正的積集、不決定的積集。
- “三疑：對過去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對未來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對現在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
- “如來三不護：如來身行清淨，不會因為怕別人找出自己的過失而守護身行；如來口行清淨，不會因為怕別人找出自己的過失而守護口行；如來意行清淨，不會因為怕別人找出自己的過失而守護意行。
- “三障：貪欲障、瞋恚障、愚癡障。
- “三火：貪欲火、瞋恚火、愚癡火。
- “另有三火：供養父母之火、善待家人之火、尊敬沙門婆羅門之火。
- “三類色：可見、會受阻礙的色，不可見、會受阻礙的色，不可見、不受阻礙的色。
- “三行：福行、非福行、不動行。
- “三人：學人、無學人、非學非無學人。
- “三種長老：年老的長老、具有法的長老、世俗的長老。

“三福行：施所成的福行、戒所成的福行、修所成的福行。

“三檢舉：看見犯戒而作檢舉、聽見犯戒而作檢舉、懷疑犯戒而作檢舉。

“三種投生欲界的眾生：一些眾生貪著欲樂，他們受欲樂所轉，就正如一些人、一些天、一些地獄的眾生那樣，這是第一種投生欲界的眾生；一些眾生貪著自己化現出來的欲樂，他們受自己化現出來的欲樂所轉，就正如化樂天那樣，這是第二種投生欲界的眾生；一些眾生貪著其他眾生化現出來的欲樂，他們受其他眾生化現出來的欲樂所轉，就正如他化自在天那樣，這是第三種投生欲界的眾生。

“三種投生樂界的眾生：一些眾生時常生起禪定的快樂，然後安住於其中，就正如梵天那樣，這是第一種投生樂界的眾生；一些眾生時常注滿、充滿禪定的快樂，他們時常說‘真是快樂啊！真是快樂啊！’這些感興語，就正如光音天那樣，這是第二種投生樂界的眾生；一些眾生時常注滿、充滿禪定的快樂，他們領受禪定的快樂，滿足於禪定的快樂，就正如遍淨天那樣，這是第三種投生樂界的眾生。

“三慧：有學的智慧、無學的智慧、非有學非無學的智慧。

“另有三慧：思所成慧、聞所成慧、修所成慧。

“三種工具：聞法的工具、遠離的工具、智慧的工具。

“三根：未知當知根、知根、具知根。

“三眼：肉眼、天眼、慧眼。

“三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

“三修：修身、修心、修慧。

“三無上：無上的見、無上的正道、無上的解脫。

“三定：有覺有觀的定、無覺少觀的定、無覺無觀的定。

“另有三定：空定、無相定、無願定。

“三清淨：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

“三靜默：身靜默、口靜默、意靜默。

“三善巧：行善善巧、離惡善巧、提昇善巧。

“三種驕逸：健康的驕逸、青春的驕逸、生存的驕逸。

“三種增上力：調伏自身的增上力、管治世間的增上力、掌握法義的增上力。

“三種談論：關於過去的談論、關於未來的談論、關於現在的談論。

“三種明：宿命智的明、眾生生死智的明、漏盡智的明。

“三住處：天界住處、梵天住處、聖者住處。

“三種示現：神通示現、讀他心示現、教誡示現。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三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11.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四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四法有關的法義呢？

“四念處：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

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四正勤：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

“四神足：一位比丘修習欲定勤行神足，修習精進定勤行神足，修習心定勤行神足，修習觀定勤行神足。

“四種禪。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

“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四種修定：勤修定可當下安住在樂之中，勤修定可帶來知見，勤修定可帶來念和覺知，勤修定可帶來漏盡。

“賢友們，為什麼勤修定可當下安住在樂之中呢？一位比丘進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這就是勤修定可當下安住在樂之中了。

“賢友們，為什麼勤修定可帶來知見呢？一位比丘在光明想之中作意，持續這份明亮想，日間這樣，晚上也是這樣；他修習明亮心，使之沒有障蓋、沒有遮蔽。這就是勤修定可帶來知見了。

“賢友們，為什麼勤修定可帶來念和覺知呢？一位比丘知道受的生起、持續、消失，知道想的生起、持續、消失，知道覺的生起、持續、消失。這就是勤修定可帶來念和覺知了。

“賢友們，為什麼勤修定可帶來漏盡呢？一位比丘持續觀察五取蘊的生與滅：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這就是勤修定可帶來漏盡了。

“四無量心。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四無色定。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

“他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

“他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

“他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

“四種行事的依據：經計量後受用供養物，經計量後作出忍受，經計量後作出迴避，經計量後作出驅除。

“四種聖者傳承。賢友們，一位比丘對任何衣服都知足，讚嘆對任何衣服都知足；他不會因衣服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衣服時不會掛慮，得到衣服時不會受衣服束縛、受衣服迷醉、抓著衣服不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衣服。他不會因所得的衣服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他熟練、不懶惰、有覺知、有念。賢友們，這人稱為一位保持古聖者傳承的人。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對任何食物都知足，讚嘆對任何食物都知足；他不會因食物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食物時不會掛慮，得到食物時不會受食物束縛、受食物迷醉、抓著食物不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食物。他不會因所得的食物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他熟練、不懶惰、有覺知、有念。賢友們，這人稱為一位保持古聖者傳承的人。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對任何住處都知足，讚嘆對任何住處都知足；他不會因住處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住處時不會掛慮，得到住處時不會受住處束縛、受住處迷醉、抓著住處不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住處。他不會因所得的住處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他熟練、不懶惰、有覺知、有念。賢友們，這人稱為一位保持古聖者傳承的人。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喜歡、喜愛斷除，喜歡、喜愛修習斷除。他不會因斷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他熟練、不懶惰、有覺知、有念。賢友們，這人稱為一位保持古聖者傳承的人。

“四勤：律儀勤、斷勤、修勤、隨護勤。

“賢友們，什麼是律儀勤呢？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他在耳聽到聲……他在鼻嗅到香……他在舌嚐到味……他在身感到觸……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這就是稱為律儀勤了。

“賢友們，什麼是斷勤呢？一位比丘不會容忍貪欲覺，他會把貪欲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瞋恚覺，他會把瞋恚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惱害覺，他會把惱害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惡不善法，他會把惡不善法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這就是稱為斷勤了。

“賢友們，什麼是修勤呢？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擇法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喜覺支。

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猗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捨覺支。這就是稱為修勤了。

“賢友們，什麼是隨護勤呢？一位比丘隨順守護如白骨想、屍蟲想、發黑想、流膿想、腐爛想、腫脹想等帶來利益的定相。這就是稱為隨護勤了。

“四智：法智、推斷智、他心智、世間智。

“另有四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

“四得入流支：習近善人、聆聽正法、如理思維、依法而行。

“四入流支。賢友們，一位聖弟子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他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他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他有聖者所推崇的戒，他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

“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四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四食：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

“四識住。賢友們，對色有傾慕，對色有攀緣，以色作為立足之處，對色有愛喜，可使識不斷持續下去，並得到成長、成熟、豐滿。

“賢友們，或是對受有傾慕，對受有攀緣，以受作為立足之處，對受有愛喜，可使識不斷持續下去，並得到成長、成熟、豐滿。

“賢友們，或是對想有傾慕，對想有攀緣，以想作為立足之處，對想有愛喜，可使識不斷持續下去，並得到成長、成熟、豐滿。

“賢友們，或是對行有傾慕，對行有攀緣，以行作為立足之處，對行有愛喜，可使識不斷持續下去，並得到成長、成熟、豐滿。

“四歧途：貪欲歧途、瞋恚歧途、愚癡歧途、恐懼歧途。

“四種渴愛的生起：以衣服的原因而生起渴愛，以食物的原因而生起渴愛，以住處的原因而生起渴愛，以有或無有的原因而生起渴愛。

“四通行：苦遲通行、苦速通行、樂遲通行、樂速通行。

“四種道途：不安忍的道途、安忍的道途、調伏的道途、平息的道途。

“四種法步：不貪欲法步、不瞋恚法步、正念法步、正定法步。

“四種法的行踐：有些法行踐時苦，將來的報也苦；有些法行踐時苦，將來的報樂；有些法行踐時樂，將來的報苦；有些法行踐時樂，將來的報也樂。

“四法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

“四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四增上處：慧增上處、諦增上處、施增上處、平息增上處。

“四解說：單一形式的解說、分析形式的解說、反問形式的解說、不作解說。

“四業：帶來黑報的黑業；帶來白報的白業；帶來黑白報的黑白業；既不帶來黑報也不帶來白報的業，是帶來業盡的業。

“四體證法：宿命以念來體證、生死以天眼來體證、八解脫以身來體證、漏盡以智慧來體證。

“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四軛：欲軛、有軛、見軛、無明軛。

“四軛的解除：解除欲軛、解除有軛、解除見軛、解除無明軛。

“四身繫：貪欲身繫、瞋恚身繫、戒取身繫、諦住著身繫。

“四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

“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四種入胎：沒有覺知地入胎，沒有覺知地在胎中，沒有覺知地出胎，這是第一種入胎；有覺知地入胎，沒有覺知地在胎中，沒有覺知地出胎，這是第二種入胎；有覺知地入胎，有覺知地在胎中，沒有覺知地出胎，這是第三種入胎；有覺知地入胎，有覺知地在胎中，有覺知地出胎，這是第四種入胎。

“四種對後有的影響：有些後有受自身的意向影響而不受他人的意向影響，有些後有受他人的意向影響而不受自身的意向影響，有些後有受自身的意向影響也受他人的意向影響，有些後有既不受自身的意向影響也不受他人的意向影響。

“四種供養：有些供養施者清淨，受者不淨；有些供養受者清淨，施者不淨；有些供養施者和受者都不淨；有些供養施者和受者都清淨。

“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利。

“四非聖語：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四聖語：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

“另有四非聖語：不見的說見、不聞的說聞、不覺的說覺、不知的說知。

“另有四聖語：不見的說不見、不聞的說不聞、不覺的說不覺、不知的說不知。

“另有四非聖語：見的說不見、聞的說不聞、覺的說不覺、知的說不知。

“另有四聖語：見的說見、聞的說聞、覺的說覺、知的說知。

“四種人：一種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一種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他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

“另有四種人：一種人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一種人利益他人不利益自己，一種人既不利益自己也不利益他人，一種人既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

“另有四種人：一種人從黑暗走向黑暗，一種人從黑暗走向光明，一種人從光明走向黑暗，一種人從光明走向光明。

“另有四種人：稱為不搖擺的初果沙門，稱為紅蓮的二果沙門，稱為白蓮的三果沙門，稱為細妙的四果沙門。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四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第一誦完

1.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五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五法有關的法義呢？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五欲：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五趣：地獄、畜生、餓鬼、人、天。

“五種嫉妒：住處的嫉妒、種族的嫉妒、得著的嫉妒、稱讚的嫉妒、法的嫉妒。

“五蓋：貪欲蓋、瞋恚蓋、昏睡蓋、掉悔蓋、疑惑蓋。

“五下分結：身見、疑惑、戒取、貪欲、瞋恚。

“五上分結：色界貪、無色界貪、我慢、掉舉、無明。

“五學處：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五沒可能：一位漏盡比丘沒可能故意去殺生，沒可能偷取別人不給自己的東西，沒可能作出性行為，沒可能故意說妄語，沒可能像在家時那樣在五欲中享樂。

“五毀失：親友毀失、財富毀失、健康毀失、戒毀失、見毀失。

“賢友們，眾生不會因為親友、財富或健康毀失的原因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只會因為戒或見毀失的原因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五成就：親友成就、財富成就、健康成就、戒成就、見成就。

“賢友們，眾生不會因為親友、財富或健康成就的原因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只會因為戒或見成就的原因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戒行不好、戒行不正的人有五種過患：戒行不好、戒行不正的人因為放逸，會失去大量財富，這是他的第一種過患；再者，戒行不好、戒行不正的人會帶來壞名聲，這是他的第二種過患；再者，戒行不好、戒行不正的人無論去到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等任何大眾之中，都會沒有自信、感到不安，這是他的第三種過患；再者，戒行不好、戒行不正的人在臨終時內心會昏亂，這是他的第四種過患；再者，戒行不好、戒行不正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這是他的第五種過患。

“具戒、持戒的人有五種利益：具戒、持戒的人因為不放逸，會得到大量財富，這是他的第一種利益；再者，具戒、持戒的人會帶來好名聲，這是他的

第二種利益；再者，具戒、持戒的人無論去到刹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等任何大眾之中，都會有自信、感到心安，這是他的第三種利益；再者具戒、持戒的人在臨終時內心不會昏亂，這是他的第四種利益；再者，具戒、持戒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這是他的第五種利益。

“一位比丘欲想檢舉他人，內裏應要有五法，然後才作出檢舉：在適當的時間而不是不當的時間說話，說真實而不是不實的說話，說柔和而不是粗惡的說話，說有意義而不是沒有意義的說話，以慈心而不是瞋心來說話。一位比丘欲想檢舉他人，內裏應要有這五法，然後才作出檢舉。

“五勤奮支：一位比丘對如來的覺悟有敬信，明白世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一位比丘無疾、無病，有好的消化功能，不發冷、不發熱，身體調和，能夠勤奮修行；一位比丘不虛偽、不奸詐，在導師或智者同修之中展示如實的自己；一位比丘精進，他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一位比丘有智慧，他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

“五淨居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

“五不還果：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上流至色究竟天般涅槃。

“五種內心的障礙。賢友們，一個比丘對導師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一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法義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二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僧團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三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修學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四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同修發怒、不滿、衝撞、製造障礙，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五種內心的障礙。

“五種內心的束縛。賢友們，一個比丘對欲樂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一種內心的束縛。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身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二種內心的束縛。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色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三種內心的束縛。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盡情吃得肚脹之後，放縱在躺臥、呵欠、睡眠之樂，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四種內心的束縛。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以膜拜天神的方式來修習梵行，祈望通過這些修習使自己將來生天，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五種內心的束縛。

“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另有五根：樂根、苦根、喜根、惱根、捨根。

“另有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五出離界。賢友們，一位比丘當對貪欲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出離作意的時候，內心便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於是他立心解除貪欲的結縛，善行踐、善修習、善增長、善解脫，從以貪欲為緣所生的各種漏、各種苦惱、各種熱惱之中解脫出來，不再有這些苦惱、熱惱的感受。這稱為貪欲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瞋恚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不瞋恚作意的時候……這稱為瞋恚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惱害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不惱害作意的時候……這稱為惱害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色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無色作意的時候……這稱為色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自身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自身息滅作意的時候，內心便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於是他立心解除自身的結縛，善行踐、善修習、善增長、善解脫，從以自身為緣所生的各種漏、各種苦惱、各種熱惱之中解脫出來，不再有這些苦惱熱惱的感受。這稱為自身的出離。

“五種解脫處。賢友們，一位比丘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領會義理和法義的人會生起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一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而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二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而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三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而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在心中隨覺、隨觀、留意觀察，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四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在心中隨覺、隨觀、留意觀察，而是善掌握、善思維作意、善持於心、善以智慧洞悉其中一種定相，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領會義理和法義的人會生起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

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五種解脫處。

“五種令解脫成熟的想：無常想、無常是苦想、苦是無我想、捨棄想、無欲想。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五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2.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六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六法有關的法義呢？

“內六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外六處：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

“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六觸身：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六受身：眼觸所生的受、耳觸所生的受、鼻觸所生的受、舌觸所生的受、身觸所生的受、意觸所生的受。

“六想身：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

“六思身：色思、聲思、香思、味思、觸思、法思。

“六愛身：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

“六不敬：一個比丘對導師不敬順，對法不敬順，對僧不敬順，對修學不敬順，對不放逸不敬順，對善意不敬順。

“六敬：一位比丘對導師敬順，對法敬順，對僧敬順，對修學敬順，對不放逸敬順，對善意敬順。

“六喜行：眼看到色之後，意念在喜的色境之中活動；耳聽到聲之後，意念在喜的聲境之中活動；鼻嗅到香之後，意念在喜的香境之中活動；舌嚐到味之後，意念在喜的味境之中活動；身感到觸之後，意念在喜的觸境之中活動；意想到法之後，意念在喜的法境之中活動。

“六惱行：眼看到色之後，意念在惱的色境之中活動；耳聽到聲之後，意念在惱的聲境之中活動；鼻嗅到香之後，意念在惱的香境之中活動；舌嚐到味之後，意念在惱的味境之中活動；身感到觸之後，意念在惱的觸境之中活動；意想到法之後，意念在惱的法境之中活動。

“六捨行：眼看到色之後，意念在捨的色境之中活動；耳聽到聲之後，意念在捨的聲境之中活動；鼻嗅到香之後，意念在捨的香境之中活動；舌嚐到味之後，意念在捨的味境之中活動；身感到觸之後，意念在捨的觸境之中活動；意想到法之後，意念在捨的法境之中活動。

“六和合法。賢友們，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樂於和具戒的同修共同受用如法取得的東西，即使是鉢中的食物，都樂於和人均分。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戒之中；他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正見之中；他的正見是聖者之見，是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六種爭執的根源。賢友們，忿怒和敵意。一個比丘有忿怒和敵意，便會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也不會完滿修學。一個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不會完滿修學的比丘，會在僧團中生起爭執，這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類帶來傷害、不利、苦惱。賢友們，如果你們在內裏或外在看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要作出精進來斷除這種惡法；如果你們在內裏或外在看不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繼續行踐正道，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就是這樣來斷除這種惡法，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

“賢友們，再者，怨恨和仇恨……

“賢友們，再者，嫉妒和吝嗇……

“賢友們，再者，奸詐和虛偽……

“賢友們，再者，惡欲和邪見……

“賢友們，再者，見取和固不放捨。一個比丘有見取和固不放捨，便會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也不會完滿修學。一個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不會完滿修學的比丘，會在僧團中生起爭執，這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利，會為許多眾生帶來不快；會為天和人類帶來傷害、不利、苦惱。賢友們，如果你們在內裏或外在看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要作出精進來斷除這種惡法；如果你們在內裏或外在看不見這種爭執的根源，便繼續行踐正道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就是這樣來斷除這種惡法，不讓這種惡法在將來出現。

“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六出離界。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還會持續受瞋恚所擺佈。’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是沒有可能受瞋恚所擺佈的。賢友，從瞋恚之中出離，這就是慈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悲心解脫……從惱害之中出離，這就是悲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喜心解脫……從不悅之中出離，這就是喜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捨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還會持續受貪染所擺佈。’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修習捨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是沒有可能受貪染所擺佈的。賢友，從貪染之中出離，這就是捨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無相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心識還會追逐相。’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修習無相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心識是沒有可能追逐相的。賢友，從所有相之中出離，這就是無相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清除我慢，不視事物為我和我所，內心還會持續受疑惑與搖擺的箭刺所擺佈。’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清除我慢，不視事物為我和我所，內心是沒有可能受疑惑與搖擺的箭刺所擺佈的。賢友，從疑惑與搖擺的箭刺之中出離，這就是根除我慢。’

“六無上：無上的見、無上的聞、無上的得、無上的修學、無上的奉事、無上的隨念。

“六隨念處：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施隨念、天隨念。

“六常住：一位比丘眼看到色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耳聽到聲……鼻嗅到香……舌嚐到味……身感到觸……意想到法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

“六種生：一些人因黑業而投生，再做黑報法；一些人因黑業而投生，轉做白報法；一些人因黑業而投生，取得不屬黑報不屬白報的涅槃；一些人因白業而投生，再做白報法；一些人因白業而投生，轉做黑報法；一些人因白業而投生，取得不屬黑報不屬白報的涅槃。

“六明分想：無常想、無常是苦想、苦是無我想、捨棄想、無欲想、息滅想。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六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3.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七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七法有關的法義呢？

“七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施財、慧財。

“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

“七種定的基礎：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七不正法：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聞、懈怠、失念、劣慧。

“七正法：有信、有慚、有愧、有聞、作出精進、保持念、有智慧。

“七善人法：知法、知義、知己、知量、知時、知眾、知人。

“七種受讚之處：一位比丘熱衷於修學，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習法，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清除願欲，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靜處，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精進，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明念，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洞見，熱誠一直不會退卻。

“七想：無常想、無我想、不淨想、過患想、捨棄想、無欲想、息滅想。

“七力：信力、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

“七識住。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不同的想，就正如一些人、一些天、一些惡趣眾生那樣。這是第一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但同樣的想，就正如梵身天和初禪天那樣。這是第二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但不同的想，就正如光音天那樣。這是第三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同樣的想，就正如遍淨天那樣。這是第四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投生至空無邊處天。這是第五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投生至識無邊處天。這是第六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投生至無所有處天。這是第七識住。

“七種應受人供養的人：俱解脫的人、慧解脫的人、身證的人、得正見的人、信解脫的人、隨法行的人、隨信行的人。

“七種性向：貪著的性向、厭惡的性向、見的性向、疑惑的性向、我慢的性向、有貪的性向、無明的性向。

“七種結縛：嚮往的結縛、厭惡的結縛、見的結縛、疑惑的結縛、我慢的結縛、有貪的結縛、無明的結縛。

“七種滅諍法：面對律、依多數人、律之記憶、律之迷亂、自認、決斷、草覆。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七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第二誦完

1.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八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八法有關的法義呢？

“八邪道：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八種應受人供養的人：須陀洹、進入須陀洹道的人，斯陀含、進入斯陀含道的人，阿那含、進入阿那含道的人，阿羅漢、進入阿羅漢道的人。

“八種懈怠。賢友們，一個比丘在需要做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將要做事務，這會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一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做完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已做完事務，做事務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二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需要走路的時候，心想：‘我將要走路，這會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三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走完路的時候，心想：‘我已走完路，走路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四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疲累，不適合修習，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五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飽脹沉重，不適合修習，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六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生小病的時候，心想：‘我生了小病，這段時間我需要休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七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從疾病中復原不久，心想：‘我從疾病中復原不久，身體虛弱，不適合修習，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八種懈怠。

“八種精進。賢友們，一位比丘在需要做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將要做事務，這會使我不易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一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做完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已做完事務，做事務時我不能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二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需要走路的時候，心想：‘我將要走路，這會使我不易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三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走完路的時候，心想：‘我已走完路，走路時我不能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

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 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四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輕快，適合修習，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 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五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有力，適合修習，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 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六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生小病的時候，心想：‘我生了小病，這是有可能變得嚴重的，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 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七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從疾病中復原不久，心想：‘我從疾病中復原不久，這是有可能再次復發的，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 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八種精進。

“八種布施：先侮辱受施者然後作布施，因怕受惡報而作布施，因曾受人布施而作布施，因想人報答而作布施，因知道布施是善行而作布施，因知道自己有但別人沒有而作布施，因名聲而作布施，因淨化自心而作布施。

“八種布施帶來的投生。賢友們，一些人帶著期望果報的心，以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婆羅門。他們看見富有的剎帝利、婆羅門、居士具有五欲，享受五欲，身邊圍繞著五欲，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婆羅門、居士之中。’ 他們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但不修習高上的解脫心，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婆羅門、居士之中。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一些人帶著期望果報的心，以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婆羅門。他們聽說四王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四王天之中。’ 他們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但不修習高上的解脫心，下一生輪迴投生在四王天之中。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三十三天……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夜摩天……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兜率天……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化樂天……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他化自在天……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因為他們的清淨，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賢友們，再者，一些人帶著期望果報的心，以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布施給沙門婆羅門。他們聽說梵天長壽、外貌好、有很多快樂，心想：‘我要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梵天之中。’他們的內心向著這個目標，確立這個目標，為這個目標而修習，但不修習高上的解脫心，下一生輪迴投生在梵天之中。我說，他們是一些具戒及清除貪欲而不是戒行不好及帶有貪欲的人，因為他們清除貪欲，所以心願能夠達成。

“八種大眾：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四王天眾、三十三天眾、魔羅眾、梵天眾。

“八種世間法：得、失、譽、毀、稱、譏、樂、苦。

“八勝處。一個內有色想的人，觀看小範圍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一勝處。

“一個內有色想的人，觀看無量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二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小範圍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三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無量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四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藍色的外色：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有如觀看亞麻花那樣，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或有如觀看藍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五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黃色的外色：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有如觀看迦尼迦羅花那樣，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或有如觀看黃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六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紅色的外色：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有如觀看木槿花那樣，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或有如觀看紅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七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白色的外色：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有如觀看草藥星那樣，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或有如觀看白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八勝處。

“八解脫。一個具有色身的人觀看色。這是第一解脫。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外色。這是第二解脫。

“內心只安放在美麗的外相。這是第三解脫。

“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

“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

“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

“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

“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是第八解脫。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八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2.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九法有關的法義……什麼是跟九法有關的法義呢？

“九種敵意的成因：因曾受傷害而生敵意，因正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將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喜愛的人曾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喜愛的人正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喜愛的人將受傷害而生敵意；因不喜愛的人曾受幫助而生敵意，因不喜愛的人正受幫助而生敵意，因不喜愛的人將受幫助而生敵意。

“九種敵意的清除：雖曾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正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將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喜愛的人曾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喜愛的人正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喜愛的人將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不喜愛的人曾受幫助，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不喜愛的人正受幫助，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不喜愛的人將受幫助，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

“九種眾生住處。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不同的想，就正如一些人、一些天、一些惡趣眾生那樣。這是第一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但同樣的想，就正如梵身天和初禪天那樣。這是第二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但不同的想，就正如光音天那樣。這是第三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同樣的想，就正如遍淨天那樣。這是第四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沒有想、沒有受，就正如無想有情天那樣。這是第五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投生至空無邊處天。這是第六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投生至識無邊處天。這是第七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投生至無所有處天。這是第八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投生至非想非非想處天。這是第九種眾生住處。

“九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說帶來平息、涅槃、正覺的法義，這是由善逝所講授的法義，但這個眾生投生在地獄之中。這是第一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畜生之中。這是第二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餓鬼之中。這是第三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阿修羅之中。這是第四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長壽天之中。這是第五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沒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到達的邊地、未開化、沒有知識的地方之中。這是第六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這個眾生投生在文明國家之中，但他帶著邪見：‘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這是第七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說帶來平息、涅槃、正覺的法義，這是由善逝所講授的法義，這個眾生投生在文明國家之中，但他劣慧、遲鈍、昏昧，沒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善說或不善說的義理。這是第八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沒有出現於世上，沒有人說帶來平息、涅槃、正覺的法義，沒有由善逝所講授的法義，但這個眾生投生在文明國家之中，他具有智慧、不遲鈍、不昏昧，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善說或不善說的義理。這是第九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九種次第安住。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

“賢友們，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賢友們，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賢友們，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賢友們，他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

“賢友們，他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

“賢友們，他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

“賢友們，他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

“賢友們，他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

“九種次第息滅：在進入初禪時，貪欲想息滅；在進入二禪時，覺觀息滅；在進入三禪時，喜息滅；在進入四禪時，呼吸息滅；在進入空無邊處時，色想

息滅；在進入識無邊處時，空無邊處想息滅；在進入無所有處時，識無邊處想息滅；在進入非想非非想處時，無所有處想息滅；在進入想受滅盡定時，想和受息滅。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九法有關的法義……利益和快樂。

3.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跟十法有關的法義。我們所有人應一起合誦這些法義，不要爭執，這樣的話梵行便會長久延續下去，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能悲憫世間，為天和人類帶來福祉、利益和快樂。什麼是跟十法有關的法義呢？

“十種帶來助益之法。賢友們，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他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是別人的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易受教，具有易教之法，有耐性，善巧受持教法。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為同修做任何辛勞的工作都善巧、不懈地做，學習那些工作方法，令自己具有做的能力、知的能力。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求法的意欲，喜歡受持法義，對法和律有濃厚的歡悅。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對各種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知足。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崇高、良好的念，即使是很久以前所作、很久以前所說，這些崇高、良好的念也會憶持不失。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十遍處：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地，上方、下方、四角都是地，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水……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火……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風……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藍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黃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紅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白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虛空……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心識，上方、下方、四角都是心識，純一無雜、沒有邊際。

“十不善業道：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十善業道：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

“十種聖者的居所：一位比丘捨棄五支、具有六支、守護一種東西、有四種行事的依據、驅除凡夫的哲理、終止各種尋求、思維不激盪、身行猗息、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捨棄的五支呢？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這就是一位比丘捨棄的五支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具有的六支呢？一位比丘眼看到色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耳聽到聲……鼻嗅到香……舌嚐到味……身感到觸……意想到法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這就是一位比丘具有的六支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守護一種東西呢？一位比丘以念守護自心。這就是一位比丘守護一種東西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有四種行事的依據呢？一位比丘經計量後受用供養物，經計量後作出忍受，經計量後作出迴避，經計量後作出驅除。這就是一位比丘有四種行事的依據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驅除凡夫的哲理呢？一位比丘除卻、驅除、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凡夫沙門婆羅門的哲理。這就是一位比丘驅除凡夫的哲理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終止各種尋求呢？一位比丘捨棄欲尋求，捨棄有尋求，猗息在梵行尋求之中。這就是一位比丘終止各種尋求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思維不激盪呢？一位比丘捨棄貪欲的思維，捨棄瞋恚的思維，捨棄惱害的思維。這就是一位比丘思維不激盪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身行猗息呢？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一位比丘身行猗息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心善解脫呢？一位比丘內心從貪欲之中解脫出來，從瞋恚之中解脫出來，從愚癡之中解脫出來。這就是一位比丘心善解脫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慧善解脫呢？一位比丘知道自己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知道自己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瞋恚，知道自己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愚癡。這就是一位比丘慧善解脫了。

“十無學法：無學的正見、無學的正思維、無學的正語、無學的正業、無學的正命、無學的正精進、無學的正念、無學的正定、無學的正智、無學的正解脫。

“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我們解說這些跟十法有關的法義。我們所有人應一起合誦這些法義，不要爭執，這樣的話梵行便會長久延續下去，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能悲憫世間，為天和人類帶來福祉、利益和快樂。”

4. 這時候，世尊起來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你能很好地為比丘講說‘合誦’的法義！”

導師認可舍利弗尊者所說的話，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第三誦完

1 婆舍多是波婆一帶的人的族姓。

長部·十增經、增十經、十上經 (DN 34 Dasuttara Sutta)

蕭式球 譯

三十四·增十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瞻波的瞿伽羅蓮池岸邊。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

“我說增十法，
依此得涅槃，
能令苦終結，
能解諸結縛。

2. “賢友們，一法帶來多助益，一法應修，一法應遍知，一法應捨棄，一法帶來減損，一法帶來增長，一法難掌握，一法應生起，一法應深知，一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一法呢？在善法之中不放逸。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一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一法呢？帶著歡喜心來修身念。這就是應修的一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一法呢？‘觸’是有漏的，使人執取。這就是應遍知的一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一法呢？我慢。這就是應捨棄的一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一法呢？不如理思維。這就是帶來減損的一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一法呢？如理思維。這就是帶來增長的一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一法呢？不間斷的心定。這就是難掌握的一法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一法呢？不動搖的智。這就是應生起的一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一法呢？所有眾生都依‘食’而得到持續。這就是應深知的一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一法呢？不動搖的心解脫。這就是應證得的一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十法，這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3. “賢友們，二法帶來多助益，二法應修，二法應遍知，二法應捨棄，二法帶來減損，二法帶來增長，二法難掌握，二法應生起，二法應深知，二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二法呢？念和覺知。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二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二法呢？止和觀。這就是應修的二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二法呢？名和色。這就是應遍知的二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二法呢？無明和有愛。這就是應捨棄的二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二法呢？難受教的人和惡知識。這就是帶來減損的二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二法呢？易受教的人和善知識。這就是帶來增長的二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二法呢？有因、有緣令眾生污染，有因、有緣令眾生清淨。這就是難掌握的二法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二法呢？漏盡智和無生智。這就是應生起的二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二法呢？行界和無行界。這就是應深知的二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二法呢？明和解脫。這就是應證得的二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二十法，這二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4. “賢友們，三法帶來多助益，三法應修，三法應遍知，三法應捨棄，三法帶來減損，三法帶來增長，三法難掌握，三法應生起，三法應深知，三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三法呢？習近善人、聆聽正法、依法而行。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三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三法呢？三定：有覺有觀的定、無覺少觀的定、無覺無觀的定。這就是應修的三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三法呢？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就是應遍知的三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三法呢？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這就是應捨棄的三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三法呢？三不善根：貪欲、瞋恚、愚癡。這就是帶來減損的三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三法呢？三善根：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就是帶來增長的三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三法呢？三出離界：從欲界出離，這稱為出離；從色界出離，這稱為無色界；從各種有、各種行、各種緣生法出離，這稱為息滅。這就是難掌握的三法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三法呢？三智：關於過去的智、關於未來的智、關於現在的智。這就是應生起的三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三法呢？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就是應深知的三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三法呢？三種明：宿命智的明、眾生生死智的明、漏盡智的明。這就是應證得的三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三十法，這三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5. “賢友們，四法帶來多助益，四法應修，四法應遍知，四法應捨棄，四法帶來減損，四法帶來增長，四法難掌握，四法應生起，四法應深知，四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四法呢？四輪：有合適的地方和住處，有善人依止，自己有求正道之心，過往有作福。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四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四法呢？四念處：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這就是應修的四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四法呢？四食：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這就是應遍知的四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四法呢？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這就是應捨棄的四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四法呢？四軛：欲軛、有軛、見軛、無明軛。這就是帶來減損的四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四法呢？四軛的解除：解除欲軛、解除有軛、解除見軛、解除無明軛。這就是帶來增長的四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四法呢？知四種定：知定的減損，知定的持續，知定的增長，知定的洞察力。這就是難掌握的四法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四法呢？四智：法智、推斷智、他心智、世間智。這就是應生起的四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四法呢？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之道聖諦。這就是應深知的四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四法呢？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這就是應證得的四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四十法，這四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6. “賢友們，五法帶來多助益，五法應修，五法應遍知，五法應捨棄，五法帶來減損，五法帶來增長，五法難掌握，五法應生起，五法應深知，五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五法呢？五勤奮支：一位比丘對如來的覺悟有敬信，明白世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一位比丘無疾、無病，有好的消化功能，不發冷、不發熱，身體調和，能夠勤奮修行；一位比丘不虛偽、不奸詐，在導師或智者同修之中展示如實的自己；一位比丘精進，他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一位比丘有智慧，他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五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五法呢？五正定支：喜遍滿、樂遍滿、心遍滿、光明遍滿、具有觀智相。這就是應修的五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五法呢？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這就是應遍知的五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五法呢？五蓋：貪欲蓋、瞋恚蓋、昏睡蓋、掉悔蓋、疑惑蓋。這就是應捨棄的五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五法呢？五種內心的障礙。這就是帶來減損的五法了。

“什麼是五種內心的障礙呢？賢友們，一個比丘對導師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一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法義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二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僧團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三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修學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四種內心的障礙。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對同修發怒、不滿、衝撞、製造障礙，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第五種內心的障礙。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五法呢？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這就是帶來增長的五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五法呢？五出離界。這就是難掌握的五法了。

“什麼是五出離界呢？賢友們，一位比丘當對貪欲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出離作意的時候，內心便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於是他立心解除貪欲的結縛，善行踐、善修習、善增長、善解脫，從以貪欲為緣所生的各種漏、各種苦惱、各種熱惱之中解脫出來，不再有這些苦惱、熱惱的感受。這稱為貪欲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瞋恚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不瞋恚作意的時候……這稱為瞋恚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惱害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不惱害作意的時候……這稱為惱害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色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無色作意的時候……這稱為色的出離。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當對自身作意的時候，內心便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當對自身息滅作意的時候，內心便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於是他立心解除自身的結縛，善行踐、善修習、善增長、善解脫，從以自身為緣所生的各種漏、各種苦惱、各種熱惱之中解脫出來，不再有這些苦惱熱惱的感受。這稱為自身的出離。

“什麼是應生起的五法呢？正定五智：親身證知，這種定為現在和未來都帶來樂報；親身證知，這種定是聖者、非物欲的；親身證知，這種定不是惡人行踐的；親身證知，這種定寂靜、高尚，由猗息而得，帶來心住一境，不是由抑壓與自責的行為而來；親身證知，這種定在入定時有念，在出定時有念。這就是應生起的五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五法呢？五種解脫處。這就是應深知的五法了。

“什麼是五種解脫處呢？賢友們，一位比丘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領會義理和法義的人會生起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一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而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二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而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三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而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在心中隨覺、隨觀、留意觀察，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四種解脫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是聽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說法，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為他人宣說，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不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在心中隨覺、隨觀、留意觀察，而是善掌握、善思維作意、善持於心、善以智慧洞悉其中一種定相，他在過程中不斷領會義理和法義，領會義理和法義的人會生起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這是第五種解脫處。

“什麼是應證得的五法呢？五法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蘊。這就是應證得的五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五十法，這五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7. “賢友們，六法帶來多助益，六法應修，六法應遍知，六法應捨棄，六法帶來減損，六法帶來增長，六法難掌握，六法應生起，六法應深知，六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六法呢？六和合法。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六法了。

“什麼是六和合法呢？賢友們，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樂於和具戒的同修共同受用如法取得的東西，即使是鉢中的食物，都樂於和人均分。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戒之中；他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

取著、帶來定。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正見之中；他的正見是聖者之見，是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什麼是應修的六法呢？六隨念處：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施隨念、天隨念。這就是應修的六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六法呢？內六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這就是應遍知的六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六法呢？六愛身：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這就是應捨棄的六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六法呢？六不敬：一個比丘對導師不敬順，對法不敬順，對僧不敬順，對修學不敬順，對不放逸不敬順，對善意不敬順。這就是帶來減損的六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六法呢？六敬：一位比丘對導師敬順，對法敬順，對僧敬順，對修學敬順，對不放逸敬順，對善意敬順。這就是帶來增長的六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六法呢？六出離界。這就是難掌握的六法了。

“什麼是六出離界呢？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還會持續受瞋恚所擺佈。’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是沒有可能受瞋恚所擺佈的。賢友，從瞋恚之中出離，這就是慈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悲心解脫……從惱害之中出離，這就是悲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喜心解脫……從不悅之中出離，這就是喜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捨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還會持續受貪染所擺佈。’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修習捨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內心是沒有可能受貪染所擺佈的。賢友，從貪染之中出離，這就是捨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修習無相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心識還會追逐相。’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修習無相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心識是沒有可能追逐相的。賢友，從所有相之中出離，這就是無相心解脫。’

“賢友們，若一個比丘這樣說：‘清除我慢，不視事物為我和我所，內心還會持續受疑惑與搖擺的箭刺所擺佈。’這時應對他說：‘尊者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沒有可能的！賢友，清除我慢，不視事物為我和我所，內心是沒有可能受疑惑與搖擺的箭刺所擺佈的。賢友，從疑惑與搖擺的箭刺之中出離，這就是根除我慢。’

“什麼是應生起的六法呢？六常住：一位比丘眼看到色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耳聽到聲……鼻嗅到香……舌嚐到味……身感到觸……意想到法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這就是應生起的六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六法呢？六無上：無上的見、無上的聞、無上的得、無上的修學、無上的奉事、無上的隨念。這就是應深知的六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六法呢？六無比智。這就是應證得的六法了。

“什麼是六無比智呢？賢友們，一位比丘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一位比丘有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一位比丘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一位比丘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一位比丘能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一位比丘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如來徹底覺悟這六十法，這六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8. “賢友們，七法帶來多助益，七法應修，七法應遍知，七法應捨棄，七法帶來減損，七法帶來增長，七法難掌握，七法應生起，七法應深知，七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七法呢？七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施財、慧財。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七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七法呢？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這就是應修的七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七法呢？七識住。這就是應遍知的七法了。

“什麼是七識住呢？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不同的想，就如一些人、一些天、一些惡趣眾生那樣。這是第一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但同樣的想，就如梵身天和初禪天那樣。這是第二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但不同的想，就如光音天那樣。這是第三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同樣的想，就如遍淨天那樣。這是第四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投生至空無邊處天。這是第五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投生至識無邊處天。這是第六識住。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投生至無所有處天。這是第七識住。

“什麼是應捨棄的七法呢？七種性向：貪著的性向、厭惡的性向、見的性向、疑惑的性向、我慢的性向、有貪的性向、無明的性向。這就是應捨棄的七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七法呢？七不正法：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聞、懈怠、失念、劣慧。這就是帶來減損的七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七法呢？七正法：有信、有慚、有愧、有聞、作出精進、保持念、有智慧。這就是帶來增長的七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七法呢？七善人法：知法、知義、知己、知量、知時、知眾、知人。這就是難掌握的七法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七法呢？七想：無常想、無我想、不淨想、過患想、捨棄想、無欲想、息滅想。這就是應生起的七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七法呢？七種受讚之處：一位比丘熱衷於修學，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習法，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清除渴愛，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靜處，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精進，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明念，熱誠一直不會退卻；熱衷於洞見，熱誠一直不會退卻。這就是應深知的七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七法呢？七種漏盡之力。這就是應證得的七法了。

“什麼是七種漏盡之力呢？賢友們，一位漏盡比丘以正慧如實善見所有行無常，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賢友們，再者，一位漏盡比丘以正慧如實善見欲樂如火坑，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賢友們，再者，一位漏盡比丘內心傾向遠離，朝向遠離，邁向遠離，確立遠離，對出離感到歡喜，終止所有有漏法，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賢友們，再者，一位漏盡比丘善修四念處，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賢友們，再者，一位漏盡比丘善修五根，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賢友們，再者，一位漏盡比丘善修七覺支，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賢友們，再者，一位漏盡比丘善修八正道，這就是一種漏盡之力，能為比丘帶來漏盡及知自己得到漏盡。

“如來徹底覺悟這七十法，這七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第一誦完

1. “賢友們，八法帶來多助益，八法應修，八法應遍知，八法應捨棄，八法帶來減損，八法帶來增長，八法難掌握，八法應生起，八法應深知，八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八法呢？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八種原因和條件。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八法了。

“什麼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八種原因和條件呢？賢友們，一位比丘依止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來生活，保持一份深厚的慚愧心、敬愛心和尊敬心。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一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依止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來生活，保持一份深厚的慚愧心、敬愛心和尊敬心，時常前往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那裏問問題問義理，導師或受人尊敬的同修為他揭開遮蔽，使他清晰明白，令他清除疑惑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二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聽法之後，在身遠離、心遠離兩種遠離之中修行取證。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三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四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他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五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六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崇高、良好的念，即使是很久以前所作、很久以前所說，這些崇高、良好的念也會憶持不失。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七種原因和條件。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持續觀察五取蘊的生與滅：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這是取得梵行和智慧及令其修習圓滿的第八種原因和條件。

“什麼是應修的八法呢？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就是應修的八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八法呢？八種世間法：得、失、譽、毀、稱、譏、樂、苦。這就是應遍知的八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八法呢？八邪道：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這就是應捨棄的八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八法呢？八種懈怠。這就是帶來減損的八法了。

“什麼是八種懈怠呢？賢友們，一個比丘在需要做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將要做事務，這會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一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做完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已做完事務，做事務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二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需要走路的時候，心想：‘我將要走路，這會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三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走完路的時候，心想：‘我已走完路，走路使我身體疲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四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疲累，不適合修習，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五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飽脹沉重，不適合修習，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六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在生小病的時候，心想：‘我生了小病，這段時間我需要休息，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七種懈怠。

“賢友們，再者，一個比丘從疾病中復原不久，心想：‘我從疾病中復原不久，身體虛弱，不適合修習，現在讓我去睡覺吧。’他去了睡覺，不會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八種懈怠。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八法呢？八種精進。這就是帶來增長的八法了。

“什麼是八種精進呢？賢友們，一位比丘在需要做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將要做事務，這會使我不易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一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做完事務的時候，心想：‘我已做完事務，做事務時我不能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二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需要走路的時候，心想：‘我將要走路，這會使我不易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三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走完路的時候，心想：‘我已走完路，走路時我不能專心在佛陀的教誡之中作意，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四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不能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輕快，適合修習，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五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他心想：‘我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時，粗細食物取得滿鉢，這使我身體有力，適合修習，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六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在生小病的時候，心想：‘我生了小病，這是有可能變得嚴重的，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七種精進。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從疾病中復原不久，心想：‘我從疾病中復原不久，這是有可能再次復發的，現在讓我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吧。’他為得到那還沒有得到的、證得那還沒有證得的而作出精進。這是第八種精進。

“什麼是難掌握的八法呢？八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這就是難掌握的八法了。

“什麼是八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呢？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說帶來平息、涅槃、正覺的法義，這是由善逝所講授的法義，但這個眾生投生在地獄之中。這是第一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畜生之中。這是第二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餓鬼之中。這是第三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長壽夭之中。這是第四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但這個眾生投生在沒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到達的邊地、未開化、沒有知識的地方之中。這是第五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這個眾生投生在文明國家之中，但他帶著邪見：‘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這是第六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說帶來平息、涅槃、正覺的法義，這是由善逝所講授的法義，這個眾生投生在文明國家之中，但他劣慧、遲鈍、昏昧，沒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善說或不善說的義理。這是第七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賢友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沒有出現於世上，沒有人說帶來平息、涅槃、正覺的法義，沒有由善逝所講授的法義，但這個眾生投生在文明國家之中，他具有智慧、不遲鈍、不昏昧，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善說或不善說的義理。這是第八種錯失修習梵行的時機。

“什麼是應生起的八法呢？八大人覺——偉大的人反思法義：‘這法義是為少欲的人而不是多欲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知足的人而不是不知足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遠離的人而不是喜好群集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精進的人而不是懈怠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保持念的人而不是失念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有定的人而不是沒有定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劣慧的人而設的，這法義是為喜好、樂於息滅戲論的人而不是喜好、樂於戲論的人而設的。’這就是應生起的八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八法呢？八勝處。這就是應深知的八法了。

“什麼是八勝處呢？一個內有色想的人，觀看小範圍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一勝處。

“一個內有色想的人，觀看無量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二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小範圍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三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無量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四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藍色的外色：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有如觀看亞麻花那樣，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或有如觀看藍色的波羅奈

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五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黃色的外色：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有如觀看迦尼迦羅花那樣，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或有如觀看黃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六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紅色的外色：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有如觀看木槿花那樣，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或有如觀看紅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七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白色的外色：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有如觀看草藥星那樣，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或有如觀看白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八勝處。

“什麼是應證得的八法呢？八解脫。這就是應證得的八法了。

“什麼是八解脫呢？一個具有色身的人觀看色。這是第一解脫。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外色。這是第二解脫。

“內心只安放在美麗的外相。這是第三解脫。

“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

“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

“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

“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

“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是第八解脫。

“如來徹底覺悟這八十法，這八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2. “賢友們，九法帶來多助益，九法應修，九法應遍知，九法應捨棄，九法帶來減損，九法帶來增長，九法難掌握，九法應生起，九法應深知，九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九法呢？九如理思維根本法：當有如理思維時，歡悅便會生起；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因為內心有定而有如實知見；因如實知見而有厭離；因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九法了。

“什麼是應修的九法呢？九清淨勤奮支：戒清淨勤奮支、心清淨勤奮支、見清淨勤奮支、度疑清淨勤奮支、道與非道知見清淨勤奮支、道跡知見清淨勤奮支、知見清淨勤奮支、智慧清淨勤奮支、解脫清淨勤奮支。這就是應修的九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九法呢？九種眾生住處。這就是應遍知的九法了。

“什麼是九種眾生住處呢？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不同的想，就正如一些人、一些天、一些惡趣眾生那樣。這是第一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不同的身，但同樣的想，就正如梵身天和初禪天那樣。這是第二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但不同的想，就正如光音天那樣。這是第三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各別有同樣的身、同樣的想，就正如遍淨天那樣。這是第四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沒有想、沒有受，就正如無想有情天那樣。這是第五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投生至空無邊處天。這是第六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投生至識無邊處天。這是第七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投生至無所有處天。這是第八種眾生住處。

“賢友們，有些眾生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投生至非想非非想處天。這是第九種眾生住處。

“什麼是應捨棄的九法呢？渴愛為根本所帶來的九法：以渴愛為條件而有尋求；以尋求為條件而有所得；以所得為條件而有區別心；以區別心為條件而有貪欲；以貪欲為條件而有愛著；以愛著為條件而有執取；以執取為條件而有吝嗇；以吝嗇為條件而有防範；以防範為原因，便會有手拿棒杖、手拿武器、爭吵、爭罵、爭執、不和、兩舌、妄語等各種惡不善法產生。這就是應捨棄的九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九法呢？九種敵意的成因：因曾受傷害而生敵意，因正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將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喜愛的人曾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喜愛的人正受傷害而生敵意，因喜愛的人將受傷害而生敵意；因不喜愛的人曾受幫助而生敵意，因不喜愛的人正受幫助而生敵意，因不喜愛的人將受幫助而生敵意。這就是帶來減損的九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九法呢？九種敵意的清除：雖曾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正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將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喜愛的人曾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喜愛的人正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喜愛的人將受傷害，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不喜愛的人曾受幫助，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不喜愛的人正受幫助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雖不喜愛的人將受幫助，但想到敵意沒有益處而使敵意清除。這就是帶來增長的九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九法呢？九種不同：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

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這就是難掌握的九法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九法呢？九想：不淨想、死想、對食物生厭離想、對所有世間生不熱衷想、無常想、無常是苦想、苦是無我想、捨棄想、無欲想。這就是應生起的九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九法呢？九種次第安住。這就是應深知的九法了。

“什麼是九種次第安住呢？賢友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

“賢友們，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賢友們，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賢友們，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賢友們，他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

“賢友們，他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

“賢友們，他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

“賢友們，他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

“賢友們，他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

“什麼是應證得的九法呢？九種次第息滅：在進入初禪時，貪欲想息滅；在進入二禪時，覺觀息滅；在進入三禪時，喜息滅；在進入四禪時，呼吸息滅；在進入空無邊處時，色想息滅；在進入識無邊處時，空無邊處想息滅；在進入無所有處時，識無邊處想息滅；在進入非想非非想處時，無所有處想息滅；在進入想受滅盡定時，想和受息滅。這就是應證得的九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九十法，這九十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3. “賢友們，十法帶來多助益，十法應修，十法應遍知，十法應捨棄，十法帶來減損，十法帶來增長，十法難掌握，十法應生起，十法應深知，十法應證得。

“什麼是帶來多助益的十法呢？十種帶來助益之法。這就是帶來多助益的十法了。

“什麼是十種帶來助益之法呢？賢友們，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他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是別人的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易受教，具有易教之法，有耐性，善巧受持教法。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為同修做任何辛勞的工作都善巧、不懈地做，學習那些工作方法，令自己具有做的能力、知的能力。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求法的意欲，喜歡受持法義，對法和律有濃厚的歡悅。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對各種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知足。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崇高、良好的念，即使是很久以前所作、很久以前所說，這些崇高、良好的念也會憶持不失。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這是帶來助益之法。

“什麼是應修的十法呢？十遍處：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地，上方、下方、四角都是地，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水……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火……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風……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藍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黃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紅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白色……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虛空……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心識，上方、下方、四角都是心識，純一無雜、沒有邊際。這就是應修的十法了。

“什麼是應遍知的十法呢？十處：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這就是應遍知的十法了。

“什麼是應捨棄的十法呢？十邪道：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這就是應捨棄的十法了。

“什麼是帶來減損的十法呢？十不善業道：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這就是帶來減損的十法了。

“什麼是帶來增長的十法呢？十善業道：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這就是帶來增長的十法了。

“什麼是難掌握的十法呢？十種聖者的居所：一位比丘捨棄五支、具有六支、守護一種東西、有四種行事的依據、驅除凡夫的哲理、終止各種尋求、思維不激盪、身行猗息、心善解脫、慧善解脫。這就是難掌握的十法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捨棄的五支呢？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這就是一位比丘捨棄的五支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具有的六支呢？一位比丘眼看到色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耳聽到聲……鼻嗅到香……舌嚐到味……身感到觸……意想到法之後不會雀躍、不會悲傷，他只是安住在捨、念、覺知之中。這就是一位比丘具有的六支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守護一種東西呢？一位比丘以念守護自心。這就是一位比丘守護一種東西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有四種行事的依據呢？一位比丘經計量後受用供養物，經計量後作出忍受，經計量後作出迴避，經計量後作出驅除。這就是一位比丘有四種行事的依據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驅除凡夫的哲理呢？一位比丘除卻、驅除、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凡夫沙門婆羅門的哲理。這就是一位比丘驅除凡夫的哲理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終止各種尋求呢？一位比丘捨棄欲尋求，捨棄有尋求，猗息在梵行尋求之中。這就是一位比丘終止各種尋求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思維不激盪呢？一位比丘捨棄貪欲的思維，捨棄瞋恚的思維，捨棄惱害的思維。這就是一位比丘思維不激盪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身行猗息呢？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一位比丘身行猗息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心善解脫呢？一位比丘內心從貪欲之中解脫出來，從瞋恚之中解脫出來，從愚癡之中解脫出來。這就是一位比丘心善解脫了。

“賢友們，什麼是一位比丘慧善解脫呢？一位比丘知道自己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知道自己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瞋恚，知道自己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愚癡。這就是一位比丘慧善解脫了。

“什麼是應生起的十法呢？十想：不淨想、死想、對食物生厭離想、對所有世間生不熱衷想、無常想、無常是苦想、苦是無我想、捨棄想、無欲想、息滅想。這就是應生起的十法了。

“什麼是應深知的十法呢？十種消失：正見能令邪見消失，能令各種以邪見為緣所帶來的不善法消失，能令各種以正見為緣所帶來的善法修習完滿；正思維能令邪思維消失……正語能令邪語消失……正業能令邪業消失……正命能令邪命消失……正精進能令邪精進消失……正念能令邪念消失……正定能令邪定消失……正智能令邪智消失……正解脫能令邪解脫消失，能令各種以邪解脫為緣所帶來的不善法消失，能令各種以正解脫為緣所帶來的善法修習完滿。這就是應深知的十法了。

“什麼是應證得的十法呢？十無學法：無學的正見、無學的正思維、無學的正語、無學的正業、無學的正命、無學的正精進、無學的正念、無學的正定、無學的正智、無學的正解脫。這就是應證得的十法了。

“如來徹底覺悟這一百法，這一百法是真實、真確、如實、不假、確定的。”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

2 集

增支部·等心經、結 (Samacitta Sutta) AN 2:37

蕭式球 譯

三十五·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我要說有內結的人和有外結的人。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什麼是一個有內結的人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他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六欲天之中。他在欲界這裏死後返還欲界是一個‘返還’的人。

“賢友們，這人返還欲界，因此稱為一個有內結的人。

“賢友們，什麼是一個有外結的人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他時常進入某種寂靜的心解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淨居天之中。他在欲界這裏死後不再返還欲界，是一個‘不還’的人。

“賢友們，這人不再返還欲界，因此稱為一個有外結的人。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他進入了對欲樂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進入了對有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進入了盡除渴愛的道路，進入了盡除貪欲的道路，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淨居天之中。他在欲界這裏死後不再返還欲界，是一個‘不還’的人。

“賢友們，這人不再返還欲界，因此稱為一個有外結的人。”

這時候，一些同等心天神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尊者在東園鹿母講堂對比丘說有內結的人和有外結的人。大眾都感到歡欣。大德，願世尊悲憫，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就好了。”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那些天神的建議。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世尊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東園鹿母講堂舍利弗尊者面前

出現。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舍利弗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把同等心天神請他見舍利弗尊者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舍利弗尊者，更對他說：“舍利弗，這些同等心天神即使十位、二十位以至六十位一起站在錐尖那樣小的地方，都不會互相阻礙。

“舍利弗，可能你會這樣想：‘這些同等心天神是在天界那裏修心，因此即使十位、二十位以至六十位一起站在錐尖那樣小的地方，都不會互相阻礙’。舍利弗，不要持這種見。這些同等心天神是在人間這裏修心，投生天界後即使十位、二十位以至六十位一起站在錐尖那樣小的地方，都不會互相阻礙。

“舍利弗，因此，你應這樣修學：要修習根門寂靜、意寂靜。舍利弗，若你修習根門寂靜、意寂靜，便會以寂靜的身業、口業、意業來看待同修。舍利弗，你應這樣修學。

“舍利弗，外道遊方者是沒有得著的，他們沒有聽過這些法義。”

*** 「等心天神」：「等心天」，南傳作「等心天神」(samacittā dev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同樣-心的諸神」(same-minded deities)。按：《滿足希求》說，心以「微細性等同」(sukhumabhāvasamatāya)為「等心」，因為他們全在細微類似心上(sukhume cittasariikkhake)築造自己的個體。另，sama有多意，包含「寂靜」與「相同」，如果解讀成「寂靜天」(即 sama=santa)則就與後面「諸根寂靜/寂靜的諸根」的經文教說相呼應了。***

增支部·發願之一 AN 2:129 (or AN 2:131)

蕭式球 譯

一二九·發願之一

“比丘們，一位有敬信的比丘應作這正確的發願：願自己做到像舍利弗和目犍連那樣！

” “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弟子之中，舍利弗和目犍連就是一個榜樣和典範。

3 集

增支部·阿那律陀之二、阿那律經第二(AN 3:128 Dutiya-anuruddh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二八·阿那律陀之二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能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察一千個世間。我能作出精進，不懈怠；能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能讓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能讓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但是，我的內心還沒有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阿那律陀賢友，如果內心這樣想：‘我能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察一千個世間。’這會為你帶到我慢之中。如果內心這樣想：‘我能作出精進，不懈怠；能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能讓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能讓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這會為你帶到掉舉之中。如果內心這樣想：‘我的內心還沒有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這會為你帶到悔疚之中。如果阿那律陀尊者能捨棄這三種東西，內心不在這三種東西之中思維作意，只是擺放在甘露界之中就好了。”

之後，阿那律陀尊者捨棄這三種東西，內心不在這三種東西之中思維作意，只擺放在甘露界之中。阿那律陀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阿那律陀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4 集

增支部·四集·第 167 經，目犍連、大目犍連經(AN 4:167 Mahāmoggallān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六七·目犍連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和大目犍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友，有四通行。什麼是四通行呢？苦遲通行、苦速通行、樂遲通行、樂速通行。賢友，有這四通行。賢友，在這四通行之中，你是以哪一種通行而令內心沒有執取及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的呢？”

“舍利弗賢友，有四通行。什麼是四通行呢？苦遲通行、苦速通行、樂遲通行、樂速通行。賢友，有這四通行。賢友，在這四通行之中，我是以苦速通行而令內心沒有執取及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的。”

增支部·四集，第 172 經·分析經、解析經(AN 4:172 Vibhatti Sutta)

蕭式球 譯

一七二·分析

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在我受具足戒半個月後，便證悟義無礙解，我有好的言辭文句，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向人解釋、演說、講說、宣講、建立、揭示、分析、弄清。有搖擺、有疑心的人問我問題，我能帶出導師的善巧法義來回答。

“……法無礙解……

“……詞無礙解……

“賢友們，在我受具足戒半個月後，便證悟辯無礙解，我有好的言辭文句，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向人解釋、演說、講說、宣講、建立、揭示、分析、弄清。有搖擺、有疑心的人問我問題，我能帶出導師的善巧法義來回答。”

5 集

增支部·跟隨轉動、隨轉輪經第二 (AN 5:132 Dutiyacakkānūvattana Sutta)

蕭式球 譯

一三二·跟隨轉動

“比丘們，轉輪王的長子具有五種要素，跟隨轉動由父王以法所轉的王輪，任何人、任何敵人、任何眾生都不能逆轉這個王輪。是哪五種要素呢？

“比丘們，轉輪王的長子是一個知義、知法、知合適份量、知合適時間、知大眾的人。

“比丘們，轉輪王的長子具有這五種要素，跟隨轉動由父王以法所轉的王輪，任何人、任何敵人、任何眾生都不能逆轉這個王輪。

“比丘們，同樣地，舍利弗具有五法，能正確無誤地跟隨轉動由如來所轉的無上法輪，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是哪五法呢？

“比丘們，舍利弗是一個知義、知法、知合適份量、知合適時間、知大眾的人。

“比丘們，舍利弗具有這五法，能正確無誤地跟隨轉動由如來所轉的無上法輪，世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都不能逆轉這個法輪。”

五十八·打瞌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婆伽的鱷魚山，畢沙迦邏園的鹿野苑。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在摩揭陀的拘邏婆村坐著打瞌睡。世尊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大目犍連尊者打瞌睡，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在鹿野苑隱沒，在拘邏婆村大目犍連尊者面前出現。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你是否在打瞌睡？目犍連，你是否在打瞌睡呢？”

“大德，是的。”

“目犍連，既然這樣，無論你安住在什麼想之中，若出現睡意時，可對那些想作意，多作那些想。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在心中隨覺、隨觀、留意觀察。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將所聽、所學的法義詳細地背誦。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用手拉一雙耳珠，按摩肢體。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起座用水洗眼簾，然後環視四方，仰望星光。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在光明想之中作意，持續這份明亮想，日間這樣，晚上也是這樣；你修習明亮心，使之沒有障蓋、沒有遮蔽。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做行禪，持續帶著前後行走的想，收攝六根，意念不向外弛散。當你這樣做時，睡意可能會消除。

“目犍連，如果這樣做睡意不能消除，可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睡醒便立即起床，不要放縱在躺臥、呵欠、睡眠之樂。

“目犍連，你應這樣修學。

“目犍連，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不要帶著高傲心到族人那裏。目犍連，你應這樣修學。目犍連，如果一個比丘帶著高傲心到族人那裏，族人正在處理事務，沒有對到來的比丘作意，那個比丘便會心想：‘現在這些人對我沒有歡喜心，誰令這些族人不和呢？’他因得不到供養而感到不滿，因不滿而帶來掉舉，因掉舉而沒有約束，因沒有約束而導致內心遠離定。

“目犍連，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不要說爭論的說話。目犍連，你應這樣修學。目犍連，說爭論的說話時便要說很多說話，說很多說話時便會帶來掉舉，因掉舉而沒有約束，因沒有約束而導致內心遠離定。

“目犍連，不是所有連繫我都稱讚，也不是所有連繫我都不稱讚；目犍連，跟任何在家與出家的人連繫我都不稱讚；跟任何沒有吵雜、寧靜、沒有閒雜人等、遠離人煙、理想的靜處連繫我都稱讚。”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大德，‘簡略地說，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愛盡得解脫、究竟之處、究竟的安穩、究竟的梵行、究竟的目標、天人最勝之處呢？’這句說話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目犍連，當一位比丘聽了‘不被一切事物所困窘’的法義時，便會正確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正確認知時，便會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遍知時，便會在領受各種感受時——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都保持無常觀、無欲觀、息滅觀、放捨觀；當對感受保持無常觀、無欲觀、息滅觀、放捨觀時，便會在世間之中沒有任何執取；當在世間之中沒有任何執取時，便不會受到打動；當不受打動時，便會親身證得涅槃，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目犍連，這就是‘簡略地說，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愛盡得解脫、究竟之處、究竟的安穩、究竟的梵行、究竟的目標、天人最勝之處呢？’這句說話所包含的內容了。”

10 集

增支部·舍利弗經 (AN 10:7 Sāriputta Sutta)

蕭式球 譯

七·舍利弗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一位取得定的比丘，能否做到對地沒有地想，對水沒有水想，對火沒有火想，對風沒有風想，對空無邊處沒有空無邊處想，對識無邊處沒有識無邊處想，對無所有處沒有無所有處想，對非想非非想處沒有非想非非想處想，對此世沒有此世想，對他世沒有他世想而他是有想的呢？”

“阿難賢友一位取得定的比丘是能夠做到對地沒有地想對水沒有水想對火沒有火想，對風沒有風想，對空無邊處沒有空無邊處想，對識無邊處沒有識無邊處想，對無所有處沒有無所有處想，對非想非非想處沒有非想非非想處想，對此世沒有此世想對他世沒有他世想而他是有想的。”

“舍利弗賢友舍利弗賢友，一位取得定的比丘一位取得定的比丘，怎樣才能做到對地沒有地想怎樣才能做到對地沒有地想，對水沒有對水沒有水想，對火沒有火想，對風沒有風想，對空無邊處沒有空無邊處想，對識無邊處水想，對火沒有火想，對風沒有風想，對空無邊處沒有空無邊處想，對識無邊處沒有識無邊處想，對無所有處沒有無所有處想，對非想非非想處沒有非想非非想沒有識無邊處想，對無所有處沒有無所有處想，對非想非非想處沒有非想非非想處想處想，對此世沒有此世想對此世沒有此世想，對他世沒有他世想對他世沒有他世想，而他是有的呢而他是有的呢？”

“阿難賢友阿難賢友，有一次有一次，我我住在舍衛城的盲林住在舍衛城的盲林，在那裏在那裏，我進入一種定我進入一種定，當中當中對地沒有地想對水沒有水想，對火沒有火想，對對地沒有地想，對水沒有水想，對火沒有火想，對風沒有風想，對空無邊處沒有風沒有風想，對空無邊處沒有空無邊處想對識無邊處沒有識無邊處想，對無所有處沒有無所有處想，對非想空無邊處想對識無邊處沒有識無邊處想，對無所有處沒有無所有處想，對非想非非想處沒有非想非非想處想，對此世沒有此世想，對他世沒有他世想，而我是非非想處沒有非想非非想處想，對此世沒有此世想，對他世沒有他世想，而我是有的有想的。”

“那時舍利弗尊者的想是怎麼樣的呢那時舍利弗尊者的想是怎麼樣的呢？”

“賢友賢友，那時我即生即滅的想那時我即生即滅的想，都是這種內容的想都是這種內容的想：‘有的息滅就是涅槃有的息滅就是涅槃，有的息滅就是涅槃的息滅就是涅槃。’”

“賢友賢友，就正如閃爍的火在燃燒就正如閃爍的火在燃燒，它即生即滅的它即生即滅的，都是這一種火焰都是這一種火焰。同樣地同樣地，那時我即生即滅的想那時我即生即滅的想，都是這種內容的想都是這種內容的想：‘有的息滅就是涅槃有的息滅就是涅槃，有的息滅就是有的息滅就是涅槃涅槃。’”

《相應部》(Saṃyutta Nikaya)

2. 天子相應

相應部·須深天子、蘇尸摩經、須尸摩經(SN 2:29 Susima Sutta)

蕭式球 譯

二十九·須深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你敬佩舍利弗嗎？”

“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大德，舍利弗尊者是一位智者。大德，舍利弗尊者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大德，舍利弗尊者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大德，舍利弗尊者能給人們建議，能接受人們的說話，能指正別人，能使人離開惡行。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

“阿難，正是這樣，正是這樣。阿難，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的呢！阿難，舍利弗是一位智者。阿難，舍利弗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阿難，舍利弗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阿難，舍利弗能給人們建議，能接受人們的說話，能指正別人，能使人離開惡行。阿難，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的呢”

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須深天子伴隨著數目眾多的天子大眾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須深天子對世尊說：“世尊，正是這樣，善逝，正是這樣。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大德，舍利弗尊者是一位智者。大德，舍利弗尊者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大德，舍利弗尊者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大德，舍利弗尊者能給人們建議，能接受人們的說話，能指正別人，能使人離開惡行。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

“大德，我前往天子大眾那裏，很多時也聽到他們說同樣的說話！”

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須深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就正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須深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又正如熟練的金匠精心鑄造的純金幣，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須深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又正如在黎明時分，草藥星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須深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又正如晴朗的時分，天空沒有雲霧，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把天空上所有黑暗驅散，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須深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於是，須深天子因應舍利弗尊者，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無瞋舍利弗，
人稱為智者，
無欲心調柔，
導師所稱讚。”

世尊因應舍利弗尊者，對須深天子說出這首偈頌：

“無瞋舍利弗，
人稱為智者，
無欲心調柔，
唯待入滅至。”

5. 比丘尼相應 (Bhikkhuni Saṃyutta)

相應部·遮羅經 (SN 5:6 Cālā Sutta)

蕭式球 譯

六·遮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遮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前往遮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說：“比丘尼，你不稱羨什麼呢？”

“賢友，我不稱羨生。”

魔羅說：

“何不稱羨生？

由生得受欲。

誰人教你說，

對生不稱羨？”

遮邏比丘尼說：

“佛陀曾宣說，

超越生之法，

使我住真諦，

斷除一切苦。

有生便有死；

見生帶來苦，

如縛如損毀，
是故不稱羨。
眾人求生於，
色界無色界，
若不知息滅，
還復受後有。”

邪惡者魔羅心想：“遮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相應部·優波遮邏經 (SN 5:7 Upacālā Sutta)

蕭式球 譯

七·優波遮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優波遮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前往優波遮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說：“比丘尼，你想投生在哪裏呢？”

“賢友，我不想投生在任何地方。”

魔羅說：

“有三十三天，
夜摩與兜率，
亦有化樂天，
及有自在天；
立心求彼處，
能得各種樂。”

優波遮邏比丘尼說：

“有三十三天，
夜摩與兜率，
亦有化樂天，
及有自在天；
彼俱貪欲網，
生彼受魔控。
諸世間燃燒，
諸世間冒煙，
諸世間冒火，
諸世間動搖。
不動搖之處，

非凡夫所求，
魔羅亦不達；
我心唯樂此。”

邪惡者魔羅心想：“優波遮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相應部·尸蘇波遮邏經 (SN 5:8 Sīsūpacālā Sutta)

蕭式球 譯

八·尸波遮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尸波遮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前往尸波遮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說：“比丘尼，你稱羨哪種教派呢？”

“賢友，我不稱羨任何教派。”

魔羅說：

“於任何教派，
若都不稱羨；
你從誰剃髮，
展示沙門相？
莫非迷癡故，
而作沙門行？”

尸波遮邏比丘尼說：

“外道之徒眾，
在其教派中，
生見生淨信；
彼等義理中，
實無有智者，
我不羨其義。
佛陀無人及，
生於釋迦族，
降伏一切魔，
到處俱不敗，
解脫無貪染，
眼見一切事，
盡除所有業，
依盡得解脫。

世尊是我師，
我稱羨其教。”

邪惡者魔羅心想：“尸波遮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8. 婆耆舍相應、鵬耆舍相應、婆耆沙長老相應 (Vaṅgīśasamuttam)

相應部·自恣經、自恣日(SN 8:7 Pavāraṇā Sutta)

蕭式球 譯

七·自恣日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那些比丘全都是阿羅漢。

這時候，在半月布薩的自恣日 1 之中，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比丘說：“比丘們，現在我要作出自恣，請你們指出我在身體上或語言上的任何錯處。”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找不到世尊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大德，世尊指出一條之前從沒人指出的道路，知道一條之前從沒人知道的道路，講說一條之前從沒人講說的道路；世尊是一位知道、理解、熟悉道路的人。現在世尊的弟子在後跟隨道路而行。

“大德，我也向世尊作出自恣，請世尊指出我在身體上或語言上的任何錯處。”

“舍利弗，我找不到你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舍利弗，你是一位智者，你有大智慧，你有許多智慧，你有歡悅的智慧，你有快捷的智慧，你有銳利的智慧，你有具洞察力的智慧。

“舍利弗，就如同轉輪王轉動了王輪，他的長子能正確無誤地繼續轉動下去。同樣地，我轉動了無上法輪，你能正確無誤地繼續轉動下去。”

“大德，我聽到世尊說找不到我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那麼請世尊指出這五百位比丘在身體上或語言上的任何錯處。”

“舍利弗，我也找不到這五百位比丘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舍利弗，在這五百位比丘之中，有六十位具有三明，有六十位具有六無比智，有六十位俱解脫，其餘的是慧解脫。”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今天半月淨潔日，
五百比丘來聚集，
俱是斷結之仙人，
盡除後有不動搖。
猶如一位轉輪王，
眾多眷屬所圍繞，
天下各地皆遊遍，
大海之內皆降服；
無上導師亦如是，
眾多弟子所圍繞，
一起參與戰鬥陣，
以三明勝生死魔。
此處完全無糟粕，
俱能拔除渴愛箭。
我等皆是世尊子，
如今頂禮日族尊。”

1“自恣日” (pavāraṇā)是雨季安居後，僧團所舉行一年一度的集會，與會中每一位比丘都會請長老比丘指出自己的錯處，目的是請別人找出自己不易察看得到的過失。

12. 因緣相應 (Nidana Saṃyutta)

相應部·伽拉羅經、黑齒經、迦邏羅 (SN 12:32 Kaḷāra Sutta)

蕭式球 譯

三十二·迦邏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一)

那時候，迦邏羅·剎帝利比丘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末利耶·頗求那比丘放棄了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了。”

“那位尊者不適應這裏的法和律。”

“這樣說的話，舍利弗尊者適應這裏的法和律了。”

“賢友，我對此沒有搖擺。”

“賢友，在將來你也會適應這裏的法和律嗎？”

“賢友，我對此沒有疑惑。”

之後，迦邏羅比丘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迦邏羅比丘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尊者宣稱得到究竟智，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舍利弗說：‘舍利弗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導師叫你。”

舍利弗尊者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二)

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聽說你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那是真的嗎？”

“大德，我沒有說出那些言詞文句。”

“舍利弗，一個人無論以什麼形式來宣稱得到究竟智，都要明白所宣稱的內容。”

“大德，我不是那樣說，我沒有說出那些言詞文句。”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你有什麼樣的知，有什麼樣的見，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生是有因緣的，要盡除這些因緣；在盡除了這些因緣之後，知道自己已經盡除了這些因緣；之後自己便會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生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生以有為因緣，以有而集起，以有而生，以有為源頭。’”

……有……

……取……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愛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愛以受為因緣，以受而集起，以受而生，以受為源頭。’”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你有什麼樣的知，有什麼樣的見，對受不會生起愛喜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賢友，這三種受都是無常’”

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當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對受便不會生起愛喜。’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這句法義簡略地解釋，任何受都是在苦的範疇之中。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你有什麼樣的解脫，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我內裏有解脫，盡除所有取，安住在這種境界之中。我因為安住在這種境界之中，各種漏不會漏入內心，我看不見自己有任何缺失。’”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這句法義簡略地解釋，一位沙門對斷除各種漏沒有搖擺、沒有疑惑。”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三)

世尊離去不久，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賢友們，在世尊問我第一個問題時，因為我之前沒有這樣解答問題的經驗，所以反應較為緩慢。當世尊認可我第一個解答後，那時我心想，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一日，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

“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一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夜。

“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一日一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一夜。

“……兩日兩夜……

“……三日三夜……

“……四日四夜……

“……五日五夜……

“……六日六夜……

“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七日七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七日七夜。”

(四)

之後，迦邏羅比丘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迦邏羅比丘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尊者剛才作出獅子吼。他說，在世尊問他第一個問題時，因為他之前沒有這樣解答問題的經驗，所以反應較為緩慢。…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他義理七日七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七日七夜。”

“比丘，舍利弗完全透徹瞭解法界。因為他完全透徹瞭解法界，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一日，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

“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一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夜。

“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一日一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一夜。

“……兩日兩夜……

“……三日三夜……

“……四日四夜……

“……五日五夜……

“……六日六夜……

“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七日七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七日七夜。”

22. 蘊相應 (Khandha Saṃyutta)

相應部·天臂經、天湖鎮 (SN 22:2/S III 5 Devadaha Sutta)

蕭式球 譯

二·天湖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一個名叫天湖的市鎮。

這時候，一些從西方國土來的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想回去西方國土，準備在西方國土居住。”

“比丘們，你們有沒有向舍利弗告辭呢？”

“大德，我們還沒有向舍利弗尊者告辭。”

“比丘們，你們向舍利弗告辭吧。比丘們，舍利弗是一位智者，他幫助比丘同修。”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那些比丘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坐在世尊附近一個決明樹叢。那些比丘去到舍利弗尊者那裏後，對舍利弗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們想回去西方國土，準備在西方國土居住。我們已向導師告辭了。”

“賢友們，在西方國土有一些剎帝利智者、婆羅門智者、居士智者、沙門智者，他們會對曾經到過外地的比丘提出問題：‘賢友們，你們是智者，是有觀察力的人，尊者的老師主張什麼，解說什麼呢？’不知你們能否善聽、善學、善思維、善受持、善明白法義，以智慧解答這樣的問題？不知尊者能否正確表達世尊的說話，不會變成誹謗世尊？不知尊者能否作出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賢友，我們從遠處來到舍利弗尊者跟前，就是想知道這個義理。如果舍利弗尊者為我們解釋清楚這個義理就好了。”

“賢友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如果他們這樣問你們：‘賢友們，你們是智者，是有觀察力的人，尊者的老師主張什麼，解說什麼呢？’

“賢友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我們的老師解說清除愛著。’

“賢友們，當你們這樣說的時候，他們或會進一步問：‘賢友們，你們是智者，是有觀察力的人，尊者的老師解說清除對什麼的愛著呢？’

“賢友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我們的老師解說清除對色、受、想、行、識的愛著。’

“賢友們，當你們這樣說的時候，他們或會進一步問：‘賢友們，你們是智者，是有觀察力的人，尊者的老師看見什麼過患，而解說要清除對色、受、想、行、識的愛著呢？’

“賢友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如果對色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當色變壞改變時，便會生起憂、悲、苦、惱、哀；如果對受……如果對想……如果對行……如果對識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當識變壞、改變時，便會生起憂、悲、苦、惱、哀。我們的老師看見這些過患，而解說要清除對色、受、想、行、識的愛著。’

“賢友們，當你們這樣說的時候，他們或會進一步問：‘賢友們，你們是智者，是有觀察力的人，尊者的老師看見什麼利益，而解說要清除對色、受、想、行、識的愛著呢？’

“賢友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如果對色離貪著、離愛欲、離愛著、離渴求、離熱愛、離渴愛，當色變壞、改變時，便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如果對受……如果對想……如果對行……如果對識離貪著、離愛欲、離愛著、離渴求、離熱愛、離渴愛，當識變壞、改變時便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我們的老師看見這些利益，而解說要清除對色、受、想、行、識的愛著。’

“賢友們，如果行踐不善法能令人當下安住在樂之中，沒有悲痛、沒有哀傷、沒有熱惱，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善趣的話，世尊便不會稱讚捨棄不善法；賢友們，因為行踐不善法能令人當下安住在苦之中，帶有悲痛、帶有哀傷、帶有熱惱，身壞命終之後投生惡趣，所以世尊稱讚捨棄不善法。

“賢友們，如果行踐善法能令人當下安住在苦之中，帶有悲痛、帶有哀傷、帶有熱惱，身壞命終之後投生惡趣的話，世尊便不會稱讚行踐善法；賢友們，因為行踐善法能令人當下安住在樂之中，沒有悲痛、沒有哀傷、沒有熱惱，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善趣，所以世尊稱讚行踐善法。”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28. 舍利弗相應 (Sāriputta Saṃyutta)

相應部·離而生經 ~ 滅等至經 (SN 28:1 ~ SN 28:9 Vivekaja Suttaṃ ~ Nirodhasamāpatti Sutta)

蕭式球 譯

相應部·二十八·舍利弗相應

一·離欲離不善法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安住在初禪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初禪’、‘我得到初禪’、‘我離開初禪’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初禪’、‘我得到初禪’、‘我離開初禪’這些想法。”

二·無覺無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安住在二禪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二禪’、‘我得到二禪’、‘我離開二禪’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二禪’、‘我得到二禪’、‘我離開二禪’這些想法。”

三·不貪著喜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安住在三禪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三禪’、‘我得到三禪’、‘我離開三禪’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三禪’、‘我得到三禪’、‘我離開三禪’這些想法。”

四·捨心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安住在四禪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四禪’、‘我得到四禪’、‘我離開四禪’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四禪’、‘我得到四禪’、‘我離開四禪’這些想法。”

五·空無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我進入了空無邊處，安住在空無邊處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空無邊處’、‘我得到空無邊處’、‘我離開空無邊處’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空無邊處’、‘我得到空無邊處’、‘我離開空無邊處’這些想法。”

六·識無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我進入了識無邊處，安住在識無邊處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識無邊處’、‘我得到識無邊處’、‘我離開識無邊處’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識無邊處’、‘我得到識無邊處’、‘我離開識無邊處’這些想法。”

七·無所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我進入了無所有處，安住在無所有處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無所有處’、‘我得到無所有處’、‘我離開無所有處’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無所有處’、‘我得到無所有處’、‘我離開無所有處’這些想法。”

八·非想非非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我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安住在非想非非想處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非想非非想處’、‘我得到非想非非想處’、‘我離開非想非非想處’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非想非非想處’、‘我得到非想非非想處’、‘我離開非想非非想處’這些想法。”

九·滅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在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祇樹給孤獨園。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對他說：“舍利弗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安住在哪一種境界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我進入了想受滅盡定，安住在想受滅盡定之中。賢友，我沒有‘我進入想受滅盡定’、‘我得到想受滅盡定’、‘我離開想受滅盡定’這些想法。”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進入想受滅盡定’、‘我得到想受滅盡定’、‘我離開想受滅盡定’這些想法。”

35. 六處相應 (Salayatana Samyutta)

相應部·燃燒經、已燃燒經 (SN 35:28 Āditta Sutta)

蕭式球 譯

二十八·燃燒

有一次，世尊和一千位比丘一起住在伽耶城的伽耶尸沙山。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切事物在燃燒。什麼是一切事物在燃燒呢？”

“比丘們，眼在燃燒，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眼觸在燃燒，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在燃燒。以什麼來燃燒呢？我說，以貪欲之火、瞋恚之火、愚癡之火來燃燒，以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來燃燒。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在燃燒，法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觸在燃燒，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在燃燒。以什麼來燃燒呢？我說，以貪欲之火、瞋恚之火、愚癡之火來燃燒，以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來燃燒。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一千位比丘在這段解說中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相應部·優波先那-毒蛇經、優波舍那 (SN 35:69 Upasena-āsīvisa Sutta)

蕭式球 譯

六十九·優波舍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和優波舍那尊者住在王舍城尸陀林的蛇頭山坡。

在那裏，優波舍那尊者中了蛇毒。於是，優波舍那尊者對比丘說：“賢友們，來吧，在我的身體像碎土那樣散壞之前扶我起床，把我抬出外邊吧。”

優波舍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我們看不到你的身體有任何異樣或你的根門有任何改變。然而，優波舍那尊者為什麼叫我們把你抬出外邊呢？”

優波舍那尊者再說：“賢友們，來吧，在我的身體像碎土那樣散壞之前扶我起床，把我抬出外邊吧。

“舍利弗賢友，一個有‘我是眼，我擁有眼’、‘我是耳，我擁有耳’、‘我是鼻，我擁有鼻’、‘我是舌，我擁有舌’、‘我是身，我擁有身’或‘我是意，我擁有意’這些想法的人，他的身體才會有異樣，他的根門才會有改變。舍利弗賢友，我沒有‘我是眼，我擁有眼’、‘我是耳，我擁有耳’、‘我是鼻，我擁有鼻’、‘我是舌，我擁有舌’、‘我是身，我擁有身’或‘我是意，我擁有意’這些想法，我的身體又怎會有異樣，我的根門又怎會有改變呢。”

“優波舍那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是眼，我擁有眼’、‘我是耳，我擁有耳’、‘我是鼻，我擁有鼻’、‘我是舌，我擁有舌’、‘我是身，我擁有身’或‘我是意，我擁有意’這些想法。”

於是，比丘扶優波舍那尊者起床，把他抬出外邊。這時候，優波舍那尊者的身體就在那裏像碎土那樣散壞。

38. 閻浮車相應 Jambukhādaka Saṃyutta)

相應部·涅槃~不易做到 (SN 38:1~SN 38:16 Nibbānapañhā Sutta~ Dukkarapañhā Sutta)

蕭式球 譯

相應部·三十八·閻浮迦相應

一·涅槃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摩揭陀的那羅村。

這時候，閻浮迦遊方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涅槃，涅槃’。什麼是涅槃呢？”

“賢友，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涅槃。”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證悟涅槃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證悟涅槃的。”

“賢友，什麼是證悟涅槃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證悟涅槃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證悟涅槃！”

二·阿羅漢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阿羅漢，阿羅漢’。什麼是阿羅漢呢？”

“賢友，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阿羅漢。”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證悟阿羅漢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證悟阿羅漢的。”

“賢友，什麼是證悟阿羅漢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證悟阿羅漢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證悟阿羅漢！”

三·說法者

“舍利弗賢友，什麼是世間的說法者？什麼是世間的善入正道者？什麼是世間的善逝呢？”

“賢友，在世間說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法義，這人就是世間的說法者。”

“賢友，進入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正道，這人就是世間的善入正道者。”

“賢友，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這人就是世間的善逝。”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貪欲、瞋恚、愚癡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貪欲、瞋恚、愚癡！”

四·什麼得益

“舍利弗賢友，在喬答摩沙門座下修習梵行有什麼得益呢？”

“賢友，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苦。”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苦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苦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苦！”

五·自信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取得自信，取得自信’。取得自信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道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因此成為一位取得自信的比丘。”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取得自信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取得自信的。”

“賢友，什麼是取得自信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取得自信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取得自信！”

六·究極自信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取得究極自信，取得究極自信’。取得究極自信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道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因此成為一位取得究極自信的比丘。”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取得究極自信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取得究極自信的。”

“賢友，什麼是取得究極自信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取得究極自信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取得究極自信！”

七·受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受，受’。什麼是受呢？”

“賢友，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就是三種受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受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受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受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受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受！”

八·漏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漏，漏’。什麼是漏呢？”

“賢友，有三種漏：欲漏、有漏、無明漏。這就是三種漏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漏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漏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漏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漏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漏！”

九·無明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無明，無明’。什麼是無明呢？”

“賢友，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滅、不知苦滅之道。這就是無明了。

”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無明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無明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無明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無明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無明！

”

十·愛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愛，愛’。什麼是愛呢？”

“賢友，有三種愛：欲愛、有愛、無有愛。這就是三種愛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愛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愛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愛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愛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愛！”

十一·流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流，流’。什麼是流呢？”

“賢友，有四種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這就是四種流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流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流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流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流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流！”

十二·取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取，取’。什麼是取呢？”

“賢友，有四種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這就是四種取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取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取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取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取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取！”

十三·有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有，有’。什麼是有呢？”

“賢友，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這就是三種有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有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有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有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有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有！”

十四·苦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苦，苦’。什麼是苦呢？”

“賢友，有三種苦：苦苦、行苦、壞苦。這就是三種苦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苦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苦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苦！”

十五·自身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自身，自身’。什麼是自身呢？”

“賢友，世尊說，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是自身。賢友，世尊說這五取蘊是自身。”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自身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自身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自身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自身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自身！”

”

十六·不易做到

“舍利弗賢友，在這法和律之中，什麼是不易做到的事情呢？”

“賢友，在這法和律之中，出家是不易做到的事情。”

“賢友，對於一個出家人來說，什麼是不易做到的事情呢？”

“賢友，對於一個出家人來說，喜悅是不易做到的事情。”

“賢友，對於一個有喜悅的人來說，什麼是不易做到的事情呢？”

“賢友，對於一個有喜悅的人來說，依法而行是不易做到的事情。”

“賢友，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要多久才能成為阿羅漢呢？”

“賢友，不用很久。”

閻浮迦相應完

45 道相應 (Magga Saṃyutta)

相應部·一半經 (SN 45:2 / S V 2 Upaḍḍhasuttaṃ)

蕭式球 譯

二·一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的市鎮。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是成就梵行的另一半。”

“阿難，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阿難，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是成就梵行的全部。

“阿難，一位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的比丘，將會勤修八正道。

“阿難，為什麼一位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的比丘會勤修八正道呢？這個法義可以這樣理解：因為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見，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思維，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語，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業，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命，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精進，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念，會使他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正定。就是這樣，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會使這位比丘勤修八正道。因此，要成就梵行的全部，就要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

“阿難，這個法義也可以這樣理解：我1是一位善知識，受生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生之中解脫出來；受老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老之中解脫出來；受死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死之中解脫出來；受憂、悲、苦、惱、哀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因此，要成就梵行的全部，就要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

47 念處相應

相應部·純陀經 (SN 47:13 Cunda Sutta)

蕭式球 譯

十三·純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住在摩揭陀的那羅村。他生了病，病得很重。純陀沙彌是舍利弗尊者的侍者。

舍利弗尊者因病入滅，於是純陀沙彌帶著舍利弗尊者的大衣和鉢，前往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去到阿難尊者那裏，對他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大德，舍利弗尊者入滅了。這是他的大衣和鉢。”

“純陀賢友，有這個消息，應要見一見世尊。純陀賢友，讓我們一起前往世尊那裏，把這件事情告訴世尊吧。”

純陀沙彌回答阿難尊者：“大德，是的。”於是，阿難尊者和純陀沙彌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對世尊說：“大德，這位純陀沙彌說，舍利弗尊者入滅了。這是舍利弗尊者的大衣和鉢。大德聽到舍利弗尊者入滅的消息，我感到身體像失去平衡似的，我不能辨別方向，甚至連法也不在心中。”

“阿難，舍利弗尊者入滅帶走了你的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或解脫知見蘊嗎？”

“大德，舍利弗尊者入滅沒有帶走我的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或解脫知見蘊。大德，舍利弗尊者是我們的教導者；他愛護別人，善於教導別人；對人開示，對人教導，使人景仰，使人歡喜；說法不會厭倦，熱衷幫助同修。舍利弗尊者使我們憶持法的精華、法的財富、法的助益。”

“阿難，我不是曾經對你說過嗎，所有我們的至親和喜愛的事物都會變化，都會消逝，都會和我們分離；要這些事物不變化，不消逝，不和我們分離是沒有可能的。阿難，任何生、有、眾緣和合的事物都是敗壞法，要它不敗壞是沒有可能的。

“阿難，就如一棵樹心堅固的大樹，折斷了粗壯的樹枝。同樣地，在中心堅固的大比丘僧團裏，失去了舍利弗。

“阿難，要舍利弗不入滅是不可能的。任何生、有、眾緣和合的事物都是敗壞法，要它不敗壞是沒有可能的。

“阿難，因此，你要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你要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

“阿難，什麼是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呢？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阿難，這樣就是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了。

“阿難，無論現在或我入滅後，任何比丘如果能做自己的島嶼和皈依處，以法為島嶼和皈依處的話，他就是在有修學欲的比丘之中最高的。”

相應部·支羅經、郁伽支羅村、烏迦支羅經 (SN 47:14 Ukkacela Sutta)

蕭式球 譯

十四·郁伽支羅村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比丘僧團一起，住在跋祇郁伽支羅村的恆河岸邊。這時舍利弗尊者和目犍連尊者入滅不久。

這時候，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比丘說：“比丘們，我感到這個大眾好像有所欠缺似的。比丘們，舍利弗和目犍連入滅，使我感到大眾有所欠缺。以往有舍利弗和目犍連所在的地方，我都不用對那個地方操心。

“比丘們，過去所有阿羅漢·等正覺·世尊都有一雙上首弟子，就正如我有舍利弗和目犍連那樣。將來所有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都有一雙上首弟子就正如我有舍利弗和目犍連那樣。

“比丘們，這樣的弟子真稀有，這樣的弟子真難得！他們在導師的教法中修行，在導師的指導下修行；他們受四眾愛戴，受四眾尊敬！

“比丘們，這樣的如來真稀有，這樣的如來真難得！一雙這樣出色的弟子入滅，如來沒有憂愁或悲傷！

“比丘們，要舍利弗和目犍連不入滅是不可能的。任何生、有、眾緣和合的事物都是敗壞法，要它不敗壞是沒有可能的。

“比丘們，就正如一棵樹心堅固的大樹，折斷了粗壯的樹枝。同樣地，在中心堅固的大比丘僧團裏，失去了舍利弗和目犍連。

“比丘們，要舍利弗和目犍連不入滅是不可能的。任何生、有、眾緣和合的事物都是敗壞法，要它不敗壞是沒有可能的。

“比丘們，因此，你們要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你們要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

“比丘們，什麼是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呢？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這樣就是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了。

“比丘們，無論現在或我入滅後，任何比丘如果能做自己的島嶼和皈依處，以法為島嶼和皈依處的話，他就是在有修學欲的比丘之中最高的。”

48. 根相應 (Indriya Saṃyutta)

相應部·東門屋經 (SN 48:44 Pubbakotṭhaka Sutta)

蕭式球 譯

四十四·城東小室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東的小室。

這時候，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你是出於敬信而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的嗎？”

“大德，我不是出於對世尊的敬信而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的。大德，那些還沒有知、還沒有見、還沒有明白、不能以智慧觸證的人，才出於敬信而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

“大德，那些有知、有見、有明白、能以智慧觸證的人，對此沒有搖擺、沒有疑惑，於是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大德，我是一個有知、有見、有明白、能以智慧觸證的人，對此沒有搖擺、沒有疑惑，於是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那些還沒有知、還沒有見、還沒有明白、不能以智慧觸證的人，才出於敬信而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舍利弗，那些有知、有見、有明白、能以智慧觸證的人，對此沒有搖擺、沒有疑惑，於是勤修能進入不死、邁向不死、最終會帶來不死的五根。”

相應部·東園第四~信 (SN 48:48 Catutthapubbārāma Sutta ~ SN 48:50 Āpaṇa Sutta)

蕭式球 譯

四十八·東園之四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他是勤修多少根的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他是勤修五種根的。這五種根是什麼呢？”

“比丘們，是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他是勤修這五種根的。”

四十九·賓頭盧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賓頭盧·頗羅墮尊者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賓頭盧·頗羅墮尊者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大德，他宣稱得到究竟智，是由於看見什麼得益呢？”

“比丘們，賓頭盧·跋羅墮闍尊者由於勤修三種根而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這三種根是什麼呢？”

“念根、定根、慧根。

“比丘們，賓頭盧·頗羅墮尊者由於勤修這三種根而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三根帶來三種盡除。這三種盡除是什麼呢？”

“生、老、死的盡除。由於看見生、老、死的盡除，賓頭盧·頗羅墮尊者宣稱得到究竟智，知道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五十·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央伽的阿波那鎮。

在那裏，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一位對如來有深厚淨信的聖弟子，會不會對如來或如來的教法有搖擺或疑惑呢？”

“大德，一位對如來有深厚淨信的聖弟子，是不會對如來或如來的教法有搖擺或疑惑的。

“大德，一位有信的聖弟子，將會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大德，他這樣的精進就是精進根。

“大德，一位有信、作出精進的聖弟子，將會具有崇高、良好的念，即使是很久以前所作、很久以前所說，這些崇高、良好的念也會憶持不失。大德，他這樣的念就是念根。

“大德，一位有信、作出精進、保持念的聖弟子，將會放下攀緣，取得定，內心安住一境。大德，他這樣的定就是定根。

“大德，一位有信、作出精進、保持念、心定的聖弟子，將會知道：‘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這是有方法對無明這個黑暗聚徹底無欲、息滅而帶來高尚的寂靜的，這方法就是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大德，他這樣的慧就是慧根。

“大德，一位有信的聖弟子常常這樣精勤，常常這樣憶念，常常這樣止息，常常這樣了知，這亦是一份崇高的敬信，他心想：‘以前我沒有聽過這些法義，現在我親身觸證這些法義了！我以智慧深明這些法義，看見這些法義！’大德，他這樣的信就是信根。”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一位對如來有深厚淨信的聖弟子，是不會對如來或如來的教法有搖擺或疑惑的。

“舍利弗，一位有信的聖弟子，將會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舍利弗，他這樣的精進就是精進根。

“舍利弗，一位有信、作出精進的聖弟子，將會具有崇高、良好的念，即使是很久以前所作、很久以前所說，這些崇高、良好的念也會憶持不失。舍利弗，他這樣的念就是念根。

“舍利弗，一位有信、作出精進、保持念的聖弟子，將會放下攀緣，取得定，內心安住一境。舍利弗，他這樣的定就是定根。

“舍利弗，一位有信、作出精進、保持念、心定的聖弟子，將會知道：‘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這是有方法對無明這個黑暗聚徹底無欲、息

滅而帶來高尚的寂靜的，這方法就是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 舍利弗，他這樣的慧就是慧根。

“舍利弗，一位有信的聖弟子常常這樣精勤，常常這樣憶念，常常這樣止息，常常這樣了知，這亦是一份崇高的敬信，他心想：‘以前我沒有聽過這些法義，現在我親身觸證這些法義了！我以智慧深明這些法義，看見這些法義！’ 舍利弗，他這樣的信就是信根。”

預流相應、入流相應 (Sotapatti Saṃyutta)

相應部·入流果經 (SN 55:55 Sotāpattiphala Sutta)

蕭式球 譯

五十五·四果之一

“比丘們，勤修四法的人，能帶來須陀洹果。什麼是四法呢？

“習近善人，聆聽正法，如理思維，依法而行。

“比丘們，勤修這四法的人，能帶來須陀洹果。”

《小部》(Nikaya)

經集 Sutta-nipāta

第二品 小品

《船經 Snp 2:8 Nāvā Sutta》第八章 船經 (禪世界版)

一個人應該崇敬

能從他那裡學到正法的人。

正如眾神祇崇敬因陀羅一般。

受到崇敬時，學識淵博者(the learned; 有學者)，

對他感到滿意而揭示正法。(Snp.2.317 or Snp.2.318)

已經專注和聆聽了它，

根據正法修習實踐時，

一位細心追隨這樣一位老師的明智的學生，

一個堅定、勤奮的人與這樣的人交往
變得睿智、透徹和精明。

可是如果訴諸一個瑣細的
還沒有達到目標，充滿嫉妒，
在此處還沒有看清楚正法的傻瓜，
那麼一個人就會沉浸在懷疑里而遭遇死亡。

這就像一個可能進入一條河，
一道水流湍急滾滾的激流的人：
被沖走，隨波逐流時，
他怎麼能幫助其他人渡過呢？

同樣地，沒有看清正法，
沒有在博學多聞者們的座下專主義理，
不親自了知它時，
沉浸於懷疑當中，他如何能使其他人來設想它呢？

可是當一個人已經登上一條
裝備了一根槳和一柄舵的堅固的船時，
嫻熟，周到，在那裡知道方法，
可能因此渡過很多其他人，

同樣地，一個知識精通的人，自我修習，
博學多聞，品質堅定，
親自了知它時，可能會使其他人設想它 -
那些帶著作為一種支持條件的專注的雙耳的人。

因此一個人應當跟隨
睿智和博學多聞的良善之人。
已經知道義理，付諸實踐時，
一個了知正法的人能獲得福佑(bliss)。

<https://blog.udn.com/milene/155801927>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7n0012_p0085a03

《自說經》

自說經·第四品·彌醯品 (Udana 4:4)

如是我聞。爾時，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住迦布德迦。爾時，尊者舍利弗於明月之夜，剃髮而坐屋外入一三昧。時有二友夜叉，因事務由北方而赴南方。彼夜叉等，見尊者舍利弗剃髮坐於屋外入一三昧。見之一夜叉如是言他夜叉曰：「友！我思向此沙門之頭欲加一擊[8]。」如此云已，彼夜叉如是言此夜叉言：「友！請止！勿擊沙門。友！彼沙門偉大而有大神力、有大威力。」彼一夜叉再如是告他夜叉言：「友！我思向此沙門之頭欲加一擊。」彼夜叉再如是告此夜叉言：「友！請止……有大神力、有大威力。」三度彼夜叉如是告他夜叉言：「友！我思……欲加一擊。」一夜叉不順從他夜叉，彼夜叉以擊長老舍利弗之頭。彼一擊已為七拉陀那又七拉陀那半之象沈地中，或打壞大山頂之力。然彼夜叉言：「熱！熱！」而立即陷入大地獄中。尊者大目犍連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彼夜叉向尊者舍利弗之頭加以一擊。見而詣舍利弗處，作如是言：「法友！身體為健耶？〔所得〕飲食足繫命耶？無苦耶？」答曰：「法友目犍連！我身體為健。法友目犍連！我所得飲食足為繫命。但我頭有微痛。」尊者目犍連作如是言：「法友舍利弗！為不可思議。法友舍利弗！為未曾有。汝舍利弗有如此大神力，有大威力事耶？法友舍利弗！此處有一夜叉向汝頭加以一擊。彼實為一大擊。彼一擊為七拉陀那……為打壞大山頂之力。然尊者舍利弗乃如是曰：『法友目犍連！我身體為健。法友目犍連！我〔所得〕飲食足為繫命，但我頭有微痛。』」尊者舍利弗作如是言：「法友目犍連！為不可思議，法友目犍連！為未曾有。尊者大目犍連有大神力，有大威力。汝實得見夜叉。然我今尚不能見泥鬼。」世尊以清淨超人之天耳聞此等二大龍象如此對談。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

「[9]譬喻為磐石，彼心無動搖。應染無染著，應怒而無怒。如此修練心，何處苦將來？」

參照：雜阿含五十卷（大正藏、二卷三六七頁），別譯雜阿含十五卷（大正藏、二卷四八五頁），增一阿含四十五卷不善品（大正藏、二卷七九三頁）。

（四[7]漢譯南傳大藏經，自說經：CBETA 2023.Q4, N26, no. 10, p. 101a1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6n0010_p0101a12

自說經·第七品 小品 「一」 Udana 7:1

《自說經》：「第七品 小品」 「一」(CBETA 2023.Q4, N26, no. 10, p. 148a12)

一 Ud 7.1. 《漢譯南傳》vol. 26, p. 148。

如是我聞，爾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舍利弗以種種方便，法語教示、激勵、鼓舞，使尊者羅婆那跋提喜悅。尊者羅婆那跋提之心為尊者舍利弗，以種種之方便，法語教示、激勵、鼓舞，使之喜悅而離執著脫除煩惱。世尊見尊者羅婆那跋提之心，為尊者舍利弗以種種之方便，法語教示、激勵、鼓舞，使之喜悅而離執著，脫除煩惱。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

「上下一切處，不見此為我，如是解脫者，將不再受生。前未曾得渡，今已渡暴流。」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6n0010_p0148a12

本生經 Jātaka

鷓鴣本生經 (Jāt 37 Tittira Jātaka) (夏丕尊譯)

夏丕尊據日譯本重譯 三七 鷓鴣本生因緣 ([菩薩=鷓鴣]) (大藏經補編)，《南傳小部經典》卷1)

序分

此本生因緣·是佛赴舍衛城時·就舍利弗長老得不到牀座之事說的。卻說·給孤獨長者建立好了精舍·派遣使者到佛的地方來·佛便從王舍城出發·到吠舍離逗留了一會·然後向舍衛城進行。

這時·六個弟子先行·他們在長老們未就牀座之前·各自處分說道·『這牀座留給我們的師父吧·這給先輩〔指導者〕吧·這由我們自用吧。』後到的長老們便取不到牀座。舍利弗長老的弟子們替長者找牀座也找不到。長老沒有牀座·便在佛的牀座近處一株樹下·或坐或徘徊·過了一晚。到黎明起身出發時·佛咳嗽一聲·長老也咳嗽一聲。佛道·『在這裏的是誰。』舍利弗道·『世尊啊·是舍利弗。』佛道·『舍利弗啊·你此刻時分在此何事。』舍利弗將情形稟白。佛聽了長老所說·想道·『呀·在我生存時·比丘們已失了相互間的尊敬·缺著從順了。那麼我死之後·他們將怎樣啊。』不禁為法憂慮起來。天一明·佛

就召集比丘教團·向比丘眾問道·『比丘們啊·據說有六個人先到這裏·佔去了長老比丘的牀座。真的嗎。』比丘眾答道·『世尊啊·真的。』於是佛斥責了那六個比丘·對比丘眾作法語·復問道·『究竟誰有資格享受最好的牀座、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呢。』有些比丘回答道·『出身於[1]剎帝利族而出家者。』有的道·『出身於[2]婆羅門族、[3]居士族而出家者。』有的道·『持戒者、布教師、[4]初禪得達者、二禪三禪四禪得達者。』有的道·『預流、一來、不來、阿羅漢、得[5]三明六通者。』比丘眾如是各依自己的意向說出配享受最好牀座的人物之後·佛道·『比丘們啊·在我的教團裏·得享受最好的牀座者·其資格非剎帝利族而出家者·非婆羅門族、居士族而出家者·也非律師、非經家、非論師·也非初禪等的得達者以及預流等等。比丘們啊·在這教團裏對年長者該行恭敬的招呼·作合掌之禮·真誠地服侍·年長者該奉以最好的牀座、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這纔是資格·唯年長的比丘適合於這資格。比丘們啊·這裏的舍利弗是我的高弟·曾轉法輪·理應得比我次一等的牀座。可是他昨夜得不到牀座·就在樹根畔過夜。你們在目前已如是失卻尊敬·不知從順了·那麼將來你們的行為究將怎樣呢。』為了教訓他們·又道·『比丘們啊·在前生·動物尚且知道·「依此不互相尊敬、從順·違背了一般的生活法則而行動·與我們決不相宜。我們之中·誰最年長·就對誰致敬吧。」他們查考出年長者來·對他行敬禮·後來便生於天道。』接著便講過去的事。

主分

從前·喜馬拉雅山中腰地方有一株大榕樹·樹的附近住著鷓鴣、猿與象三個朋友。他們彼此不互相尊敬、從順·至於違背普通的生活法則了。於是他們想道·『這樣地生活·於我們殊不適當。我們頗想把年長者加以尊敬·對他行敬禮而度日。』但三者誰是最年長者·卻不知道。一日·他們想得了一個方法·三位朋友同去坐在榕樹的根上·鷓鴣與猿對象問道·『象君啊·你知道這株榕樹已有多久了。』象道·『朋友們啊·在我還是小孩的時候·這榕樹猶是一株灌木·我常常跨過了行走。有時也在灌木叢中通過。最高的灌木·頂梢也只碰到我的肚臍。所以·這株榕樹·我在他灌木時代已知道了的。』鷓鴣與象又以同樣的話去問猿。猿道·『朋友們啊·當我為小猿時曾坐在這裏昂首去咬食這榕樹梢頭的新芽·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已知道這株榕樹了。』於是便輪到鷓鴣講話了。鷓鴣道·『朋友們啊·從前某處有一株大榕樹。我喫了那樹的果實·把糞撒在這裏·於是這裏便生出榕樹來了。我知道這株榕樹尚在他未萌芽以前。所以我比你們都年長。』象與猿便對聰明的鷓鴣道·『朋友啊·你比我們年長。以後我們就對你恭敬、尊崇、承侍、敬禮、合掌、供養、敬白、奉請、禮拜、和南吧。我們將遵奉你的訓誡·請你以後施訓誡給我們啊。』從此以後·鷓鴣

就施訓誡給他們·教他們保持戒律·自己也保持戒律。三動物堅守五戒·尊敬隨順·對普通的生活法則不復違犯·命盡時往生於天國之安住所。

結分

此三動物所受持者·名曰鷓鴣系之梵行。佛道·『比丘們啊·他們是動物·尚能互相尊敬從順著過活。你們身為出家人·且受有經律之教·為何倒不能互相尊敬從順呢。比丘們啊·我現在作一決定如下。嗣後·你們須對年長者行敬禮、合掌、供養。年長者該得最好的牀座、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嗣後·年少者不得奪佔年長者牀座。不論是誰·凡奪佔器物者犯[6]惡作〔突吉羅〕罪。』佛作此法話後·以正等覺者的資格唱出下面的偈語。

尊敬耆宿者· 通曉真理〔法〕。

現世於法為聖者〔可讚歎之羅漢〕者· 來世生於善處。

佛既如是宣示尊敬耆宿之功德·復取了聯絡·把本生的今昔聯結起來道·『那時的象是目犍連·猿是舍利弗·鷓鴣則就是我。』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B06n0005_p0208b05

無私心本生經 (Jāt. 156 Alinacitta) 元亨寺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

一五六 無私心本生譚 (菩薩=王子)

序分

此本生譚是佛在祇園精舍時·對放棄精進努力比丘所作之談話。世尊問彼之比丘：「比丘！汝廢棄精進努力·是真實耶？」比丘答：「世尊！此為真實。」世尊復對彼云：「比丘！汝昔曾為等同塊肉之年幼王子爭取十二由旬之波羅奈城王位·如何於今出家於此教而廢棄精進努力耶？」於是佛為說過去之因緣。

主分

昔波羅奈國梵與王治國時·其城附近有木工村落·住有五百木工。彼等乘船溯流·於森林中砍伐木材以為建家材料·準備建築一層、二層及其他種種之家屋·將一切樑柱等木材·作為印記·積入岸邊運船之中·順流而下·運還都中·任人選用·以建家屋·彼等取金·再赴其所·運來建家材料。

如斯生活之中，某時，彼等臨時所建伐木小舍之傍，有一大象，誤踏軻地羅樹之刺，其刺傷脚劇痛，腫脹出膿，彼因劇痛，體弱難行，聞伐木之音，彼思依賴木工以癒傷痛，用三足近至彼等伐木之所，坐於地上。木工見大象脚腫有刺，以利刀之斧刺脚周圍，然後用繩纏縛木刺，用力拔出，拭去膿血，洗以溫水，敷以藥物，不久傷癒。大象自思：「予受木工之福蔭，救助予之生命，予須使此諸人受益。」自此以後，象與木工一同拔樹，為木工運載砍伐之樹木及捲取斧頭及其用具。曲鼻押住默斗繩之一端。木工食時，每人與象飯團一握每次進食，象可得飯團五百。

大象有仔象一隻，全身白色，品格善良。大象自思：「予今年老，應捨仔象，為諸人用，我應離去。」彼不語木工，入森林中，伴仔象歸來曰：「此仔象為我子，我被汝等救助生命，為報療治之恩，捨子與汝等，今後彼為汝等工作。」大象更又囑其子云：「今後我之工作，皆由汝來承擔。」於是大象將子象交付木工等逕自進入森林而去。爾後子象依木工之言為用，隨教而行，作一切事。彼等每日與彼五百飯團以養生。彼為諸事，亦入河戲水，木工諸子，時捉其鼻，於水陸共為遊戲。品格高尚之物，無論象、馬或人，均不在水中便溺因此子象不於水中便溺，而便溺在河岸之上。

某日河上降雨，岸邊半乾之象糞，為雨水沖入河中流下，入於波羅奈城浴場中為一樹叢所阻。國王之象奴，欲使象浴水，伴來五百頭象，諸象嗅聞品格高象之糞味，竟無一隻入河，紛紛揚尾逃出水面。看象者告知象師，象師云：「河中必有障礙之物。」於是清理河水，見樹叢掛有品高象糞，象師知其原因命持來水瓶，盛滿混有象糞之水，徧洒諸象身上，諸象身放芳香，於是陸續入河浴水。象師奏知國王：

「大王應即探索香象，伴其歸來。」

王乘船筏出河，溯流而上，抵達木工等住所。子象正在河中游戲，忽聞大鼓之音，上岸至木工之所。木工等迎王：「大王！大王如需木材，何須親臨，何不遣人來取？」「予非為木材之用而來，實為欲得此象。」「大王！即請捕象歸去。」但子象不肯前去。「子象！因何不行？」「大王！予受木工等養育請賜與彼等養育所用之物。」

「香象！予均照辦。」國王於象之四足及鼻尾各掛十萬兩之金，但象仍不前行。木工等各以一套衣物與象，木工之妻等亦與下衣，並與國王約束與同遊夥伴兒童等以保護之責，彼又頻頻回顧，徧視木工等及妻女兒童等，然後隨王而去。王伴彼入都，裝飾都城及象舍，象於都中環繞遊行一周，然後進入象舍與象以盛大裝飾，並為之舉行儀式，成為國王乘用之象。居於國王親友之位，以王國之半與彼，與王具同等之名譽。自從象來之後，印度之王權，盡歸王手。

斯時菩薩入於王第一妃之胎內，當妃將至臨月之時，國王突然亡故。若象知國王駕崩，必將當場心膽俱裂，以故不使象知，人人如此奉仕。隣國拘薩羅國王聞知國王已故，王思：「此國空虛。」率大軍前來包圍都城。人民閉鎖都門，致書拘薩羅王：「我等國王第一之妃，今正臨月，自今七日後產兒，人相者而告云，若妃產男兒，我等於第七日與汝交戰，不能與王國，於此期間，請王等待。」拘薩羅王承諾，妃於第七日產生王子。命名之日，以多人均無私心而得生，名為無私心王子。

於彼出生之當日，都中居民即開始與拘薩羅王戰鬥，因無大將，兵勢雖多，不能取勝，向後稍退。大臣等奏明王妃：「兵士退卻，我等行將敗北。我王崩御、王子誕生、拘薩羅王來戰等等之事，王友玉象尚不得知，此時何不使彼得得知？」王妃許諾，裝飾王子，使臥於黃麻布褥之上，由宮殿下，大臣一同引導前赴象舍，菩薩臥於象之腳下，妃云：「我主！汝之友人已亡，恐汝心膽俱裂至今未敢通知，此汝友之子，拘薩羅王前來圍國都城，與汝子戰鬥，我軍退卻請汝親自殺汝之子，否則即請取此王國而代之。」

爾時象以鼻撫慰菩薩，置菩薩於其頸之瘤上，既泣且悲，由背上放下菩薩臥於妃之手中，象云：「我必生擒拘薩羅王。」於是由象舍出。大臣為彼著鎧裝飾，開啟都門由四方圍擁而出；象出都城，作中呻聲，多數敵軍恐怖戰慄，紛紛逃散。

象即打破本陣，執拘薩羅王髮髻，捉回置於菩薩足前，象立於拘薩羅王前，以遮蔽欲殺王者，象責王曰：「爾後汝當謹慎，勿以王子年幼為可欺。」於告誡後釋王歸國。自此以後，印度全體之王權，皆落於菩薩之手，其他並無再起與菩薩對敵之人。菩薩年七歲時，行即位式，號無私心王正當治國，命終上生天界。

結分

佛說此過去之因緣故事已，現等覺者，唱二首之偈曰：

一 可依無私心王子白象喜打大軍勢生擒拘薩羅國王 以彼貪欲不滿足

二 今得如斯可依人比丘應須行精進為達安穩修善法 次第斷除諸結縛

如斯世尊以不滅之大涅槃為其法語之極意，更又說明聖諦之理——說聖諦之理竟，彼捨精進比丘即得阿羅漢果——為本生之今昔作結語云：「爾時之母親是摩訶摩耶夫人，父親是淨飯大王，取與王國之象是此捨精進之比丘，象之父是舍利弗，無私心王子即是我也。」

(CBETA 2023.Q4, N33, no. 18, pp. 19a02-24a1)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3n0018_p0019a02

尊者舍利弗的一生

The Life of Sāriputta

英文原著編者：向智尊者（Nyanaponika Thera，編譯自巴利語文本）

版權宣告

免費發行。本作品可以在任何媒體中再版、重新格式化、重印和重新與大眾結緣。但是，任何此類再版和重新結緣都應以**免費且無限制的方式提供給公眾**，並且翻譯和其他衍生作品中應明確標記此版權宣告。

英文原著版權宣告：

Copyright ©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7)

BPS Online Edition © (2008)

Digital Transcription Source: BPS Transcription Project

For free distribution. This work may be republished, reformatted, reprinted and redistributed in any medium. However, any such republi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s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 a free and unrestricted basis, and translations and other derivative works are to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版權所有 © 康提，佛教出版社（1987年）

BPS 線上版權 ©（2008年）

數位轉錄來源：BPS 轉錄計劃

下載本書：<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lib/the-life-of-sariputta/the-life-of-sariputta/>



編譯者：臺灣 Nanda

佛曆 2566 (2023, 12 月) 初版

佛曆 2567 (2024, 5 月) 修訂

- 1 根據《純陀經》(出自《相應部·念處相應》第13經 SN 47:13)及其註釋的記載，舍利弗的出生地是在那羅卡(Nalaka)或那羅迦摩(Nalagama)，後者可能是它的別名，此處可能非常接近有名的那爛陀(Nalanda)。舍利弗的父親是位名叫瓦干達(Vaganta)的婆羅門。(參見《法句經注》v. 75)
- 2 “Ye dhamma hetuppabhava tesam hetum tathagato aha, tesanca yo nirodho, evamvadi mahasamano 'ti.” 這首偈頌後來成為非常著名且廣被流傳的佛教詩偈之一。長久以來，它一直告訴著人們舍利弗初次接觸佛法的故事；也是對他偉大的阿羅漢老師阿說示尊者的最好紀念。在因果法則尚不如今日在哲學思想界般顯著的時代說出這詩偈，它對早期佛教徒的心靈，一定造成了革命性的衝擊。(參：《大正》三，第八七六頁：「諸法從因生，諸法從因滅，如是滅與生，沙門說如是。」及「Ye Dhammā Hetu 緣起法頌，緣起偈，Ye Dharma Hetu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gatha-selected/ye-dhamma-hetu/>)
- 3 四眾弟子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男居士)與優婆夷(女居士)。
- 4 性行(Carita-vasena)，這是如《清淨道論》第三品(Visuddhimagga, Ch. III)所說性行的種類。參：<http://nanda.online-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chap03/>
- 5 參見《增支部》第七集第58經 AN 7:58 (AN 7:61; P.T.S. IV. 85) 的開示。
- 6 見《中部》第74經，《長爪經》MN 74。
- 7 證得無礙解智的事，是在註釋中加進去的。舍利弗尊者自己則是在《增支部》第四集第172經(AN 4:172)中曾提到過這件事。
- 8 舍利弗尊者提到自己證得阿羅漢的方法是在《長老偈》vv. 995-996。
- 9 關於舍利弗尊者早年的故事，是取自《增支部註釋》第一集(Ekakanipāta-aṭṭhakathā)，第十四章(14. Etadaggavaggo)，是第一品((14) 1. Paṭhamaetadaggavaggo)，字詞解釋(Etadaggapadavaṇṇanā)(巴利原文：<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401a.att13.xml>)；其中一些段落摘自《法句經註釋》的相似偈頌的註釋。
- 10 《經集》vv. 316ff(也稱為《法經》，見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vol. 27, p. 86；《漢譯南傳大藏經》以下簡稱《漢譯南傳》)。(CBETA 2023.Q3, N27, no. 12, p. 85a3)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7n0012_p0085a03 或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sutta-nipaata/sutta-nipaata-index/>
- 11 《本生經》No. 156 (Jātaka 156)。
- 12 參見《律·小品》(Culavagga)〈破僧犍度〉(Sanghabhedaka-khandhaka)，「破僧章」(Sanghabheda-katha)。(《漢譯南傳》vol. 4, p. 260。) Cv VII 3.2/Vin II 189。(頌品二 提婆達多與阿闍世)參下一註釋(註13)
- 13 《犍度》：「時，世尊告具壽舍利弗曰：「舍利弗！若爾，汝於王舍城，顯示提婆達多！」「前我於王舍城讚歎提婆達多，言：提婆達多有大神通、大威力，我如何於王舍城顯示提婆達多耶？」「舍利弗！汝於王舍城如實讚歎提婆達多，言：提婆達多有大神通、大威力耶？」「真實也。」「舍利弗！如是於王舍城，如實顯示提婆達多！」「唯！世尊！」具壽舍利弗應諾世尊。」(CBETA 2023.Q3, N04, no. 2, p. 260a1-5)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4n0002_p0260a01

14 同上，p. 272-273。Cv VII 4.3/Vin II 200.

《捷度》：「勸請具壽舍利弗曰：「舍利弗！比丘眾已離昏沈、睡眠，舍利弗！為諸比丘說法！我背痛，我將休息。」「唯！唯！尊者！」具壽舍利弗應諾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將僧伽梨四疊，右脇而臥。彼極疲倦而妄念不正知，須臾即入睡矣！（三）時，具壽舍利弗以記心神變教誡之說法，教誡、教導諸比丘。具壽摩訶目犍連以神通神變教誡之說法，教誡、教導諸比丘。時，諸比丘依具壽舍利弗之記心神變教誡及摩訶目犍連之神通神變教誡，受教誡、教導，得遠塵離垢之法眼，〔謂：〕凡為集法者，皆有此滅法。時，具壽舍利弗告諸比丘曰：「諸友！我等往世尊處，喜世尊之法者來！」時，舍利弗、目犍連同彼五百比丘俱至竹林。」(CBETA 2023.Q4, N04, no. 2, p. 273a6-14)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4n0002_p0273a06

15 參見《小品》〈羯磨捷度〉(Kammakkhandhaka)，「驅出羯磨」(Pabbaja-niyakamma)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4n0002_p0013a01 ~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4n0002_p0020a04 (Cv I 13-17)；《巴利律》「波羅夷」(Parajika)；「僧殘罪」(San-ghadisesa-kanda)，「污家學處」(Kuladusaka-sikkhapada，《漢譯南傳》vol. 1, p. 251)。Vin II 200. Sanghadisesa 13, Vin III 179ff.

16 SN 2:29；天子相應·蘇尸摩經、須尸摩經、須深天子(Susimasuttaṃ) (英文原版誤植為 SN 11:2/S I 112.)

17 第三章會介紹。(見本書第 37 頁)

18 慢心 (mana) 和掉舉 (uddhacca) 是證得阿羅漢果時才斷的三結 (sam-yojana) 中的二種，而悔 (kukkucca 憂慮、惡作) 則是在阿那含果就斷了。

19 就是不會受制於他不定的心。

20 參見《道相應》第二經，一半經 (SN 45:2/S V 2 Upaḍḍhasuttaṃ)

21 參見《蘊相應》第二經，天臂經、天湖鎮 (SN 22:2/S III 5 Devadahasuttaṃ)

22 參見《鷓鴣本生經》(Tittira Jātaka No. 37)。

23 參見《律·小品》「坐臥具捷度」(Vinaya, Culavagga, Senasanakhandhaka)。Cv VI 6.4/Vin II 162.

24 參見《長老偈》(Theragatha) v. 81 及其註釋。Theragatha v. 81 and commentary.

25 參見《中部》第 143 經，MN 143 教化給孤獨長者經 (Anāthapiṇḍikovāda Sutta)

26 《自說經》(Udana VII, 1)，《漢譯南傳》vol. 26, p. 148。Ud 7.1.

27 此即九次第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四色界定**)；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定等 (**四無色界定**)，及**滅受想定**等九種定。

28 《相應部·蘊品·舍利弗相應·離而生經》。SN 28:1/S III 225f.

29 《增支部》十集，第 7 經 (AN 10:7/A V 8ff.)

30 諸佛雖然能自己知道這樣的情況，但會為了教導及啟發他人而發問。

31 即指四種自由自在而無所滯礙之理解能力 (即智解) 及言語表達能力 (即辯才)。均以智慧為本質，故稱為四無礙智；就理解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解；

就言語表達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辯。又此為化度眾生之法，故亦稱四化法。
參見《佛光大辭典》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 32 參見《法輪》第 101 期 (WHEEL No. 101)。
- 33 參見錫蘭康提，法輪出版社 (BPS) 發行 377/379，尊者菩提長老，《正見經》。另參錫蘭可倫坡湖房書局 (Lake House Bookshop, Colombo) 發行，蘇摩長老 (Soma Thera) 所翻譯的《正見經及其註釋》 (Right Understanding, Discourse and Commentary)。
- 34 巴利聖典協會發行之《增支部》，AN 2:4.5/A I 63. (英文原版誤植；應為增支部 AN 2:36 (或編為 AN 2:37) 等心經、結 (Samacitta Sutta)。
- 35 Dasuttaram pavakkhami, dhammam nibbanapattiya dukkhas' antakiriya, sabbaganthappamocanam.
- 36 護法尊者 (Bhadantacariya Dhammapala) 對《長老偈》的註解是引自《義釋經》，並認為它是「法將」舍利弗所作的。
- 37 參見湯瑪士教授在《佛學研究》 (Buddhistic Studies, ed. by B. C. Law, Calcutta, 1931, pp. 223ff) 中所寫的〈巴利語與梵語學校中的佛學教育〉 (Buddhist Education in Pali and Sanskrit Schools) 一文。
- 38 《增支部》第四集 173 經 (或編 172) AN 4:173/A II 160。另參本書第 7 頁。
- 39 錫蘭佛教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髻智長老 (Ñanamoli Thera) 所著《安般念》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中有將它翻譯出來。
- 40 《漢譯南傳大藏經》《法集論》：「第四 義釋品」 (CBETA 2023.Q3, N48, no. 24, p. 325a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24_005；義書摘錄 <https://dhammatalks.net/suttacentral/sc2016/sc/de/ds2.4.1.html> (德文)
- 41 《漢譯南傳大藏經》《發趣論》：「第一節 順」 (CBETA 2023.Q3, N54, no. 29, p. 21a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29_001
- 42 《中部》，第 111 經。逐步經 MN 111 Anupada Sutta
- 43 《中部》，第 5 經。無穢經 MN 5 Anaṅga Sutta
- 44 英文原版誤植為 AN 2:12
- 45 這和在《長老偈》的註釋中，所提到與舍利弗有關的偈頌略有不同。
- 46 參見巴利律「波羅夷」前言的章節 (見《漢譯南傳》 vol. 1, p. 9-12)。Parajika Pali I 3.4/Vin III 9f.
- 47 《中部》，第 67 經。MN 67 遮堵瑪經、遮偷摩經、車頭聚落經 (Cātuma Sutta)
- 48 「獅子吼」 (sīha-nāda) 是一種語氣強而有力，且帶有信心的說話方式。
- 49 《法句經》 v. 95 Dhammapada, v. 9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chap07/#dhp095>
- 50 參見《大般涅槃經》第二品 (《法輪·佛陀最後的日子》，Last Days of the Buddha, WHEEL No. 67/69, p. 26)，佛陀就是住在橡樹村時生了重病。
- 51 在喜馬拉雅山中。
- 52 舍利弗自己及兄弟、姐妹們，此已在前文中提過。見本書第 24 頁。
- 53 《婆耆沙長老相應》第 7 經 (vol. 13, p. 320)。SN 8:7/S I 190f.

- 54 《純陀經》是《念處相應》第 13 經，SN 47:13/S V 161ff.
- 55 「純陀沙彌」，註釋說：純陀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弟，在他未受比丘戒前，比丘們習慣叫他「純陀沙彌」，甚至在他是位長老時，大家還是這樣稱呼他。見本書第 24 頁。
- 56 《支羅經》出自《念處相應第 14 經》(SatipatthAna Samyutta, No. 14. SN 47:14/S V 163f.)
- 57 這是根據《支羅經》的註釋所記載的。
- 58 參見 I. B.何娜 (I. B. Horner) 之《彌蘭陀王所問經》(Milinda's Questions) vol. I, p. 259 (見《漢譯南傳》vol. 64, p. 13)；並見本書第五章所提到的「《本生經》中的舍利弗」一文。
- 59 參見《布喻經》(The Simile of the Cloth, MN 7) 《法輪》No. 61/62, p. 12。
- 60 參見《法輪 Wheel》No. 67/69, pp. 9f。
- 61 此經中舍利弗的教導方式可與佛陀在《長部·教授尸伽羅越經》中 (Sigalovada Sutta, DN 31 所說的相比較。
- 62 參見《比爾沙佛塔》(Bhilsa Topes) p. 300。
- 63 參見《桑淇裡令人矚目的事》(The Cynosure of Sanchi) p. 28。